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

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

主 编 中山大学哲学系

副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马列
主义发展史研究所



人 民 出 版 社



2 019 5537 6

封面设计：宁成春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

主 编 中山大学哲学系

副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马列
主义发展史研究所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顺义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5.375印张 367,000字
1981年10月第1版 1983年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16,001—41,000

书号 2001·207 定价 1.55元

编 者 的 话

本书是在教育部直接领导下编写的高等学校哲学专业教材。

本书简要地叙述了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诞生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斯大林逝世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发展。它不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运用和发展。

本书各章执笔者如下：绪论：高齐云(中山大学)；第一章：施德福、赵常林(北京大学)；第二章：庄福龄、冯景源(中国人民大学)；第三章：马绍孟、金羽(中国人民大学)；第四章：余其铨、夏剑豸(北京大学)；第五章：黄枏森、余其铨、夏剑豸(北京大学)、商苏(厦门大学)；第六章：徐瑞康(武汉大学)；第七章：李砚田(武汉大学)；第八章：金顺尧(复旦大学)；第九章：余源培(复旦大学)；第十章：叶汝贤、何梓焜(中山大学)。

参加本书统稿、定稿的有：中山大学的高齐云、叶汝贤；中国人民大学的庄福龄、马绍孟；北京大学的黄枏森。此外，中山大学的杨兴华查核了全书的引文。

除执笔单位外，参加本书讨论或提供研究成果的单位还有(按笔划顺序排列)：广西师院、山东大学、山西大学、云南大学、内蒙古大学、兰州大学、四川大学、辽宁大学、江西大学、宁夏大学、吉林大学、安徽大学、杭州大学、郑州大学、武汉师院、河北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贵州大学、黑龙江大学、湘潭大学等。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还得到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社会科学

院哲学研究所、人民出版社以及其他有关部门的领导和同志的热情关怀与帮助。他们提出的许多宝贵的意见，对本书的写作、修改起了积极的作用。我们特在此表示深切的感谢。

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在我国还是新的尝试。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经验不足，因而现在出版的这部教材还存在不少的问题和缺点。我们恳切希望读者提出批评，以便再版时修改。

160/24

目 录

绪 论	1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对象和任务	1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分期	6
三、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态度和方法	9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1837—1848 年)	14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理论来源	14
第二节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心主义者到唯物主义者、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21
第三节 在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各种流行思潮的斗争中,制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	51
第四节 在与工人运动直接相结合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公开问世。《共产党宣言》是鲜明表达新世界观的纲领性文件	72
简短的结论	86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欧洲风暴时期的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经济学和军事学相结合的重大成果(1848—1871 年)	89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 1848 年欧洲革命经验总结的哲学意义。唯物史观的运用和发展	90
第二节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资本论》中	

的哲学问题	102
第三节 恩格斯对军事科学的研究。恩格斯军事著作 中的哲学思想	119
第四节 巴黎公社经验的理论概括。无产阶级专政理 论的进一步发展	130
简短的结论	134
第三章 反对各种机会主义思潮, 总结自然科学新 成就, 系统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1871— 1883 年)	136
第一节 批判巴枯宁主义、拉萨尔主义和“非常法”时 期德国党内的机会主义, 捍卫和发展历史唯 物主义	137
第二节 批判杜林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系统阐发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反杜林论》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巨大贡献	151
第三节 总结自然科学的新成就, 揭示自然界发展的 辩证法。《自然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巨大贡献	172
简短的结论	188
第四章 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捍卫和发展 (1883—1895 年)	189
第一节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 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	190
第二节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 哲学的终结》中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四十年来 哲学斗争的总结	200
第三节 恩格斯晚年的有关书信对历史唯物主义的	

贡献	214
简短的结论	220
第五章 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的哲学思想	222
第一节 狄慈根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证	224
第二节 梅林在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贡 献	236
第三节 考茨基早期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贡 献	245
第四节 拉法格在捍卫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贡 献	253
第五节 拉布里奥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宣传与阐发	261
简短的结论	269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的传播。列宁在反 对民粹派和经济派的斗争中对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捍卫和发展(1894—1903 年)	271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时代发展的社会历史条 件	271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的传播和普列汉诺夫 的贡献	279
第三节 列宁批判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捍卫历史唯 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什么是“人民之友”以 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哲学 意义	297
第四节 列宁批判经济派的自发论，阐明上层建筑在 社会发展中的能动作用。《怎么办？》的哲学 意义	308
简短的结论	316
第七章 列宁在 1905 年革命前后对辩证唯物主义	

的发展 (1903—1914 年)	317
第一节 认识论问题上上升到首要地位。《唯物主义和经 验批判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重要 地位	318
第二节 列宁批判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 捍卫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334
第三节 列宁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物理学新发 现的哲学总结	346
第四节 回顾马克思主义的战斗历程, 总结反对第二 国际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历史经验	359
简短的结论	367
第八章 列宁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实现社会主义 革命的过程中, 丰富和发展唯物辩证法 (1914—1917 年)	368
第一节 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 主义的斗争, 突出了唯物辩证法问题。《哲学 笔记》的写作及其意义	369
第二节 列宁全面地研究了两种根本对立的发展观, 明确提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	373
第三节 列宁反对割裂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错误, 指出 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388
第四节 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帝国主义的矛盾和国家 问题, 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实现	403
简短的结论	413
第九章 列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对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发展 (1917—1924 年)	415
第一节 端正思想路线, 捍卫、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的认	

识论	415
第二节 具体分析过渡时期的特点，捍卫和丰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426
第三节 总结新鲜经验，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	434
简短的结论	444
第十章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捍卫和发展(1924—1953 年)	446
第一节 捍卫列宁主义的斗争	447
第二节 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状况的变化和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	456
第三节 阐明党的理论基础，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	463
第四节 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哲学意义	472
简短的结论	482

绪 论

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一门正在兴起的科学。我们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建设这门新学科的过程。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对象和任务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它的对象和任务是什么？这是我们学习这门科学必须首先明确的问题。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一门独立的科学，都有自己特殊的对象。由于对象不同，研究的任务、内容也各有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变化、发展及其规律性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两门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显著区别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研究世界的本质、存在和思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运动的普遍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一系列哲学概念、范畴、原理等组成的理论体系，是对上述问题的认识成果的科学概括和总结。它着重阐明这个理论体系怎样科学地揭示世界的本质、存在和思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运动的普遍规律，阐明这个理论体系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所积累的成果和所达到的水平，阐明这个理论体系以及组成它的一

系列哲学概念、范畴、原理的内容、特点和彼此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它们同客观实际、社会实践、科学成果的关系等。

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则是一门历史科学。它主要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怎样在发展过程中日益正确、日益深刻、日益完整地揭示世界的本质、存在和思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运动的普遍规律；同时，怎样相应地逐步形成、不断完善自身的一系列哲学概念、范畴、原理和整个体系的。为此，它要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和组成这个体系的基本的哲学概念、范畴、原理是怎样产生和不断发展的；论述它们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发展是受怎样的社会历史条件（经济、政治、科学文化等）的制约、推动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怎样适应社会历史的需要，总结社会实践的新经验和批判地吸收前人的思想成果，创立、丰富、发展这个哲学理论的。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从运动变化的形态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性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任务，是要通过客观地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动变化的历史，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规律性的特点。

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①社会意识是随着社会存在的发展而发展的，社会的上层建筑是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更而变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是社会的上层建筑的一个方面。因而它的产生、发展，首先是被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社会经济基础的运动所制约的。资本主义的近代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大工业的出现，打破了狭小的生产规模对人们眼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2页。

界的限制,使人们能够对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基本前提。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的建立和巩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能逐步发展成在整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基本条件,是植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因而它是随着无产阶级在社会实践中不断解决主观和客观的矛盾,不断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进程而发展的。无产阶级在实践初期(即破坏机器和自发斗争的时期),只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各个现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联系,反映这种实践和认识的理论是粗陋的平均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到了无产阶级实践的第二个时期,即有意识、有组织的斗争的时期,由于长期斗争的经验积累和比较,由于实践和认识的不断反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由现象进到本质。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总结,诞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由一个“自在的阶级”变成一个“自为的阶级”。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无产阶级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也不断提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社会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发展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孤立地平静地发展的,在发展过程中充满着矛盾和斗争。它在诞生和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来自旧世界、旧哲学的种种敌视、反对。一方面,资产阶级及其哲家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进行对抗、伪造;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极力影响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通过它们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每前进一步都必须经过斗争。在每一次重大的斗争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批判地战胜了敌对的哲

学思想，而且也使自己得到了新的发展。这种斗争是当时的阶级斗争的反映，并且往往成为政治斗争的先导或政治斗争的总结。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同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唯心论、形而上学相对立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是同形形色色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观点不断斗争并在斗争中得到丰富、发展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考察它的历史进程和阶段性，必须注意全面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它的发展首先受社会生产、社会生产方式的运动变化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阶级的经济、政治、思想的斗争的制约和影响。哲学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又受到自然科学、社会发展状况的制约和影响。现代自然科学的划时代的新成就，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经济、政治、科学等因素的影响必须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变化发生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哲学的概念、范畴来反映客观世界及其发展的规律性的。而科学的哲学概念、范畴，需要在思维中经过反复的锤炼、琢磨。它们还受以往时期所积累的和可能提供的思想资料的影响。批判地改造、继承历史上优秀的哲学遗产，贯串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发展的全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社会历史提出问题的解答，对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经验总结，需要经历一个反复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突出的发展，并不总是同经济的繁荣、革命的高涨完全一致的。“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①。

①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85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不是直线式，而是螺旋式地前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的产生，一个思想的完善，都是一个曲折地前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存在不完美的因素，还会出现不确切的乃至错误的因素。因为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既受客观事物及其发展状态的制约，又受主体参加实践的广度和深度的制约。思维在进行抽象概括时，又存在脱离客观实际的可能性。所以，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认识的不完善性是必然的，出现错误的可能性也是常有的。但是，在反复实践的过程中，不完美的会得到补充，不确切的会得到暴露和纠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纠正不确切的因素，补充不完美的因素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同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中，还会出现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流派，出现倒退的现象。但是，这不过是一种逆流和暂时的现象。由于社会历史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革命科学的本质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能够战胜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流派，克服一时的逆流和倒退，不断地向着高级的程度前进。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经验的总结，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不是某些个人的天才头脑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必须加以如实的肯定和充分的阐述。如果否定或篡改他们当中任何一个的贡献，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真实历史就必然被歪曲。但是，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解释成某些个人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历史，那同样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本来面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必须反映时代精神的精华，人民智慧的结晶；反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历史贡献。这样，才能全面地显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真实历史。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如实地揭示约·狄慈根怎样通过自己的道路达到辩证

唯物主义，一方面，可以从他的成就，有力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又可以从他的哲学思想的局限性，说明只有批判地继承以往哲学的积极成果和同工人运动紧密结合，才能全面地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必须具体地再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过程，揭示过程的各个阶段的特点及其内在联系，阐明发展的规律性，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要完成这个任务，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认真地研究上述几个问题，有助于我们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规律性。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分期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在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分期问题时，必须既考虑到经济、政治和科学文化等客观历史条件，又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发展状况和相对独立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来的发展过程，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由竞争时代。这时，资本主义虽然还处于上升阶段，但它固有的各种矛盾已经充分暴露，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对抗日益尖锐，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时期。由于大工业的出现和社会生产发展的推动，现代自然科学取得重大的成就。正是这些经济、政治和科学文化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发展，提供了需要与可能。在这个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历了孕育、产生、逐步形成体系和不断完善的过程，并且主要在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得到日益广泛的

传播。这个阶段，除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功勋外，还有狄慈根、拉法格、梅林等人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宝库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时代进到帝国主义时代，它所固有的各种矛盾空前激化，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组织程度和力量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无产阶级革命进入了直接实践的阶段。现代自然科学进入了对微观世界的研究，并且取得了新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进入了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乃至落后的非资本主义国家。围绕着建立、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路线同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激烈的反复的斗争。围绕着对自然科学的新成果如何进行哲学概括，辩证唯物论同唯心论、形而上学思想展开了尖锐的论战。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新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在同机会主义路线以及唯心论、形而上学的反复斗争中，总结革命斗争的新经验和科学发展的新成果，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进到新的阶段。

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思想斗争的状况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不同的特点，一个大的发展阶段又可以区分为若干个历史时期或若干个小的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大致经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孕育、产生到形成初步体系的时期；在群众性的革命斗争和深入的科学研究中检证、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期；在反对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哲学观点的斗争中，总结现代自然科学的成果，系统地阐述、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期。

恩格斯逝世后，修正主义在第二国际内部泛滥。修正主义者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旗帜，歪曲、篡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暂时的逆流和倒退。马克思、恩格斯的战友、学生保·拉法格、弗·梅林、安·拉布里奥拉等对哲学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捍卫、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格·普列汉诺夫在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及其俄国变种民粹主义和批判新康德主义、马赫主义的斗争中，为捍卫、传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列宁正是从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及其俄国变种的斗争，开始其革命的政治、理论活动的。

列宁、斯大林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斗争，也经历了几个各具特点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的传播和同俄国的具体实际初步结合的时期；反对主观唯心论的哲学路线，总结俄国民主革命经验，捍卫、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时期；反对机会主义的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的思想，研究和发展唯物辩证法，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实现的时期；在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规律的过程中，捍卫、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期。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也可以区分为几个不同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开始结合的时期；在反对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的斗争中，用中国革命实践的新经验，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胜利进行的过程中得到检验和丰富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结合并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时期。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分期的研究，可以具体地了解、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性。

三、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态度和方法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规律性，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只讲迷信，不讲研究，这种反科学的、有害的态度，极大地限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科学的建设。在我国，曾经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种现象甚为突出。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有意识地利用、发展这种迷信。他们把革命领袖宣扬为神，鼓吹马克思主义到达了“顶峰”，只能够迷信、盲从，不需要研究、发展，完全取消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存在。粉碎了“四人帮”，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工作也得到解放，在理论领域开展了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的讨论，不仅对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科学创造了前提。事实说明，离开研究、理解的迷信，必然导致盲从，而否认发展的迷信、盲从，又会走向它们的反面——怀疑、否定。这些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科学的态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对待，就必须研究它，理解它，应用它，发展它。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要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首先，必须辩证地把握社会实践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相互关系。一方面，研究每个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状况，概括地说明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处的客观的社会条件，社会历史的发展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它给哲学提出的主要课题，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发展状况及其提供的经验和提出的问题等，防止从理论到理论的单纯概念推演；另一方面，要了解实践并不是理论，政治并不是哲学，不能用对实际斗争和实践经验的描述，代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情况和规律的阐明。所以，要着重了解、

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适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在探索、解决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的过程中,怎样总结社会实践的经验,使感性的认识上升到理性的认识,使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理论提高为哲学的观念,使哲学的概念、范畴、原理逐步丰富,捍卫、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样,才能把历史的叙述和逻辑(哲学思想、概念、范畴的发展)的分析、实际和理论紧密结合起来。

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还必须把总结理论思维发展的历史经验和研究当代社会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起来。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又面临着新情况和新问题。比如,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理论和实际上都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如何认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后的阶级、阶级斗争,如何处理发展生产力和调整生产关系、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改革上层建筑的关系,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特点,如何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等等。又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也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如何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继续增长的原因,如何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如何认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条件、形式、特点,等等。现代自然科学关于天体起源、物质结构层次和人工智能等方面的研究,同样向哲学提出了许多新问题。这些问题当然不能从已有的书本中寻找现成的答案。但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经验中,可以掌握研究新情况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明确解决新问题的基本方向,从而有助于当前的实际问题的解答和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要坚持历史的和逻辑的统一,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由许多哲学概念、范畴、原理、原则组成的完整的科学体系。这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步

丰富、完善起来的。从历史方面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每个部分，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回答特定的问题而提出来的或加以阐发的。但前后之间又有着紧密的联系，或者是补充、丰富，或者是逐步深化，或者是修正、完善。从逻辑方面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每个部分的内容、涵义不同，各自的地位、作用不同，但它们之间又互相依存、互相制约而构成为完整的体系。无论从历史的或逻辑的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每个部分（某个代表人物、某个发展阶段、某种思想、某个原则、某一概念、范畴、原理）的真理性都是不完全的，它们只有在相互联系中构成整体，才具有完全的真理性。因此，必须从整体、从相互联系来看，才能正确地理解部分。如果把某个部分从整体中割裂出来，孤立起来，它就会丧失其真理性而走向反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中，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往往采取割裂它的完整体系，孤立、夸大它的某些部分的方法，来篡改、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既要注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历史上和逻辑上的联系，了解它是一块不可分割的整钢；又要看到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革命斗争和工人运动面临的任务不同，思想斗争、哲学斗争的实际状况不同，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组成部分在不同时期里并不是得到同样的发展的。在着重论述不同历史时期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点内容，揭示发展的重点对其他有关部分的发展的影响时，既要揭示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特点，又要反映前后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联系。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学说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十分完备而严整，它给予人们一个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世界

观。”^①列宁的话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特点。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必须注意它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一方面，了解它的科学性在于它正确地反映了世界的本质及世界运动的普遍规律，在于它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十分完备而严整的科学体系；了解正是这种科学性使它具有指导实践和战胜敌对的、错误的思想、理论的巨大力量；了解离开或违背科学性而宣扬的所谓“革命性”，是一种虚假的革命性。另一方面，了解它的革命性在于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坚持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观点、势力作斗争；了解发扬这种革命性，是坚持、捍卫、发展其科学性的必要条件；了解抛弃革命性而侈谈所谓“科学性”，是一种冒牌的科学性。把握这二者的统一，才能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全貌。

要发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彻底批判各种歪曲、伪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阴谋。在西方，“马克思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队伍中的一些人，把马克思或恩格斯或列宁的某些著作、某些思想，从历史联系和完整体系中割裂出来，加以孤立和曲解，制造“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对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马克思和列宁的对立，从而用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哲学来改造、代替马克思主义哲学。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同样惯于采用曲解、夸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个别原理、观点的方法，篡改马克思主义哲学。林彪、“四人帮”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精神对物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政治对经济具有反作用的原则加以孤立和夸大，歪曲为在一切条件下前者对后者都具有决定作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篡改成主观唯心论。他们这样做，都是要破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

①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41页。

学性。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必须始终坚持、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诞生到现在,已有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它所经历的漫长、曲折和不断胜利的发展道路,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科学地认识世界和能动地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认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自觉地掌握、应用理论思维的历史经验和发展成果,对于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 一 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

(1837—1848年)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哲学史上的伟大革命变革。这一变革的实现，有其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同时也有一个从产生到逐步成熟、到公开问世的历史过程。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 历史条件和理论来源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欧洲。毛泽东同志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条件时指出：“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①资本主义经济在欧洲一些国家的高度发展，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充分暴露，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伟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根本条件。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75页。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经济、政治条件

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到十九世纪初，英法等国相继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摧毁了封建主义制度，扫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资本主义迅速地发展起来。在英国，由于蒸汽机的发明，开始了采用大机器生产的工业革命。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大机器生产首先在棉纺和其他一些轻工业部门占了优势。到四十年代，重工业部门出现了机器制造业，使整个工业基本上实现了大机器生产。法国继英国之后，也发生了工业革命，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轻纺工业和重工业的不少部门，已相当普遍地实现了大机器生产。德国的资本主义出现比英法晚，但到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也逐渐发展起来。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故乡莱茵省，由于受法国的影响，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以纺织、煤炭、交通等为例，1815年棉纺业只有十万纱锭，到1830年就增加到十五万锭；同一时期，鲁尔的煤产量则从二百五十万公担增加到五百五十万公担。公路从1818年的3200公里增加到1830年的4600公里。莱茵省的工业发展虽然较快，但同英法比较，还相当落后。德国其他地方更不用说。直到1834年的关税同盟建立以后，德国的大工业生产才比较快地发展起来。

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生产力。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种发展作了生动的描述。他们指出，大工业通过竞争迫使所有人的全部精力极度紧张起来。这种大工业的发展，创造了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世界市场，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它象闪电般迅速地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凡是它所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了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商业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大工业的迅速发展，使生

产社会化的程度越来越高。这就导致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开始激化,导致经济危机的出现。1825年英国第一次发生经济危机,以后每隔十年左右就爆发一次。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经济危机蔓延到西欧各国,1857年第一次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的表现,同时又进一步加深了这种矛盾。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孪生的对立面,它们的阶级利益是根本对立的。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也发展壮大起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反映在阶级关系上,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尖锐化。到三十年代,这两个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发展为公开的对抗,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入到新阶段。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工人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特别是在1834年的起义中,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资产阶级的统治。在英国,从1836年开始的声势浩大的“人民宪章”运动,前后延续十余年,斗争浪潮遍及全国。列宁称它为“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①。1844年6月,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也英勇地举行武装起义,并提出“反对私有制社会”的战斗口号。这些斗争表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已经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的历史中升到了重要的地位,无产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日益明显地显示出它的伟大历史作用。

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新发展,无产阶级迫切需要正确认识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任务,需要正确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以及推翻这种剥削制度、争取自己解放的正确道路,就是说,迫切需要一个科学的世界观来指导自己的革命行动。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

① 《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列宁全集》第29卷,第276页。

阶级的斗争过程中，从一开始就探求着解放自己的道路。但这一问题只有具备了一定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以后才能解决。早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无产阶级就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但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还不是主要矛盾，无产阶级本身还很不成熟，因而反映这种要求的代表人物所宣传的是一种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十九世纪初出现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昂利·圣西门(1760—1825)、沙尔·傅利叶(1772—1837)、罗伯特·欧文(1771—1858)，他们的学说比他们的前辈前进了一大步。但是由于资本主义还处在向上发展的阶段，无产阶级解放的客观条件还不成熟，无产阶级也还没有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还未能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因此空想社会主义者还不能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看不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不能指明无产阶级解放的正确道路，他们希图用幻想的方案和劝说富人的办法来代替现实斗争，他们的历史观还是唯心主义的。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历史条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社会阶级关系及其经济根源日益明朗，生产规模的扩大打开了人们的眼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已经可能被发现。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不但具有历史必然性，而且有着现实的可能性。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 科学基础和理论来源

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建立在巩固的自然科学基础上的。

十九世纪前期，由于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航海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自然科学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特别是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生物进化思想的提出，使人们对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

的认识，大踏步地前进了。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表明，自然界的各种形式的能量既不能凭空产生，也不能被消灭，只能由一种形态转化为另一种形态，从而揭示了整个自然界中各种运动形态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物质统一性。细胞学说表明，所有动物和植物的生命现象，都是由细胞按照一定规律分裂、增殖的结果，从而揭示了整个生物界的相互联系。生物进化观念则表明，世界上各种不同的生物，都是由最简单的蛋白质、单细胞的胚芽长期发展、进化而来的，从而揭示了生物界是一个有其自身规律的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

恩格斯指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①。这些伟大的发现以及自然科学的其他重大成就，致命地打击了所谓上帝创造万物的宗教神学和唯心主义，也致命地打击了把自然界一切事物看成彼此孤立、永远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这就使人们有可能系统的认识物质世界的本来面目和真实联系，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牢固的自然科学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的同时，从理论上概括了自然科学发展的成果，从而创立了唯物主义的崭新形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还有其理论来源。

作为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统一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与以往任何一种哲学有着本质区别的崭新的哲学学说。虽然它产生的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事实之中，但是，它也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如果离开对人类认识史上的优秀成果的批判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不可能产生的。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

^①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24页。

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批判地继承了人类的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优秀成果，并加以发展而建立起来的。

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其中特别是乔·威·弗·黑格尔（1770—1831）和路·费尔巴哈（1804—1872）的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有着重大的影响。黑格尔是哲学史上集辩证法之大成者。恩格斯说：“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②黑格尔哲学的真正意义和革命性质，正在于它永远结束了以为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按照这种辩证的观点，科学永远不会达到绝对真理，历史也永远不会达到绝对完美的状态。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在他看来，辩证发展的基础不是客观物质世界，而是先于自然界和社会而存在的“绝对观念”，因而使他的辩证法具有神秘形式，而且他本人也没有把上述辩证观点贯彻到底。费尔巴哈是唯物主义者。他坚决批判了宗教神学和唯心主义，坚持认为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意识是人脑的属性，是对客观外界的反映，从而在黑格尔哲学的长期统治之后，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但是，他的唯物主义仍然是形而上学的，他在批判黑格尔时，把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也抛弃了。虽然他对自然界的看法坚持了唯物主义，但在社会历史领域却陷入了唯心主义。马克思和恩

① 《论无产阶级文化》。《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62页。

②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63页。

格斯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批判地吸取了他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并加以唯物主义的改造；他们抛弃了费尔巴哈哲学中的形而上学观点和历史唯心主义，批判地吸取了他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并把它推向前进，把唯物主义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从而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批判地吸取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中有价值的东西，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也起了重要作用。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劳动价值的理论，对于私有制各种规律的探索，以及他们提出的一些经济学概念，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提供了思想材料。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共产主义世界观，同圣西门、傅利叶、欧文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也有着密切联系。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关于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基础的思想萌芽，关于环境影响人的性格和智慧的思想、关于每个社会历史阶段都有上升和下降时期的思想，关于私有制、宗教和资本主义的婚姻形式是进行社会改造的障碍的思想，关于废除雇佣劳动、消灭阶级对立和三大差别的思想以及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依据工人运动的实践，进行了审查和检验，加以批判地吸收，从而丰富了自己的哲学思想。

以上情况说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哲学遗产的关系上，既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伟大革命变革，又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哲学的联系。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成是旧哲学的简单继承、机械“捏合”，从而抹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旧哲学的本质区别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另一方面，那种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哲学中优秀成果的联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成是抛弃一切哲学遗产、离开世界文明大道而凭空产生的观点，也是完全错误的。

第二节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心主义者到唯物主义者、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天生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其世界观经历了一个从唯心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到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

一、参加青年黑格尔派活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出生于德国的莱茵省。该省毗邻法国，是当时德国资本主义比较发展，也是受法国革命影响较大的地区。这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的思想和活动有着直接的影响。

卡尔·马克思于1818年5月5日诞生于特利尔城。父亲是一个向往资产阶级民主的律师。在家庭及某些有进步思想的老师的影响下，少年马克思对当时德国的社会状况满怀激愤。他追求真理，向往自由。他在中学毕业时写的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表明，十七岁的马克思在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下，已经树立了为人类幸福献身的崇高志向。他认为，要为人类的幸福献身，就不能把理想和现实、思想和行动割裂开来。他说：“较多研究抽象真理，而不大深入生活本身的那些职业，对青年来说是最危险的。”^①从这篇作文可以看到，这时马克思的世界观虽然是唯心主义的，但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有一种可贵的求实精神。

^① 《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4页。

1835年10月，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法律系学习，一年后转入柏林大学法律系。他所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他却把对历史和哲学的研究放在首位。马克思在1837年11月10日给父亲的信说明，他已经钻研了黑格尔及其学生的某些著作。这时，他结识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布·鲍威尔（1809—1882）、弗·科本（1808—1863）等人，并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的活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一些向往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因不满意黑格尔为基督教和普鲁士君主专制辩护的立场，而从黑格尔学派中分裂出来，形成了所谓青年黑格尔派。他们反对黑格尔把宗教和理性、哲学混为一谈，对宗教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他们坚持历史发展的辩证观点，否认普鲁士王国是绝对观念在国家中的最高体现，主张改变这种封建专制制度，为争取自由和进步而斗争。这是青年黑格尔派上升时期的思想倾向，大体上说来，也是马克思当时的思想倾向。

1841年3月，马克思以《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为题，写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博士论文所表达的哲学信念的主要倾向，说明马克思当时还是一个黑格尔唯心主义者，因为他强调在世界发展中自我意识是决定性的力量。但同时又表明，他不仅同黑格尔哲学存在分歧，而且也开始越过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黑格尔对古希腊唯物主义者，特别是对伊壁鸠鲁是蔑视的。而马克思在论文中则对伊壁鸠鲁予以推崇。他很重视伊壁鸠鲁的自由思想和无神论，而反对伊壁鸠鲁把人同周围世界对立起来，通过摆脱世界来保持自由的消极思想。他指出，使人同环境分离开来，虽然可以达到绝对的理论的自由，但却使人丧失通过实践来改变周围环境的可能性。在论文的附注中，马克思同青年黑格尔派一样，强调自我意识在世界发展中的决定作用，通过理性批判来改变不合理的现实世界，即“非哲学化的世

界”，使世界变成理性世界，也就是使“世界哲学化”。但是他不同意鲍威尔等人把客观历史进程归结为“天才”人物自我意识的发展，归结为对宗教的批判。他认为，在哲学改变世界的同时，世界的合理发展只有通过精神和现实的结合才能实现。这表明，马克思在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上的理解虽然基本上仍是唯心主义的，但他把二者之间的联系理解为相互制约、相互作用。这种辩证观点使他高于其他青年黑格尔分子。

大学毕业后，马克思最初立志献身于学术研究工作，希望能在波恩大学取得教授的职位。但是他那种不妥协的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态度和当时普鲁士政府所实行的反动政策之间的矛盾，使他不可能实现这一计划。因此，马克思就放弃了做学者的念头，转向报刊工作，直接投身于现实政治斗争，从而进入了他的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转变的时期。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1820年11月28日出生于巴门市。父亲是个纺织厂的工厂主，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当恩格斯还是中学生的時候，就憎恶专制制度和官吏的专横。在1839年3—4月间发表的《乌培河谷的来信》中，就明显地表现出他对封建专制制度、教会黑暗势力以及工厂主们的痛恨，对处于贫困境地的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同年7月30日，他在给友人威廉·格雷培的信中，更明确地提出，必须用暴力来推翻封建专制统治者。在哲学思想上，这时的恩格斯已接受了施特劳斯《耶苏传》的影响，深入研究黑格尔哲学，并以一个黑格尔辩证发展学说的拥护者积极投入战斗。但他并没有对黑格尔哲学采取无条件的赞同态度，也不象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那样，以为靠单纯的批判就能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而是强调要把哲学和政治结合起来，把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动统一起来。

1841年9月，恩格斯到柏林服兵役。在那里，他同“博士俱乐

部”的成员鲍威尔兄弟、科本等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当时普鲁士政府正在向自由思想和反政府情绪进攻，特别是向青年黑格尔派进攻。为此目的，它还把已经完全转到封建专制制度立场的弗·威·谢林（1775—1854）当作反对进步思想的“盾牌”，请到柏林大学讲学。恩格斯积极参加当时柏林思想界的斗争，并且站在批判谢林哲学的前列。他先后发表了《谢林论黑格尔哲学》、《谢林和启示》、《谢林——基督的哲学家》等著作，尖锐地抨击了谢林的反动观点，捍卫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揭露谢林把基督教宣布为绝对的、终极的真理，把哲学再度降低为“神学的奴婢”的企图。

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事社会活动初期，在政治上，已经是革命民主主义者，积极支持并参加了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斗争。他们虽然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其世界观还是唯心主义的，但在许多问题上又与青年黑格尔派存在着分歧。

二、开始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

马克思进大学讲坛的道路为普鲁士反动政府所堵死，于是就转向报刊工作。1842年4月，他开始为科伦激进资产阶级的报纸《莱茵报》撰稿；同年10月，任该报主编。新的岗位，使马克思跳出了单纯研究政治理论问题的圈子，深入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去，从而为他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后来马克思曾多次谈到，《莱茵报》同官方以及其他报纸的论战是推动他从纯政治问题转向经济问题研究的动因，也是推动他研究法国社会主义的原因。^①《莱茵报》时期的斗争，是马克思走向新世界观的重要步骤。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7—8页；第39卷，第445页。

在这一时期中，马克思发表了许多论著，其中最重要的有《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等。这些著作表明，在探索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马克思的立场和世界观发生迅速的变化。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强调哲学和周围世界的相互制约、相互作用。通过参加《莱茵报》的实际斗争，使他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更加重视客观现实在“相互作用”中的意义，存在着强烈的反思辨哲学的倾向。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一文中，马克思驳斥了《科伦日报》反对在报纸上谈哲学，企图把哲学与现实隔离开来的谬论，他指出，虽然从整个哲学发展来看，它不是通俗易懂的，但是它仍然充满了现实的内容。他写道：“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家的成长并不象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①马克思已经试图揭示哲学的现实基础，在他看来，参予现实的斗争是符合哲学的本性的。但是，这种观点仍然是唯心主义的，因为他把哲学改变现实的斗争归结为理性的创造活动。

在《莱茵报》期间，马克思开始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他对国家、法和社会现实的关系问题的认识的发展上。在黑格尔哲学中，国家是绝对观念、理性的体现，而普鲁士王国则是绝对观念、理性的最高体现。如果说，在此之前，马克思已经依据黑格尔本人的发展学说，证明了普鲁士王国并非绝对理性的完满体现，它还有待于发展，那末，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斗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120页。

争,已使马克思逐步看到黑格尔唯心主义原则与现实的矛盾,看到了经济利益、等级地位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开始对黑格尔关于国家和法的唯心主义原则发生了怀疑。

当时德国政治生活的一个尖锐问题,是人民完全没有言论出版自由。马克思投身现实的斗争,首先把矛头指向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1841年12月,德皇威廉四世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颁布了新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立即以这一检查令为靶子,严厉地揭露和批判了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的反动本质。马克思从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出发,强调自由是人类的精神特权。他指出,只有自由的出版物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精神;只有出版自由了,人民才能实现其他自由。普鲁士政府新的书报检查令,表面上不同意对作家的写作加以限制,实际上是在旧的限制中加上新的限制。马克思无情地揭露了这一检查令的虚伪性和反动性,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君主专制制度本身。他指出,反对出版自由,不仅是反人民的,而且是违背国家和法的本性的。普鲁士王国的反动检查制度扼杀人民的自由,而把自由单单赋予政府机关、当权者、书报检查官等等,这不是理性国家给它的人民颁布法律,而是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这不是法律,而是特权。它根本不是理性国家的体现,而是完全同理性国家的本性相违背的。

马克思不仅揭露了普鲁士国家反理性、反人民的本质,而且进一步指出了社会等级地位对思想观念的影响。他分析了莱茵省议会辩论中诸侯等级、贵族等级、城市等级和农民等级的代表对待出版自由的不同态度,指出“在这里论战的不是个别的人,而是等级。”^①诸侯、贵族等级的代表,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表,坚决反对出版自由。市民等级的代表并不一般地反对出版自由,但却把这种

①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页。

自由同企业的营业自由相提并论。与上述等级代表的言论相反，农民等级的代表则对书报检查制度进行尖锐的批判，认为它是妨碍人们言论自由的令人痛恨的羁绊。

这说明，马克思已经看到，政治态度、思想观点的对立，是同等级地位的对立分不开的。而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以及就摩塞尔河地区农民生活状况同官方进行的论战中，他进一步把这种对立和不同社会集团、不同阶级在物质利益上的对立联系起来，看到了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在莱茵省议会辩论林木盗窃法时，林木占有者的代表凶残地、恶毒地把穷人捡枯枝算作盗窃林木，严加惩处。而省议会也竟然把这种无理的要求列入条文。面对这种情况，马克思坚决捍卫贫苦群众的利益，对林木占有者和省议会进行尖锐的揭露和批判。

由于马克思当时对经济问题还缺乏足够的知识，对国家的看法也还没有摆脱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影响，因而他主要还是从法律上、政治上批判省议会和林木占有者。他指出：捡枯枝和盗窃林木是本质上不同的两回事，“如果法律把那种未必能叫做违反森林条例的行为称为盗窃林木，那么法律就是撒谎，而穷人就会成为法定谎言的牺牲品了。”^①而且，穷人捡枯枝，采集野果等等，早已成为穷人的正当的习惯权利。可是林木占有者却要求剥夺穷人的这种习惯权利，把它们变成富人的独占权，并搬出特权者的习惯权利为自己的无耻要求辩护。马克思反驳说，贵族、特权者的习惯权利以贪得无厌的欲望为出发点，力图更多地压榨贫苦群众，“按其内容来说是反对普遍法律形式的”。因此，他们的习惯权利也就是“习惯的不法行为”，不仅不应加以维护，而且还应给予应有的惩罚。马克思公开声明：“我们为穷人要求习惯权利，但并不是限于某个

^①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39页。

地方的习惯权利”^①。

马克思还进而揭露了省议会为贵族地主服务的本质。他指出，贪婪成性的林木占有者按照他们极端自私的逻辑，认为整个国家制度和各种行政机构都应该沦为他们的工具，他们的利益应该成为左右整个机构的灵魂。“一切国家机关都应成为林木占有者的耳、目、手、足，为林木占有者的利益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②而省议会则根本不顾法律的基本原则，条条照办。林木盗窃法这场辩论，“多方面地反映了省议会的精神，也可以说是反映了省议会的真正本质”^③。

《摩塞尔记者的辩护》是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的后期发表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根据他所收集的关于摩塞尔河地区农民悲惨处境的大量材料，尖锐地抨击了普鲁士的社会政治制度，义正辞严地为劳动人民的利益辩护。文章表明，通过对摩塞尔河地区农民贫困状况的调查研究，使马克思的世界观有了重要的新发展。马克思指出，当地农民贫困状况的造成，同普鲁士政府所推行的反动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可是，政府却否认这种状况与己有关，也根本不打算改变这种状况，而事实上它也根本消灭不了这种状况。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仅仅是当权者的意志、感情问题吗？毫无疑问，这与当权者的意志、感情是有关系的。但是，这还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私人 and 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而且就象呼吸一样地不以他们为转移。”因此我们不应用人们的善意或恶意来回答问题，而要“在初

①②③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42、160、135页。

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活动的地方看到客观关系的作用”^①。摩塞尔河地区农民和官方对该地区存在的客观事实所采取的不同态度，表现出来的不同思想感情，也都是由他们各自所处的地位和相互关系的客观本性所决定的。因此，“即使行政当局具有最善良的意图，它还是不可能摧毁这些本质的关系的势力，或者甚至可以说是这种命运的势力。这些本质的关系就是管理机构内部的官僚关系以及管理机构和被管理机构之间的官僚关系。”^②马克思在这里还没有把这些关系与物质生产联系起来，没有从中揭示出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关系，但是，马克思这里所讲的显然已经不是黑格尔绝对观念的体现，而是指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的一般关系。这些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的行动是由它决定的。马克思已经接触到了社会生活的客观必然性问题。

考察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的思想发展可以看出：虽然马克思这时仍然把国家看成理性的体现，但他通过直接接触现实生活，通过对现实社会、经济问题的探讨，已经日益清楚地看到，社会上存在着利益对立的不同等级，国家则是为贵族、特权者的私人利益服务的工具。现实国家中所谓的自由，只不过是一部分人的特权。在国家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观念的力量，而是等级地位、物质利益。这些观点，显然是与黑格尔的国家观不同的。这表明马克思已经开始转向唯物主义。

马克思开始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同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激化和无产阶级的觉醒分不开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随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共产主义的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马克思从现实斗争出发，对当时流行的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学说，进行了批判的研究，表示不赞同“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但是，马克思在参加现实斗争中，清

^{①②} 《摩塞尔记者的辩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16、229—230页。

楚地看到了社会的不平等，看到了各等级之间的对立，看到了“现在一无所有的等级要求占有中等阶级的一部分财产”^①，看到了这种要求是这一等级从本身的生活和斗争中所提出的，因而认为共产主义是当代的重要问题。在给阿·卢格（1802—1880）的信中，马克思把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理称为“新的世界观”，并认为“要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切实地加以讨论”^②。实际上，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已经在为备受屈辱的贫苦群众的利益辩护，为“一无所有的等级”的利益斗争，日益从思想感情上同他们溶为一体，开始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从而导致他同青年黑格尔派的冲突和决裂。

在马克思参加《莱茵报》工作期间，恩格斯也开始了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

马克思刚开始参加《莱茵报》工作时，恩格斯还在柏林服兵役。但是，他在基本观点和思想倾向上已经和马克思趋向一致，而同急剧转向主观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青年黑格尔派发生了日益深刻的分歧。这突出的表现在：恩格斯坚持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对普鲁士君主专制制度展开了尖锐的、无情的批判，积极投身于现实的政治斗争；在哲学上，当时恩格斯虽然还把世界历史看作是精神的辩证发展，但他坚持哲学和行动、主体和客观力量的结合，强调实践上的批判是必要的。

1842年11月，恩格斯前往英国的曼彻斯特，到他父亲的工厂工作。列宁说：“恩格斯是在英国，在英国工业中心曼彻斯特认识无产阶级的。”^③迁居英国，是恩格斯走向新世界观的一个转折点。

在英国工业中心曼彻斯特，恩格斯看到了不同阶级之间的物

① 《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3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6页。

③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选集》第1卷，第89页。

质利益的冲突,工人阶级的状况日益恶化;看到了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以及工业国之间的市场竞争,认为这是“工业国这个概念本身所包含的矛盾”^①。恩格斯还指出,这种矛盾的发展必然会迫使无产阶级走上革命的道路,因为工业的发展同时也造成了急速增长着的赤贫如洗、勉强度日的无产阶级。按人数来说,这个阶级已经成为最强大的阶级,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时,“英国富翁们就该倒霉了”^②。虽然他们现在还没有觉悟到这一点,但已预感到了自己的威力。1842年夏英国几个工业区的工人举行总罢工的尝试,就是这种预感的结果。恩格斯指出,这次罢工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合法革命的思想束缚了工人们的手脚。但是工人们从失败中提高了觉悟,“那就是他们意识到了用和平方式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暴力消灭现有的反常关系,根本推翻门阀贵族和工业贵族,才能改善无产者的物质状况。”^③

恩格斯这一时期的著作还表明,在思想原则和物质利益的关系问题上,他的认识也有了重大发展。恩格斯通过对工业发展和无产阶级状况的认真考察、研究,看到英国的各种矛盾和斗争都是围绕着物质利益展开的。他指出:在英国,各个政党都相应地代表一定的社会阶层和阶级,代表它们各自不同的物质利益。托利党是“土地贵族的党”,代表旧式贵族的利益;辉格党是“金钱贵族的党”,代表厂主、商人等上层资产阶级的利益。贵族和资产阶级围绕“谷物法”所展开的斗争,不是为了民族利益,而是为了本身的私利。贵族保卫谷物法,是为了能高价出售粮食;资产阶级反对谷物法,是因为粮价降低使他们可以减低工人工资。恩格斯也看到并热烈赞扬工人们不屈不挠地为自身的物质利益和政治利益而展开的斗争,认为只有他们所追求的才是真正的人类幸福,有助于历史

①② 《国内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48、549页。

③ 同上,第550—551页。

进步的目的。这说明，恩格斯已日益清楚地看到物质利益、阶级地位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和作用，这对他转向唯物主义是有重要意义的一步。

当然，这时的恩格斯也和马克思一样，还是处在开始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源问题上，看到了“工业国”所必然引起的矛盾，看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物质利益的根本冲突，但还没有进一步同资本主义私有制联系起来，因而也还没有指明这种革命的性质。在物质利益和思想原则的关系问题上，看到了在英国现实生活中物质利益对人们思想、行动的支配作用，但还没有得出物质利益决定思想原则是普遍规律的结论。这些问题在恩格斯以后的思想发展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解决。

三、实现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

离开《莱茵报》以后，马克思直接投身工人运动的斗争，使他实现了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恩格斯在英国，通过深入工人和研究经济学实现了这一转变。

1843年9月，为了出版《德法年鉴》杂志，马克思迁居巴黎。当时法国工人运动比较发展，尤其是在被马克思称为“新世界的首府”的巴黎，进步思想更为活跃。马克思居住在工人住宅区，经常深入调查了解工人的生活 and 斗争情况，并同法国的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德国“正义者同盟”在当地的领导人以及大多数法国工人团体建立了联系。同时根据斗争的需要，他还认真地研究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史、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著作，以及圣西门、傅利叶、蒲鲁东等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学说。1844年2月，马克思和卢格主编的《德法年鉴》在巴黎出版。在该刊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和书信。这些著作的基本思想表明，马

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实现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

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揭示“市民社会”

对国家和法的决定作用

马克思完成世界观的转变，是从对黑格尔的法哲学批判开始的。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已经看到黑格尔的国家观、法律观同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开始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原则发生了怀疑。1841年费尔巴哈发表了他的名著《基督教的本质》。这部著作在黑格尔唯心主义的长期统治之后，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这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起了解放的作用。1843年2月，费尔巴哈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一书中明确提出了把思辨哲学“翻转过来”的任务，进一步推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向唯物主义发展。同时德国社会生活中的许多事件，更促进了他们的世界观的转变。按照马克思的原有信仰，合理的社会生活只有摆脱“私人利益”的纠缠，依靠普遍理性才能实现，并认为自由报刊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但事实正相反。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私人利益”战胜了“普遍理性”。1842年到1843年之交，普鲁士政府对政治自由大举进攻，连《莱茵报》也被查封了。这对马克思来说，意味着民主主义理想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破产。究竟应怎样看待国家和“市民社会”、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呢？这个问题深深苦恼着马克思。他后来写道：“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①这就是马克思1843年夏天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

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批判地分析了黑格尔在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论述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

①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2页。

想,使自己的观点沿着唯物主义的方向进一步深化了。

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黑格尔认为,国家是“客观精神”的最高表现,家庭、市民社会则是国家的概念领域,完全颠倒了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马克思写道:在这里,“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动。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①在黑格尔看来,家庭和市民社会之结合成国家,不是它们自身生存过程的结果,而是由国家这一理念在自己生存过程中从自身把它们分离出来的。马克思指出,这是倒果为因,“条件变成了被制约的东西,规定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被规定的东西,产生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它的产品的产品。”而事实上“国家是从作为家庭和市民社会的成员而存在的这种群体中产生出来的”^②。

马克思不仅明确肯定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且进一步揭示了私有财产对政治国家的支配作用。黑格尔认为,国家政权统治着私有财产,使它服从自己,服从整体的普遍利益。在他看来,长子继承权就是政治国家对私有财产的支配权的证明。马克思指出,这是把实在的社会关系颠倒了。政治国家对私有财产的支配权实质上是私有财产本身的权力,是私有财产的已经得到实现的本质。这就是说,不是政治国家支配私有财产,而是私有财产的权力支配政治国家。长子继承制不仅不是政治国家对私有财产的支配权的证明,恰恰相反,凡是存在长子继承制的地方,整个国家制度都建立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

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还没有把私有财产看作是一种特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而是在广泛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但是,

①②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0—251、252页。

他已明确指出，社会的物质生活关系决定国家，而不是国家决定社会的物质生活关系。这是马克思接近唯物史观的重要标志。马克思后来回顾说，他对黑格尔法哲学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①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还对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进行批判改造。

马克思首先通过对黑格尔在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上的“中介”观点的批判，阐述了矛盾的辩证法思想。在黑格尔看来，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以及国家机构内部存在着差别和矛盾，但是这些矛盾可以通过一种“中介”力量而最终达到同一。马克思在分析批判中，肯定了黑格尔关于矛盾存在的思想，认为黑格尔的深刻之处也正是在于他处处都从各种规定的对立出发，并把这种对立加以强调；同时，他也指出，黑格尔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把现象的矛盾理解为本质的理念中的统一。在马克思看来，矛盾的本质不是存在于理念之中，而是存在于客观现实的过程之中。所谓立法权自身的矛盾（立法权中各种不同原则的冲突），只不过是政治国家的矛盾，因而也就是市民社会自身的矛盾。

马克思还指出，正因为黑格尔不是从现实矛盾出发，而是从抽象的理念出发，因而得出对立面的“中介”把对立面导向同一的论点，用“中介”来调和对立面的斗争。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这种观点时，把现实的对立面分为两类：一类是同一本质的对立面，如磁的南极和北极、男性和女性等等，它们不是作为敌对双方而彼此

①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2页。

对立，而是既互相排斥又互为前提的；另一类是本质不同的对立面，是“真正的极端”。马克思认为，这后一类对立面是不需要任何中介，也不能被中介所调和，因为它们在本质上是互相对立的。他写道：黑格尔“把真正对立面的尖锐性以及这些对立面的转化为极端看做有害的、必须尽可能加以阻止的事情，然而，这种转化却不是别的，而是这些对立面的自我认识，以及它们对决定性斗争的热烈渴望。”^①在这里，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调和矛盾的错误观点，强调矛盾双方对立、斗争的作用。但是，他对矛盾双方的同一，却尚未给予必要的注意。

黑格尔虽然提出了关于从量变转化为质变的思想，但是接触到现实政治问题，德国庸人的习气又使他往往否认质变、飞跃。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他认为国家制度是不断变化的，前进运动的，但是“这种前进的运动是一种不可觉察的无形的变化”，“从外表看来是一种平静的觉察不到的运动。久而久之国家制度就变得面目全非了”^②。这就完全否认了国家制度发展中的质变、飞跃和革命。马克思指出，这种观点是完全违背历史真实的。“诚然，在许许多多国家里，制度改变的方式总是新的要求逐渐产生，旧的东西瓦解等等，但是要建立新的国家制度，总要经过真正的革命。”^③肯定了国家制度的变革同样要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批判鲍威尔，揭示“人类解放”和“政治解放” 的区别，论证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1843年9月，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一封信中说，在《德法年鉴》的核心内部，“虽然对于‘从何处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

①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6页。

②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14、315页。

③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15页。

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却很糊涂。”^①这表明，马克思正在探索对现存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道路。马克思认为，解决这一问题决不能靠教条主义式地推断和发明什么万灵药方，而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②。但是，马克思也反对鲍威尔等人那种抽象的“批判”，他特别强调政治斗争和对现存国家制度批判的意义，认为没有这些，实现全面的社会改造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把哲学批判和政治批判紧密结合起来，把思想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情。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就体现了这种思想。

前一篇文章，是针对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上的谬论而写的。鲍威尔认为，犹太人以及其他人的社会解放，取决于废除他们所信奉的宗教，而宗教在政治上的废除也就是宗教的完全废除。这样，他就把宗教的废除问题看成是社会的根本问题，并用以“宗教解放”为内容的“政治解放”来否定全人类的真正解放。马克思在同鲍威尔的论战中，唯物主义地解释了宗教的社会根源、阶级根源，批判了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幻想，明确指出只有通过“人类解放”，整个社会才能得到根本的改造。

在鲍威尔看来，宗教是产生一切不平等现象的根源，犹太人不能解放的原因在于他们信奉的犹太教具有民族的狭隘性。马克思批判了这种唯心主义论调，深刻地阐明了唯物主义宗教观。他指出，宗教并不是世俗狭隘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表现。因此，必须用自由公民的世俗桎梏来说明他们的宗教桎梏；只有消灭了世俗桎梏，才能克服宗教桎梏。不应该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而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5页。

② 同上，第416页。

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现在要用历史来说明迷信。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更进一步指出：“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①这就是说，宗教是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现实社会关系的幻想的反映。在私有制社会里，劳者不获，获者不劳；剥削者花天酒地，作威作福，劳动者饥寒交迫，备受屈辱。正是在这种“颠倒了的世界”里，劳动人民产生悲观厌世思想，把自己的希望、幸福寄托于幻想世界。因而“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宗教是人民的鸦片。”^②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深刻地揭露了宗教的社会、阶级根源，表明他向历史唯物主义进一步接近了。

马克思认为，社会压迫的根源不在宗教中，而在社会的现实关系中。因此，人的真正自由，并不象鲍威尔所说的那样，首先在于摆脱宗教，而是要消灭产生宗教的社会关系；也只有消灭这种社会关系，才能导致宗教的消灭。马克思指出，鲍威尔抽象地谈论“人的解放”，把“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混淆起来，而实际上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政治解放”（即人们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获得的解放）要求废除国教，承认信仰自由，取消财产资格对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限制等等，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是，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马克思把“人类解放”（即通过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使人们获得的解放）同“政治解放”对立起来，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政治解放”的局限性。他指出，在政治上从宗教解放出来，宗教依然存在，虽然不是作为特权宗教存在。同样，从政治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2页。

上废除私有财产不仅没有废除私有财产，反而以私有财产为前提。“因此，人并没有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他反而取得了宗教自由。他并没有从财产中解放出来，反而取得了财产自由。”^①这是以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以新的特权代替旧的特权，实际上，是以改变了的形式恢复它曾经反对过的一切东西。因此，认为“政治解放”可以达到人的真正自由，这只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马克思指出，只有废除私有制，才能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也只有这样，才能铲除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从而使宗教消亡。而这一切，正是“人类解放”的任务和目标。

如果说，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提出了“人类解放”的任务，那么，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则解决了由谁来完成和怎样完成这一任务的问题。

马克思在解决这一问题时，进一步探讨了“人类解放”的实质。他指出，“人类解放”和“政治解放”根本不同，“政治解放”是市民社会中的一个社会集团即资产阶级解放自己，获得政治统治。因而这是一种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而“人类解放”则要触及大厦基础本身，即废除私有制本身。因此，要实现彻底的全人类的解放，就在于“形成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即形成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②。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是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随着工业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的阶级利益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同一切被压迫者的利益是一致的。这种一致，表明无产阶级本身的解放同全人类解放的一致；它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获得自身的彻底的解放。这就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

① 《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2页。

②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4页。

马克思在探索怎样完成“人类解放”的任务时，提出了“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关系问题。他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①就是说，要把哲学斗争和革命斗争结合起来。哲学只有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才能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作用；而无产阶级只有以哲学为精神武器，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这些观点表明，马克思已经根本否定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开始达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

从针对“副本”的批判，进到针对“原本”的 批判，揭示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在这一时期，关于“人类解放”和无产阶级历史使命问题，是马克思注意的中心。《德法年鉴》停刊后，为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马克思打算继续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但当他深入地着手这一工作时，他发现这种“不是针对原本，而是针对副本”^②的批判，不能解决问题，于是改变了原先的打算，而全力地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1844年3月至8月马克思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下称《手稿》），就是这种批判和分析的重要成果。

《手稿》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在这里，马克思批判地分析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黑格尔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重要思想。特别是把异化问题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结合起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异化，论证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异化的克服，由此引伸出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

①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9页。

② 同上，第2页。

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这是马克思思想上的重要发展。

在马克思以前，有不少思想家探讨过异化问题。第一次把“异化”作为哲学范畴进行探讨的，则是黑格尔。他认为，“绝对观念”是异化的主体。绝对观念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异化为自然和社会，最后回到绝对精神，达到异化的克服。黑格尔把异化作为杠杆贯穿在他的哲学体系中，但他的异化理论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异化观，建立了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异化理论。费尔巴哈的出发点已经不是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或自我意识，而是感性的人本身。他认为，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但是，费尔巴哈所了解的人，并不是社会的人、阶级的人，而是抽象的人、生物学上的人。因此他不能从社会历史的观点说明异化的产生和克服异化的途径，他在异化观上的唯物主义观点是不彻底的。

马克思在探讨异化问题过程中，无疑地受过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异化观的影响。黑格尔关于异化过程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辩证法和他的劳动异化的思想，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异化观的批判和他的宗教异化的观点等等，对青年马克思建立自己的异化理论是有一定意义的。从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可以看到，这一时期，马克思对异化问题的论述，大体上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国家和市民生活的分离，体现着人的本质的异化。这种分离是国家官僚机构的基础；第二，在私有制社会中，“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①，只有消除金钱的统治，才能克服人的自我异化；第三，充分肯定费尔巴哈在揭露宗教异化方面的工作，同时又指出必须从宗教的异化进而分析世俗基础（社会本身）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非人生活的

① 《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8页。

苦难，正是一幅自我异化的真实图景，“它本身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①通过革命的方法来克服人的自我异化，正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这些论述表明，马克思这时的异化思想，在对异化的主体的理解上，已经不是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或自我意识，也不是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社会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在克服自我异化的手段上，既不是黑格尔的那种纯思维的过程，也不是费尔巴哈的“爱”的说教，而是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诉诸“武器的批判”。由此可见，马克思这时的异化观不仅与黑格尔不同，而且超越了费尔巴哈。

在《手稿》中，马克思对异化问题的研究又前进了一步。这同当时马克思在巴黎同工人的广泛联系、同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启发和推动是分不开的。在这以前，马克思主要是在哲学、宗教、政治领域研究异化问题，现在则是把这一研究同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结合起来，从“副本”进到了“原本”。马克思说：“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②

马克思研究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的种种表现。他在批判黑格尔时指出：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而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马克思认为，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不仅具有创造性的一面，而且还有摧残人的消极的一面。在《手稿》中，他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这种状况作为研究的重点，并用“异化劳动”概念来概括和阐明这种状况，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对抗性质。首先，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

①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4页。

②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5页。

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他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①这就是工人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异化。其次,异化劳动不仅表现在工人同他的劳动产品的关系上,而且表现在工人同生产行为本身、同劳动活动本身的关系上。工人和劳动产品相异化,正是工人同劳动活动本身相异化的必然结果。劳动创造了人,劳动构成人的内在本质。但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不能自由地支配自己和自己的劳动,他的劳动是一种被迫的强制劳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②再次,异化劳动既从人那里剥夺了他所生产的对象,又把他的劳动本身变成单纯维持个人肉体生存的手段,从而也就把人的类的本质变成了异己的本质,使劳动者和人的类的本质相异化。最后,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活动、类的本质相异化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和人的异化。马克思说:“人的异化,一般地说人同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同其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③人既然和自己的本质相异化了,那么人和其他人的关系也就相异化了。就是说,当人与自己本身相对立的时候,其他人也就与他相对立。人同劳动产品的关系之所以是同一个异己的、敌对的对象的关系,是因为有另一个异己的、敌对的人是这一对象的主人;人本身的劳动活动之所以对人来说是一种不自由的活动,是因为这种活动是替别人服务的、受别人支配的、处于别人的强迫和压制之下的活动。“总之,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跟劳动格格不入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同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同劳动的关系,产生出资本家……同这个劳动的关系。”^④这样,马克思就从人和物的关系中看到了人与人的关系,从

①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1页。

②③④ 同上,第93、98、100页。

劳动的异化中看到了阶级的对立。也就是说，马克思把劳动的异化看作是一种社会关系，如果从生产过程来考察，那就是生产关系。诚然，马克思在这里还未提出生产关系的概念，但可以看出，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已逐步向生产关系的思想接近。

马克思在深入考察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异化劳动同私有财产的关系。他写道：“与其说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还不如说它是外化劳动的结果，正象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性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性迷误的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①就是说，这里的因果关系是辩证的：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

马克思把私有制了解为异化劳动的结果，了解为一定的历史产物，从而也就指明了私有制的暂时性质，打破了那种把私有制永恒化、绝对化的形而上学观念。但是，作为私有制产生原因的异化劳动又是由什么引起的呢？这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如何消灭异化劳动和私有制的问题。对此，马克思当时也意识到了。他写道：“现在要问，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类发展的本质为根据？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异化劳动同人类发展的关系问题，也就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②诚然，在这部保存得不完整的手稿中，马克思已大致看到了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但还没有对这个问题作专门的论述。

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不仅与人类的本质相违背，而且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对立，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这样。因此，消灭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不仅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要求，也是社会矛

①②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0、102页。

盾日益激化的结果。但是，消灭私有财产并不是私有财产的重新分配、平等占有，因为这不是私有财产的废除，而只不过是一种“普遍的私有权”；也不是向原始状态的、贫穷的、没有需求的人的倒退，而应当是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马克思写道：“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①马克思还明确地指出，扬弃异化不能象黑格尔那样只靠认识，而必须在实践中解决。

在《手稿》中，马克思还通过对黑格尔的异化观念的剖析，进一步揭示了他的辩证法的积极因素和唯心主义本质。

马克思认为，异化和异化的扬弃是黑格尔辩证法的中心环节。黑格尔正是应用不断地扬弃前一个概念而得到后一个概念的方法，去建立他的整个哲学体系的。他的思辨的逻辑学的积极方面在于：不依赖于自然界和精神而独立的特定概念，乃是人的本质普遍异化的必然结果，因而也是人的思维的必然结果。这些概念不能孤立地发挥作用，而是作为运动的不同环节，彼此消融，互相产生。黑格尔把这些就来源说属于各个哲学家的、互不相关的概念的来龙去脉揭示出来并加以概括，把它们描绘成抽象过程的各个环节并使之有条有理的联系起来，力求阐明人类认识（特别是理论思维）发展的内在联系。

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并且把财富、国家、宗教等看作是从人的本质异化出去的。他还把人的自我创造看作是一个过程，把现实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因而抓住了劳动的创造本质。这些思想无疑是深刻的。

^①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

马克思还研究了黑格尔的否定的辩证法(否定的概念、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指出黑格尔从否定之否定所包含着的肯定方面把否定之否定看成是真正和唯一肯定的东西,而从它所包含着的否定方面把它看成是一切存在的唯一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把否定和肯定结合起来,把否定的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

但是,黑格尔的这些合理的思想,都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因而具有极大的局限性。

马克思指出,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精神的东西(绝对观念、自我意识)是异化、否定的主体。“知道自己是绝对自我意识的主体,就是神,绝对精神,就是知道自己并且实现自己的观念。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不过成为这个隐秘的、非现实的人和这个非现实的自然界的宾词、象征。因此,主词和宾词之间的关系被绝对地相互颠倒了”^①。在黑格尔看来,人、人的本质是和自我意识等同的,人的本质的一切异化都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因而,他只承认一种劳动,即抽象的精神的劳动。

这样,黑格尔所谈论的异化、否定并不是感性的现实的活动,而是在思维中进行的抽象的思想活动。马克思指出,当黑格尔把财富、国家政权等看成是从人的本质异化出去的本质时,他只是从它们的思想形式去把握它们。在黑格尔看来,它们都是思想物,因而它们的异化只是抽象的哲学思维的异化。同样,黑格尔在哲学中加以扬弃的宗教、国家、自然界,并不是现实的宗教、国家、自然界,而是本身已经成为知识的对象的宗教、国家、自然界,即教义学、法学、国家学、自然科学等。因此,在黑格尔哲学中,“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整个复归,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

①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6页。

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①

《手稿》虽然不是一部完整的著作，但它涉及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内容极为丰富。尽管这里还有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影响的痕迹，还有不少不确切的用语和不成熟的表述，但是它的基本思想内容却进一步表明了马克思已经实现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在某种意义上说，《手稿》既是马克思实现“两个转变”的思想总结，又是不久以后同恩格斯一起，为制定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本原理而斗争的出发点。

对于《手稿》的意义和作用，应当放到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不成熟到成熟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来考察。有的人因为马克思在这里集中地讲了异化问题，而在以后的著作中较少用异化的概念，就贬低《手稿》、特别是其中的异化劳动理论的意义，甚至把它当成唯心主义的东西来加以否定，这显然是错误的。还有一些人则认为，《手稿》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顶峰”，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在1848年以后的著作是一种“倒退”；甚至还臆造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对立，说恩格斯把马克思的学说简单化、庸俗化了等等，这更是十分荒谬的。

恩格斯在深入工人和研究经济学中， 完成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

恩格斯自1842年11月到达英国以后，看到了工人们的苦难生活和斗争情况。他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多次出席工人集会、宪章派的会议和群众大会。他还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信徒建立了联系，结识了“正义者同盟”在伦敦的领导人。与此同时，恩格斯还研究了有关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的著作；深入

^①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1页。

地考察了英国的社会关系和政治斗争。所有这些活动，都为恩格斯完成世界观的转变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在这一时期，恩格斯除了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外，还写了《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发展》、《英国状况。十八世纪》等著作。这些著作的基本思想表明，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已经实现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

如果说，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是从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开始的，那末恩格斯则是从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入手的，作为这种批判的主要成果，就是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在这一著作中，恩格斯从社会主义观点出发，批判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揭露了它的阶级局限性。他认为，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人的经济学体系虽然探讨了私有制的各种规律，因而较之重商主义的学说是个进步。但是，他们没有对这些规律作过专门的分析。在他们对资本主义进行研究时，预先假定私有制是人类生活中自然的、合理的和唯一可能的东西，因此这种经济学同样是伪善、矛盾和不道德的，是“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①，在这种科学看来社会关系只是为私有制而存在。

恩格斯深入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主要现象，揭露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出来的垄断、竞争、生产无政府状态、商业危机、劳动人民生活的日益贫困以及精神上 and 道德上的堕落等等，都是私有制统治的必然结果，是私有制所固有的。“要不是采取全面改革社会关系、使对立的利益融合起来以及消灭私有制的办法来预防这个结果，那末这个结果就必然会产生，而且就会产生。”^②恩格斯还由此得出革命的结论，指出

①②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6、623页。

只有“用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和利益对立的办法来结束这种人类堕落的现象”^①。这就揭示了社会革命的必然性。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个“天才大纲”。^②这一著作发表后，给马克思以深刻的印象，认为它是一部“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③，并由此开始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密切的通讯联系，促使马克思下决心去研究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两篇文章中，论述了批判宗教对于实现社会改造的意义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恩格斯在这个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批判卡莱尔的文章中也着重谈到了这两个问题，并得出和马克思大致相同的结论。

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批判了卡莱尔泛神论的宗教观。卡莱尔把英国社会的腐败、人们的思想空虚、伪善说谎等等统统归罪于无神论，并认为只有创立一种新的宗教，即泛神论的“英雄崇拜”、“劳动崇拜”，才能消除这些弊端。恩格斯指出，这是颠倒黑白。他说：“要消除弊端，就要找出产生弊端的原因；要是卡莱尔这样做，他就会发现，这种腐败和空虚，这种‘无灵魂’，这种非宗教和‘无神论’都是由宗教本身产生的。宗教按其本质来说就是剥夺人和大自然的全部内容，把它转给彼岸之神的幻影，然后彼岸之神大发慈悲，把一部分恩典还给人和大自然。”^④正因为如此，我们要批判宗教，把被宗教夺去的内容——人的内容，而不是神的内容——归还给人。恩格斯认为：“只有彻底克服一切宗教观念，坚决地诚心地回到自己本身，而不是回到‘神’那里去，

①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21页。

②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3页。

③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6页。

④ 《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47页。

才能重新获得自己的人性、自己的本质。”不仅要废除旧的宗教，而且也反对创立任何形式的“新”宗教。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①。在这里，恩格斯已把对宗教的批判同对社会的共产主义改造问题联系起来。

卡莱尔的泛神论宗教观表现在政治社会方面，就是英雄史观。泛神论认为，有一种比人本身更高超的东西。由此出发，卡莱尔把“英雄”、“卓越的人物”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而人民群众则是“无理性”的群氓。恩格斯尖锐地批判了卡莱尔的反动观点，强调指出劳动群众、特别是无产阶级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他写道：在英国，一切有教养的阶级都已日暮途穷，对任何进步都置若罔闻。“只有大陆上不熟悉的那一部分英国人，只有工人、英国的贱民、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尽管他们粗野，道德败坏。将来拯救英国的却正是他们”^②，只有他们才有前途，才有力量从事伟大的民族事业。

恩格斯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中，还从经济根源上揭露了私有制国家的本质，揭示国家的统治实质上是财产的统治。他指出：“英国工业的这—番革命化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工业革命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由于私有制作祟，这些本应属于全人类的力量便为少数富有的资本家所独占，成为他们奴役群众的工具。……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个人的或国家的），都被归结为商业关系，或者换句话说，财产、物成了世界的统治者。”^③恩格斯深入地剖析了英国的宪法，进一步指出：在英

① 《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1页。

② 同上，第628页。

③ 《英国状况。十八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74页。

国，虽然实现了民主制的国家形式，但是资产阶级和财产统治着一切；穷人是无权的，他们备受压迫和凌辱，宪法不承认他们，法律压制他们。恩格斯认为，这个制度不是真正的民主制，必须加以反对，必须争取实现真正的、社会的民主制，即社会主义民主制。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时期的著作表明，他们已经通过各自的独立工作，同时实现了由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虽然他们生活的具体环境有所不同，但却都处于资本主义最发达、无产阶级解放斗争最发展的国家中；他们直接投身于当时的革命实践，在斗争中从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到认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作用；他们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原则，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解剖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努力发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以科学的态度批判总结人类认识史上的优秀成果，勇于同旧思想观念决裂，从而在斗争中完成了立场和世界观的转变。

第三节 在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各种 流行思潮的斗争中，制定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之后，为适应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便着手制定他们的新世界观的基本原理。这一工作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局限性中完成的。

一、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奠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神圣家族》一书在创立新世界观过程中的意义

1844年8月末，恩格斯在返国途中，在巴黎会见了马克思。此时，在一切理论领域都显示出他们的意见完全一致。从此，便开始了两位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毕生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共同战斗的历程。

当时，欧洲各国的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一方面，资产阶级面临着进一步扫除封建主义的任务，正在酝酿新的民主革命；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它们提出了独立的政治要求，准备向资产阶级展开更大规模的斗争。在德国，迫切要求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这个革命的重担就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的肩上。这种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政治思想领域也明显地反映出来了。1843年12月19日，鲍威尔及其同伙出版了一个与《德法年鉴》相对抗的杂志——《文学总汇报》，大肆宣扬以自我意识为基石的主观唯心主义，疯狂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因此，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会面时，一致感到有必要回击鲍威尔一伙的挑战，这就产生了他们合著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

《神圣家族》全书共八章。恩格斯在巴黎逗留十天中，写完了他所分担的章节，于9月6日左右离开巴黎回巴门，全书则由马克思于11月间完成。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辛辣而又深刻地批判了鲍威尔一伙的主观唯心主义，揭露了他们的反动面目，确立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并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列宁说：这一论战式的著作所阐述的思想，“奠定了革命唯物

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础。”^①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鲍威尔及其同伙时，首先揭露了他们的世界观的主观唯心主义实质，同时阐明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

鲍威尔一伙虽然反对黑格尔主义的正统派，并自称批判地克服了黑格尔哲学的局限性，实际上他们不过是用所谓“无限的自我意识”代替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走向公开的主观唯心主义，成为当时德国哲学唯心主义的最后一种表现形式。他们把人的自我意识了解为人的唯一的本质，然后再把这种自我意识描绘成似乎可以脱离现实的人而独立存在的主体，创造世界历史的原则和工具。在他们看来，这种变成了“批判”的自我意识，并不是人人都有，而是他们这些具有“批判”头脑的哲学家的私产。所以，马克思说，这种唯心主义的特点是把“批判”变成某种超验的存在物，进而认为只有他们的“批判”才是创造历史的唯一积极的因素。至于说到整个人类，说到群众，则是消极的，只有作为“批判”的对立面才有意义。

这套谬论，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不过是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的更为庸俗化的复活而已。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揭露鲍威尔兄弟，就要从黑格尔那里揭露起。

马克思指出，思辨唯心主义的秘密，就在于把概念独立化、实体化，即把本来是从个别事物中抽象出来的一般当作独立存在的本质，并且把它视为感性对象的来源和基础。思辨哲学家的思维逻辑是：从现实的苹果、梨、草莓、扁桃中得出“果实”这一般观念，进一步想象“果实”这个抽象观念是一种独立存在的本质，而且是梨、苹果等等的真正本质，并且宣布“果实”是梨、苹果等等的“实体”。那么，这个共同的、一般的“果实”又为何忽而表现为梨，忽而

^①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选集》第一卷，第90页。

表现为苹果的呢？思辨哲学家回答道：这是因为“一般果实”并不是僵死的、无差别的、静止的本质，而是活生生的、自相区别的、能动的本质。通常千差万别的果实是“统一的果实”的生命的不同表现，是“一般果实”发展过程中的自我差别、自我规定。思辨哲学家就是这样把概念当成了创造性的力量，当成第一性的、决定现实事物产生和发展的东西。

应该说，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的先验主义本质，费尔巴哈已经看到了。但是，马克思比费尔巴哈看得更为深入。他不是象费尔巴哈那样，把黑格尔哲学简单地当作神秘主义加以抛弃，而是深刻地揭露了思辨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并指出“黑格尔常常在思辨的叙述中作出把握住事物本身的、真实的叙述。”^①这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认识确实是一个辩证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在黑格尔那里被颠倒了。

鲍威尔兄弟把他们从黑格尔那里拾来的牙慧，当作自己的重大发现，说什么，他们已经克服了黑格尔的哲学，其实他们还完全停留在黑格尔哲学范围内。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哲学是由三个因素构成的，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和作为二者的统一的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装了的、脱离了人的自然界；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装了的、脱离了自然界的人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形而上学地改装了的现实的人。鲍威尔不过是片面地发展了黑格尔体系中自我意识这个因素，把它推向极端，变为绝对的抽象。黑格尔在论述历史发展时还认为，作为主体和客体统一的精神的发展，是同感性的具体世界有着内在联系的，而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却成了不依赖于具体世界的精神的任意活动；他既否定了存在于人之外的自然界，也否定了作为自

① 《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76页。

然存在物的人本身，这样，自我意识就成了绝对的创造主体。所以马克思不无讽刺地说，鲍威尔克服了黑格尔的双重不彻底性：（1）黑格尔虽然肯定了绝对精神的存在，但是还没有敢明目张胆地说，我就是绝对精神。（2）绝对精神作为现实的创世主，只是到了最后才认识到了自己的这种创世主的作用和地位，所以黑格尔只是事后才来撰造过去的历史。现在鲍威尔抛弃了这两个不彻底性，宣称他的批判就是绝对精神，他就是批判，他正在有意识地担任着救世主和创世主的角色。

马克思指出，鲍威尔兄弟宣扬这种思辨唯心主义不仅是荒谬的，而且用心是十分险恶的。宣扬这种谬论，就是要把一切“现实的、客观的、在我身外存在着的链条变成只是观念的、只是主观的、只是在我身内存在着的链条，因而也就把一切外部的感性的斗争都变成了纯粹观念的斗争”①。

《神圣家族》对黑格尔思辨哲学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鲜明地表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唯物主义地解决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他们证明，在人的自我意识之外，存在着有别于思维的存在、有别于精神的自然、有别于主体的客体、有别于理论的实践；存在着不以人的自我意识为转移的客观的外部世界。就是说，外部世界、现实的活生生的具体的东西是第一性的，一般的观念是从具体的东西中抽象出来的。思辨哲学颠倒了这两者的关系，认为具体的东西是一般观念派生的，实际上是基督教创世说的精致化。这不仅使一般观念神秘化，而且也使具体的东西成为不可理解的东西。如果用这种先验主义的方法去观察周围世界，我们对客观世界决不会有任何认识。

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运

① 《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5页。

用他们当时所达到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研究社会生活，探讨了什么是决定历史发展的动力，并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中，阐明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青年黑格尔派把历史发展的动力归结为人的“自我意识”，把作为这种“自我意识”的化身的“批判家”当作历史的创造者，而认为千百万“非批判”的群众是历史前进的阻力。他们胡说劳动人民什么也没有创造，狂妄地宣称群众是精神的真正敌人。鲍威尔公然鼓吹，不仅应该批判享有特权的私有者，而且还应该批判无产者。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这些谬论中，首先指出，在历史发展中并不是“自我意识”起决定作用。“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① 思想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它只是一定的现实社会关系的反映，因此它不能超出一定的社会关系的范围。当然，思想并不仅仅是消极的因素，但是它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发生作用。因此，马克思认为，不能把人对自然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把自然科学和工业排除于社会历史过程之外。历史的发源地不是在天上的云雾中，而是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

马克思的这些论断，明确地指出了不是观念决定人们的历史，而是人们的物质生产决定人们的历史。而生产总是以某种客观条件为前提的。他说：“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能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②

在上述论断中，马克思大体看到了只有在物质生产中才能理

^{①②} 《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2、58页。

解人与人的关系，才能理解历史。马克思在讨论消灭私有制的问题时曾说，“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①列宁十分重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认为这段话表明马克思已经接近自己的整个体系的基本思想即生产关系的思想了。^②

从物质生产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观点出发，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论证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③所谓历史活动，指的是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活动，即物质生产、阶级斗争等活动。而这一切都是人民群众所从事的活动。因此，群众并不是什么不从事创造的“消极的”、“非历史”的因素，恰恰相反，正是人民群众创造了一切。而且，随着物质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发展，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也会愈来愈发展，群众的队伍愈来愈扩大，阶级觉悟愈来愈高。社会历史前进步伐的快慢，同人民群众的历史活动的广度和深度的发展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鲍威尔等人曾说，历史上一切活动的失败都是因为它们引起了群众的关怀和唤起了群众的热情。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恰恰相反，任何革命、任何历史活动，只有当它代表群众的利益、只有当它“唤起群众”，才能成功。“如果说革命是不成功的，那么，并不是因为革命‘唤起了’群众的‘热情’，并不是因为它引起了群众的‘关怀’，而是因为对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群众来说，革命的原则并不代表他们的实际利益，不是他们自己的革命原则，而仅仅是一种‘观念’，因而也仅仅是暂时的热情和表面的热潮之类的东西。”^④

① 《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2页。

② 参看《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第13页。

③④ 《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

在论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时，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了工人阶级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他们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结构和雇佣工人的非人生活的分析，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他们指出，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决定了它“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然而，这个阶级“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① 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决定了它不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就不能消灭使自己遭受压迫和剥削的生活条件；它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最后地解放自己。这说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同全体被剥削、被压迫的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它能够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吸引在自己的周围，为推翻整个旧世界而斗争。这种历史地位决定了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的伟大的世界历史意义，决定了它创造历史的广度和深度是以往一切阶级所无法比拟的。

在写作《神圣家族》同一时期，恩格斯还用他在英国所作的二十一个月的调查研究材料，写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对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作了精彩的论述。它和《神圣家族》的有关思想交辉相映，给战斗的无产阶级指明了革命道路。列宁曾对这部著作的历史意义作了如下的评述：“在恩格斯以前有很多人描写过无产阶级的痛苦，并且指出了帮助无产阶级的必要。但是，恩格斯第一个说明了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说明了正是它所处的那种低贱的经济地位，无可遏止地推动它前进，使它去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而战斗中的无产阶级是能够自己帮助自己的。”^②

在上述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没有完全摆脱费尔巴哈的

① 《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5页。

②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选集》第一卷，第89页。

人本主义的影响，对费尔巴哈作了过高的评价。但这决不是说这一时期他们还与费尔巴哈站在同一水平上。从上述著作的实际思想内容来说，他们已经越过了费尔巴哈，而在创立新唯物主义道路上前进了。在《神圣家族》一书问世二十二年之后，马克思曾对恩格斯谈到：“对于这本书我们是问心无愧的，虽然对费尔巴哈的迷信现在给人造成一种非常滑稽的印象。”^①

二、批判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

1845年1月，法国政府在德国反动政府的要求下，把马克思驱逐出巴黎。于是，马克思到了布鲁塞尔。跟着恩格斯也到了那里。恩格斯后来在回忆这次会见时写道：“当我们1845年春天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经……大致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些新观点了。”^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就是这时马克思为着“详细制定这些新观点”而写的笔记。恩格斯高度评价这一笔记，认为它“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③。

这一文件之所以宝贵，就在于它第一次从根本上批判了费尔

①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7年4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93页。

②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92页。

③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08—209页。

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第一次把社会实践当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提了出来。这就标志着马克思不仅同唯心主义划清了界线，而且同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线；不仅同一切旧哲学划清了界线，而且为制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提出了纲领。

在《提纲》中，马克思首先剖析了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他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① 费尔巴哈和其他旧唯物主义者主要的缺点就是看不到社会实践在社会生活和人的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他们离开社会实践去理解客观事物、社会现实（包括客观存在的人），把客观外界仅仅看作是人的认识对象，而不是改造的对象，他们把认识只看作是对外部世界的单纯直观，而忽视了人对客观世界的作用。因此，他们既不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也不理解人的认识的本质。忽视社会实践的作用，正是旧唯物主义陷入形而上学和唯心史观的基本原因。

马克思认为，客观世界是认识的对象，同时又是改造的对象；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正是在改造客观世界中实现的。他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② 马克思在这里强调地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只有通过实践，才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6页。

能确定人的思维是否反映了客观真理，在思维或理论的范围内，这一问题是无法解决的。离开实践去争论思维是否正确地反映现实，这纯粹是经院哲学的问题。这就说明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

马克思把实践理解为“革命的实践”，理解为“改变世界”。在他看来，社会实践不仅是认识论的基本范畴，而且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他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①这说明，实践也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条件。离开社会实践，我们同样无法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和规律。旧唯物主义者，包括费尔巴哈在内，就是因为离开实践去观察社会生活，因而毫无例外地都陷入了唯心史观。

不从社会实践出发，对任何社会现象都无法作出正确的解释。在人和环境、教育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旧唯物主义者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产物。但是，环境是怎样改变的？教育者的知识和才能又从何而来？旧唯物主义者不能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马克思指出：“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②一种环境的造成，在它成为改变人的原因之前，首先是人们活动的结果，是实践的结果。教育者的知识和才能也不是天生的，而是从实践中来的。马克思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③人在实践中改变了环境，同时也就改变人本身；环境和人的改变，都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

费尔巴哈由于离开了社会实践，所以他对宗教的认识和批判也是不彻底的。他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8、17页。

③ 同上，第17页。

的、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一事实出发，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是，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他没有从社会实践出发，进一步去分析“世俗基础”本身，因而不能正确地阐明宗教的社会根源和克服宗教的正确途径。费尔巴哈认为，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宗教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但是，他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费尔巴哈从这种实际上是人的自然属性去说明宗教，当然无法理解宗教的社会根源。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关于人的本质的问题上，就已经超过了费尔巴哈。他认为生产活动是人的族类生活，生产劳动是人作为一个族类存在的本质。马克思的这种认识显然高于费尔巴哈关于抽象的“类”是人的本质的看法，但这主要还是从人和自然的关系着眼的。到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则主要从人和人的关系方面来揭示人的本质。他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因此，必须从人的社会关系中去寻找宗教的根源，即用“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宗教，并通过用革命实践来改造这种社会关系的办法，促使宗教的消灭。

整个《提纲》，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的批判的精神，在每一个重大问题上，马克思都把自己的观点同旧哲学对立起来。《提纲》的最后，马克思在总结这种对立时，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②又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③在这里，马克思把他的哲学同一切旧哲学的根本对立，归结为它们的阶级基础和理论出发点的根本对立。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8页。

②③ 同上，第18—19页。

唯物主义立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它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新的唯物主义，则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旧哲学离开社会实践去这样或那样地解释世界，新的唯物主义不是局限于解释世界，而是把“改变世界”、把社会实践作为自己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目的。这些论述，鲜明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和实践性，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的实质。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和实践性问题，在《提纲》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已有所阐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已把自己的哲学同无产阶级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联系起来。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问题。在《提纲》中，马克思又进一步总结和发展了这些思想。但在前面两本著作中，这些思想都是在批判唯心主义中提出的，而且都还具有局部的性质。而《提纲》则是从整体上，从同一切旧哲学、包括同旧唯物主义根本对立的立场上来提出问题的。在这里，社会实践不仅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而且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马克思用社会实践这一范畴，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统一起来了。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这一《提纲》标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

三、批判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和青年黑格尔派， 制定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德意志意识形态》 在创立新世界观中的重大意义

1845年春，当马克思、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新的迫切的斗争任务正摆在他们面前。西欧无产阶级已开始组织起来，各国相继出现了各种工人团体、共产主义组织。但是，这些团体还受到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的严重影响，马克

思、恩格斯的学说在其中还没有什么地位。因此，清除各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工人运动的影响，用科学的世界观来武装无产阶级，是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为此，他们深入到工人运动中去，同有组织的工人建立广泛的联系。1846年初，在他们的倡导下，创立了联络、组织西欧各国工人团体的机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与此同时，他们还加紧了理论的批判和创造的工作。从1845年9月至1846年夏初，他们共同合作，写出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当时没能出版，但它的思想通过作者的各种活动开始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内容十分丰富，但它主要还是一部哲学著作。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和他的唯心史观；对青年黑格尔派作了彻底的清算；批判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并在批判的过程中，从正面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的一系列重要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时，指出：“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①在这里，他们鲜明地提出了哲学和现实、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他们认为，只有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才会有科学的历史观。

《德意志意识形态》正是围绕着这一根本问题，而展开对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的批判和正面论证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的。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麦·施蒂纳(1806—1856)等人，把“自我意识”当成历史发展的动力，当成创造一切的决定性的力量，因而完全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费尔巴哈在历

①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4页。

史观上也陷入了唯心主义。他强调要从“人”出发，但他所谈的人是自然的人、抽象的人。因此，在他那里，“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① 他就把这种“爱和友情”看成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无疑是人类历史的前提，研究历史以人为对象是对的。但是，人是现实的，不是抽象的。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考察人的社会生活过程，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物质生活条件”的科学概念。他们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来的，它们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加以抛开的现实的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定。”^② 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由于把“物质生活条件”区分出来，也就能够把社会生活的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区别开来，并用物质关系去说明思想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正是这样做的。他们认为，“物质生活条件”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会意识是由它派生、决定的，“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③

△“物质生活条件”是决定历史发展的根本条件。但是，“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了各种各样的因素。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到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基础——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等等，同时还提到了人口的增殖。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影响历史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科学的历史观对此不应加以忽视。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本书中的研究重点是物质生活资料的

①②③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0、24、31页。

生产和再生产。他们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①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没有生产，人类社会就不能生存，更谈不上发展；没有生产，就不会有人类的其余一切活动，就谈不上去“创造历史”。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的条件，马克思这一伟大的科学发现，构成了整座历史唯物主义大厦的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还进一步揭示了生产发展的辩证运动，从而阐明物质生产怎样决定历史的发展。他们指出：人们的生产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生产是一种改造自然的活動，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人们不能单独孤立地生产，必须联合起来，在生产中结成一定的交往关系。人们的交往关系是进行生产的必要条件。人与自然的关系决定人们之间的关系，生产力水平决定交往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来与生产相适应的作为生产的必要条件的交往形式就变成了它的桎梏，这种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必然要被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但是一种交往形式在成为新的生产力的桎梏以前是不会消灭的。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不仅生产力决定交往形式，交往形式也制约和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当交往形式适合生产需要的时候，它是生产的必要条件，是人们在生产中的自主活动条件，它促进生产的发展。交往形式发展的情况对于生产力的保存和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②当交往形式成了生

^①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2页。

^② 同上，第60页。

产的桎梏时，它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例如，大工业创造了大量生产力，对于这些生产力来说，资本主义私有制已成了桎梏，在它的统治下，这些生产力只获得片面的发展，并且遭到大量破坏。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研究和分析生产活动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就是必须从生产中去寻找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他们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①“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②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用“交往形式”、“交往方式”、“交往关系”等术语来表示“生产关系”这一概念。虽然他们使用的术语还不够科学，但已揭示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并把这一矛盾看作是社会各种矛盾中最基本的矛盾。如果说《神圣家族》已经接近“生产关系”这一基本概念，那么《德意志意识形态》事实上已经达到这一概念。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还通过对社会历史的考察，阐明“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是国家和任何其他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冲突决定历史的发展，是通过交往关系即市民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来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市民社会，主要是指人们在生产和交换中所发生的物质关系，以及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如果生产力向前发展，分工发生变化，人们与劳动材料、工具和产品的关系发生变化，那么人们在生产和交往中的物质关系，以及经济组织也会发生变化，从而引起国家及其他观念的上层建筑发生变化。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把市民社会称为“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③，并要求把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

①②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81、34页。

③ 同上，第41页。

的基础,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他们认为:“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①

马克思、恩格斯从市民社会出发,对阶级、国家、革命和各种意识形态作了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的论述,贯穿着一个思想,即阶级的产生、划分和状况,是由生产决定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阶级的存在是由生产的相对的不发展,是和有限的生产力相联系的。他们指出,由于生产水平不高,生产不能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必然使“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少数)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多数)经常地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而进行斗争,因而暂时(即在新的革命的生产力产生以前)失去了任何发展的可能性”^②,形成不同的阶级。在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在分工的范围内,私人关系必然发展为阶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阶级的存在是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阶级对个人是独立的,个人屈从于阶级,阶级决定它的成员的生活状况、思想和命运。

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历史上阶级斗争的情况,指出:在古代是自由民和奴隶之间的对立,在中世纪是贵族和农奴之间的对立,近代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并不认为阶级是永恒的,在交往和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这样普遍的程度,以至私有制和分工变成了它们的桎梏而必然要消灭之时,阶级就会消灭,大工业就提供了这样的条件。

①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3页。

②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7页。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是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矛盾的产物，是阶级斗争的产物。生产的发展引起分工，使人们分裂为不同的阶级。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特殊利益。其中一个阶级统治其他阶级。统治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总是要把自己的阶级利益说成是共同利益，赋予它以普遍性的形式。这就产生了个别利益反对共同利益，特殊利益反对普遍利益的矛盾和斗争。于是普遍利益就通过国家干涉和约束特殊利益。国家乃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统治阶级中的个人给他们自己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只要阶级统治存在，国家就会存在。

国家虽然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但它并不受统治阶级个人任性所左右，“不是国家由于统治意志而存在，相反地，是从个人的物质生活方式中所产生的国家同时具有统治意志的形式。”^① 国家也不为被统治阶级个人愿望所决定，“只要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使竞争成为多余的东西，因而还这样或那样地不断产生竞争，那末，尽管被统治阶级有消灭竞争、消灭国家和法律的‘意志’，然而它们所想的毕竟是一种不可能的事”^②。国家独立于个人是由于它是现实的经济关系的表现，这些关系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国家虽然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但它却以整个社会共同利益的维护者的面目出现，表现为虚幻的共同体。

马克思、恩格斯还揭示了革命的规律。他们认为：革命是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矛盾的产物，“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③。任何革命必须具备实现全面变革的物质条件，一方面，要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要有反抗整个旧社会的革命群众。如果没有这些物质条件，尽管变

①②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379、378页。

③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81—82页。

革的思想已经表述过千百次，革命依然无法取得胜利。

革命的任务是为经济发展开辟道路，打倒维护过时的交往形式的国家和法。“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如果它的统治就象无产阶级的统治那样，预定要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态和一切统治，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①。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还对社会意识及其形态的产生、发展和实质作了科学的阐明。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意识是存在（即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在观念中的反映，“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② 意识是社会的产物，产生于人们的物质活动和交换需要。例如，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阶级赖以存在的各种关系的表现，而统治阶级的思想之所以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其原因在于统治阶级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它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

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也是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也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映，不过它是颠倒了反映，“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象在照象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那末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③。

意识和现实常常存在矛盾。这种矛盾的产生，也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社会交往形式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越大，统治阶级的意识就越加虚伪，和现实的矛盾就越大。

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变化而变化，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的产物。

①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8页。

②③ 同上，第30页。

意识的消灭依赖于物质条件。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些意识所赖以产生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

意识虽然没有自己独立的历史，可是却有独立的外表，因此它常常被看成是独立的，这是由于意识所表现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具有独立性；由于分工使少数人从事精神活动，这些人总是不可避免地把意识和产生它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分割开来，并使它系统化，赋予它以普遍性的意义和“自我规定”的特性，使意识自己运动，自己规定自己，把意识的相对独立性绝对化，从而导至唯心主义。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他们的伟大发现时，始终贯穿着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他们强调指出，这个发现“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①它绝不提供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地，它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提供最基本的指导线索。唯物史观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是教条。

唯物史观的发现，给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分析，得出了同一切空想社会主义根本不同的结论。他们说：“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②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已经不是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道德要求，而是把它建立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之上了。这就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①②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1、40页。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相当完整地完成了他们自己所提出的详细制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任务，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石。

第四节 在与工人运动直接相结合过程中， 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公开问 世。《共产党宣言》是鲜明表达 新世界观的纲领性文件

同工人运动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获得了强大的动力。随着欧洲革命的迫近，这一结合过程加快了。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深入到工人运动中去；另一方面，正在摸索革命道路的无产阶级，也发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八四三年“正义者同盟”的代表曾建议恩格斯参加该组织。由于同盟的密谋性质，恩格斯拒绝了。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同盟的成员保持着联系，并且通过口头、书信和报刊影响同盟的思想。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了巨大的工作，再加上同盟过去的理论观念的毫无根据，以及由此产生的实践上的错误，越来越使同盟相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是正确的。从这时候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着手为创建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他们非常重视从思想上建党，曾经对各种影响着工人运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如“真正的社会主义”、蒲鲁东主义等，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同时，结合阐明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纲领，又从正面深刻地、科学地阐明他们发现的新的世界观。这就产生了列宁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第一批成熟著作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从而标志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

观的正式问世。

一、在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中， 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发展

比·约·蒲鲁东（1809—1865）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家。1840年，他在《什么是财产？》一书中，提出“财产就是盗窃”的著名论断。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对这一著作曾经加以肯定，但也指出了它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马克思在巴黎期间，曾同蒲鲁东有过来往，并对他作过争取工作。1846年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组织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之初，曾希望蒲鲁东担任该委员会驻法通讯员的工作，打算通过他建立与法国工人运动的联系。但是，蒲鲁东拒绝了这个建议。他在回信中提出，为了争取胜利根本用不着采取革命的行动作为社会改革的手段。他认为，只要经过经济的组合把原来由于另一种经济的组合而逸出社会的那些财富归还给社会，就可以达到他所称之为自由、平等的那种状态。他声称，用文火把私有制烧掉总比对它施加新的力量实行大屠杀要好些。这表明，蒲鲁东已经完全向右转，已经转到同科学社会主义对立的立场上去了。

蒲鲁东所说的经过经济的组合把原先由于另一种经济的组合而逸出社会的一些财富归还给社会，使财产理论转过来反对财产，就是要通过组织交换使商品价值都能实现，都能成为社会财富。这种观点，在他1846年底发表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中进一步发展了。他反对科学社会主义，主张用生产者之间直接的产品交换来改善资本主义社会，不需要任何的国家政权，也不必进行任何的阶级斗争。这种改善资本主义的方案纯粹是一种空想。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无异于用月亮的银光铸造法郎，根本

不能实现。但是，这种空想却被一些人奉为真理，加以宣扬。由于当时工人运动中存在着强烈的小生产者的倾向，蒲鲁东这套空论有一定的市场，这就严重地妨碍无产阶级认识自己的阶级利益和历史使命。当马克思读了蒲鲁东这一著作时，立即感到有必要对它进行彻底的批判，肃清它的流毒，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传播、发展扫清道路。从1847年1月开始，马克思就着手进行这一工作，到6月底写完了《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一书。

《哲学的贫困》既是一部经济学著作，也是一部哲学著作。通过批判蒲鲁东的经济思想，马克思探索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科学地阐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对抗性和历史的暂时性，从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为了彻底批判蒲鲁东的经济思想，马克思着重剖析了蒲鲁东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方法。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说成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范畴，蒲鲁东就把这些经济范畴当作他的理论的出发点。他企图阐明这些范畴的来历，但他所依据的却是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辩证法。他写道：“这里我们论述的不是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而是适应观念顺序的历史，各经济阶段或范畴有时候是同时出现，有时候又是颠倒的……不过，经济理论有它自己的逻辑顺序和理性中一定系列，经济理论的这种次序，如所预期的那样，已被我们发现了。”^①马克思指出，蒲鲁东对事物的理解是颠倒的，他把现实关系看成只是睡在“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怀抱里的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因此，他并不是到现实的经济关系中去寻找这些原理、范畴的来历，而是到纯理性的运动中去寻找。他力图从一个范畴引出另一个范畴，在思想上构造范畴的体

①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04页。

系。他把这些范畴安置在一定的顺序之中,这就是所谓“适应观念顺序的历史”。这样,他就把一切存在物归结为逻辑范畴,把发展过程归结为思想的自我运动。

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主义和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中,进一步揭示了辩证法的客观性。他指出:“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只是由于某种运动才得以存在、生活。例如,历史的运动创造了社会关系,工业的运动给我们提供了工业产品,等等。”^①而“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抽象。”^②在马克思看来,一切事物的运动,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经济范畴的辩证法、概念的辩证法,是由客观事物的辩证法决定的。客观事物、人类历史是运动变化的,这决定了反映客观事物、人类历史运动变化的概念、经济范畴不是永恒不变的。因此,科学的世界观要求对客观事物本身的发展过程进行探讨,而不能象蒲鲁东那样任意地、主观地运用范畴。

蒲鲁东想借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来构造他的经济学体系,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爬上矛盾体系的顶峰,但是,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蒲鲁东从黑格尔的辩证法那里只学得了术语,而把黑格尔辩证法中合理的东西丢掉了。蒲鲁东到处谈论“辩证运动”、谈论“矛盾”,但他把辩证运动、矛盾仅仅归结为机械地划分出好、坏两个方面。蒲鲁东认为,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在一起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解决矛盾,就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蒲鲁东所谓消除坏的方面,也是主观主义的。他把所有经济范畴逐一取来,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即把一个范畴当作克服另一范畴“坏”的方面的环节,如捐税可以消除垄断的缺陷,贸易差额可以消除捐税的缺陷,土地所有权可以消除信用的缺陷,等等。马克思指出,

^{①②} 《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1、143页。

蒲鲁东就是这样“用矛盾和矛盾的消毒剂的混合物写成两卷矛盾，并且恰当地称为‘经济矛盾的体系’”^①。

黑格尔把辩证运动归结为观念自身的矛盾运动，归结为概念、范畴的自我分裂、自我对置、自相结合。而蒲鲁东则把辩证运动归结为简单地比较善恶、去恶存善，这样就使范畴失去了独立运动和内在生命力。范畴的顺序成了一种脚手架。蒲鲁东说：“我们说什么东西出现或者什么东西产生，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无论是在文明里还是在宇宙中，自古以来一切就存在着、活动着……整个社会经济也是如此。”^②蒲鲁东既否定了现实的历史，也否定了观念的历史，否定一切发展。这样，他就把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因素丢得干干净净，从而背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

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思辨辩证法时，研究了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相互制约性，研究了矛盾双方的不同地位和作用。蒲鲁东把资本主义的矛盾归结为“好”和“坏”、“富足”和“贫穷”的矛盾，他不懂得，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所谓“好”和“坏”、“富足”和“贫穷”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是相互制约、相互斗争的关系。财富是由贫穷产生的，富足是由不足造成的，反过来，资本主义形态的财富，也必然产生贫穷。就是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财富和贫穷这两个对立面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企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消除“坏”的方面、消灭“贫穷”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蒲鲁东也根本不懂对立双方的不同作用，企图采取消除“坏”的方面来解决矛盾，也是违反辩证法的。马克思认为，矛盾的两个方面是又统一又斗争的，“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任务，就是立即使辩证运动终结。”^③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已阐明，无产阶级作为贫困的

① 《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7页。

②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9页。

③ 《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6页。

方面,作为否定、破坏的方面,是革命的因素。在这里马克思进一步发展这一思想,阐明正是这一“坏”的方面、否定的方面反对“好”的方面、肯定的方面的斗争,构成了辩证运动的实质。这样,马克思对矛盾双方的同一、对立和斗争的特点,进一步作出了具体的阐述。

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唯心史观时,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社会历史过程,从正面科学地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蒲鲁东从思辨唯心主义出发,宣称历史是普遍理性或永恒理性的自我表现,理性决定历史,人不过是普遍理性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发展而使用的工具,而所谓普遍理性就是一些经济范畴、观念和原理,例如分工、竞争、垄断等等。在蒲鲁东看来,这些范畴、观念和原理是始终存在于永恒理性中的,现实的历史不过是这些范畴的实现。这些范畴、观念和原理,又是由“社会天才”发现的。因此,“历史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现代各种问题不是解决于社会行动,而是解决于他头脑中的辩证的旋转。”^①这样,他就把历史当成了观念的历史、当成“社会天才”创造的历史。

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这套谬论时,进一步论证了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人们的生产力固然是人们实践能力的结果,但它不是人们可以自由选择。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活动的结果,每一代人都利用前一代人所取得的生产力来为新的生产服务,这就形成了人们历史中的联系,形成人类的历史,而“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②。在这里,马克思不但进一步阐明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而且对生产力的内容作

①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29页。

② 《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7页。

出了科学的规定。他说明生产力不仅包括生产工具，而且包括革命阶级本身，这就科学地阐明了革命阶级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

蒲鲁东的社会历史观不仅是唯心的，而且是形而上学的。他谈论“永恒的理性”、宣扬资本主义永恒的经济规律，实际上否定了任何的历史发展。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这种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时，进一步阐明了历史的辩证法。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生产关系”的科学概念，又进一步阐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的辩证法，明确地提出了社会机体的观点。马克思指出，“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① 社会就是“一切关系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②。马克思揭示了这一社会机体即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发展的规律。他指出，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范围内从事生产的，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物质产品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③ 马克思还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

在这里，马克思揭示了社会机体各种因素之间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以及这种相互作用如何推动社会发展的图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构成了作为统一整体的社会机体。在社会机体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中，马克思特别强调了生产力的最终的决定作用，甚至象观念、范畴的产生和发展，归根到底也是由生产

①②③ 《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4、145、144页。

力的发展决定的;但这种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社会关系的中介。这就在社会历史观上彻底地坚持了唯物辩证法。

马克思还在批判蒲鲁东时,依据唯物辩证法,科学地解释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如分工、交换、竞争、垄断、平等趋向等等,特别是科学地阐明社会阶级的对抗和斗争及其历史的作用。马克思指出:“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①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抗,是由它们生活的经济条件决定的,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发展的,因而是不可调和的。马克思的结论是,阶级对抗最终将导致革命,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通过斗争和革命。“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②。

关于《哲学的贫困》的意义,马克思后来写道:“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一八四七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表述。”^③ 上述分析表明,马克思就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所作的成熟的科学的阐述,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二、新世界观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鲜明表述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委

①② 《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4、198页。

③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4页。

托而写的，是他们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为组织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产物。它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个科学纲领，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光辉著作，同时也是鲜明地表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纲领性文件。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1844年至1847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著作中，已经制定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共产党宣言》彻底地贯彻了这一世界观，运用它对社会历史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从而丰富、发展了这一世界观。

《共产党宣言》始终贯彻这样一个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活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的基础。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到现代，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和建立自己的统治，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了阶级斗争的历史。他们科学地证明，每一历史时代的社会的阶级结构和社会制度，是由该时代的社会经济生产所决定的。每一个社会形态都有其特有的基本阶级以及各个不同的等级，存在着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级。这种阶级结构的特点，是由古罗马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和中世纪封建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而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现代资产阶级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也同时产生了资产阶级的对立面，即无产阶级。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方式代替

了旧的。由于大机器生产的发展，资产阶级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不断增加资本，以至最后摧毁了封建的生产方式，并使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破产，使这些阶级中的大部分都降落到了无产阶级的地位。这样，整个社会就日益走向两极分化，日益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对立简单化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分析了每一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怎样决定该时代的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发展。他们指出，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资产阶级的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伴随着。在封建领主统治下的资产阶级是被压迫的等级，但随着工场手工业取代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它就成为等级制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而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就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地揭示了，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政治上也必然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力量。他们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① 他们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出发，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实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而考察了一定时代的社会经济生产怎样决定政治上层建筑的发展。他们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政治的集中。”^② 原先各自独立的、各有不同利益、

①②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3、255页。

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个地区，现在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这说明，经济的集中决定了政治的集中，政治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经济的发展决定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驳斥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攻击时，还具体考察了宗教、道德、哲学、教育、法和一般意识形态的阶级实质和发展变化的规律。他们批驳了资产阶级关于超阶级的观念、关于永恒真理的说教。他们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旧思想的瓦解和新思想的产生是经常发生的现象。当一个社会出现了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这就表明，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古代的各种宗教就被基督教所战胜。当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击败基督教思想时，革命的资产阶级正在同封建主义进行殊死的斗争。而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意识的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因此，意识形态发展的历史证明，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它们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的。意识的改变，是根源于物质生活条件改变的合乎规律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由此得出结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①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一般地叙述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而是具体地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怎样导致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们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具体分析了

^①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1—272页。

资本主义从产生、发展到必然灭亡的历史过程。他们指出，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即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资产阶级革命打破了这一桎梏，代之以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它在不到一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力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却无法支配这种生产力，它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出现。这说明，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严重地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了。为了克服这种危机，资产阶级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愈来愈少的办法。”^①因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是必然会走向灭亡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而且还产生了运用这种武器的人，即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是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而发展壮大起来的。现代工业把家长式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了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挤在工厂里的工人就象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工人象奴隶一般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和奴役。因此，随着工业的发展，不但加深了工人同工厂主的对立，而且锻炼了工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发展过程。

①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7页。

最初是个别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个别资产者斗争。他们捣毁机器，烧毁工厂。他们不是攻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而主要是攻击生产工具本身。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他们的利益和生活状况也愈来愈趋于一致，因而他们愈来愈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并且开始结合成更大的集体，结合成反对资产者的同盟。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愈来愈具有两个阶级冲突的性质。这种斗争的发展，促进和扩大了工人之间的团结；同时由于现代交通工具的便利，各地区的工人之间便建立了全国性的联系和团结。这样，由于有了这种联系，便有可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在斗争过程中，随着无产阶级觉悟的提高，他们还结成政党，组织成为阶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时，无产阶级主要的斗争目标是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而不再是反对生产工具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

无产阶级革命同过去的一切革命根本不同。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过去的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而无产阶级的运动则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要求消灭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摧毁至今保护私有制的一切。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决定了，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它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它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解放自己。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他们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分析时指出，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联

合而达到的革命团结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存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①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结局是: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即建立无产阶级的统治。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还没有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但他们已论证了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思想。

《共产党宣言》从始至终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地分析了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分析了历史上的社会形态、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从产生、发展到灭亡的过程。他们的分析表明,社会的发展是由社会的内在矛盾的运动、变化所推动的。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冲突,它们的斗争和转化,决定了资本主义由生气勃勃的上升时期走向了危机重重的没落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初期,他们在探讨矛盾规律时,比较着重阐明矛盾对立和矛盾斗争的不可调和性。现在,他们在强调矛盾斗争不可调和的同时,还具体分析矛盾双方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他们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在阶级利益根本对立的基础上产生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只有无产阶级最后战胜资产阶级,争得民主,这一矛盾才能解决。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除了指出这一点,还分析了这两个阶级之间矛盾斗争的发展过程,分析了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资产阶级是依靠剥削无产阶级而发展壮大起来的,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又生产了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

^①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3页。

级。对不断增加利润的追求，驱使资本家不断地扩大再生产；而随着生产的不断扩大，又进一步扩大和锻炼了工人的队伍，加深了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以至发展到资产阶级再也无法控制迅速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此时，资产阶级就由革命者转化为反动者，而无产阶级则由社会的最底层起而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旧社会的掘墓人，新社会的建设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具体分析，生动地表现了唯物辩证法是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

《共产党宣言》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个伟大纲领。它不是专门阐述哲学问题的。但它深刻、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崭新的世界观。列宁说：“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理论。”^① 列宁这一概括十分恰当地揭示了《共产党宣言》的哲学意义。

《共产党宣言》的显著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它正是通过分析现实生活的重大问题来表达哲学观点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地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它的问世，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成为工人阶级为争取解放而斗争的指南。

简短的结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伟大革命。这一哲学革命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根源和文化发展的原因，是同马克思主

^① 《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78页。

义哲学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革命的实践、同他们的天才条件分不开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对旧哲学的根本否定，它标志了旧哲学的终结。但是它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也必须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自己的学说过程中，批判地继承了人类认识史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特别是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优秀成果。但是，这种继承并不是毫无批判的兼收并蓄。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过程，就是批判旧文化、同旧文化决裂的过程，是根据工人阶级的实践检验、鉴别旧文化的过程。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过去的文化遗产的继承关系是不对的，混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旧哲学的界限更加是错误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经历了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由唯心主义向辩证唯物主义的转变，经历了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因此，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时期的著作，必须放在这个转变和发展过程中来考察。离开这一过程，就不可能正确理解这一时期任何一篇著作的意义，就可能对这些著作作出歪曲的解释，从而导致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过程，以至歪曲整个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这三个组成部分是有机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过程，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过程，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问题的探讨，促进了他们的哲学观点的产生，补充和丰富了他们的哲学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是完整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

过程,就体现了这一世界观的完整性、不可分割性。它的两个组成部分是相互交错、同时产生的。但是,它是适应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所面临的迫切任务,是要对社会生活进行唯物主义的分析,科学地论证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因此,他们当时研究的重点是唯物主义历史观,而这一研究的成果就是他们的第一个伟大的科学发现。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为无产阶级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理论武器。这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件。

第 二 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欧洲风暴时期的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经济学和军事学相结合的重大成果

(1848—1871年)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它发展的进程中，从 1848 年起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是在革命斗争和科学研究中运用、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期。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各国的革命运动广泛地开展起来。1845年至 1846 年因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农业歉收和 1847 年的工商业经济危机，加深了革命危机。1848 年初，意大利、法国、德国、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波兰等国相继爆发了革命。在法国革命中，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展开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伟大搏斗，这是欧洲革命的高潮时期。

1848 年革命失败后，革命转入低潮。在这以后的十多年里，资本主义经济在欧美等国得到迅速的发展，无产阶级的力量也随着增长起来。在新的条件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的发展，如何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团结欧美各国工人运动，就成了马克思、恩格斯面临的新任务。

1864 年，第一国际成立。在第一国际推动下，欧洲工人运动又

重新活跃起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方面给资本家带来了庞大的财富，另一方面给无产阶级带来了越来越大的贫困和苦难，从而导致了阶级矛盾的激化。1871年3月18日，爆发了巴黎公社革命，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

在革命高潮时期，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善于在革命实践中敏锐地分析革命形势，分析社会各阶级的动向，组织和领导革命运动，而且还善于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进行创造性的理论研究工作，根据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实践需要来丰富和发展理论。在革命低潮时期，马克思则致力于经济科学的研究，对资本主义进行科学的分析，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和逐步灭亡的规律，写下了《资本论》这部科学巨著。恩格斯则致力于军事科学的研究，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战争，研究战争，写下了一系列精辟的军事论文和著作。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著作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贡献。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 1848 年欧洲革命经验总结的哲学意义。 唯物史观的运用和发展

1848 年欧洲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一次革命，这次革命几乎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的各个国家。革命浪潮把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及其政党也都卷入了斗争的漩涡，各个不同阶级的本性和政治倾向在斗争中都得到了充分的暴露和反映。这次革命的性质和任务，虽然还没有超出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但是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无产阶级英勇地投入了斗争，发挥了积

极的作用，从而对于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深远的影响。

这次革命是在法国巴黎首先爆发的，随后又影响了德国，推动着德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亲身参加了这次革命，为革命作了大量的工作，而且深入地研究了这两个国家的社会历史、阶级状况，科学地分析了革命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联系，对这次革命的经验作出了高度的理论概括。如《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就是他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和总结革命事变的光辉文献。所以列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1848—1849年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时期，是他们生平事业的突出的中心点。”^①

马克思、恩格斯对法国革命和德国革命经验的总结，是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阐明和分析历史事件的典范。他们在分析复杂的历史事变时表现了惊人的洞察力。诚如后来恩格斯对马克思所作的评价那样：“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正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② 这些总结不仅揭示了欧洲革命的实质和规律，而且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一、深刻分析革命发生的社会 经济根源，进一步丰富经 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

唯心史观从来都是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人的恶意煽动，

① 《反对抵制》。《列宁全集》第13卷，第20页。

② 《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16页。

归咎于少数领袖人物的偶然的~~行为和动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切历史上的斗争，都根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根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所规定的各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因此，革命发生的原因“不应该从几个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①，从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去分析。

马克思指出，法国二月革命的直接起因是围绕着改革选举制度而进行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直接对立的是金融贵族和工业资产阶级，站在工业资产阶级一边的还有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二月事变原先的目的“只是要争得选举制度的改革，以求扩大有产阶级内部享有政治特权者的范围和推翻金融贵族独占的统治。”^②但是，七月王朝拒绝改革选举制度的要求，这就导致二月革命的爆发。二月革命宣布成立共和国，一切有产阶级都跟金融贵族同等获得了参加政权的机会。资产阶级篡夺了二月革命的胜利果实，对无产阶级提出的社会改革的要求不仅没有采纳，反而日益加紧向无产阶级进攻。这就激起无产阶级的反抗，爆发了六月起义——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大交锋。

马克思认为，法国革命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当时法国经济发展的状况。他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③当时法国在金融贵族的统治下

①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01页。

②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09页。

③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88页。

爆发的经济危机不仅使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受到损害，使大批小资产者遭到破产，而且使无产阶级遭受到更深重的压迫和剥削，使社会生产力的正常发展遭到破坏，因而造成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产生了法国的二月革命。同样，德国革命的发生也是当时德国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法国和德国革命的经济、政治原因时，阐述了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理论。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①在这里，马克思明确地把所有制形式确定为社会的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又决定着国家、法和各种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性质。如果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就会引起革命。1849年2月8日，马克思在出席科伦陪审法庭受审时的发言，通过具体论述法和经济基础的关系，进一步阐发了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他指出，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法律应该是由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如果违反社会发展的新的需要而保存旧的法律，就会引起社会危机和政治革命。

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十分重视研究上层建筑的作用。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几乎都是阐述政治斗争和政治事件的特殊作用的。马克思指出，法国的国家机器，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这个寄生机体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同时，它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以往的“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毁坏。那些争夺统治权而相继更替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

①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29页。

视为自己胜利的主要战利品”^①，以利用这个国家机器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马克思还具体分析了思想、传统观念的作用。他指出，人们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历史，而是在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进行创造，因而“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②历史上的改革往往借用过去起过作用的思想、口号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马克思正是在全面分析法国革命中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后，深刻地揭示了这次革命发生的必然性，同时又精辟地分析了这次革命不可避免的软弱性。二月革命的口号是博爱。这反映了当时各种反对王权的力量之间的矛盾还没有充分发展，无产阶级还不够成熟，还对资产阶级存在着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二月革命只能是一次带有软弱性的人道主义的事变。在这样的革命中，政权必然是逐步地从比较急进的派别转到更为温和的派别手里，最后导致议会的灭亡和帝制的复辟。因此，马克思认为法国革命是沿着下降的路线行进的。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着重阐明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在这里，他们通过对革命时期国家、政党、思想和革命的作用的分析，同时又阐述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他们还运用这一理论，精辟地分析了法国革命发生、发展的特点和必然性。这一切都是对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①②}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92、603页。

二、研究法国和德国的阶级斗争，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

在1848年革命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对法国和德国的阶级斗争都进行了具体的考察分析。但他们特别着重地研究了法国阶级斗争的情况。在他们看来，法国的阶级斗争在欧洲具有比较典型的意义。法国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它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和阶级斗争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政治形式，也表现得最为鲜明。法国的大革命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它国家所没有的。而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它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在1848年至1850年的革命中，法国各阶级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它们的矛盾斗争，都充分地反映出来。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着重地分析了法德两国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揭露了他们既要享受革命果实，又极端害怕革命的矛盾状态，深刻地阐明了他们的软弱性、反动性以及最终失败的必然趋势；而且还科学地分析了法德两国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揭示了他们各自的地位和特点。正是在这样全面的阶级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从方法论上作出了在实际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各阶级、各政党的重要结论：“正如在日常生活中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①

^①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29页。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考察法国和德国历史的和现实的阶级斗争，深刻地揭示了这种斗争同各阶级生存的经济条件的必然联系，以及这种斗争发展的历史趋势。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给约·魏德迈的信中指出：“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①

这一概括，既实事求是地指出了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早就从历史上和经济上分析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事实，肯定了他们的历史功绩，又完整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同一切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学说的主要区别，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新贡献。法国复辟时期历史学家雅·尼·奥·梯叶里（1795—1856）、弗·奥·玛·米涅（1796—1884）、弗·比·吉·基佐（1787—1874）曾经指出，财产关系是阶级斗争的原因，各个政党之间的斗争，是为了各阶级财产上的利益而进行的。但是，他们看不到人们的财产关系是受生产方式所制约的。他们在阶级起源问题上采取唯心主义征服论的观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1772—1823）也曾经指出，社会是由土地占有者、资本家和工人这三个阶级组成的，并且从经济上进行了分析，但他断言工人和资本家的存在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永恒的必要的现象，同样陷入了唯心主义。马克思批判地吸取了上述思想家的合理的东西，并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32—333页。

斗争学说。

马克思所概括的第一点，不仅坚持了唯物史观关于阶级的产生和存在都必须依赖于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基本观点，反对唯心史观的各种谬论，而且揭示了阶级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揭示了资产阶级及其社会制度的暂时性，批判了那种认为资产阶级赖以进行统治的社会条件是永恒的、是历史的极限的形而上学观点。这就是在阶级的产生和存在的问题上既坚持了唯物论，又坚持了辩证法。马克思所概括的第二点，深刻地揭示了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和阶级斗争发展的规律，把阶级斗争的发展同无产阶级革命的核心问题联系起来，从而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家的阶级斗争学说之间的原则界限。马克思所概括的第三点，指明了阶级斗争的前途和社会发展的方向，科学地论证了阶级这个历史范畴的暂时性和过渡性，阐明了消灭阶级必经的途径。可以说，马克思所作的三点理论概括，完整地阐明了阶级从产生到消灭的全过程，阐明了这一全部过程的发展都是由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决定的。在这里，马克思把阶级社会的发展、阶级斗争的进程、消灭阶级的途径作了十分鲜明透彻的表述。

三、精辟地分析法国革命和德国革命中的历史人物的活动，阐明个人和阶级的关系

才能平庸、在政治斗争中屡遭失败的路易·波拿巴，在1848年12月却能以压倒的多数戏剧性地当选为总统，三年后又进行了成功的政变，接着只用一年的时间就复辟了帝制，使法国革命开了倒车。对此，应该怎样解释呢？

马克思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一定的国家政权及其代表人物的。他认为，必须透过现象抓住本质，透过个人的思想、活动

揭示其所处的阶级地位和所代表的阶级利益。马克思在谈到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时指出：“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①

关于路易·波拿巴，马克思则是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这样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首先，他着重分析路易·波拿巴怎样利用农民的保守性而骗取了农民信任。从小农的经济地位来看，他们差不多过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生活。个体经济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无法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而“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失去的福利送还他们。”^②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这些农民不是力求摆脱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而是想巩固这些条件和这种小块土地；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而是拘守这个旧制度并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他们和他们的小块土地并赐给他们以特权地位。因此迷信拿破仑，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波拿巴去处置，正是农民保守性的表现。

波拿巴之所以能击败秩序党而爬上皇帝的宝座，还有他个人的原因，同他本人的品质和特点是密切联系着的。波拿巴是流氓

①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32页。

② 同上，第694页。

无产阶级的首领，他所依靠并用来进行党派斗争的是一个叫做十二月十日会的秘密团体。在这个团体里，除了一些来历不明和生计可疑的破落放荡者以及资产阶级败类中的冒险分子之外，还有一些流氓、浪荡游民等不固定的人群。波拿巴就是把这些由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看作他自己的唯一的依靠。因此，他能用下流手段进行斗争。

波拿巴的政权不可能是巩固的，它必然陷入不可自拔的矛盾当中。他要把自己扮演成法国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就不得不把整个法国的一切据为己有，从而才能把法国的一切财产作为他买卖的对象，把军队和政府中的每一个位置作为他收买的手段。因此，波拿巴政权就日益被那些来历不明的流氓和声名狼藉的浪荡者所充塞，波拿巴本人也就日益被那些自相矛盾的要求所折磨。他不得不每天举行小型的政变把自己扮演成拿破仑的替身，这就使整个法国经济陷于全盘混乱的状态，侵犯了一切在1848年革命中看来是不可侵犯的东西，从而逃避不了最后覆灭的命运。

马克思的分析表明，一个阶级的代表人物的思想和活动，总是受他所代表的阶级的物质利益所制约的。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对于正确地认识历史人物，分析历史发展的动因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马克思的不朽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一部把人物分析和历史分析相结合的典范，也是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典范。

四、总结法国和德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发展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马克思对1848年6月法国巴黎工人的武装起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深刻地揭示了这场斗争的实质是为保存或消灭资产阶级制

度而进行的战斗。六月起义被残酷镇压的血的教训，使无产阶级认识到：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许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能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在一开始企图实现的时候就会成为罪行；因此绝不能对资产阶级的国家存在幻想。马克思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①

怎样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实现工人阶级专政？马克思在总结 1848 年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的著名论断，指出必须通过革命手段，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才能解放无产阶级，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马克思考察了法国社会从封建制度崩溃到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考察了这段历史中庞大的国家机器演变的具体情况，其中法国的政权形式虽然几经变革，从民主共和国变为议会共和国，又从议会共和国变为军事独裁统治，但是这一切变革都只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毁坏。因此，统治者可以不断地变换更替，而劳动人民被剥削、受压迫的处境却不能根本改变。无产阶级革命则不同，它必须从根本上毁坏和打碎原有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使最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工人和农民得到解放。马克思还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建立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他指出，“法国农民一旦对拿破仑帝制复辟感到失望时，就会把对于自己小块土地的信念抛弃；那时莫立在这种小块土地上面的全部国家建筑物，都将会倒塌下来，于是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②马克思在这里提出的打碎国家机器和实现工农联盟的思想，就是从总结法国革命中得出的重要结论，也是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主要内容。

①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17页。

②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99页注一。

马克思、恩格斯以德国革命半途而废的失败为借鉴，具体分析
了德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对企图在民主革命取得胜利时便赶
快结束革命的态度。在1850年3月《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
盟书》中，提出了“不间断的进行革命”的口号，要求把民主革命及
时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中，又进一步阐明了这种“不断革命”的思想。他指出：“这种社会
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
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
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
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①可以
说，“不断革命”的思想和口号是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的体现，是
在社会革命问题上坚持辩证唯物论世界观的体现。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创造性地
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它的历史唯物主义。这不
是偶然的。只有实践才能推动理论的发展，并赋予理论以活力。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欧洲风暴到来之前，还较多地停留在理
论探讨和研究的阶段，而当欧洲风暴到来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则
进入从理论向实践飞跃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接受这样大规模
的革命实践的检验，还是第一次；被用于这样尖锐复杂的大范围的
实际斗争，也是第一次。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
的学说，必然要被提到重要的位置上来，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
展。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79—480页。

第二节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

《资本论》中的哲学问题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开始于1843年,一直到1883年逝世时为止,历经四十年的时间。《资本论》的写作年代,正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完成产业革命之后,特别是欧洲经过1848—184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在法国、德国、奥地利和欧洲其他国家迅速发展起来。现实生活要求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发展规律作出科学的理论分析,与此同时,欧洲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也要求批判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国家制度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因此,经济科学的研究被提到了重要地位。这时,由于革命处于低潮时期,马克思也就有可能集中较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资本论》就是这一研究的伟大成果。

《资本论》不仅是伟大的经济学著作,同时也是具有丰富内容的哲学宝库。探讨《资本论》中的哲学问题,对于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一、《资本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论证

恩格斯说:“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①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马克思就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对蒲鲁东的社会主义,对资

^①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74页。

本主义制度，以及对以往的政治经济学进行了革命性的批判。在这些基本观点经过 1848—1849 年革命实践考验之后，马克思又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了全面的深入的考察和研究，通过《资本论》的科学阐述，进一步证明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科学原理。列宁说：“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①。

在历史观上，德国古典哲学、包括费尔巴哈在内都是唯心主义的。唯心史观用精神的东西来解释历史，因而不可能科学地说明历史。马克思同唯心史观相对立，他根据人们的社会物质关系去说明法律、道德、宗教等意识形态。马克思在 1859 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了经典的概括。这就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② 马克思这一科学的概括以及在此基础上所阐发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等等，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马克思通过深入地、具体地剖析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最复杂的社会经济形态和它的发展规律，通过剖析个别，进一步检验、证实和发展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为了阐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马克思分析了资本的原

①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一卷，第 10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 82 页。

始积累。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一过程说明，在封建社会内部，由于商品生产的内在规律，最终造成了两种极不相同的商品所有者：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们要购买别人的劳动力来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总额；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即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以前，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现在，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已经分离。“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①

为了阐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马克思进一步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在揭示剩余价值的生产中，马克思把资本家的预付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不变资本是指生产资料，即原料、辅助材料、劳动工具的部分。在生产过程中，它们并不改变自己的价值。可变资本，即购买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这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价值。因为它除了再生产自身的等价物（以工资形式表现的）之外，还生产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即剩余价值。因此，近代这两个阶级的矛盾是根基于物质生产之中，是由于物质利害而根本对抗的。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对抗性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不断地加深。它表现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过程日益社会化，而产品的占有形式却仍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资本主义生产所经过的协作、工场手工业和大机器生产等的重要阶段，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在不断变更、不断革命化。这就说明，变革这种所有制的社会革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孕育着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发展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历史分析证明，资本主义社会也和自然界的发展一样，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①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3页。

《资本论》阐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同一切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包括古典经济学在内)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合乎“理性”的、“永恒”的观点相反,马克思认为,一定的生产关系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和一切客观事物一样,也有其产生、发展和死亡的自然历史过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生动地、具体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化发展的内在原因,首先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①反过来,改变了的生产关系又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我们在资本主义的协作到工场手工业的转变中,在工场手工业到大机器生产的转变中看到的变化。这种变化都是由生产力发展所引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各个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大限度的剩余价值,在生产中首要的办法是更细的分工,更全面地运用和经常地改进机器,从而不断地提高生产力。可是“分工必然要引起更进一步的分工;机器的采用必然要引起机器的更广泛的采用;大规模的生产必然要引起更大规模的生产。”^②资本家的竞争所导致的生产力的发展,终有一天达到为它的生产关系所不能容纳的时候。那时,革命就要到来,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就会取而代之。这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发展的必然规律。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经济关系和法的关系,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做了完全颠倒的分析。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一部分人必须不倦地劳动、另一些人却可不劳而获的现象,说成是合乎天性的,是由法律所规定的文明和秩序。无政府主义者蒲鲁

①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4页。

② 《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75页。

东从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法的关系中提取出永恒公平的理想，然后用这种理想来改造现实的商品生产和各种经济关系。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共同的东西，就是把法和各种观念看成是永恒的、创造一切的东西。马克思批判说，他们不了解“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所以，范畴也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这是历史的和暂时的产物。”①

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它并不是消极的、被动的，它对经济基础具有积极的反作用。马克思着重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问题，他指出：“资本在它的萌芽时期，由于刚刚出世，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关系的力量，还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榨取足够的剩余劳动的权利。”② 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还表现在自由贸易的立法方面，例如英国在 1846—1847 年废除了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谷物法，棉花和其他原料的进口税也取消了，自由贸易被宣布为立法的准则。自由贸易的立法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

《资本论》全面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它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躯体描绘得有血有肉，把各类资本家的面貌描绘得神态活现，正如列宁指出的：“这一著作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活生生的东西向读者表明出来，将它的生活习惯，将它的生产关系所固有的阶级对抗的具体社会表现，将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政治上层建筑，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之类的思想，将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都和盘托出。”③

①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 年 12 月 28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 327 页。

②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300 页。

③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一卷，第 9 页。

正象达尔文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一样，马克思的“《资本论》不是别的，正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①以往的历史观，被偶然性和唯心主义所统治，而现在的历史观，由于《资本论》的问世，已经可以由经验事实所确定，并且成为有规律可循的科学了。

二、《资本论》中的唯物辩证法思想

马克思非常重视对辩证法的研究。早在1858年，马克思就打算写一篇专门论述辩证法的大纲，遗憾的是他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但是，他给我们留下了《资本论》，这是用唯物辩证法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光辉典范。一般寓于特殊之中，《资本论》中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具有普遍的哲学意义。

《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矛盾的分析

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资本论》的根本特征。《资本论》对商品的分析，就是采取矛盾分析的方法。马克思把商品这个统一物分解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并对它们逐一加以分析，然后在它们的统一中揭示出商品的本质。他说：“商品是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方面来考察的，每次考察一面。可是，作为商品，它直接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②商品作为使用价值，它和人们的生产关系无关。商品的这一方面，是社会财富的物质内容，它对各个社会是共同的。而商品

①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一卷，第9页。

② 《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30页。

的交换价值则不同，它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至少有一部分劳动产品必定是有意为了交换而生产的。从那时起，“物满足直接需要的效用和物用于交换的效用的分离固定下来了。它们的使用价值同它们的交换价值分离开来。”^①

商品具有交换价值，就是因为它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东西”，这共同的东西就是价值——商品价值。由交换价值进到价值的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商品生产的矛盾。如果说，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中，我们看到的是生产和消费的分离；那么，在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中，我们就会看到，当商品的价值不能实现时，商品虽然有使用价值也不能被使用了。商品的这种矛盾，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中就会集中地表现出来。

在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之后，马克思又进一步分析了劳动的二重性，他认为劳动二重性是商品二重性的根源。马克思指出，对于不同使用价值的生产，不仅原料不同，就是劳动手段、操作方式等也是各异的。这种有用劳动叫做具体劳动。作为商品的价值则相反，它们都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创造商品的价值劳动是抽象劳动。作为商品的劳动，既表现为异质的具体劳动，又表现为同质的抽象劳动。这种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对立统一，决定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

只有通过劳动二重性的分析，才能进一步揭示出社会劳动和私人劳动的矛盾，才能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生产过程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反映着发展的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资本论》矛盾分析的重要内容。

^①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6页。

在欧洲历史上，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协作、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在这三个阶段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各有其特点。

资本主义协作，是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在这一阶段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已经出现：一方面，协作使分散的劳动过程转化为一个社会过程，表现了生产力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这一提高所带来的利益却为资本家所独有。

以分工为特征的工场手工业引起了工人和生产工具的重大变革。在工人方面，分工使工人终生从事同一的简单操作，劳动更隶属于资本，劳动强度更大地提高。在工具方面，分工引起的是工具的专门化。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具有新的特点：个别企业生产的有计划性和全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进一步加强，工人变成畸形物，生产者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受到压抑；生产过程更加社会化和生产资料愈益转化为资本。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又促进社会的财富日益集中于资本家私人的手中，促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地加深。

资本主义通过产业革命，建立了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生产。资本主义产业革命，是一个因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而自发地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它的重要特点是：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必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这种连锁反应，反映了社会生产过程的内部联系，表明了日益导向生产过程的社会化。这个过程也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激化的过程。

马克思基于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得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的结论。资本主义通过协作、工场手工业和大工

业的不同发展阶段，一方面把原来各自分散的生产资料和生产过程，转化为强大的生产力并使生产过程社会化，另一方面却把这种已经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和生产过程集中于少数资本家手中。这是一种对抗性的矛盾，它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是无法解决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必然的历史道路。

《资本论》对量变质变辩证联系的分析

《资本论》对于质和量的辩证关系的考察，是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质和量的规定开始的。马克思首先分析了使用价值的质和量。他指出：“每一种有用物，如铁、纸等等，都可以从质和量两个角度来考察。”^①作为质，使用价值是各不相同的；作为量，它们测定的尺度也是各异的。每一种有用物的质和量是它的自然属性。它的发现和使用，是历史的事情，属于自然科学的范围，和社会的生产关系无关，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同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注重商品价值量的分析相反，马克思首先注重价值质的分析，认为这具有重要的意义。他认为，“不同物的量只有作为同一单位的表现，才是同名称的，因而是可通约的。”^②什么是商品价值的质呢？即“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在这里，劳动产品的各种特殊性质和各种有用劳动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是它们所共同的东西，所以它们才能相互比较。

价值的量又是怎样计量的呢？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但这不是说越懒、越不熟练，商品的价值就越大。在这里，商品价值的大小不是由个别生产者自己所化费的劳动时间来决定的，而是把各种具体劳动还原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把同类产品所消费的劳动时间统一看待，其中每一商品的劳动时间

①②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8、63页。

只是平均值。这就是说,只是社会的必要劳动量,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生产同一个使用价值所必须的劳动时间。研究商品价值的质和量的规定及其矛盾发展,是政治经济学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由货币到资本的转化就是由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资本是货币,而货币却不一定是资本;由货币到资本,只有分析它们之间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过程,才能把它们区分开来。“作为货币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的区别,首先只是在于它们具有不同的流通形式。”^① 它们的区别,表现在两种不同的流通公式上: $W-G-W$ (商品——货币——商品) 与 $G-W-G'$ (货币——商品——有增殖额的货币)。在简单商品流通中,商品是起点和终点,其目的是去交换另一种使用价值的商品。当货币最后转化为另一使用价值时,就最终被花掉了。而在作为资本的货币流通中,货币是起点和终点,流通过程的目的就在于货币的自行增殖。因而按其使命来说,这种货币已经是资本。

货币转化为资本虽然表现在流通中,但它却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也是充满量变、质变的过程,由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不同,因之一定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最低限额也是不同的。就是在同一的发展阶段上,由于生产部门、技术条件等等的不同,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最低限额也是各异的。总之,量变转化为质变的规律既不能套用,也不能归结为一些实例,它是我们具体分析事物的科学方法论。

《资本论》中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阐发

从资本到剩余价值的生产,经历着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马

①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8页。

克思关于产业资本运动的公式，就是揭露这一自然过程的。为了说明这一过程，马克思分析了资本总公式，即 $G-W-G'$ 的矛盾。从货币到商品不仅是自然形态的变化，而且在质上表现为买。这是第一个否定。从商品又到货币，在质上表现为卖，其结果是带有增殖的货币。这是否定之否定。资本总公式只是从总过程上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生产，但却产生了一个矛盾：它和等价交换相矛盾。等价交换不产生剩余价值，于是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产业资本的运动公式： $G-W\left\{\begin{smallmatrix} A \cdots P \cdots W' \\ P_m \end{smallmatrix}\right. -G'$ 。这个公式是资本总公式的扩

充，它把生产过程加了进来。这里 W 被分解为 A （劳动力）和 P_m （生产资料）， P 表示生产过程， $\cdots$ 表示流通的中断。其中 P_m 只是把其价值一次或多次地转移到产品中去，它不产生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由劳动力创造的，于是剩余价值的秘密被揭示出来了。在这个公式中，起点和终点都是货币。由于产业资本的运动能增殖货币，因而这种运动是没有止境的。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条件下，资本循环的这种否定之否定就始终存在下去，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规律。

诚然，剩余价值的生产不仅存在着，而且发展着，它促进了更大范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的理论就是揭露这一自然过程的。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所建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资本在 $G-W-G'$ 的无限循环中，它的积累有一个必然的历史趋势：生产资料的日益集中和劳动的日益社会化，总有一天达到同它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外壳不相容的地步。那时，这个外壳就要炸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这就是否定之否定。

在《资本论》中，从商品生产开始，否定之否定规律就在价值形式中存在着，又在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中，以 $G-W \left\{ \begin{smallmatrix} A \\ P_m \end{smallmatrix} \right. \dots P \dots W'$ — G' 的形式无限发展着。正是这种发展又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身的否定”。马克思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证明否定之否定规律是一个客观的普遍规律。

综上所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既应用了对立统一规律，又应用了量变质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它们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整体。这样，马克思通过科学地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体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

三、《资本论》中的辩证逻辑问题

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① 抽象的方法，就是以抽象思维为特征的辩证逻辑的认识方法。《资本论》的任务，在于科学地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通过大量材料的研究，形成了各种科学概念或范畴，并根据它们的发展所表现出来的联贯性，将它们有秩序地联系起来。马克思的叙述方法是在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② 马克思的叙述方法，就是辩证逻辑的方法，即是将事物的发

① 《资本论·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

② 《资本论·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3—24页。

展在概念的逻辑中反映出来。《资本论》正是以这种辩证逻辑的方法，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经济关系以概念的逻辑呈现在我们面前的。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①因此，它是思维运动的逻辑，是思维由抽象概念向愈益具体的概念运动的认识规律。

辩证逻辑所说的“具体”，不是指那些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感性物，而是指思维中的具体，是指已经认识、理解了具有丰富内容的具体。“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②这里所说的抽象，是与多样性统一的具体相对立的，它是思维所把握的对象的一个侧面、一种规定，因而也是认识具体的一个步骤或阶段。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就是认识从简单到复杂、从片面到全面、从初级本质进到更高级本质的发展过程。《资本论》的逻辑方法就是这样从商品到货币，从货币到资本和剩余价值，从绝对剩余价值到相对剩余价值和二者的统一，从剩余价值到隐藏着它的工资，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到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逻辑的起点是作为资本主义的“细胞”的商品，其终点则是资本主义积累的普遍规律。这就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在这里，具体和抽象都是思维把握现实的一种逻辑方式。

认识由简单的抽象到丰富的具体，是一个逻辑上升的辩证过程。这个辩证过程有如下一些特点：

首先，这是一个许多规定的综合过程。马克思说，因为具体是多样性的统一，所以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

^{①②} 《导言·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8页。

果”。^①综合是具体这个多样性统一的再现。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析,得到了剩余价值这一本质的认识,这是利润、利息、地租的基础。只有通过综合,才能把利润、利息、地租那种具体情况推导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阐明剩余价值的本质,而把利润、利息和地租放在《资本论》第三卷来表述的原因。马克思说:“李嘉图的错误恰好是,他在论价值的第一章里就把尚待阐明的所有一切范畴都预定为已知的,以便证明它们和价值规律的一致性。”^②这种方法是错误的。“我首先研究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所有这一切(指地租、利润、利息等。——引者)都还没有区分开来,可以说还处于融合状态中。”^③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运动的第二个特点是,逻辑上升的过程也就是辩证扬弃的过程。《资本论》的逻辑是从商品的价值开始,而在货币的关系中,却以扬弃的形式包含了商品的价值关系;在资本的关系中,又以扬弃的形式包含了货币的关系;剩余价值又以扬弃的形式包含了资本的关系,如此等等。总之,凡较为具体的关系,都以扬弃的形式包含着以往较为简单的关系。

认识的这种辩证扬弃的过程说明逻辑上升不能跳跃,不能不经过中间环节而从简单范畴跳到较为发展的具体范畴。比如,不能跳过货币范畴从价值直接达到资本或剩余价值范畴。再比如,价值是一个抽象范畴,而利润、生产价格、绝对地租等等则是一些较为发展的具体范畴,它们不过是价值的各种不同转化形态;可是,如果否定它们的中间环节,自然只会看到它们之间充满了各种

① 《导言·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8页。

②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8年7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69页。

③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8年1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64页。

矛盾。因此,认识的辩证扬弃的这一特点,说明认识象上楼的阶梯那样是逐步上升的。

逻辑上升的第三个重要特征是范畴的变异性或概念的灵活性。抽象范畴和具体范畴在思维运动过程中不是不变的,而是随着思维的进程不断地发生变化。比如,在分析货币的过程中,它对于资本、雇佣劳动来说,自然是一个抽象的范畴;可是,它对于商品及其价值来说,又是一个发展了的比较具体的范畴。资本对于剩余价值是一个抽象范畴,而对于货币、价值来说又是一个具体范畴。剩余价值也是这样,它对于象利润、利息、地租来说是抽象范畴,对于资本、货币来说又是具体范畴。

抽象范畴和具体范畴的相互转化是通过矛盾运动来实现的。对从价值到货币的考察是在商品的交换中来进行的。在这里,马克思考察了价值形式的矛盾运动,这种矛盾运动由于货币的出现而得到了解决。价值这一抽象范畴便进到比较具体的货币范畴。在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中,货币本身并不能运动,它只有和特殊商品——劳动力相对立相联系,并且在流通和生产过程中,才具有现实性。货币所有者在流通中购买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使二者相结合并创造出剩余价值。这样,货币不再是抽象的范畴,它已为比较丰富的具体范畴资本来代替。在《资本论》中,一切经济范畴都是在运动中来把握的,不能当作静止物来理解。

《资本论》第一卷主要是考察剩余价值的生产,它从最简单的范畴——商品开始,逐渐展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种经济范畴。但是生产只是资本主义经济整体的一个方面,它还有另一重要方面,即资本主义的流通过程。没有流通过程,剩余价值生产及其实现都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流通过程也可以说是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它较之生产过程来说是更具体、更高的阶段。资本主义的流通过程就是《资本论》第二卷考察的主要内容。这一卷主要包括两个

部分：个别资本流通的形式与条件和社会总资本流通的形式和条件。二者也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对个别资本流通的考察还是一种纯净的抽象形式，而在社会总资本的考察中则是把大批个别资本流通综合为社会总资本的流通，因而它是更丰富、更具体的形式。《资本论》第三卷考察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流通的统一，它的主要内容可以说是论述剩余价值在各个剥削集团之间的分配。在这一卷中，马克思以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逐一考察了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和生息资本以及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等等范畴。这样，通过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方法，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流通和分配的情况，真正作为一个被思维所把握了的思维具体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了。《资本论》就这样十分深刻而真实的再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具体。

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过程，在逻辑的内容上必须是和历史相统一的。马克思说：“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①他举劳动这个范畴为例说，在经济学上，劳动作为现代范畴，人们对它的认识（抽象），是随着生产的发展不断深化的。重商主义把财富的源泉看作是商业劳动；重工主义则看作是工业劳动；重农学派则把农业看作是创造财富的劳动。到了亚当·斯密则大大地前进一步，他认为创造财富的就是劳动。他所说的劳动，既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工业或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也是那种劳动，即是说，这个劳动已具有创造财富的抽象的一般的性质。马克思说：“劳动这个例子确切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

^① 《导言·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0页。

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①

逻辑的内容必须符合历史的发展。但是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前进的。如果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乱思维的进程,因此只有逻辑的研究方式才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这种逻辑方式又不能是任意地,它是历史的概括和总结。

逻辑的和历史的相统一的方法,是在研究大量材料的基础上,以概念、范畴的形式,观念地反映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因此,它不同于照相式的反映,而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逻辑的起点和历史的起点相一致。我们上面分析过的商品,对于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等等这些经济范畴的关系来说,它既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的起点,也是研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范畴的起点。脱离开资本主义社会,它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统一性。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是具体的统一,反映了真理的具体性。

逻辑的起点和历史的起点相一致是矛盾的一致。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的统一,由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等等的转化,都是矛盾的转化过程。这些范畴的矛盾转化,以其简单、明了的形式表现了历史的必然过程。

逻辑对历史的反映是经过修正的反映。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不是一个跟着一个的现象的一致,而是本质的统一。恩格斯说:思想进程的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②。

① 《导言·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3页。

②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2页。

通过逻辑的“纯粹演绎式的叙述”或“理论模型”去反映事物的历史发展，是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的重要特点。马克思对价值形式的考察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一。他研究了交换发展的历史过程，从偶然的价值形式开始，证明了随着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价值形式依次地、合乎逻辑地发展为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最后发展到货币价值形式。所以列宁说，这里所作的是“抽象的、有时好象是纯粹演绎式的叙述。”^①这种在大量事实基础上的“理论模型”的叙述方法，不是远离了历史，而是更接近了历史，反映了事物的本质。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除了运用从抽象到具体、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逻辑方法外，还运用了我们所熟悉的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等逻辑方法，它们一起构成了《资本论》中的辩证逻辑的统一的认识方法。马克思说：“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②。辩证逻辑的方法使《资本论》形成统一的艺术整体，因此，当我们认识了这一方法及其特点的时候，它将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资本论》的内容及其重要的哲学方法论的意义。

第三节 恩格斯对军事科学的研究。恩格斯 军事著作中的哲学思想

通过 1848 年至 1850 年的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深切感到军事斗争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意义。所以，在马克思紧张地

① 《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590 页。

②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5 年 7 月 31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第 135 页。

研究经济科学的同时，恩格斯长期地对战争和军事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十九世纪，战争连绵起伏，极为频繁，诸如俄伊战争、俄土战争、拉丁美洲和亚洲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战争、土埃战争、中英鸦片战争以及各国人民反对统治者的武装起义等等。面对这些战争，怎样认清它们的性质，怎样对待它们，怎样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又怎样创建无产阶级的军事科学等等，这是摆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一项极其重大的历史任务。恩格斯为此付出了艰巨的劳动。他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写了大量的军事评论和军事论文，为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奠定了基础。

一、恩格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研究军事科学

早在1849年6—7月，恩格斯参加了在巴登和普法尔茨进行的战斗。他作为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军志愿部队指挥官奥古斯特·维利希(1810—1878)的副官，不仅参与了作战计划的制定，而且直接参加了四次会战。此后，恩格斯就把研究军事问题看作是自己的特殊责任。他对当时世界上发生的许多战争，如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1857—1859年的殖民地战争和印度起义，1859年的意大利战争，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1866年的普奥战争，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等等，都给予了密切的注视，作出及时的评论，从政治上、军事上进行了科学分析和理论概括。恩格斯是从战争中研究战争的，他对军事科学的研究始终贯彻了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正如马克思所评价的那样，恩格斯所写的一系列军事评论和军事论文有高度的说服力，“非常令人信服”^①。

^① 《马克思致斐·拉萨尔(1859年2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62页。

恩格斯是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军事理论家。他既有直接的实战经验,又有专门的军事知识和理论素养,他的重大贡献是创立了科学的军事学术史和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他科学地分析了军队的起源、阶级本质、使命及其发展的历史,分析了各兵种建设和组织的历史,分析了各种武器发明和发展的历史,例如步枪史、舰队史、军队装备史、筑城工事史等等,分析了战略战术的历史,分析了军队教育、训练制度的历史,分析了杰出的军事将领在战史和军事学术发展中的地位等等。恩格斯的军事著作涉及到战争、军队和军事科学的众多的内容和方面,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军事问题的杰出的典范。

恩格斯用很大的精力研究军事问题,是革命斗争的需要,是从无产阶级如何更好地坚持战斗,彻底战胜资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任务出发的。早在1849年2月,恩格斯就明确地肯定了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他指出:“没有暴力,没有坚定不移的无情手段,历史上任何事情都是不会成功的”^①。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人应该拥有武装和严密的组织。他们十分重视研究无产阶级武装起义的艺术,把它当作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研究军事科学的指南,但不是套语和标签,它不能代替军事科学本身的研究。恩格斯曾经尖锐地批评过威廉·维利森(1790—1879)写的《关于1831年俄波之战中运用的大规模战争的理论》一书,指出这本书中“哲学论述多于军事科学,对大部分是不言自明的东西,却以冗长的和大量的旁征博引先验地加以论证,而且中间还夹杂一些关于简单和复杂以及

① 《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33页。

诸如此类的对立面的最学究式的论述。”^①这种在军事科学中写哲学讲义的做法，既不能推进军事科学的研究，更谈不上揭示战争发展的规律，只不过是哲学概念的游戏罢了。

恩格斯对研究当代的战争问题和军事问题，或过去的战史问题，都强调要从大量的军事资料和军事文献入手，从掌握实际的情况入手。他在研究军事问题时，对自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了解实际的、确实存在的东西，而不是一些无人承认的天才们的体系或臆造物。”^②

恩格斯为了研究当代的战争情况，不仅用各种办法收集战区和作战双方的地图、作战计划和各项有关的专门资料，并且每日每时地关注着电讯报道中的战争动态。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轻易对事态的发展作出评论和判断，而必须等到有了较详细的报道和充分的根据以后，才动手写作。恩格斯在谈论任何一个军事问题时，都要求自己成为这门军事知识的内行。他钻研过诸如基本战术、筑城原理、野战工事、军事工程、各种类型的桥梁构造、各种武器的结构和使用方法、各个兵种的不同情况，以及军队的组织、给养、后勤、装备、医疗等各方面的情况和知识。

恩格斯为了研究战争史和军事史，曾多次要求马克思提供大量的军事文献、有关资料和作战地图。例如，他为了认真研究1848—1849年历次战役的历史，要求马克思帮他到英国博物馆查找1848年以来的各种军事评论和军事杂志，特别是奥地利的《军事杂志》、普鲁士的《军事周刊》和柏林的《国防报》。此外，他还认真地研究了这段时期意大利和匈牙利各次战役的历史，阅读了维利希、卡尔·克劳塞维茨(1780—1831)和其他历史上著名的军事

^①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2年5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67—68页。

^② 《恩格斯致约·魏德迈(1851年6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577页。

家的著作，广泛地熟悉了火药和火器的发展史、作战方法的演变史，等等。他一贯认为：“在写战史方面，如果没有关于兵力、给养和装备等情况的各种材料，就想加以论述，那是最容易出笑话的。”^①

可见，恩格斯的军事著作之所以经得起实践的检验，使人信服，主要是因为它有大量确凿可靠的资料、丰富的军事知识、科学的分析和判断，凝聚了作者的智慧、心血和辛勤的劳动。恩格斯的军事著作既是军事科学宝库中重要的财富，又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军事科学中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二、恩格斯的军事思想是创造性地运用 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成果

历史上许多剥削阶级的思想家和军事家，都曾研究过战争、军队和军事问题。他们或者从自己的阶级偏见出发，为奴役和残杀人民的侵略战争辩护；或者用历史唯心主义来解释军事问题，说什么战争是永恒的自然规律作用的结果，是人类所固有的本能的表现；或者把战争归结为各种偶然情况的凑合，归结为某些杰出人物和将帅的偶然行动。总之，他们不能给战争和军队的实质以真正科学的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则不同，他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研究战争和军队，他们是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创始人。在这方面，恩格斯作出了特别杰出的贡献。

首先，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战争

^①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4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249页。

和军队,对军事学术的发展作出了科学的解释。

战争是一种具体的历史的现象。恩格斯认为,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熄灭。因此,战争总是同阶级、国家连系在一起的,而国家用以进行战争的武装集团就是军队,“军队是国家为了进攻或防御而维持的有组织的武装集团”^①。军队的性质总是由它执行的阶级使命所决定的。维持反动阶级的统治并为他们的利益而进行战争的军队是反动的军队;反之,维护革命阶级的统治并为他们的利益而进行战争的军队则是革命的军队。

恩格斯科学地揭示了有关战争的各种现象,如一个国家军队的状况和战斗力以及作战的指挥和作战的方法等,都是由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决定的。他指出,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军队的结构和作战方法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资产阶级出钱,农民当兵;两个阶级解除封建的与行会的枷锁,是产生现今的庞大的军队所必需的条件;而与社会发展的这个阶段相联系的财富和文化的水平,同样是保证现代军队有必要数量的武器、弹药、粮食等,培养必要数量的有素养的军官,以及士兵本身智力发展所必需的条件。”^②资产阶级军队所发生的变化及其特点,正是在这样一些条件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个军队所拥有的庞大的规模,产生了它的一个重要特征:众多性。这种众多性及其所必需的武器、粮食等后备补充,又必然要求军队有高度的灵活性或运动性,而现代交通工具如铁路、电信的发展,又为这种运动性提供了可能的条件,因此运动性就成了资产阶级军队另一个重要的特征。具有这样两个特征的资产阶级军队,当然在作战体系和作战方法

^① 《军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3页。

^② 《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58页。

上，在战略指挥和战术指挥上，都会同封建社会的军队不同，带有自己的特点，产生自己的军事科学。所以，恩格斯指出：现代的作战方法是以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解放为前提的，它是这个解放的军事上的表现。同样的道理，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兴起，“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同样也将有它自己的表现，并将创造出自己特殊的、新的作战方法”^①。

军队的发展依赖于经济的发展，而军队在经济的发展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薪金最初就是在古代的军队中发展起来的；罗马人的军营里的财产是承认非家长的动产的第一种法律形式；古罗马军队里的作业队或军事工匠公会于行会制度的开端；大规模运用机器也是首先从军队开始的；金属的特殊价值和它作为货币的用途，最初也是以它在军事上的作用为基础的；部门内部的分工也是在军队里首先实行的；等等。从一定意义上说，军队的历史往往概括了它所依存的那个社会的历史，反映了那个社会的特殊的社会关系。因此，具体地研究军队的历史，有助于了解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其他各种社会关系。

其次，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全面地分析了人和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

任何军队都是由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组成的。军官和士兵的思想状况、勇敢精神、军事素质、文化程度等等，对于这支军队的战斗力都是极为重要的。同时，任何军队也都是由一定的武器装备起来的。军队所拥有的武器装备，其杀伤力和现代化的程度，同样对军队的战斗力也是极为重要的。

片面地强调武器的作用，或片面地强调人的作用，都是脱离战争所依赖的物质经济条件而陷入唯心主义的表现。恩格斯批判了

^① 《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62页。

军事科学上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

一方面，他反对那种只强调武器的作用而忽视人的作用的错误倾向。恩格斯指出，他们看不到“枪自己是不会动的，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强有力的手来使用它们”^①，看不到“赢得战斗胜利的是人而不是枪”^②。恩格斯认为，部队必须有严格的军事训练，这样才能保持充沛的体力和灵巧，养成吃苦耐劳的习惯；部队还必须学习军事知识，知道自己的武器的构造原理和性能，否则就无法作战，就无法守住任何城市；任何部队如果缺乏训练和组织而仅凭热忱，那就不能打胜仗。恩格斯也一贯强调在部队中必须有严格的纪律，因为纪律是维护部队战斗力的保证；没有严格的纪律的部队，就必然会陷于瓦解和变质的境地。

另一方面，他又反对那种孤立地强调人的作用，把人和发明、使用武器割裂开来，忽视新式武器和新的作战手段在战斗中的作用的错误倾向。恩格斯早在1851年就批判了这种忽视军事手段的发明和创造的教条主义观点。他指出，正如在生产上不发明创造新的生产工具便不能成倍提高劳动生产率一样，“在军事学术上也不能利用旧的手段去达到新的结果。只有创造新的、更有威力的手段，才能达到新的、更伟大的结果。每个在战史上因采用新的办法而创造了新纪元的伟大的将领，不是新的物质手段的发明者，便是以正确的方法运用他以前所发明的新器材的第一人。”^③

恩格斯对上述两个方面的错误倾向的批判，深刻地阐明了在战争中重视人的作用同重视武器的作用都是极其重要的，也是完全一致的。作战中的任何武器都离不开人的操纵和使用，而作战

① 《德国战争短评——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1页。

② 《步枪史——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232页。

③ 《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65页。

中的人也都是由一定的军事手段装备起来的。应当把不断地加强部队的教育、训练同不断地革新军事手段结合起来。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是有害的。

第三,恩格斯创造性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总结战史和战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恩格斯特别强调用唯物辩证法研究军事规律和军事原则,即从历史的、发展的、相互联系的观点去把握它们,注意研究作战条件的变化,研究各种军事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研究各个兵种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研究敌我双方情况的变化,研究战略战术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等等,反对孤立的、僵化的、一成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恩格斯在军事学术领域里既坚持了唯物论,又坚持了辩证法,使军事问题的研究成为真正的科学。

恩格斯强调一定要在判明有关情况的基础上,制定作战计划,防止指挥上的主观主义和冒险主义。他在1853年评论俄土战争时写道:“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仔细地了解敌对双方的态势、兵力对比以及决定战争进程的其他各种情况”^①。他认为,只有对上述情况经过周密的调查、分析,才能确定可以采取的作战计划,布署必要的军事行动,进行决战。

恩格斯还特别强调在战争中夺取主动权的问题。一支在战斗中表现被动的军队当然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只有化被动为主动,才能转败为胜。怎样保持和夺取主动权呢?首先,战略的奥妙就在于集中兵力。只有集中兵力,才能保持战场上的优势,才能夺取军事上的胜利;而分散兵力,则有被分割切断而遭到各个击破的危险。其次,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也有助于在战争中夺取主动权。马

① 《俄军在土耳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379页。

克思和恩格斯在评论拿破仑的作战方法时指出，他善于从自己的错误中找寻其他出路，出敌不意地将自己的军队调往新的攻击目标，依靠出色的成功的机动，甚至使暂时的失败也成为有助于取得最后胜利的行动。恩格斯认为，最有效的防御仍然是以攻势来进行的积极防御。当然，“这种积极防御需要有机动灵活、经验丰富和指挥熟练的将领，需要有训练有素和行动敏捷的部队，而且首先需要有指挥熟练而又极其可靠的旅长、营长，以至连长，因为在这些场合，一切全靠各独立部队行动的迅速和机警。”^①在军事行动上，是采取正面进攻，还是迂回曲折地前进，需要视不同的具体情况而定。恩格斯在研究山地战略战术时，认为进攻山堡一般地要从侧翼迂回，而不要正面进攻。他说：“有些防御阵地，从正面进攻往往等于完全丧失理智，而这种从后方迂回敌人的可能性能够绰绰有余地抵销这种防御阵地的力量”^②。因此，军事上的前进和退却、进攻和防御、正面和迂回，都应当辩证地理解，而不应把它们绝对对立起来，一定情况下的退却、防御和迂回是战争的机动性所允许的，是完全必要的。恩格斯关于在战争中夺取主动权的思想，既体现了唯物论，又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辉。

第四，恩格斯从理论上概括了适合弱小民族实际情况的群众起义、革命战争、游击战争等斗争形式和斗争方法，为被压迫民族指出了争取解放的道路。

恩格斯在研究和概括当代战争的经验时，特别注意被压迫民族武装斗争的经验，对于意大利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国人民反抗英国侵略者的斗争、印度人民的武装起义、美国解放奴隶的国内战争等等，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热烈的支持。

① 《山地战的今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125页。

② 同上，第123页。

恩格斯在1849年评论意大利皮蒙特王室军队的失败时指出，他们的大错误就是“只用正规军队来抵御奥军，他们想进行最一般的、资产阶级式的、规规矩矩的战争”。这种战争不适合弱小民族的特点，不能达到以弱胜强的目的。恩格斯认为：“一个想争取自身独立的民族，不应该仅限于用一般的作战方法。群众起义、革命战争，到处组织游击队——这才是小民族制胜大民族，不够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军队的唯一方法。”^①

被压迫民族的斗争方法必须达到以弱胜强，以少胜多，逐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逐步实现变劣势为优势的目的。为此，恩格斯对印度人民的起义和游击战争寄予了热烈的期望，认为“随着大规模起义部队的分散而必然到来的游击战，比起现在以战役和围攻为内容的战争，将使英国人更加难以应付并将夺去更多的生命”。他满怀信心地断言，这种“星星之火可成熊熊之焰”^②。

被压迫人民的斗争是在极端困难和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进行的，他们可以而且应当采取各种特殊的手段来打击侵略者。恩格斯在驳斥英国报纸指责中国人所谓可怕的残暴行为时指出，这“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常作战方法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起义民族所已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应当承认中国人民打击侵略者的正义行动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③。

恩格斯十分重视游击战争的经验，认为它既有利于打击和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又有利于保存自己的实力，既有利于出击，又有利于隐蔽，是被压迫人民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掌握主动权的机

① 《皮蒙特军队的失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36—337页。

② 《攻克勒克瑙的详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500页。

③ 《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0页。

动灵活的斗争方法。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在游击战中，战士们“应当扰乱敌人，截断敌人的交通线，夺取或毁掉敌人的粮秣辎重，避免正规的攻击并在遇有敌人大量正规部队时退入森林或沼泽地”^①。

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所概括和总结的被压迫人民武装斗争的经验和革命战争的形式，对今天遭受压迫和奴役的人民来说，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

第四节 巴黎公社经验的理论概括。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 1848 年革命的失败，欧洲进入了一个政治上的反动时期。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以沙皇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中的失败和 1857 年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为起点，新的革命高潮又到来了。1859 年是无产阶级运动和民主运动开始活跃的一年，是被压迫人民民族解放斗争开始加强的一年。第一国际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于 1864 年成立的。第一国际的成立，促进了工人阶级的联合和工人运动的发展。1871 年 3 月 18 日巴黎工人的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工人阶级的政权。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府，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专政的尝试。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它的丰富经验却为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发展唯物史观、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内容。

^① 《普鲁士的自由射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第 216 页。

一、必须用巴黎公社式的国家 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

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它是马克思主义同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相区别的根本点。早在1848年革命的前夜，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就提出，工人阶级在斗争中用以代替资产阶级政权的将是“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随后，他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又进一步提出，无产阶级应当先夺取政权，把国家变为“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而要建立这样的国家，不预先打碎或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是根本办不到的。这就是马克思在总结1848—1850年革命经验时所作出的结论。但是，无产阶级能不能打碎资产阶级庞大的国家机器，还是一个有待革命实践来解决的问题，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后，究竟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它，也必需严格地根据实际的历史经验来解决。巴黎公社的伟大实践提供了这种经验，不仅证明无产阶级有能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而且也确实提供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形式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

用无产阶级专政来代替被打碎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是巴黎公社所提供的最主要的经验，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中十分注意的一个根本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公社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因为参加公社的差不多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代表，所以它通过的决议也就完全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公社又具有真正的革命首创性，它是在炸毁旧的国家政权以后建立起来的“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①。因此，恩格斯直截了当地认为巴黎公

^① 《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35页。

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时期的思想和言论,特别是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都是以阐明和研究无产阶级专政的新鲜经验为中心的。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明确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因此,“掌握政权的第一个条件是改造传统的国家机器,把它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消灭掉。”^①可见,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决定,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巴黎公社式的国家政权。

巴黎公社式的国家政权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以人民的武装取代旧的常备军。建立人民的武装是无产阶级专政赖以巩固的根本保证,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马克思肯定了公社用人民自己的直接武装来代替脱离人民的军队和警察的经验,认为“随着常备军和政府警察的被废除,实行压迫的物质力量会被摧毁”^②。公社的这一措施,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伟大的尝试。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还看到,公社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所采取的许多措施,如实现政教分离,把教育从宗教和剥削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禁止资本家扣罚工人的工资,把一切企业主已逃跑或已停业的工厂和作坊交给工人合作社等等,都充分体现了公社所实现的“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③。这一切都有力地说明了公社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以政治改造和经济改造来开始它的工作的,是根除阶级和阶级统治所赖以维持的经济基础的工具,“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④。

① 《〈法兰西内战〉二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434页。

② 同上,第438页。

③ 《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82—383页。

④ 同上,第378页。

无产阶级专政由于有了巴黎公社的直接经验，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这一飞跃所提供的新鲜经验和马克思、恩格斯对它的理论概括，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从而使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事业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

二、必须彻底废除官僚制度，防止 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剥削阶级的国家是寄生在社会身上的赘瘤。反动军队和官吏队伍是维护旧的国家统治的两支重要力量。巴黎公社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废除了反动军队和官僚制度，代之以新型的无产阶级国家。但是，由于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必须利用国家机器去实现劳动解放和社会改造的任务，因此国家不可能立即消亡。这样，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就成为巴黎公社必须注意解决的重要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了巴黎公社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肯定了这是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宝贵经验。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巴黎公社破除了对管理国家的神秘性。剥削阶级制造了一种错觉，似乎行政和政治管理是神秘的事情，是高不可攀的职务，只能委托给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官僚制度的废除和行政事务的简化，使巴黎公社有可能把军事、行政、政治的职务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使它们不再归一个特殊阶层所私有。这样，所谓国家事务的特殊性和神秘性这一整套骗局，就被公社一扫而尽。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国家的公职人员，必须通过普选由人民选举产生。过去，普选权只是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一种工具，每隔几年用它来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来进行统

治。现在，普选权已被应用于它的真正目的，由人民选举各级国家机关的公职人员。这些公职人员直接对选民负责，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而且其中的不称职者可以随时被撤换。这种社会主义的民主，保证了国家机关为人民服务的性质。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国家公职人员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过去，剥削阶级国家的官吏，领取高薪，享有各种特权，因而成为高踞于人民之上的官老爷，成为剥削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现在，巴黎公社采取的关于公职人员的工资制度，根本改变了这种情况，有效地防止了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也保证了“社会公职不会再是中央政府赏赐给它的爪牙的私有财产”。^①

马克思、恩格斯总结的巴黎公社的这些经验，对于彻底铲除国家机关中的各种特权，保持新型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实现解放劳动和改造社会的任务，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简短的结论

从1848年至1871年，欧洲无产阶级掀起两次反对资本主义世界的伟大战斗。在这些前所未有的革命风暴中，马克思、恩格斯总结革命经验，从理论上进一步阐明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完善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从而大大丰富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宝库。

在1848—1850年的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为了帮助无产阶级认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在经济理论上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工作，撰写了《资本论》这部具有伟大哲学意义的光辉著作，在解剖资

^① 《〈法兰西内战〉二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438页。

本主义社会中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创造性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研究军事科学，在军事理论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受了革命实践的严峻考验，在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结合上得到了重大的发展和胜利，显示了不可战胜的生命力。

第 三 章

反对各种机会主义思潮，总 结自然科学新成就，系统阐发 马克思主义哲学

(1871—1883年)

1871年巴黎公社以后，欧洲“进入了未来改革时代的‘和平’准备阶段”^①。资本主义开始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不断加强，出现了各种垄断组织，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带来了更加普遍、深刻和破坏性巨大的危机。

随着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加深，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走向全面反动。在思想上，他们提倡各种反科学、反理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意志主义、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等资产阶级哲学，以不同的形式，在欧洲各国滋生和蔓延。

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迅速壮大。因巴黎公社失败而一度低落的各国工人运动，到了八十年代前后，又重新发展和壮大起来。这一时期工人运动发展的重要特点是：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逐步在工人运动中确立了统治地位；出现了大批由无产阶级组成的社会主义政党，聚集和团结无产阶级的力量，准备去作未来的战斗；而资产阶级则竭力散布改良主

^① 《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38页。

义幻想，并豢养一小撮工人贵族，从无产阶级内部来瓦解工人运动。各种机会主义思潮和派别不断地在工人运动中出现，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时代和社会实践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课题是：回击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特别是机会主义思潮和派别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系统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及其哲学基础，从理论上进一步武装无产阶级，帮助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建立和巩固，以促进工人运动的新高涨。

第一节 批判巴枯宁主义、拉萨尔主义和 “非常法”时期德国党内的机会 主义，捍卫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

巴枯宁主义、拉萨尔主义和“非常法”时期德国党内的机会主义，是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在德国党内影响较大的机会主义派别。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恩格斯和德国党内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起，同这些机会主义派别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斗争中，他们写了《论权威》、《哥达纲领批判》和其他著作、书信，彻底批判了机会主义的种种谬论，捍卫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一、批判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捍卫 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观

米·亚·巴枯宁(1814—1876)无政府主义集团，出现在第一

国际后期，是一个疯狂反对马克思主义、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机会主义派别。它用极端革命的词句伪装起来，采取阴险狡猾的两面派伎俩，混入第一国际，同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进攻相呼应，妄图从堡垒内部来搞垮第一国际，篡夺第一国际的领导权，以无政府主义的反动路线来代替“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路线。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第一国际，经过七年左右（1869—1876）复杂尖锐的斗争，终于从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彻底地战胜了巴枯宁主义，粉碎了巴枯宁阴谋集团。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中，始终把政治上、组织上的揭露同思想上的批判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在斗争中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批判巴枯宁反对一切国家的谬论，揭露 资产阶级国家的反动本质，论证社会革 命和国家消亡的经济前提

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国家观，是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基础上的。巴枯宁用宗教意识来说明国家的起源，认为国家是通过神的万能威力的直接影响建立起来的，是宗教意识“创造”出来的，任何国家都是地上的教会；反对国家，也就是向神权挑战。他把人世间的剥削和奴役、掠夺和战争等一切罪恶的根源，都归之于国家，并且认为应当消除的主要祸害不是资本，不是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阶级对立，而是国家。恩格斯指出：“国家权力不过是统治阶级——地主和资本家——为维护其社会特权而为自己建立的组织，而巴枯宁却硬说国家创造了资本，资本家只是由于国家的恩赐才拥有自己的资本。因此，既然国家是主要祸害，那就必须首先废除国家，那时资本就会自行完蛋。而我们的说法恰巧相反：废除了资本，即废除了少数人对全部生产资料的占有，国家就会自行垮台。”①

恩格斯的这些话，清楚地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和巴枯宁国家观的界限，指出了巴枯宁国家观的唯心主义实质，并揭露了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实质，指明了废除资本、实行社会变革是国家消亡的前提。

怎样废除国家？巴枯宁也有一套所谓“社会革命”的模式。他把“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要求和起点，认为不是私有制产生了继承权和阶级的不平等，而是继承权使财产越积越多，成了私有制存在的主要条件，造成了阶级的不平等。马克思指出，巴枯宁的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反动的。因为这种理论完全以唯心主义观点为依据，认为现在的法学是我们经济制度的基础，而不是把我们的经济制度看作是我们法学的基础和根源。因为承认废除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起点，只能意味着引诱工人阶级离开攻击现代社会的革命阵地，而且会使全体农民和整个小资产阶级团结在反动派周围。因此，废除继承权不会使社会革命开始，而只会使社会革命完蛋。

废除了国家，代之以什么样的社会呢？巴枯宁炮制了“自由和无政府状态”的理想蓝图。他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出发，认为自由应当成为人类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组织的唯一建立原则，社会秩序应当是得到了最高度发展的地方的、集体的和个人的自由的合力。在那里，人的理性是真理的唯一标准，人的良心是正义的基础，个人的自由和集体的自由是人类秩序的唯一建设者。总之，从每个人到每个地区、乡镇，都享有充分的自由和自治，不受任何限制，没有任何权威，实现了“各阶级和个人（不分男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①。对于巴枯宁的这些荒谬主张，马克思一针见血

① 《恩格斯致泰·库诺（1872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00页。

②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12页。

地指出：“‘各阶级的平等’，如果照字面上理解，不过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所宣扬的‘资本和劳动的协调’的另一种说法而已。”^①

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国家观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他恶毒咒骂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和国家政权“是反动的”，“是世界上最沉重、最令人难堪的、最令人屈辱的管理”。他特别反对《共产党宣言》中关于“上升为统治阶层的无产阶级”的说法。他说：“请问，如果无产阶级将成为统治阶层，它将统治谁呢？就是说（значит），将来还有另一个无产阶级要服从这个新的统治，新的国家（государство）。”^②马克思在读到巴枯宁的这一段话时批注：“这就是说，只要其他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还存在，只要无产阶级还在同它们进行斗争（因为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无产阶级的敌人还没有消失，旧的社会组织还没有消失），无产阶级就必须采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末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③马克思的话论证了，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之后，决不能废除国家，实行无政府状态，而必须建立自己的统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这个无产阶级专政要存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马克思说：“工人对反抗他们的旧世界各个阶层的阶级统治必须延续到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被消灭的时候为止。”^④

马克思在谈论社会革命问题时，总是把它同一定的经济条件

①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9年3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56页。

②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34页。

③ 《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34页。

④ 同上，第639页。

联系着,认为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同样,在谈论国家消亡问题时,也坚持了这种观点。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国家观恰恰相反,他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社会革命,只知道关于社会革命的词句。在他看来,社会革命的经济条件是不存在的。他的社会革命的基础是意志,而不是经济条件。这充分地反映了在国家问题上所存在的两种根本对立的历史观。

**批判巴枯宁否认一切权威的谬论, 论证权威
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提出“革命
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的思想**

巴枯宁把权威看作同国家一样,是绝对的祸害而加以反对。他声称必须无条件地排除任何权威原则,必须否认一切立法,一切权威,一切特权的、特许的、官方的和法律的影响。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彻底地批驳了巴枯宁的谬论,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观。恩格斯指出,权威和集中不是人为地按照谁的主观意志随意确立的,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社会经济关系的一个客观存在的环节,是近代社会化大生产中的联合行动和正常的社会生活所不可缺少的。恩格斯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政治权威总是同一定社会阶级的利益相联系的。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需要革命的权威。巴黎公社遭到失败,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一味地咒骂权威的无政府主义者,若不是不知道什么叫革命而散布糊涂观念,就是别有用心地制造混乱,背叛无产阶级运动。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同时,恩格斯强调要正确掌握权威和自治的关系,不能把权威或自治绝对化。他说:“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①巴枯宁设想的

绝对自由和自治,是不可能的。一个那怕只由两个人组成的社会,如果每个人都不放弃一些自治权,这个社会就不可能存在。恩格斯还指出,必须了解权威和国家有不同的含义。国家是阶级压迫、阶级统治的工具,阶级消灭了,国家随之消亡。权威则不然,它包括政治管理和经济管理两重含义。国家消亡了,原来意义上的政治管理或政治权威就不再存在了,而经济管理则仍然要继续维持下去,当然,其内容和形式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简而言之,国家将消亡,权威仍存在。巴枯宁把国家、权威统统否定掉,就如同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一样,实际上也否定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

批判巴枯宁“放弃一切政治”的谬论, 阐明阶级运动必然是政治运动

巴枯宁主张“完全放弃一切政治”。他认为,任何政治运动都是反动的;进行政治活动,尤其是参加选举,是背叛原则的。他对工人阶级组织政党,反对剥削,争取受教育的权利和提高工资等一切斗争,统统否定。他把总罢工作为实现社会革命的杠杆,希望有朝一日全世界的工人都一齐罢工,迫使资产阶级就范;或者资本家向工人进攻,工人为了自卫,在少数有魔胆的天才领袖率领下,一举“暴动”成功,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消灭国家,撤销一切行政机关,实现“社会清算”,代之以自由平等的千年王国。

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地批判了巴枯宁的荒谬主张,科学地阐明了政治运动和阶级运动的密切联系。马克思指出:“一切阶级运动本身必然是而且从来就是政治运动。”^①这就是说,工人阶级作

① 《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553页。

② 《马克思致保·拉法格(1870年4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84—385页。

为一个阶级与统治阶级作斗争，最终的目的和发展的趋势是要夺取政权，争取自身的解放。因此，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无产阶级把革命当作最高的政治行动，为了进行革命，就得承认准备革命即承认政治行动。没有政治行动，工人总是在战斗的第二天就会受到资产阶级的镇压和机会主义的叛卖。巴枯宁要工人完全放弃一切政治，其目的就是要工人放弃无产阶级政治，充当资产阶级的尾巴。而这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政治。

二、批判拉萨尔主义，提出过渡时期 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理论

拉萨尔主义是19世纪60年代初德国工人运动中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当时，德国工人运动在经过暂时低潮以后重新走向高涨。斐·拉萨尔(1825—1864)在工人运动中冒充为“社会主义权威理论家”，标榜自己是“马克思的学生”，于1862年初和1863年初先后抛出机会主义代表作《工人纲领》、《公开答复》(致为在莱比锡召开全德工人代表大会而成立的中央委员会)。在他担任“全德工人联合会”(1863年5月成立)主席职务时，推行了一条“通过和平和合法的道路”、依靠普鲁士“国家帮助”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路线。1864年8月，拉萨尔死后，拉萨尔分子约·施韦泽和哈森克莱维尔等人先后领导“全德工人联合会”，继续推行拉萨尔的路线，危害德国工人运动。

鉴于这种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先进分子威·李卜克内西(1826—1900)、威·白拉克(1842—1880)、奥·倍倍尔(1840—1913)等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坚决地揭露和反对拉萨尔派的错误。1869年8月，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人在马克

思、恩格斯的指导下，在爱森纳赫召开代表大会，成立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即爱森纳赫派。该派参加了第一国际，参照第一国际的章程，制定自己的纲领，并在实践中基本上执行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从此，德国工人运动便出现了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这两个不同的派别。

19世纪七十年代初，普鲁士王朝在资产阶级的支持下，经过几次王朝战争，建立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消除了封建割据，使德国的资本主义有了迅速的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也壮大起来。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和1873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无产阶级同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新的形势迫切要求德国工人运动统一起来，以对付共同敌人。拉萨尔派在多次拒绝爱森纳赫派的合并建议以后，看到自己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濒于瓦解，于是，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唱起“团结”的高调，向爱森纳赫派靠拢，同意合并。

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则上不反对两派合并，因为合并对工人阶级的斗争有利。但他们一再告诫李卜克内西等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必须坚持在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基础上的合并，决不能拿原则做交易。可是，李卜克内西等人不听忠告，向拉萨尔派作了无原则的妥协和让步，背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拉萨尔派的头目威廉·哈塞尔曼（1844—？）一起，炮制了一个浸透拉萨尔主义的纲领草案。这个草案后来略加修改，于1875年5月在哥达城召开的两派合并大会上通过了。

哥达纲领草案是一个极其糟糕的、会使党堕落的纲领，纲领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是应当加以批判的。1875年4—5月，马克思抱病写了《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即《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也写了一系列的书信，全面地清算了拉萨尔的机会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拉萨尔主义的斗争中，提出了过渡时

期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理论，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宝库。

**批判拉萨尔的“自由国家”谬论，揭示国家的
阶级本质，提出过渡时期理论，阐明过渡时期
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拉萨尔竭力宣扬唯心主义国家观，掩盖国家的阶级本质，胡说国家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体”，是统一道德整体中个性的结合体，国家的使命就在于发展自由，使人类朝着自由的方向发展。哥达纲领草案也渗透着拉萨尔的观点，把争取“自由国家”作为德国工人党的奋斗目标。

马克思和恩格斯痛斥了“自由国家”的谬论。他们指出：所谓自由的人民国家纯粹是无稽之谈，“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①这就是说，国家和自由都是有阶级性的。任何国家都是阶级压迫和阶级统治的工具，决没有什么超阶级的国家。自由也是这样，在阶级社会里根本没有普遍的、超阶级的自由。有剥削者的自由，就没有被剥削者的自由，反过来也是这样。无产阶级理解的自由，是彻底消灭剥削，消灭阶级。马克思说：“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②。随着阶级的消灭，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便自行消亡，那时才有真正的自由。

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纲领草案“不把现存社会（对任何未来的社会也是一样）当做现存国家的基础（或者不把未来社会当

① 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1875年3月18—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0页。

② 《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0页。

做未来国家的基础),反而把国家当做一种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础’的独立本质”^①。这是露骨的历史唯心主义。因为精神、道德、自由等等,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们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本身不能成为国家的基础。资产阶级国家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纲领草案把精神、道德、自由当作国家的基础,便否定了社会经济关系对国家的决定作用,造成了国家是超阶级的永恒的实体的假象,这就掩盖了国家的阶级本质。

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以后,“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代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② 马克思根据他对无产阶级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的分析,根据这个社会发展情况的实际材料以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根本对立、不可调和的实际材料,对这个问题作了科学的回答:“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③ 马克思的这个回答,明确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概念,并且认为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就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批判拉萨尔的庸俗社会主义分配理论, 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发展两个阶段的原理

哥达纲领草案贩卖庸俗社会主义的分配决定论,空泛地谈论“劳动”和“社会”,把“按照平等的权利”“公平分配劳动所得”作为党的奋斗目标,企图以分配上的改良来实现社会主义,这是极其荒谬和反动的。

①② 《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0页。

③ 同上,第21页。

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① 这里，马克思进一步阐明了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所谓生产条件的分配，是指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和劳动力以什么形式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问题。生产条件分配的方式不同，社会各阶级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就不同，产品的分配方式也就不同。所以，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分配方式。要改变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必须首先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纲领草案把分配看成脱离生产方式的東西，把分配看作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即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这是根本错误的。

马克思还指出，“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权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地由经济关系产生出法权关系吗？”^② 这就是说，“公平”、“平等”只是一种法的概念，属于上层建筑范畴；而分配方式，则是一种经济关系，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鼓吹“按照平等的权利”“公平分配劳动所得”，就是把“平等”、“公平”这些抽象的法的概念当作调节经济关系的先验的永恒的原则，这就根本违背了经济关系决定法的概念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而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

马克思在批判拉萨尔的庸俗社会主义的分配决定论时，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论，科学地考察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论证了共产主义的两个阶段，即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基本经济特征。

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马克思说：“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

① 《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3页。

② 同上，第8页。

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①因此，在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上，只能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马克思指出，“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权利”，不过“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②它同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相比，无疑是历史的巨大进步。但也要看到，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按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权利”。按劳分配使用同一的尺度即劳动去对待工作能力和家庭负担各不相同的个人，必然出现富裕程度的差别，因而平等只是形式上的，而不是事实上的。马克思指出，这是一种“弊病”，“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③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对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特征作了科学的说明。

关于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④马克思的这个科学预见，阐明了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条件，揭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①② 《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0、11页。

③④ 同上，第12页。

三、批判“非常法”时期德国党内的机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

1878年10月德国议会通过奥托·俾斯麦(1815—1898)提出的《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禁止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使党处于非法地位。俾斯麦反动政府根据“非常法令”,大批逮捕和放逐社会主义者,全国笼罩着白色恐怖。党的领导机关在白色恐怖面前,惊慌失措,采取了右倾投降主义方针,声明自行解散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给党造成了极大混乱和严重损失。许多基层组织瓦解,不坚定分子退党,机会主义思想抬头。当时,卡·赫希伯格(1853—1885)、卡·奥·施拉姆、爱·伯恩施坦(1850—1932)三人,在瑞士苏黎世办了一个刊物,宣扬投降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给党造成很大的危害。“苏黎世三人团”于1879年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第1册上发表文章,题为《德国社会主义的回顾》。这是一篇右倾投降主义的反党纲领。它公开叫嚣要改变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使党变成“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让“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资产者来领导党;它鼓吹党“不打算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的道路,而决定……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以免“吓倒了害怕赤色幽灵的资产阶级”,“完全不必要地增加了资产阶级的怨恨”;它还宣扬放弃党的最终目标,把“全部力量、全部精力用来达到某些最近的目标”^①。

针对德国党领导者们的错误,特别是“苏黎世三人团”抛出的机会主义纲领,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79年9月联名写了给德国党的领导机关内部传阅的《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

^①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83—186页。

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以下简称《通告信》),对三人团的机会主义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通告信》坚决反对篡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强调党只能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其他阶级中投入无产阶级运动的人,而决不能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党。

《通告信》重申第一国际创立时的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并明确表示:“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①这是对“三人团”蔑视工人群众的唯心史观的有力批判。

《通告信》对“三人团”反对阶级斗争,用“博爱”、“正义”之类空话来骗人的“冒牌”社会主义,对他们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改良”、“补缴”资本主义的投降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并总结了近四十年来的经验,指出:“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论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明确提出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和“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重要原理。在阶级社会里,社会运动的内在源泉是社会基本矛盾。其主要表现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直接推动社会的发展,造成新旧社会的更替。无产阶级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只有坚持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争得自身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告诫德国党的领导人,应当毫不留情地同“三人团”这伙“冒牌货”划清界限,并把他们清除出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89—199页。

第二节 批判杜林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系统阐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反杜林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巨大贡献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心从法国转到德国。马克思、恩格斯为了进一步从理论上武装工人阶级，在相当广阔的科学领域里，从事巨大的研究工作。正在这个时候，“杜林瘟疫”在德国逐步蔓延开来。柏林大学私人讲师、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欧·卡·杜林（1833—1921），在投靠、巴结俾斯麦反动当局遭到冷遇之后，转而冒充社会主义理论的“行家”、“改革家”和“唯一真正的哲学家”，又是讲演，又是著书立说，先后发表了《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1年）、《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兼论财政政策的基本问题》（1873年）和《哲学教程——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1875年）等著作，因袭德国思想界“创造体系”的恶劣风气，臆造了一个庞杂的折衷主义体系，吹嘘他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中实行了“全面的变革”，达到了“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尤其恶劣的是，他恶毒攻击马克思，竭力鼓吹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形而上学，贩卖资产阶级庸俗经济理论，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污蔑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杜林的反动理论，造成德国思想界的极大混乱，德国工人运动深受其害。伯恩施坦、莫斯特、弗里茨舍、瓦耳泰希和恩斯等机会主义分子，成了杜林主义的狂热信徒。倍倍尔等左派领导人，也一

度良莠不分，同杜林主义划不清界限。统一不久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思想基础本来就不巩固，经过杜林主义的严重侵袭，要想达到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困难就更大了。

鉴于这种情势，恩格斯在马克思的支持和直接参加下，下决心彻底批判杜林。恩格斯暂时停下他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从1876年5月到1878年7月，用两年多的时间，写下了光辉的巨著《反杜林论》。这部被列宁称为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著作，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及其内在联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在书中得到了全面系统的论证和阐发。

一、论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揭示马 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内在联系

马克思主义具有十分完备而严整的科学体系，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所包含的各项基本原理、原则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是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及其内在联系作完整系统论证的，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反杜林论》科学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及其思想来源，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基本原理，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方法和主要内容，论证了科学社会主义是怎样从空想变为科学的，并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恩格斯首先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理论基础的作用。他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①这是因为，辩证法在考察社会历史现象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发展和消失方面去考察的，不承认有什么凝固的、永恒不变的东西。唯物史观正是把社会历史看作是一个由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的，具有自身运动规律的发展过程。同样，为了正确地说明和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大对抗阶级之间的矛盾，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能透过资本主义的各种现象和假象，揭露出被物的关系（即商品等价交换关系）掩盖起来的人与人之间剥削和被剥削的阶级关系，揭示出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才能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看到阶级斗争的总趋势，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暂时性和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历史必然性；才能发现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找到变革现存制度的正确途径，从而使社会主义理论由空想变为科学。为了阐明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理论基础的作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概论》中，着重分析了哲学发展的历史，揭示了新哲学产生的客观必然性，说明只有运用这种新哲学的观点考察社会历史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彻底克服唯心史观和空想社会主义的错误，确立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新的阶级斗争状况和唯心史观破产的事实，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了一翻新的研究，从而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恩格斯简要地阐明了这一科学历史观的基本原理，指出：“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

^①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77—378页。

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①唯物史观的创立，把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避难所中，也是它的最顽固的堡垒中，即历史观中驱逐出去了，从而为人们研究社会历史指明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和方法。这就是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

马克思、恩格斯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现了剩余价值，创立了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阐明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恩格斯论证了剩余价值学说的主要内容，指出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对工人进行的剥削的基本形式。剩余价值理论科学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生产的过程，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以它为基础的占有方式的结构。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完成了政治经济学中的革命变革，为无产阶级提供了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钥匙。恩格斯高度评价马克思的这个伟大发现，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社会主义者早先象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的经济领域，得到了明亮的阳光的照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从此开始，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②

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①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66页。

② 同上，第243页。

恩格斯追溯了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对空想社会主义作了科学的分析和评价。他指出，空想社会主义是历史的产物，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立还很不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包含着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例如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作了尖锐的抨击和批判，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提出了一些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天才思想，对未来社会也提出过一些积极的设想和主张。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本缺陷是唯心主义历史观，它把理性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和主要内容，认为社会主义就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因此，它的社会改革方案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恩格斯指出，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必须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①正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发现，才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个任务。

二、揭示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联系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花了相当多的精力，对由他们创立的世界观加以系统的阐述和总结。《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著作，就是他们这一理论活动的结晶。这

^①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07页。

种情况，既是实践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产生以后，经过1848年和1871年两次性质不同的革命实践的检验和《资本论》的科学论证，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如果说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上最突出的贡献是发现唯物史观，并通过解剖资本主义，使这一历史观由假设变为科学，那末，在七十年代以后，他们为系统阐发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加以系统化，作了大量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革命导师一贯重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总结自然科学新成就。《反杜林论》一书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多年研究自然辩证法的成果。正因为有了各个方面的准备，《反杜林论》才能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系统的阐述。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本身从产生、形成、发展到逐步完善的必然结果。

《反杜林论》一书的结构和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是根据论敌本身的情况决定的。在哲学方面，杜林基本上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这种形而上学使他处处滑向唯心主义。他出于构造体系的需要，从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以及实证主义那里东拼西凑，形成一个折衷主义的杂烩。其内容包括三个部分：世界模式论，自然哲学和人的学说。世界模式是他的哲学的基础，其中包括一系列先验的原则，然后他把这些原则应用于自然界和社会历史的研究，构成他的自然哲学和关于人的学说。恩格斯在写作《反杜林论》时，目的并不在于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的“体系”相对立，但由于论敌本身的情况，使他不得不涉及非常广阔的科学领域，并对所争论的问题发挥自己的正面见解。这些问题，在当时是具有较为普遍的科学的或实践的意义的。因此，恩格斯希望读者不要

忽略他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①。他还说：“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为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②。这些包含着内在联系的连贯阐述，在当时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结构和体系的全面的论述。

恩格斯在全面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恩格斯指出，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是辩证的。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按照客观世界的本来面貌来认识世界的，因而它既是辩证的，又是唯物的。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从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都是有规律地运动和发展的。物质世界的各种运动形式，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转化的。辩证唯物主义把承认世界的物质性和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当作前提和出发点。没有这个前提，辩证发展便失去了客观的基础。而辩证唯物主义也只有承认物质世界的辩证发展，才能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

形而上学者杜林蔑视辩证法，处处导向唯心主义。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时，始终贯彻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统一的原则。他在坚持唯物主义基本路线的前提下，特别强调物质世界的辩证发展及其规律性；在世界的物质统一性问题上，强调物质形态的多样性的统一；在物质和运动的关系上，强调各种运动形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转化，反对把物质运动归结为单一的机械运动；在物质运动和时间空间的关系上，强调时空有限性和无限性的辩证统一；在认识问题上，强调认识能力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真理和谬误的辩证关系，强调从必然向自由的转化，突出认识的能动的、革命的方面。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

^{①②} 《反杜林论·三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6、49页。

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心主义”^①。当然，也应当看到，恩格斯在阐述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时，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论证辩证法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并指出了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的一致性，一时一刻都没有忽视辩证法规律的客观基础和前提。

《反杜林论》在考察社会历史问题时，贯彻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则，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联系，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一致性。恩格斯指出：“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②他认为，生产和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因此，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③。这样，唯物主义就被彻底地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用社会的存在来说明社会的意识，用物质的、经济的根源来说明社会的发展，揭示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联系与一致性。

形而上学者杜林蔑视辩证法，在考察社会历史时，用简单的“公理”即所谓“普遍公平”、“永恒正义”等去应用于简单的“要素”，即两个光秃秃的抽象的人，从而构成他的理想的“共同社会”，得出关于道德、法、国家等方面的永恒真理，这就不能不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

同杜林相反，恩格斯在肯定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前提下，非常重视历史的辩证法。他在承认社会存在的客观性及对社会意识的根源性的同时，非常重视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及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进行历史的辩证的考察，揭示其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客观规

①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36页。

②③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64、308页。

律，以利于达到能动地改造世界的目的。正如列宁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①。

《反杜林论》深刻地揭示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块不可分割的整钢。

三、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论述物质和意识、世界的统一性、物质存在的形式等基本原理

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原则，阐述了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

在哲学研究的出发点的问题上，恩格斯批判了杜林从原则、模式出发来构造他的哲学体系的先验主义，精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本思想。他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②这样，恩格斯捍卫和坚持了从客观存在出发的唯物主义基本路线。

在思维、意识产生的根源的问题上，恩格斯批判了杜林把物质和意识、存在和思维绝对地对立起来的错误。他指出，不可能把思维同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变化的基础。思维和意识，“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不言而喻，人脑

①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36页。

②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74页。

的产物，归根到底亦即自然界的产物”^①。这样，恩格斯就从思维和意识产生的物质根源，进一步论证了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原理。

在思维和意识的相对独立性的问题上，恩格斯指出：“从现实世界抽象出来的规律，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就和现实世界脱离，并且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作为世界必须适应的外来的规律而与现实世界相对立。”^②但是，恩格斯始终没有忽视一个前提，就是思维和意识，尽管有相对的独立性，看起来很抽象，但归根到底都是来自外部世界的，是对于外部世界的反映。数和形的概念，是很抽象的，但它们是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如果把抽象的原则、概念、公理加以片面的夸大，推向极端，使其完全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界和人，那么，它们就变成荒谬的东西了。杜林根本不懂得物质和意识的这种辩证关系，无限夸大了思维和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因而陷入了唯心主义泥坑。

在世界统一性的问题上，恩格斯批判了杜林从思维中引出世界统一性和世界统一于存在的错误观点，提出了“世界的真正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的科学论断。

杜林先用世界统一于存在这种模棱两可的说法，给唯心主义留下地盘，然后再从思维的统一性导出存在的统一性，认为先有思维的统一性，后有存在的统一性。这样，他就把关系完全颠倒了。恩格斯指出：“虽然世界的存在是它的统一性的前提，因为世界必须先存在，然后才能够是统一的，但是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存在。”^③接着，恩格斯提出了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著名原理：“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能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

①②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74、78页。

③ 同上，第83页。

续的发展来证明的。”^① 恩格斯的精辟论述说明，客观存在的现实世界是物质世界，形形色色的事物和现象都是物质的具体表现形态，思维和意识只不过是高度发展起来的物质即大脑的属性和产物。物质是世界上一切发展变化的基础，精神世界并不是离开物质世界而单独地存在的。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是客观世界本身所固有的，在人们对它思维以前，统一的物质世界就已经存在了。离开世界的物质性来谈世界的统一性，是不可思议的。

在物质存在形式的问题上，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时空有限论及把物质和运动割裂、把物质运动和时间空间割裂的错误观点，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运动观和时空观。

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运动观，恩格斯指出：“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② 这就是说，物质和运动是不可分割的，物质只有通过运动才能表现出它的存在。运动是物质固有的属性。运动和物质一样，都是客观存在的。无论何时何地，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是同样不可想象的。

恩格斯指出，物质运动是永恒的，运动不能创造，只能转移。在宇宙间，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运动形式，如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命运动，社会运动等等，每一种运动形式，都有特殊的本质。各种运动形式，有的简单，有的复杂，既相区别，又相联系，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互相转化。高级运动形式包括低级运动形式，但是高级运动形式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低级运动形式。宇宙间运动的量永远是一样的。十九世纪中叶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物质运动的永恒性。因此，“运动和物质本身一样，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③

①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 83 页。

② 同上，第 98 页。

③ 同上，第 99 页。

恩格斯指出,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静止是运动的量度。他说:“任何静止、任何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只有对这种或那种确定的运动形式来说才是有意义的。”^①通常,静止和平衡只是事物处于量变过程中的运动状态。绝对的、无条件的静止和平衡是不存在的。同时,从辩证的观点来看,运动应当从它的反面即从静止找到它的量度,在静止中表现出来。个别的运动趋向于平衡,总的运动又破坏平衡。因此,“出现静止和平衡,这是有限制的运动结果,不言而喻,这种运动可以用自己的结果来计量,在自己的结果中表现出来,并且通过某种形式从自己的结果中重新得出来。”^②杜林把运动和静止割裂开来,把静止、平衡绝对化是根本错误的。

物质运动的原因在于它自身的矛盾性,飞跃在物质运动形式的转变中有决定性的意义。恩格斯指出,在自然界,一切运动的基本形态是吸引和排斥。吸引和排斥的相互作用,构成运动。各种运动形式的发展,都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从渐进到飞跃的过程。它们之间的相互转化,也是通过飞跃来完成的。“不管一切渐进性,从一种运动形式转变到另一种运动形式,总是一种飞跃,一种决定性的转折。”^③量变、渐进为质变、飞跃作准备,质变、飞跃是量变、渐进的必然结果,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革命性转折。没有质变,没有飞跃,就没有旧事物的灭亡和新事物的产生。杜林在说到无机界向有机界发展时,宣扬庸俗进化论,只承认量变,根本否认质变或飞跃,因而抹煞了运动形式之间的质的差异和变化,在实质上否认了发展,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发展观。

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时空观,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所谓存在于时间之外的“物质自身等同状态”和没有矛盾的无限性,阐明了

①②③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99、101—102、105页。

辩证唯物主义对时空无限性的认识,指出:“时间上的永恒性、空间上的无限性,本来就是,而且按照简单的字义也是:没有一个方向是有终点的,不论是向前或向后,向上或向下,向左或向右。”^①全部自然科学史和人类认识史,越来越证明辩证唯物主义这一认识的正确性。

关于有限和无限的辩证关系,恩格斯指出,无限性是一个矛盾,而且充满种种矛盾。如果矛盾消灭了,那就是无限性的终结。物质世界从整体上看,从发展的长过程看,是无限的;从具体的个别事物及其发展的个别阶段看,又是有限的。无限寓于有限之中,由无数有限构成,通过无数有限表现出来。否认无限和有限的辩证关系,就必然否定无限性本身。

恩格斯还批判了杜林把物质运动同时间空间割裂的形而上学观点,明确提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②的科学论断。这个论断表明,时间和空间同物质运动是不可分割的,因而也是客观的。世界上万事万物的运动,总是处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时间的持续性和空间的广延性,都是用来说明物质运动的,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至于人们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只不过是现实的时间和空间的反映,决不是虚构,而是科学的抽象。杜林企图以时空概念的变化来否认时空的客观性,否认时空同物质运动的不可分性,这就必然陷入唯心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唯物而又辩证地解决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恩格斯进一步提出了世界统一性、物质和运动、运动着的物质和时间、空间的辩证关系的理论,并且运用自然科学的成果和哲学史的资料对这一

①②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89、91页。

系列的理论作了具体的阐述，全面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丰富内容。

四、阐明认识过程的辩证法，揭示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真理和谬误的辩证关系

在真理问题上，杜林是个形而上学独断论者。他片面夸大人的思维具有“至上的意义”和“无条件的真理权”，认为人们一旦获得了真理，这种真理便成为永恒的、终极的真理，真理和谬误是绝对对立的。恩格斯针对杜林的形而上学真理观，着重论述了真理问题上的辩证法。

关于认识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的辩证关系。恩格斯指出，人的认识、人的思维是矛盾的。一方面，作为整个人类的思维和认识，是一个纵横交错、世代相继的无限发展过程，思维的使命就在于通过社会实践，不断地认识世界，只要人类在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中无限地延续下去，主客观之间就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客观世界的一切发展变化，就可能不断地被认识。因此，人的思维、认识能力是至上的、无限的。另一方面，人的认识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而个人的思维和认识，总是在主观上受到经验、水平、精力以至于阶级的局限，客观上受到事物暴露的程度、社会实践水平、科学水平、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其他条件等的局限。因此，人的思维、认识能力，又是非至上的，有限的。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们中实现的，这当然是一个矛盾。人类的认识，就是在这种至上和非至上、有限和无限的矛盾运动中发展的。这个矛盾，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得到解决。

关于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关系。恩格斯认为，真理

是对于客观世界的正确的反映。它的形式是主观的，内容是客观的。就真理与其所反映的对象相符合这点来说，它是推翻不了的，因而是绝对的。但是，人们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认识，总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深化的过程。由于主客观状况的限制，每一个历史阶段的认识，对每一个具体过程的认识，每一个人的认识，又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因此，真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全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史都证明，永恒的、终极的真理是根本不存在的。

关于真理和谬误的辩证关系。恩格斯指出，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真理和谬误固然是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二者之间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但是，它们之间的对立是有一定的范围的，不能随意越出这个范围，如果越出这个范围，真理和谬误就会互相转化。恩格斯还指出：“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那种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①。真理的发展，正是在真理和谬误的相互斗争和相互转化中实现的。

恩格斯在论述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时，还科学地阐明了自由和必然的辩证关系，强调认识的能动的、革命的方面，并且把认识的目的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联系在一起。

恩格斯指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那种能力。”^②客观世界的规律，在未被人们认识的时候，是一个必然王国。但当人们通过社会实践，认识、利用和支配这些规律以后，人们便获得了自由。从必然向自由的转化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一

^{①②}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26、153—154页。

个在实践基础上的无限过程。人类从动物界分离出来以后，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都是向自由迈进了一步。但是，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原始社会和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社会里，人们的自由受着很大局限。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了阶级，人们才能成为自己和自然界的自觉和真正的主人，才能实现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五、阐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特征，论证 辩证法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

恩格斯批判了杜林对唯物辩证法的极端仇视和无知，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观点。

恩格斯第一次给唯物辩证法下了一个科学定义，阐明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特征。他指出：“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① 这一定义表明，唯物辩证法是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去阐明客观世界的运动和发展规律的。同时，唯物辩证法同形而上学是根本对立的，它不是孤立、静止、片面地去研究事物、现象，而是要揭示事物运动和发展普遍规律，把握现象的本质及其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它说明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这一科学定义还表明，唯物辩证法同各门具体科学不同，它所揭示的是普遍规律，各门具体科学所揭示的则是某一领域的特殊规律。恩格斯以大量的事实，论证了辩证法是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说明辩证法“包含着更广的世界观的萌芽”^②。它不仅是一般的世界观，完全适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而且同时又是指导各门具体科学的方法论，是无产

①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81页。

② 同上，第174页。

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恩格斯对唯物辩证法三个基本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作了科学的论证。

关于矛盾规律。恩格斯批判了杜林根本否认事物的矛盾、把事物看作是静止而没有生命的、各自独立、互相并列和先后相继的形而上学观点，坚持从事物的运动、变化和互相作用方面去考察事物。他指出：“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甚至简单的机械运动，也是因为矛盾引起的。“这种矛盾的连续产生和同时解决正好就是运动。”^①这里，恩格斯明确地把矛盾看作是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本原因，从而揭示了辩证发展观的实质。从简单的机械的位移到物质的更高级的运动形式，特别是有机生命及其发展，都包含着矛盾。他列举了大量的事实，通过各种运动形式来论证了矛盾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

恩格斯论述了矛盾诸方面互相对立和互相联结、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辩证关系。他指出，任何一个有机体生命，每一瞬间都有细胞在死亡，也有新的细胞在形成。这表明，生和死是既相对立，又相联结的。只要我们对事物进行精确的考察，从事物的联系、运动变化上去认识，就会发现，“某种对立的两极，例如正和负，是彼此不可分离的，正如它们是彼此对立的一样，而且不管它们如何对立，它们总是互相渗透的”^②。同样，原因和结果，只有在特定场合，才具有本来的意义；超出这个特定的场合，它们便会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矛盾辩证法正是生动地反映了客观世界活生生的运动和联系。

关于量变和质变互相转化的规律。这个规律最初是黑格尔提出来的，他认为量的增减到一定的限度，便会引起质变。马克思批

①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60页。

② 同上，第62页。

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思想，并在《资本论》中具体地运用和阐发了质量互变的辩证法。恩格斯批判了杜林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列举了若干事实，论证“纯粹量的增多或减少，在一定的关节点上就引起质的飞跃”^①，认为这种“量变改变事物的质和质变同样也改变事物的量”^②的情形，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领域大量存在，量变和质变的互相转化规律是客观的和普遍的。

关于否定的否定规律。杜林污蔑马克思把黑格尔的三段式当作“拐杖”和“助产婆”，才得出了剥夺剥夺者和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结论。恩格斯坚决地驳斥了杜林的污蔑，指出马克思从来没有想到用黑格尔的三段式来“证明”任何东西。他认为，否定的否定规律“是一个极其普遍的，因而极其广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自然、历史和思维的发展规律”^③。

恩格斯还论述了辩证的否定同形而上学的否定之间的根本区别。形而上学根本不了解否定的内在源泉是事物内部的矛盾，把否定看作只是外力作用的结果，或是主观随意地进行的。这种否定，或是简单地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是用任何一种方法把事物消灭掉，因而它根本否认了发展，否认了新事物的产生。辩证的否定则截然不同。恩格斯指出，辩证的否定包含着矛盾的过程，事物内部矛盾着的对立面相互作用的结果，在一定条件下，使每个极端向它的反面转化，实现否定。同时，辩证的否定是“扬弃”，是事物联系和发展的环节；否定中包含着肯定。它不是简单地克服或消灭某一事物，而是否定和克服掉消极的、衰亡着的因素，肯定和保存积极的新生的因素，使事物沿着螺旋式上升的路线，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恩格斯说：“我不仅应当否定，而且还应当重新扬弃这个否定。因此，我做第一个否定的时候，就必须做得使第二个否定可能

①②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84、166页。

③ 同上，第181页。

发生或者将有可能发生。”^① 否则，只有第一个否定，而不发生否定的否定，那么，新事物代替旧事物就不会合乎规律地发生，因而也就没有了发展。这里，能够体现发展的第二个否定是重要的。在客观世界中，每一事物究竟采取什么方式否定，这不仅要取决于过程的一般性质，而且要取决于过程的特殊性质。每个具体的事物，都有它自己特殊的否定方式。这样，恩格斯就深刻地揭示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特点和作用。

六、批判杜林的唯心史观，论述 唯物史观的一些重要原理

杜林考察社会历史问题的观点和方法是先验主义的。他不是从现实本身去认识现实，而是从观念推论出现实，根本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真实关系。对此，恩格斯作了深刻的批判，并阐发了唯物史观的若干重要原理。

道德观念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恩格斯说：“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② 恩格斯还指出，道德是具有历史性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道德，没有什么永恒的道德。拿以往道德论所围绕的中心问题善恶观念来说，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非常厉害，并且常常是互相直接对立的。在当时的资本主义各国，同时存在封建贵族道德、资产阶级道德和无产阶级道德。这三种道德，都是历史的产物，哪一种也不是永恒的。“但是，现在代表着现状的变革、代表着未来的那种道德，即无产阶级的道德，肯定拥有最多的能够长久保持的

①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82页。

② 同上，第134页。

因素。”^①

在阶级社会里，道德是有阶级性的。不同时代的不同阶级，各有自己的道德。恩格斯说：“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②当然，在这样的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道德，是反映统治阶级利益的。

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道德，恩格斯指出，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

恩格斯认为，道德还具有一定的共同性。他指出，封建道德、资产阶级道德和无产阶级道德代表同一历史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有着共同的历史背景，因此，它们之间必然具有许多共同之处。对同样的或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道德观念必然是或多或少的互相一致的。这说明，道德的发展有一定的继承性。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恩格斯指出，平等观念是历史的产物，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在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生产资料公有，产品平均分配，因而在人们之间存在着平等的权利。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在被压迫者中，由于团结、斗争的需要，也有过平等的要求。后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从封建社会末期产生并发展起来，便产生了近代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同时也出现了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恩格斯说：“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关系，而这种历史关系本身

①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33页。

② 同上，第134页。

又以长期的已往的历史为前提。”^① 因此,平等观念绝不是永恒的。

恩格斯在总结了无产阶级平等要求产生的历史过程后指出,平等要求在无产阶级口中有双重的意义,或者它是无产阶级对社会不平等的自发的革命本能的反映,或者它是利用资产阶级的平等口号来鼓动工人反对资本家。“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②

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恩格斯深刻批判了杜林的暴力论的唯心主义本质,着重论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同时也论述了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恩格斯分析了产生奴役的根源不在于暴力,而在于经济。他指出:“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地,经济利益是目的。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基础性’得多;在历史上,关系的经济方面也比政治方面同样基础性得多。”^③ 奴隶主要强迫别人当奴隶,单纯凭借暴力是不行的,他首先必须掌握使奴隶劳动得以进行的工具和对象,以及维持奴隶劳动能力的生活资料。这些东西固然可以通过暴力获得,但财产必须先由劳动生产出来,然后才能被掠夺。私有财产出现的情形也是这样,它只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相反,政治暴力倒是私有财产和剥削制度的产物。在社会历史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基础性的东西,不是暴力,而是经济。

恩格斯从阶级和统治关系的产生问题上,进一步论述了经济决定政治暴力的原理。他指出,阶级和统治关系的出现,是一种历史现象,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在人类历史上,一切社会权力和一切政治暴力都起源于

①②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47、146页。

③ 同上,第199页。

经济条件。随着社会历史的前进,将来阶级、统治关系和一切政治权力的消灭和消亡,也必然以经济高度发展为前提和条件。

从政治暴力本身来看,恩格斯进一步指出,暴力不是单纯的意志行为,它必须有物质基础和前提,即武器和人。武器和人的质量与数量,其中包括军队的装备、给养、组织编制、战略战术等等,都是同整个生产水平、经济条件联系着的。

恩格斯也指出了政治上层建筑、暴力,并不是经济基础的消极的产物,而是有巨大的反作用。它或者是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促进和保护经济的发展;或者是违背客观规律,阻碍和破坏经济的发展。在后一种情况下,它最终将会因经济发展的强大压力而使自身陷于崩溃。恩格斯非常重视适应经济发展规律要求的革命暴力的作用,他说:“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①杜林把暴力一概斥责为绝对的坏事,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以“传教士的思维方式”麻痹革命人民,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革命暴力,这是极其反动的。

第三节 总结自然科学的新成就,揭示自然界发展的辩证法。《自然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巨大贡献

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重视自然科学,极其注重用辩证唯物主

^①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23页。

义观点总结自然科学的新成就。1873年，恩格斯计划写一本《自然辩证法》巨著。从1873年到1876年期间，恩格斯搜集了大量的自然科学材料，写了一个《导言》和一些论文札记。1876年至1878年春，恩格斯忙于和杜林主义作斗争，暂停《自然辩证法》一书的写作，但在《反杜林论》一书中，利用了所积累的自然科学材料。1878年后，恩格斯继续研究自然科学，写成了《自然辩证法》一书的大部分论文和一部分札记。1883年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由于把大部分时间用于整理《资本论》第二、三卷遗稿，同时全部地担负起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工作，因此，撰写《自然辩证法》的工作只好完全停下来。恩格斯逝世以后，《自然辩证法》手稿全部落到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手中。他们借口这部著作已经过时，不让公开发表，直到1925年才由苏联第一次以德文和俄译文对照本公诸于世。

恩格斯之所以非常重视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这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特别是思想理论战线上斗争的客观需要。

当时，绝大部分自然科学家被形而上学和经验主义传统观念所束缚。他们面对自然科学迅速发展越来越清楚揭示出的自然界的辩证性质感到迷惑不解，引起了思想上极度混乱。有些亲自完成了一些重大科学发现的自然科学家，也不能对他们自己的新发现作出正确的理论说明。有些自然科学家被资产阶级哲学引向歧途，甚至成为降神术——一种最荒唐迷信的牺牲品。

资产阶级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破坏工人运动的过程中，采取的卑鄙手法之一，就是歪曲自然科学的新材料，从中做出反动的政治和哲学结论。当时，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思想流派。如：在物理学领域，有鲁·克劳胥斯(1822—1888)等人的“热力学唯心主义”；在数学领域中，有“数学唯心主义”；在生

物理学领域中，有路·毕希纳(1824—1899)等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生理学领域中，有“生理学唯心主义”。江湖骗子杜林也歪曲自然科学材料，打着最新“科学”的招牌向马克思主义猖狂进攻。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欧洲各国无产阶级正在建立自己的政党，积极准备力量，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当时，一项紧迫的任务就是，全面地、完整地论证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便从思想上武装无产阶级政党，提高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水平。为此，不但需要进一步总结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而且需要对自然科学的各种新成就作出哲学概括。

因此，为了澄清自然科学中的思想混乱局面，帮助自然科学家们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束缚中解放出来，以促进自然科学发展；为了粉碎资产阶级反动思潮，揭露其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本质；为了适应工人运动发展的需要，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自然科学，总结和概括自然科学新成就。

《自然辩证法》一书，包括169条札记和片断，10篇论文，两个计划草案。全书虽然没有写完，但是它的思想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这部著作开辟了哲学研究的新领域，它所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确立和全面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之后所作出的一项重大的贡献。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以更为完备的形态来指导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实践。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辩证法》中有些自然科学的材料显然过时了，但是，恩格斯所作出的哲学结论至今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恩格斯提出的一些光辉预见，如原子不是最小的粒子，后来都为科学发展所证实。

一、阐明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 揭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代替 形而上学自然观的历史必然性

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自然科学为哲学发展提供了科学基础，而哲学为自然科学发展提供了指导思想。在《自然辩证法》的《导言》中，恩格斯指出，哲学和自然科学自古以来就是携手并进的。在古代，很难把哲学和自然科学区分开来。当时，由于生产力十分低下，只有天文学、数学和力学这三门科学有一定的发展。和这种自然科学水平相适应的，出现了古代朴素辩证法的自然观，它把自然界看作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一个统一整体。这种观点虽然具有原始朴素的性质，然而在本质上却是正确的世界观。

近代自然科学开始于十五世纪后半期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在自然科学领域，除了象数学、天文学、刚体力学等少数几门科学达到了初步形成阶段之外，其他大多数部门还处于收集材料阶段。因而把自然界分为各个部门加以研究，这在当时是必要的。因为只有通过这种研究，才能使自然科学在细节上弄清楚许多事实，积累大量的经验材料。“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①自从这种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就代替了古代朴

①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60—61页。

素辩证法的自然观。

但是,近代自然科学发展到十八世纪下半叶,已经从收集和积累材料阶段进入到整理材料阶段。当从原来孤立静止地研究自然界的事物和现象进入到揭示其联系和发展的时候,形而上学自然观就成为自然科学继续发展的障碍了。由于形而上学不承认自然界的辩证性质,因而也就不能把对自然界的唯物主义解释坚持到底,最终必然导向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例如,牛顿在不能解释天体运动的起源时,不得不求助于上帝的“第一推动力”。林耐也用上帝的安排来解释动植物物种的形成以及人的产生问题。正如恩格斯所说:“哥白尼在这一时期的开端给神学写了挑战书;牛顿却以关于神的第一推动的假设结束了这个时期。”“科学还深深地禁锢在神学之中。”^①

随着十八、十九世纪自然科学在各个领域中获得的巨大成就,形而上学自然观被打开了一个个缺口。首先要提到的是伊·康德(1724—1804)和比·西·拉普拉斯(1749—1827)关于太阳系起源于原始星云的假说。这个假说认为太阳系是一个生成和发展的过程。它从天体的形成和演化方面,说明自然界有自己的历史发展,而不是象牛顿所设想的那样,神的一击就把天体推动起来。莱伊尔发表的《地质学原理》一书,用常见的自然力包括现存的地质作用来解释地球的历史,对以前广泛流行的形而上学激变论是一个有力打击。在物理学方面,十九世纪发现了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许多其他科学成果,表明自然界中的一切运动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并不断地由一种形态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在化学方面,1828年武勒用人工方法制成了尿素,第一次打破了有机物和无机物之间的界限。在生物学方面,提出了细胞学说,并确

① 《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49页。

立了查·罗·达尔文(1809—1882)进化论,揭示了有机体产生、成长和构造过程的秘密,科学地、全面地论证了物种的起源和演化过程。

恩格斯以哲学和自然科学全部发展的历史,特别是近代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证明了:“在自然科学中,由于它本身的发展,形而上学的观点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①从而揭示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代替形而上学自然观的历史必然性。

在当时,形而上学自然观仍然束缚和阻碍自然科学发展。因此,恩格斯特别强调自然科学家学习辩证法,自觉掌握辩证思维的重要性。他指出:“除了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从形而上学的思维复归到辩证的思维,在这里没有其他任何出路”^②。恩格斯认为,自然科学家既然要研究科学,那就离不开哲学的指导。他们虽然想竭力摆脱哲学,但是又不得不从各种未经批判过的旧观念中吸取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完全作了哲学的奴隶,遗憾的是大多数都作了最坏的哲学的奴隶,而那些侮辱哲学最厉害的恰好是最坏哲学的最坏、最庸俗的残余的奴隶。”^③因此,问题不在于自然科学家是否愿意受哲学的支配,而只是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辩证思维的支配。恩格斯批判了一些自然科学家轻视哲学的错误倾向,认为轻视哲学,轻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

二、论述物质运动的基本形式和科学分类,揭示从无机界到有机界到人的发展的辩证法

物质世界的运动和发展原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一个重要原

① 《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21页。

②③ 同上,第467、533页。

则。研究辩证法，就是要认识自然界各种物质运动形式的区别、联系、转化和发展，并根据这种认识去指导自然科学的发展，能动地改造自然界。

早在 1873 年 5 月 30 日，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初步阐述了关于物质运动形式的思想。他列举了自然界的四种运动形式：机械运动、物理运动（热、光、电、磁）、化学运动和生命运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论文《运动的基本形态》和有关的札记中，用大量篇幅全面深刻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运动观，特别是关于物质运动形式的理论。他根据当时科学发展水平，把物质运动形式区分为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物运动和社会运动等基本运动形式。与这些运动形式相适应的物质形态则为物体（包括原子、分子等）、有机物和人类社会。从机械运动到社会运动，不仅是几种在质上不同的运动形式，而且是一个从低级形式到高级形式的发展过程。各种运动形式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它们可以互相转化，高级运动形式包括低级运动形式，但是高级运动形式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低级运动形式。

恩格斯根据物质运动形式的区别和联系的原理，创立了科学分类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他指出：“每一门科学都是分析某一个别的运动形式或一系列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化的运动形式的。因此，科学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式本身依据其内部所固有的次序的分类和排列，而它的重要性也正是在这里。”^①在这里，恩格斯首先指出了科学分类的客观性。他根据自然界的几种主要运动形式，把自然科学区别为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他同时也指出了科学分类的辩证性，认为在各种运动形式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辩证联系，一种运动形式是从另一种运动形式发展出来的。

① 《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593 页。

所以各门自然科学之间也存在着辩证联系。恩格斯说：“当我把物理学叫做分子的力学，把化学叫做原子的物理学，并进而把生物学叫做蛋白质的化学的时候，我是想借此表示这些科学中的一门向另一门的过渡，从而既表示出两者的联系和连续性，也表示出它们的差异和非连续性。”^①

科学分类反映社会实践和认识发展的水平。人们对物质运动形式的认识，是一个基于社会实践的历史过程。自然科学的发展，不断地揭露出新的运动形式。每一新的科学部门的出现，都反映人的认识向科学真理的接近，从而也使科学分类更加周密和完善。同时，随着实践和认识的发展，在原有科学部门的内部或在这些部门之间不断地分化出新的分支并建立新的结合。因此，科学分类的体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认识和实践的进步而不断有新的发展。

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科学分类原则，对我们认识各门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认识各门科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根据物质结构的层次关系和各种物质运动形式的相互联系、相互区别和相互转化，来建立门类齐全的自然科学体系，确定科学发展的方向，指导科学研究工作，具有重大意义。

恩格斯批判了各门科学中存在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数学中，恩格斯深入地研究了现实世界中数学的无限原型，认为“原子决不能被看作简单的东西或已知的最小的实物粒子”^②。在力学和物理学中，恩格斯论述了吸引和排斥的辩证关系，既批判了片面强调吸引而否定排斥的形而上学重力论，又批判了片面强调排斥而否定吸引的形而上学“宇宙热寂论”。在化学中，恩格斯肯定了约·道尔顿（1766—1844）的旧原子论的功绩，批判了他认为原子

① 《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5页。

② 《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68页。

是物质最后质点，是不可分割的形而上学观点，提出了辩证的新原子论。他认为，原子有复杂结构，是无限可分的。在生物学中，恩格斯研究了生命的起源和本质问题，最先揭示了生命活动的本质。他说：“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个存在方式的基本因素在于和它周围的外部自然界的不断的新陈代谢。而且这种新陈代谢一停止，生命就随之停止，结果便是蛋白质的分解。”并且预言：“如果有一天用化学方法制造蛋白体成功了，那末它们一定会显示生命现象，进行新陈代谢，虽然可能是很微弱的和短暂的。”^① 恩格斯指出，生命在一定条件下，是从无机物产生出来的，然而这是一个千百万年的发展过程，有力地批判了自生论、神创论和生命力论的错误。

恩格斯对达尔文进化论作了很高的评价。他把达尔文进化论列为对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形成具有决定意义的十九世纪三大发现之一。同时也指出了达尔文的错误。达尔文接受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用它来解释物种的变异。他认为，生物个体由于繁殖而造成过剩，发生生存斗争，于是适者生存下来，形成新种，而不适的旧种便消灭了。恩格斯指出，这种繁殖过剩存在于植物界的一定发展阶段上和动物的低级阶段上，并非普遍现象。不仅种内斗争可以引起物种的变异，环境的改变也会引起物种的变异。达尔文把这两种不同的变异混为一谈了。

恩格斯还批判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把生存斗争的观点从自然界搬到社会，企图证明生存斗争是社会的永恒的自然法则，否定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这是非常荒谬和反动的。

恩格斯深入地研究了当时自然科学取得的最高成就，并用辩

① 《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46页。

证唯物主义观点对这些科学成就进行了总结，深刻地阐明了自然界发展过程的辩证法，生动地描绘了一幅物质无限循环的图景。

恩格斯指出，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灭的过程中，都按照自然界固有的规律而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着。人类居住的地球从太阳系形成时起就开始了从低级运动形式到高级运动形式的漫长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从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到化学运动和生命运动，最后出现了能思维和能劳动的人类。任何星球只要具备了相应条件，也就会经历这样的发展。地球和太阳系既然在一定条件下产生出来，也终将在一定条件下归于毁灭，从而完成物质的一次循环。但是，只要具备一定条件，类似的地球和太阳系终将再度产生出来。恩格斯说，我们确信：“物质在它的一切变化中永远是同一的，它的任何一个属性都永远不会丧失，因此，它虽然在某个时候一定以铁的必然性毁灭自己在地球上的最美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而在另外的地方和某个时候一定又以同样的铁的必然性把它重新产生出来。”^①

三、阐明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史观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篇论文，从论述自然界的辩证规律通过“人”这个环节进入社会历史领域。恩格斯把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彻底运用于人类起源问题，批判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各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开辟了一条人类学研究的新途径，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史观。

首先，恩格斯指出，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他说，劳动“是整个

① 《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62页。

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①某些唯心主义者和宗教神学家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是超自然力的产物。达尔文用进化论观点，以科学事实推翻了这个神学唯心主义论断，证明人和其他动物一样，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是在自然力的作用下，从最高等的哺乳类动物——类人猿进化而来的。但是，类人猿如何竟能进化为超出一切动物之上的“最社会化的动物”，以致具有一切动物所不具有的支配自然界的能力？这决不是自然选择理论所能解释的，只有恩格斯关于劳动创造人类的理论才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其次，恩格斯深刻地阐明了劳动使猿转变为人的具体过程。他指出，在特定的自然条件下，使猿有必要并且有可能开始采取直立姿势，从而获得手的解放，“这就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②。因为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没有手的解放，制造工具是不可能的。由于手脚分工，对机体其余部分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由于生长相关律，随着手的解放，身体其余部分的结构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例如，随着手的解放和直立行走，猿类的发音器官得到了改造，这就使语言的产生成为可能。另一方面，由于手的发展对其余机体的反作用，才有可能从事劳动。由于集体劳动，迫切需要一种工具来彼此交流思想，因此，语言的产生便从可能性成为现实性。

劳动和语言推动着猿脑逐渐转变为人脑。与脑的发达相并行的是各种器官以致各种心理过程的发展。脑、感官、意识以及抽象的思维能力又反过来成为劳动和语言进一步发展的常新的推动力。恩格斯指出，随着完全的人的出现，又产生了新的因素——社

①② 《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08页。

会。

恩格斯对劳动如何使猿转变为人的过程的科学分析，彻底粉碎了“上帝造人”的各种唯心主义谬论。

第三，恩格斯揭示了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他指出，人是一切动物中最社会化的动物，而“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又是什么呢？是劳动。”^① 恩格斯把人类同其他动物作了一个全面的对比，得出结论说：“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②。劳动是使人类具有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的特殊能动性。

四、阐明唯物辩证法的一般性质和主要规律，

论辩证逻辑和认识论的基本原理

恩格斯在阐述辩证法的一般性质时，首先指出，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③。承认客观事物的普遍联系、运动、发展和变化，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个根本原则。

恩格斯还指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同充满了神秘性的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相反，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辩证法规律具有客观性。他说：“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不是别的，正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④ 恩格斯深刻地阐述了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的关系。他指出：“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

① 《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13页。

②③ 同上，第517、521页。

④ 同上，第484页。

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①。因此，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是一致的。恩格斯非常强调要划清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界限，绝不能象黑格尔那样从绝对观念中引出思维规律，并把它强加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而要从实际出发、从客观实际中去找出客观事物的规律性。

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规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具体地论证了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面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又进一步明确地把辩证法的最一般的规律实质上归结为三个。由于当时恩格斯侧重于说明辩证法规律的普遍性和客观性，所以，对这三个规律之间的关系，没有作详细的阐述。他说：“在这里不打算写辩证法的手册”，因而“我们不能详细地考察这些规律的相互的内部联系。”^②不过从《自然辩证法》来看，恩格斯对对立统一规律尤为重视。他强调指出了黑格尔在《逻辑学》中阐述对立统一规律的“本质论”“是最重要的部分。”^③同时，他在分析和考察辩证法的范畴问题时，也始终强调对立统一关系。他用对立统一的观点论述了唯物辩证法诸范畴，如：同一性和差别性，原因和结果，必然性和偶然性，无限和有限等的辩证关系，批判了在这些问题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

恩格斯在研究自然科学问题时，十分重视科学方法论问题和辩证逻辑、认识论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自然辩证法》一书首先提出“辩证逻辑”这个概念。恩格斯阐述了辩证逻辑所遵循的几个基本原则。

恩格斯指出，自然界和精神是统一的。他说：“我们的主观的

①②③ 《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34、485、484页，

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①黑格尔从思维的形式和内容的统一研究了思维形式，这是他的贡献。但是，黑格尔从唯心主义观点讲思维和存在的统一，认为思维规律是第一性的，客观规律是第二性的，把自然界和精神的关系弄颠倒了。马克思主义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认为自然界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精神、理论能够正确地反映自然界，从而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提出了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的思想。

恩格斯指出，历史和逻辑是统一的。所谓历史的东西，从广义上说，就是客观事物本身的历史发展；而逻辑的东西，则是客观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当我们考察概念或概念关系的历史发展时，这些概念对我们的头脑来说，也是客观存在着的事物，因此也是历史的东西。恩格斯认为，概念的历史发展和它在个别辩证学者头脑中的发展的关系，就如同有机体的历史发展和它在个别胚胎中的发展的关系一样。这就说明，逻辑的东西大致地重复着历史的东西，但这重复并不是简单地把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切特征都重现出来，而只是重复历史发展中的本质的必然的东西。掌握大量历史资料，把经验上升为理论的过程，就是历史的东西向逻辑的东西转化的过程。

恩格斯还指出，抽象和具体是统一的。所谓“具体”，可以区分为感性的具体和思维的具体。感性的具体是指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具体事物。感性的具体是认识的起点，思维的具体则是认识的结果。人们的认识，从感性具体开始，经过科学的抽象，概括出本质的必然的东西，形成概念，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但是，认

^① 《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64页。

识从感性具体上升到抽象，只是反映了事物本质的某一方面，是对于事物某一方面的认识。为了获得关于客观事物的多方面的知识，掌握思维的具体，人们的认识就必须继续深化，这就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也就是把事物多方面的性质概括出来，综合成一个整体，形成对客观事物本质深刻的、全面的认识。这种由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是认识深化运动的必然规律。

✓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论，运用于研究思维，阐明了思维的实践基础、思维的历史性，和思维形式（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方法（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科学假说）的辩证本性，揭示了思维形式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各种思维形式、思维方法的相互关系，并且指出了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区别。

恩格斯在阐述认识论问题时，非常强调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基础。他指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素的了解，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①。他认为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不能虚构一些联系放到事实中去，而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

恩格斯也非常重视认识论的辩证法，并且着重地阐明了认识的绝对性，批判了自然科学中的经验主义和不可知论。

当时，德国植物学家卡·威·耐格里（1817—1891）是从经验主义走向不可知论的代表人物。他在1877年9月20日在慕尼黑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学家代表大会上作了一个题为《自然科学的认识的界限》的报告，声称：我们只能认识事物的量，不能认识事物的质；只能认识有限的东西，不能认识无限的东西；只能认识个别的东西，不能认识一般的东西。他在质和量之间、有限和无限之间、个别和一般之间、相对和绝对之间划了一条鸿沟，公开宣扬不

^① 《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27页。

可知论。针对这种谬论，恩格斯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论证了世界的可知性。

恩格斯指出，客观事物是既有质的区别又是相互联系的，质和量是辩证的统一，一切质的差异都是可以认识的。他还指出，客观事物是个别与一般、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的辩证统一。人们的认识总是从认识个别的東西，进到认识特殊的東西，又进到认识一般的東西；人们的认识也总是从认识有限的相对的东西，进到认识无限的绝对的东西。当然，这种绝对的认识不可能一下子完成，而是一个曲折的、充满矛盾的过程。绝对的认识即绝对真理只能在无限的过程中实现。但是，自然界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的认识也要不断发展，这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过程。就这一点而言，无限是不可以完全认识的。因此，恩格斯说：“无限的东西既可以认识，又不可以认识，而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①

恩格斯在谈到必然性和因果性的认识时曾提到实践在这种认识中的决定作用。他指出：“必然性的证明是在人类活动中，在实验中，在劳动中；如果我能够造成现象之间的一定的顺序，那末这就等于证明了它们的必然的因果联系。”^② 人类的活动能够对因果性作出验证。在谈到自然科学史时，恩格斯特别强调了生产实践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决定作用。他尖锐地批判了忽视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的错误思想，指出：“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完全忽视了人的活动对他的思维的影响；它们一个只知道自然界，另一个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③

①②③ 《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8、572、573—574页。

简短的结论

从1871年至188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反对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特别是杜林主义的斗争中，在总结无产阶级的斗争经验和自然科学新成就的基础上，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和概括了他们将近四十年的发现，系统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并且根据新的实践经验，提出和论证了一系列新的原理；他们还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更加完备的形态被表述出来。

研究自然科学发展所提供的新材料，探索自然界发展的辩证规律，是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进行科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特别是恩格斯研究自然辩证法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不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而且开拓了哲学研究的一个极为广阔的领域。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怎样认识和对待国家，愈来愈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反对无政府主义、拉萨尔主义等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大大地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国家观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明确提出了过渡时期以及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原理。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是直接地同无产阶级政党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在斗争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逐步在工人运动中确立了统治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和广泛传播，促进了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促进了工人运动走向新的高涨。

第四章

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捍卫和发展

(1883—1895年)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逝世,终年65岁。恩格斯在伦敦海格特公墓主持马克思的葬礼时,发表演说指出:“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①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担负着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整理马克思的遗著和捍卫、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任。

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欧美自由资本主义普遍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帝国主义对内残酷地压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外加紧掠夺殖民地,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一天天尖锐起来。在此条件下,欧美的工人运动重新高涨,普遍地建立起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它们积聚和团结无产阶级力量,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

面对着国际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统治阶级一方面加强对工人运动的残暴镇压,另一方面从高额利润中提出一部分来腐蚀工人,培养工人贵族,在工人运动中散播改良主义思想。这就使机会主义思想在工人运动中滋长起来,如法国党内的“可能派”,英国的“费边社”,就是这样的机会主义派别。

恩格斯认为,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建立一个与机会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74页。

划清界限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加强理论建设，从思想上武装无产阶级。1884年，恩格斯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创造性地阐发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1888年，他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后四十年来的哲学斗争作了总结，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联系和本质区别，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反对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思潮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由于恩格斯和各国革命者的努力，1889年7月14日在巴黎召开了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来自22个国家的393名代表。第二国际的建立，标志马克思主义对机会主义斗争的一次伟大胜利，表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恩格斯晚年，对第二国际中刚刚冒头的修正主义进行过坚决的斗争，批判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揭露他们与资产阶级哲学思潮之间的内在联系。他在这些斗争中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作了重大的发展。

第一节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

在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各国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都公开吹捧资产阶级民主，美化资产阶级国家，胡说资产阶级反动政府能够“按照全体人民的利益”办事，只要无产阶级能争得更多的选票和席位，资本主义就能“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也极力粉饰资本主义制度，将资产阶级国家说成是超阶级的、永恒的、人类不可缺少的东西，妄图以此抵制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把无产阶级引向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放弃推翻资产阶

级国家政权的斗争。尽管这些“理论”毫无科学根据，但却迷惑了一部分人。正如恩格斯后来指出的：“在德国，对国家的迷信，已经从哲学方面转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中去了。”^①这种对国家的迷信，势必导致否认国家的阶级本质，给无产阶级事业带来严重的危害。

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批判资产阶级的国家观，反对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提高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就需要进一步揭示国家的本质和国家的起源，这就必然涉及原始社会史问题。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一、论原始氏族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规律

恩格斯把唯物史观运用于史前时期的研究，揭示了原始氏族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规律，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原始社会的理论。

1877年，美国民族学家和原始社会史学家路·亨·摩尔根(1818—1881)的《古代社会》一书出版了。这是一部具有重大意义的科学著作。摩尔根从1840年开始，前后用了近四十年的时间，对美洲印第安人易洛魁部落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揭开了原始社会的秘密。恩格斯曾高度评价摩尔根的学说，指出：“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四十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②

① 《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36页。

②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页。

《古代社会》一书出版后，受到马克思的重视，并被介绍给恩格斯。马克思于1881—1882年专门研读了《古代社会》，作了十分详细的摘录，并加了许多重要的补充和评语，在有些问题上，还指出了摩尔根的观点错误或不确切之处。马克思曾打算写一部关于原始社会的著作，用唯物史观“来阐明摩尔根的研究成果”，但遗憾的是，他的这一心愿未及实现，便与世长辞了。他遗留下来的《〈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就成为恩格斯后来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重要根据。

恩格斯于1884年初集中精力从事原始社会史的研究。他同样十分重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认为它证实了马克思和他所制定的唯物史观，以及他们对原始社会的看法。恩格斯于1884年3月——5月，完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写作。恩格斯认为，这一著作的完成，在某种程度上是执行马克思的“遗言”，补偿了“亡友未能完成的工作”^①。

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不仅运用了他自己过去对古希腊、罗马及日尔曼民族等历史的研究成果，以及新发现的有关家庭史、原始社会史的大量材料，而更重要的是，他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摩尔根等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批判的探讨，对许多实际材料和结论都作了新的解释和发挥。

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探讨了原始社会的所有制和社会结构问题。当时确认原始时代的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即肯定了原始社会是建立在公有制和血缘关系的基础之上的。在这里，他们还提出了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口的增殖这两种生产的观点。到了六十年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又论述了许多有关原始社会史的重要问题。但上

^①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页。

述这些对原始社会的探讨，只是初步的，仅限于父权制氏族社会，而对氏族的起源与发展，以及父权制以前存在着母权制氏族社会等一系列问题，还不可能作出系统的理论分析。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根据摩尔根的材料和研究成果，系统地、科学地阐明了原始时代的氏族的起源、发展和基本特征。氏族的起源和发展是与婚姻、家庭的起源和发展相联系的，因此，恩格斯系统地阐述了家庭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与那种认为一夫一妻制家庭自古有之的传统观念相反，恩格斯认为，家庭作为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之一，是随着社会生产发展而不断变换自己的形式的，每一家庭形式都是与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在原始社会初期，不曾有过任何家庭形式，而存在着杂乱的性交关系。婚姻、家庭关系是从人类开始由风俗所规定的两性间性生活受到某种限制的时候产生的。

原始社会的第一种家庭形式是血缘家庭，它是群婚制的一个阶段。在这种家庭形式中，仅仅排除祖先与子孙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婚姻关系，同一辈的男女互为兄弟姐妹，也互为夫妻。第二种家庭形式即普那路亚家庭，它是群婚制的高级发展阶段。在这种家庭形式中，同胞兄弟姐妹之间的婚姻关系也被排除了。恩格斯指出：氏族制度，在绝大多数场合都是从普那路亚家庭中直接发生的。因为在这种家庭中排除了兄弟姐妹间的通婚，实行外婚制，就必然形成两个集团，从而引起氏族的建立。氏族就是在一个共同的女祖先率领下组成的、任何男女不通婚的女系血缘亲属集团，一个氏族的男人们只能是另一个氏族的女人们的丈夫。“氏族的任何成员都不得在氏族内部通婚。这是氏族的根本规则，维系氏族的纽带”^①。这也就是氏族的本质。

^①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82页。

恩格斯根据摩尔根的材料，以易洛魁人的氏族为典型例证，阐明了原始氏族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在群婚制的条件下，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这时，世系只能按母亲方面来确定。因此，氏族社会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就只能是母系氏族社会。当时，妇女从事农业，而农业又是氏族的主要生活来源。因此，妇女在共产制家庭经济中占主要地位。这种“母权制”，在原始社会发展的相当长的时期内，占着统治地位。在自然选择原则的作用下，禁止通婚的规则和习俗越来越多，越来越细，这就导致一种新的家庭制度——“对偶家庭”的出现。它是与群婚并行，并在群婚制范围内，排斥他人的婚姻关系，即在或长或短时期内成对配偶。在这种家庭中，一男一女共同生活，但婚姻关系也很容易撕破，子女仍然只属于母亲。随着生产的发展，财富的增加，男子在生产中和家庭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对偶家庭后期，开始出现了家庭私有财产，并且子女已能认识自己的生父，父亲便要求其子女继承他的财产，于是引起了“母权制”的溃崩，逐渐过度到“父权制”氏族阶段。氏族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

原始氏族社会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如下：这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社会制度建立在原始公有制的基础之上，没有私有制和剥削，土地乃是全部落的财产，仅仅小小的园圃归家庭暂时使用。这时，没有阶级和压迫，也没有国家和法。由氏族、胞族、部落构成了一套相当完备的社会组织形式。然而这一原始氏族制度的存在是以生产极不发达为前提的。

恩格斯根据原始社会的发展，对唯物史观作了重大补充和发挥。他明确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

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①

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决定着社会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毫无疑问，原始社会的发展也同样是由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决定的。但是恩格斯发现，在母系氏族社会生产力极不发达的情况下，有许多问题仅仅用物质生产因素还不能得到充分的说明。如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最初必然过着群体生活，必然是群婚，但是，群婚的具体发展道路又是怎样的呢？为什么婚姻关系的范围逐渐缩小呢？为什么家庭的发展呈现从最初的原始群进入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和对偶家庭这一顺序呢？这些问题需用生活资料的生产以外的因素来说明。这时家庭的发展，不仅受生活资料的生产因素的制约，同时还受人口的繁殖、增长以及“自然选择”所制约。总之，在原始社会，人口的蕃衍，家庭的发展，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一起，在历史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从对偶家庭到一夫一妻家庭的过渡，“自然选择”已不再起决定作用了，而是为新的因素——所有制的变化所决定。私有财产和财产继承权的出现，与按母系计算世系的制度发生了矛盾，矛盾的解决，必然导致父系氏族社会的出现。就是说，一夫一妻制家庭是适应私有制经济的要求而产生的，此后，家庭制度就从属于所有制关系了。在新的条件下，种的蕃衍，人口的增长，作为社会物质生活的必要条件之一，也还是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对社会的发展起着加速或延缓的作用。

^①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页。

恩格斯关于原始社会两种生产的理论，不仅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不相矛盾，而且恰恰是这一原理的具体化，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重大补充和发展。有了这一新的发展，才使原始社会史建立在真正的科学基础之上。

二、论私有制和阶级的起源

恩格斯论述了氏族制度解体的一般经济条件，从而揭示了私有制和阶级的起源，科学地阐明了人类由无阶级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规律性。

恩格斯着重从生产、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展来论证私有制的产生，而私有制则是“阶级矛盾的根源和破坏古老公社的杠杆”^①。

在原始社会初期，由于生产极不发达，分工只存在于两性之间，这是由生理上的原因造成的，还谈不到社会分工。后来人们在长期游牧生活中，逐渐学会了驯养牲畜；到野蛮时代中级阶段，游牧部落便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这一分工使经常性的交换成为可能。当畜群逐渐转为家庭、个人的“特殊财产”的时候，个人之间的交换就代替了部落之间的交换而成为唯一的形式。生产日益提高，个人的劳动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其本身所必需的产品，生产有了剩余，便出现了剥削的可能性，也有了吸收新的劳动力的需要和可能，于是战争的俘虏变为奴隶。“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即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②到了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由于铁器等金属工具的使用，提高了生产效率

①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84年4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43—144页。

②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57页。

及产品的多样性,就又发生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与农业分离了。这时,奴隶的使用已成为普遍现象,成批的奴隶被赶到地里和工场里劳动。奴隶制成为社会制度的本质的组成部分,私有财产更加扩大,土地由分给家庭使用而逐渐过渡为家庭的私有财产。交换的进一步扩大,出现了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交换、贸易、货币的发展,又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分化——贫富两极分化,氏族成员中一部分也变成了奴隶。进入文明时代初期,出现了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一个只从事交换而不从事生产、却又掌握生产大权的商人阶级,从工农业中分离出来。恩格斯认为,这次分工是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货币借贷、高利贷及土地买卖、抵押制的出现,加剧了新的阶级分化。财富集中于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手中,人民大众日益贫困化。由于贫民,特别是奴隶人数大大增加,“奴隶的强制性劳动成了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所赖以建立的基础”^①。氏族制度终于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

总之,随着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生产的共同性逐步向个体性过渡,私有制便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起初是畜群、畜产品及奴隶的私有,而后是土地及货币财富的私有。生产水平的提高,私有财产的出现,使由分工引起的交换更加发展,交换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私有制的确立,从而导致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的形成。

关于私有制、阶级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有过论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就提出过私有制是从“部落所有制”产生的思想。1852年马克思在给魏德迈的信中,明确提出“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并把它作为自己的新贡献之一。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在批判杜林关于暴力产生阶级的谬论时,进一步论述了阶级及统治关系的产生的两种途径。

①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64页。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以丰富的实际材料，系统地阐明了私有制、阶级的起源。正是上述思想的进一步论证和发展，给了无产阶级以强大思想武器，同时也使那种鼓吹“私有制永恒性”的唯心史观彻底破产。

三、论国家的起源和本质

恩格斯系统论述了国家的起源和本质，从而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国家是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引起氏族制度瓦解的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是国家产生的基本前提。原始社会后期，在经济关系发生重大变革、阶级集团逐渐形成的情况下，氏族制度就逐渐变得软弱无力了。具体说来，一是异族的杂居，使得氏族组织的成员无法集合起来处理自己的公共事务。由经济发展而形成的新的集团，则要求有新的机关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和社会权利。二是氏族制度是从那种没有任何内部对立的社会中生长出来的，除了舆论之外，它没有任何强制手段。而当阶级的分工和对抗达到尖锐地步时，氏族组织就再也维持不下去了。由于社会无法解决阶级对抗，于是就要求第三种力量来“压制它们的公开的冲突，顶多容许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内以所谓合法形式进行”^①。这似乎站在各阶级之上的第三种力量即国家终于代替了氏族组织。

恩格斯根据希腊人、罗马人和日尔曼人的古代历史，详细考察了国家产生的具体过程，并总结概括了国家产生的三种形式（即雅典的国家、罗马的国家和德意志的国家），其中雅典的形式是最纯粹、最典型的形式，它是直接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

^①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65页。

级对立中产生的。

恩格斯作了上述历史的分析之后，便从国家的起源中概括了国家的本质，指出：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它是社会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① 恩格斯的这一结论，清楚地说明了阶级与国家的关系，国家从它一产生起就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组织。

恩格斯进一步将国家与氏族制度加以比较，从二者的区别中，阐明了国家不同于氏族制度的两个基本特征：（一）国家按地区划分它的居民，不再按血缘关系划分居民；（二）公共权力的设立，这是与居民自动武装相对立的，它已不代表全社会，而为某一个阶级所掌握。构成公共权力的不仅有特殊的武装的人，而且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等各种强制机关。这是国家的最本质的特征，它清楚地表明了国家的阶级实质，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

恩格斯还指出：“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② 历史上存在过的国家，不论是古代的奴隶制国家、封建国家，还是现代的资产阶级国家，都是压迫阶级剥削、奴役

①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66页。

② 同上，第168页。

劳动者的机关。因此，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要求得解放，就必须首先用暴力推翻剥削阶级国家。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正如恩格斯自己所说：“这本书对我们的整个世界观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①它根据大量的实际材料，科学地论证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深刻地揭示了国家的阶级本质，补充和丰富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它同马克思、恩格斯的其它经典著作一样，为全世界无产者的解放斗争提供了无比锐利的思想武器。

第二节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四十年来哲学斗争的总结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日益没落的资产阶级竭力复活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反动方面，抛弃了它的合理内核，在“新”哲学的幌子下大力宣扬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在英国有新黑格尔主义，他们抛弃了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兜售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且从主观唯心主义立场宣传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把绝对精神变成“绝对经验”，认为在感觉以外没有客观实在。新黑格尔主义者还宣扬黑格尔的反动国家学说，为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作辩护。在德国有新康德主义，他们提出“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口号，并从右边来批判康德，完全抛弃了康德哲学中仅有的一点唯物主义因素，发展了康德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和不可知论。他们认为自在之物的存在完全是

^①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84年4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414页。

一个假设，从而就否定了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是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流派，是日益腐朽的现代资产阶级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给以坚决的批判，恩格斯称它们为“折衷主义的残羹剩汁”，指出它们企图在科学上开倒车，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不肖子孙。

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除了复活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反动方面，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无耻的歪曲和攻击，他们污蔑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简单的凑合，企图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混为一谈，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混为一谈，根本抹煞无产阶级世界观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界限。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做一个简要而有系统的说明是很必要的了。”^①所以，恩格斯借评论丹麦哲学家卡·尼·施达克(1858—1926)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的机会，写下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部光辉著作，总结了四十年来的哲学斗争，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联系和区别，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它在哲学发展中所实现的革命变革，并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德国 古典哲学的联系和区别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都承认自己是从黑格尔的哲学出发，通过费尔巴哈的哲学，而达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但

^①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08页。

他们的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又是根本对立的。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恩格斯全面系统的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的联系和区别。

恩格斯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成果。黑格尔对形而上学思维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提出了与之对立的辩证法的思维方法。他把整个自然界、社会历史和人类思维描写为一个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按照这种辩证法，没有什么最终的、绝对的和神圣的东西，只有事物的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它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认为永恒不变的尽善尽美的社会和国家是不存在的。但是，这个结论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唯物主义改造，剥去了它的神秘外衣以后得出的，至于它的原有形式，那是不适用的，因为它不仅是思辨的、唯心主义的、神秘主义的，而且最终是妥协的、保守的。黑格尔宣称他的哲学体系结束了人类认识的绝对真理，正如人类历史的发展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许诺的君主立宪政体中达到其顶点一样。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黑格尔哲学的这种二重性是德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保守性的表现。黑格尔是德国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在哲学上是巨人，但却没有完全摆脱德国庸人的气味。

恩格斯以黑格尔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一命题为例，分析了黑格尔哲学的二重性，并揭示了黑格尔学派的解体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出现的历史必然性。

恩格斯认为这一命题一方面是为现状辩护，另一方面却包含着对现状的否定；或者说，从字面上看，它是为现状辩护，而从实质上看它却包含着对现状的否定。把“现实的”理解为“现存的”，而说现存的都是合理的，这显然是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

替当时的德国专制制度祝福。但是，这一命题的背后却隐藏着革命的内容，因为在黑格尔那里，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只能表现为必然性。这就是说，只有在历史发展中表现为必然性的东西才是现实的、合理的。相反，那种失去了必然性、违反客观规律性的东西，都是不合理的，不现实的，因而失去了自己存在的权利，注定要归于灭亡。黑格尔说：“一个坏的国家是一个仅仅是实存着的国家，一个病躯也是实存着的东西，但它没有真实的实在性。一只被砍下来的手看来依旧象一只手，而且实存着，但毕竟不是现实的。真实的现实性就是必然性，凡是现实的东西，在其自身中是必然的。”^①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

恩格斯指出，黑格尔哲学的矛盾，隐藏着后来分裂的种子。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黑格尔学派分裂为青年黑格尔派和老年黑格尔派。老年黑格尔派代表封建贵族和反动的资产阶级保守派的利益，他们抓住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完全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青年黑格尔派代表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利用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批判宗教、反对封建制度的思想武器。青年黑格尔派对宗教的批判在当时曾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在政治上很不坚定，1840年以后，逐步堕落为庸俗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在理论上没有跳出唯心主义的圈子。他们鼓吹一种超越一切政治和现实的“批判”，鄙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颂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青年黑格尔派中也有少数人，在批判宗教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突破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返回到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① 《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80页。

费尔巴哈的最大功绩，是他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批判了宗教，宣传了无神论思想。1841年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出版，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把自然界和人提到了哲学研究的首位。费尔巴哈指出，新哲学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他认为，哲学的对象不在天上而在地上，不是神而是人，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感性存在物。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对人们的思想起了解放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这种新观点对他们两人世界观的转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成为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间环节”，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创立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在恩格斯看来，费尔巴哈却没有克服黑格尔哲学，他在抛弃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的同时，也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完全抛掉了。费尔巴哈哲学是人本主义哲学，他的唯物主义仍然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它没有越出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范围。在历史观上，他还没有摆脱传统唯心主义束缚，“作为一个哲学家，也停留在半路上，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①造成这种情况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德国反动当局对他的迫害，使他不得不在穷乡僻壤中过着农民式的孤陋寡闻的生活，脱离了现实的阶级斗争和生产实践。

费尔巴哈所没有走的一步，终究是有人要走的。马克思、恩格斯亲身参加并总结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总结了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吸取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批判地改造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因而越过了费尔巴哈，创立了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人类认识史上的

^①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37页。

一次伟大的变革。

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但是,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早在四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相继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指出了黑格尔哲学的极端的神秘性和思辨性,批评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和形而上学性。在六十年代末,当杜林把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混为一谈时,马克思就严肃地指出:“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①。1873年,马克思为《资本论》写第二版跋时又一次重申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区别,他说:“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②恩格斯在1876年写《反杜林论》时也一再指出,由于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一切都被弄得头足倒置了,世界的现实联系完全被颠倒了。”他的辩证法“不能不是牵强的、造作的、虚构的,一句话,被歪曲的。”^③到了八十年代,恩格斯批驳了新康德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污蔑和攻击,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真正的继承人,是他们批判、清洗了黑格尔哲学,拯救和改造了他的辩证法,采取了它的合理内核,把辩证法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也是他们批判了费尔

①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3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21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64页。

巴哈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局限性，吸取和继承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统一起来。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里，辩证法就是唯物辩证法，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他们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统一为完整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意味着资产阶级哲学的没落和无产阶级哲学的兴起。正如无产阶级为人类历史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为哲学史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科学的哲学的时代。“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①

二、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和实践标准的论述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是哲学史上的一个老问题，它的产生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过去许多哲学家已经觉察到这个问题的重大意义，但把它作为哲学基本问题明确地提出来，并把它看作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的是恩格斯。这是他对全部哲学史，特别是近代哲学史的一个科学总结。

在远古的时代，人们就已经开始考虑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了。由于生产水平的低下和知识条件的限制，人们不了解自己身体的构造，不能解释做梦的现象，就把自然力人格化，因而形成了灵魂不死的观念。

到了奴隶社会，随着哲学思想的产生，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便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贯穿于整个哲学的发展史。古希腊的德漠克里特路线和柏拉图路线就是两条根本对立的哲学路线。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哲学基本问题也起过巨大的作用，它以尖锐的形

^①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54页。

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发展生产和科学技术，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神学的统治，这个问题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从而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

哲学基本问题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研究。这一问题在黑格尔全部哲学的中心课题。但是，黑格尔哲学的思辨性质，使它不可能对这个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费尔巴哈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时的基本理论前提。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又作了进一步的论述。1876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阐述了世界的本原问题和人们如何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1886年，恩格斯在反对新康德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污蔑和攻击时，总结了哲学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基本经验，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第一次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规定为“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明确地提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①这是哲学史上的一个重大的发现，对哲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恩格斯对哲学的基本问题作了科学的分析，指出哲学基本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方面是思维和存在或者精神和自然界何者是本原的问题。“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②恩格斯的论述，把哲学上两大派别、两条路线的斗争明确地表达出来，为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提供了唯一的科学的标准。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19、220页。

物质和精神何者为本原的问题，是任何哲学家都不能回避的首要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回答其它一切哲学问题的出发点，决定着某一哲学的发展方向。所以，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反复强调哲学基本问题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所谓唯一标准，就是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概念“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而只是指如何回答思维 and 存在何者为本原的问题。如果在任何别的意义上使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用语，就只能造成混乱，混淆哲学上两条路线的区别。恩格斯批评施达克不懂这个标准，而错误地把喜欢大吃大喝、追求物质享受叫做唯物主义，把“相信人类进步”、“追求理想目的”、“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叫做唯心主义，因而错误地把费尔巴哈说成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施达克的观点必然会模糊和混淆哲学上两条路线的界限，抹煞两个阵营的对立，造成哲学上的极大混乱。而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锐利的武器，使我们能够透过各种纷繁复杂的哲学思想，掌握其基本路线，认清其本质。

恩格斯指出，哲学基本问题除了第一个方面，即物质与意识何者为本原的之外，还有第二个方面，即“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①。对这个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都作了肯定的回答。唯物主义者 and 彻底的唯心主义者（如黑格尔）都认为，客观世界是可以认识的，思维与存在具有同一性。但是，二者所讲的同一性的内容是根本不同的。唯物主义者是在承认物质世界及其规律性的客观存在的基础上谈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思维是对客观事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21页。

的认识。而唯心主义者则相反,他们是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来谈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如黑格尔认为,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只不过是“绝对观念”的表现,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也不过是“绝对观念”自己认识自己罢了。

但是,另外还有一些哲学家根本否定认识世界的可能性,这就是不可知论者。在近代哲学家中,大卫·休谟(1711—1776)和康德就是不可知论的主要代表。休谟认为物是感觉的集合,人的认识限于感觉范围之内,至于感觉的来源是什么,感觉之外的物质世界是否存在,他表示怀疑,认为是无法知道的,所以休谟的不可知论也被称为怀疑论。康德虽然并不怀疑自在之物的存在,但认为它是不可知的,因为它超乎经验以外,是人的认识能力无法达到的“彼岸世界”。康德割裂了思维与存在的联系,在它们之间划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否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对于不可知论,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都作过批判。黑格尔站在唯心主义立场,应用辩证的方法论证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强调存在能转化为思维,思维也能转化为存在,给予不可知论以决定性的打击。但是,由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立场,他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费尔巴哈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既批判了康德的不可知论,又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思维和存在同一论。但是,由于费尔巴哈不了解社会实践的意义,由于他的哲学的形而上学性,他又不可能彻底批判不可知论。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社会实践的观点引入认识论之后,才彻底解决了世界的可知性问题,从而战胜了不可知论。

恩格斯指出,对不可知论“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末康德的不可

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①。恩格斯还指出，推动哲学家前进的，推动哲学发展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这也就是实践的作用。

1892年，恩格斯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写的导言，对不可知论再一次进行了批判，并对实践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证。不可知论者认为，我们所感觉到的事物及其特性不过是它们对我们的感官所产生的印象，但我们无法知道它们是否是事物及其特性的正确反映，也不能通过任何感觉的或思维的过程来掌握自在之物。恩格斯指出，对于不可知论的这种论点，只凭论证是很难驳倒的，“但是在有论证之前，已经先有了行动。‘起初是行动’。在人类的才智发明这个困难以前很久，人类的行动已经解决了这个困难。”^②由于科学和工业的巨大进步，原来不可理解的事物，现在逐一得到理解。这是恩格斯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实践观点的进一步的发挥，论述了实践先于认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的思想。

三、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阐述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费尔巴哈批判了宗教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返回到唯物主义，这是他的很大的功绩。但是费尔巴哈并没有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他只是半截子唯物主义者。在历史领域里，他还没有摆脱传统的唯心主义束缚，仍然是唯心主义者。费尔巴哈过分夸大了宗教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在他看来，历史无非是人性的展开，而人类对自己本质的认识，在过去是通过人的本质的虚幻反映——神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21页。

^②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86页。

来实现的，所以，宗教的变迁变成历史变迁的动因。费尔巴哈以为懂得了这些道理，人们便应该把对上帝的崇拜变为对人的崇拜，以“爱”的宗教代替神的宗教，而他所说的人是抽象的人，他所说的爱是抽象的爱。

这个抽象的人也是费尔巴哈研究社会伦理问题的出发点。所以，他的基本道德准则是极其贫乏和肤浅的，它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因而也就不适用于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它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他只承认“善”的历史作用，否认“恶”的历史意义；空谈爱的原则，而看不到人与人间的经济关系。费尔巴哈的哲学还停留在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没有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历史领域。

马克思、恩洛斯克服了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并且“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①。这就是把唯物辩证法贯彻到社会领域，第一次正确地分析和回答了社会历史问题，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以来，在他们的一系列著作中都有所阐述，特别是1859年马克思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作了科学的概括。但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详细的论述，则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作出的。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日—22日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曾指出：“我在这两部书里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②

①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3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9页。

在《反杜林论》里，恩格斯通过对杜林唯心史观的批判，阐述了经济与政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指出经济关系对政治暴力、社会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恩格斯则着重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来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出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自然界的发展一样，也有自己发展的客观规律，关键是发现这种规律，并掌握这种规律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观把历史看成是英雄豪杰的个人思想史和活动史，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由伟大人物的主观思想决定的，是偶然事件的堆积，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不仅唯心主义者如此，旧唯物主义者也是如此，他们只看到思想动机的作用，而看不到思想动机的背后还有更深刻的动因。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自然界的发展一样，有着它本身的客观规律。但是，自然界发展的规律是由不自觉的、盲目的、无意识的力量相互作用形成的，而社会历史的运动是由人参与的，由人们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来实现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和愿望，但是人们所期望的东西或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彼此冲突，互相矛盾，因而互相抵消，而不能如愿以偿。这说明，人的主观意识、思想动机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恩格斯说，要寻找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根源，就要研究隐藏在思想动机背后的东西是什么？思想动机是由什么引起的，又由什么决定的？这样人们就可以在表面上是偶然性起作用的地方，发现这种偶然性始终受内部的隐藏的必然性所支配。恩格斯指出，社会历史的进程不是按人的主观思想，不是按人的意志和愿望来进行的，而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人的活动，人的思想，如果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人们在实践中就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如果人的主观思想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不但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会受到

客观规律的惩罚。所以,关键的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如何发现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恩格斯主张从三个方面进行研究:第一、要探讨使广大人民群众、整个民族、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思想动机,因为广大人民群众是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主体,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研究了整个阶级、整个民族、广大人民群众行动的思想动机,就可以在这思想动机的背后找到历史发展的物质原因。第二,要探讨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动机。为什么这个行动能长期地为人民所公认而持久地存在下去?为什么这种思想动机能够引起历史这么大的变化?这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第三、要探讨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的头脑中的动因。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在于他的思想动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行动一致,他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通过以上的探讨,就能认识和掌握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恩格斯特别论述了上层建筑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政治、道德、哲学、宗教等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都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但它们同经济关系的距离有远有近,同经济的联系有直接有间接。国家、政治制度同经济基础的距离最小,是“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哲学是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而且,距离愈远,“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愈来愈混乱,愈来愈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①。但是,意识形态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近代哲学的内容本质上就是“那些和中小市民阶级发展为大资产阶级的过程相适应的思想的哲学表现”^②。它归根到底反映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

①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49页。

② 同上,第250页。

宗教离开物质生活最远，好象是同物质生活最不相干。恩格斯指出，它也是离不开经济基础的，它的存在和发展是为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在原始时代，宗教是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和人们的愚昧无知而产生的。在阶级社会中，宗教成为剥削阶级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宗教的形式，宗教的改革和发展，也完全是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的。

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明确提出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全面地论述了唯物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组成部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系统化了。这是恩格斯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贡献。

第三节 恩格斯晚年的有关书信 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

本节论述的恩格斯晚年的有关书信，是指从1890年到1894年他给康·施米特(1863—1932)、约·布洛赫(1871—1936)、瓦·博尔吉乌斯等人所写的几封信。在这些书信中，恩格斯批驳了机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篡改和歪曲，全面地阐述了经济与政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进一步揭示了社会意识形态发展的特点和作用，同时也论述了其他一些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历史唯物主义是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它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产生，也随着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八十年代以前，在社会历史观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地是反对各种唯心史观，因而比较重视经济的研究，他们多次指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是历史过程的决定因素，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

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原因决定的；上层建筑的产生和变革是由经济基础的需要和变更决定的。也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的研究，“是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①，较多地强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而对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则论述得不够。恩格斯说：那时，“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②

到了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情况有了变化。随着资本主义逐渐走上垄断阶段，机会主义就日益滋长起来，他们肆意歪曲和篡改唯物史观，否定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宣扬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一些资产阶级反动学者也故意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庸俗化，把它说成只承认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德国的资产阶级社会学者保·巴尔特（1858—1922）之流疯狂攻击马克思主义，硬说马克思否定先进思想的积极作用。他污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原则是“任意的历史编造”，是“否定一切观念的力量”，是把“人类变成了一种机械发展的毫无抵抗力的玩物”。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些青年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深入的研究，把唯物主义当作公式、标签强加到各种事物上，这也给保·巴尔特之流以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可乘之机。恩格斯针对这种情况，全面地、完整地论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在充分肯定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

① 《恩格斯致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00页。

②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9页。

着重论述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严厉地批驳了巴尔特之流的攻击，同时也批评了德国党内的教条主义倾向。

一、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日给约·布洛赫的信中，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作了全面论述：第一，经济状况、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第一性的，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第二，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是第二性的，它的性质、状况、发展和变化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是，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一旦产生出来，就有着自身的特殊发展规律和特点，并能决定历史斗争的特点或特殊形式。这种决定作用比起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当然是次要的，但也是不可忽视的。第三，经济状况和上层建筑之间、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影响着历史的发展，而其中归根到底是经济必然性起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这样，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不仅是唯物的，同时又是辩证的，既批判了唯心论，同时又避免了形而上学机械论。

恩格斯在驳斥保·巴尔特对唯物史观的歪曲时指出：“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的时候，它也影响周围的环境，甚至能够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①恩格斯还以国家权力为例，说明上层建筑怎样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他说：“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

^① 《恩格斯致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02页。

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①

为什么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如此巨大的反作用呢？这是由于上层建筑各部分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相对独立性，形成它自己发展的特殊规律和相对独立的历史，因而就能积极主动地反映经济基础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但是，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不是离开经济基础而单独起作用的。相反，上层建筑是受经济必然性所制约的，它的反作用是在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产生和发挥的。无论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有多大，“生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东西。”^②离开了经济基础的内在必然性，离开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制约性去谈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就是离开了历史唯物论，陷入历史唯心论。

二、论意识形态的特点和作用

社会意识一旦由一定的经济条件产生出来以后，便具有相对独立性，具有它本身的继承性和运动、发展的特殊规律。

恩格斯指出思想、理论具有历史的继承性，这是社会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的具体表现。“历史思想家在每一科学部门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

^①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83页。

^② 同上，第481页。

路。”^①“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前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②意识形态的这种继承性，使它的形成和发展有着自己的特殊的规律，这就造成了似乎它和经济基础无关的假象，掩盖了它的真正的动力和根源。唯心主义者正是利用意识形态的这个特点，否定了社会意识对经济基础的依赖关系。其实，每个时代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在他们形成自己的思想理论的时候，虽是以先驱者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为前提，但是对于前人的思想资料也不是无条件原封不动地全部接受的。继承什么，摈弃什么，发展什么，都是由当时的社会需要和思想家的阶级地位决定的，也即是受经济基础所制约的。

由于意识形态的这种历史的继承性，造成了社会意识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的不平衡性。历史上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在思想领域里却可能超过经济上比较发达的国家。正如恩格斯说：“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十八世纪的法国对英国（而英国哲学是法国人引为依据的）来说是如此，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③当然，这种不平行的发展也是相对的，先进的思想之所以能在某些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国家产生，并不是说它的发生和发展可以脱离社会经济条件，某一思想的发生和发展归根到底还是以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前提的。

各种思想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也是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的一种表现。经济的高涨归根到底要造成各种意识形态的普遍繁荣，但是各种意识形态的发展也离不开它们之间的相互影

① 《恩格斯致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01页。

②③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85页。

响。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除了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之外,它们又都互相影响,产生各种思想之间的交互作用。在社会意识形态之间,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们影响和支配着其他的意识形态。哲学是作为世界观与方法论而影响其他意识形态的,也即是说,各种意识形态的存在和发展都不能离开哲学的指导,但哲学本身不能代替其他各种意识形态,其中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是政治、法律和道德。

三、论唯物史观既是科学理论又是研究 社会历史的唯一正确的科学方法

恩格斯在有关书信中还论述了唯物史观不但是科学的理论,而且同时又是研究社会历史的唯一科学的方法,指出唯物史观不是教条,而是研究工作的指南。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在德国的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被迫废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有了较大的发展,一些小资产阶级的青年作家、大学生也大量涌入党内,他们既无理论准备,又无实践经验,但却自命不凡,夸夸其谈,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他们认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运用它了”^①。他们不去做深入的研究工作,而把唯物史观当作一个标签,以为只要把它贴到各种事物上去,问题就解决了。他们这样做,不但歪曲了唯物史观,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而且在工人群众中也造成了混乱,给资产阶级反对马克思主义造成可乘

^①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9页。

之机。

恩格斯严厉地批评了这种错误的作风，告诫他们：“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①，陷入历史唯心主义。恩格斯强调指出，唯物史观只是给人们研究社会历史问题时提供一种科学的方法。恩格斯还强调指出，必须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重新研究全部历史，详细地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研究各个时代的经济与政治，研究它们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有怎样的规律性，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司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恩格斯本人正是这样做的，他为我们进行历史的研究指明了方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简短的结论

1883年到1895年期间是西欧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随着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发展，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一天天加剧起来；与此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日益广泛，马克思主义已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肩负着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整理、出版马克思遗著的任务。他在反击机会主义和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篡改、歪曲的斗争中，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光辉的哲学著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① 《恩格斯致保·恩斯特(1890年6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2页。

第一，恩格斯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国家的学说。他把唯物史观应用于史前时期的研究，揭示了原始氏族社会的本质和基本特征，阐述了原始社会发展的规律，科学地解决了家庭、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起源问题，充实和丰富了唯物史观的原理。

第二，恩格斯回顾了马克思主义产生后四十年来的哲学斗争，总结了哲学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明确地提出了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著名原理，为划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提供了唯一科学的标准。这是哲学发展史上的划时代的贡献。

第三，恩格斯彻底批驳了不可知论，进一步阐述了实践先于认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的思想。这是对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制定的实践观点的丰富和发展。

第四，在反击机会主义和资产阶级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时，全面论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指出上层建筑不但为经济基础所决定，而且积极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阐述了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发展的相对独立性，进一步丰富了唯物史观。

第 五 章

马克思、恩格斯的 学生和战友的哲学思想

十九世纪后半期，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辛勤培育和具体指导下，欧洲各国大批自觉的无产阶级理论战士也逐渐增多和成长起来。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追随者和战友，他们刻苦攻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结合本国情况宣传马克思主义，写了许多文章和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广泛传播，是同他们的努力分不开的。他们的理论活动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组成部分。当然，他们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他们的出身、经历、结局、水平、工作重点、贡献都是不同的，因而他们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也是各不相同的。

在这些人当中，狄慈根、梅林、考茨基、拉法格和拉布里奥拉等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做的工作较多，贡献较大，下面将分节予以介绍。此外，还有许多著名人物也是有贡献的，主要的有：

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他们都是德国社会主义党的创立人，长期追随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理论工作的重点在科学社会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面。

卡尔·肖莱马(1834—1892)。他是德国著名化学家、社会民主党人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密友，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坚决拥护

者。他最早自觉地把辩证法运用于研究自然科学，并取得了重大成果。

爱德华·伯恩斯坦。他曾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追随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也做过一些工作，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个领导人，但他在恩格斯逝世后公开提出修正主义理论和路线，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在哲学上，他主张以新康德主义代替辩证唯物主义。

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1855—1898)。她是马克思的女儿、英国社会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她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出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著作。她在许多文章和著作中宣传和捍卫了唯物史观。

爱德华·艾威林(1851—1898)。他是伦敦大学法学博士和物理学家、化学家，翻译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学说的积极宣传者。

厄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1854—1926)。他是马克思的学生、英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起过重要作用。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改良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

威廉·莫里斯(1834—1896)。他是英国社会主义者、诗人和艺术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起过重要作用。

茹尔·盖得(1845—1922)。他是法国工人党的创立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为在法国工人运动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做了许多工作。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

当时欧洲各国都有一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追随者。他们在各国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例如瑞典的奥古斯特·帕尔姆(1849—1922)、阿克塞尔·丹尼尔逊(1863—1899)、丹麦的路易·皮奥(1841—1894)、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等。

第一节 狄慈根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证

约瑟夫·狄慈根(1828—1888年)是十九世纪后半期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杰出的思想家和活动家。他原是一位制革工人,从小勤奋好学,一面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一面坚持社会活动和理论研究工作。他独立地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许多观点,后来又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和帮助下,依靠刻苦钻研,系统地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并有所创新,成为一位出色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哲学家。

狄慈根非常关心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衷心接受和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后,他作过多次研究,给予高度评价,认为马克思“用清晰的、无可辩驳的、科学的形式,第一次阐明了今后历史发展的已被认识的趋势,这就是使社会生产过程中至今还是盲目的自然力量服从于人类的意识。”^①,狄慈根并认为这本书对他的世界观的转变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867年,当他读到刚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时,感到非常振奋,几乎天天认真攻读,并写了书评,热情地歌颂了这部伟大的科学著作。他兴高采烈地赞美道:“《资本论》中充满着知识的光芒,光明,光明!一切都多么明亮,一切都多么光辉!”对于资产阶级反动文人对《资本论》的疯狂的攻击与无耻的咒骂,他进行了有力的反击。

狄慈根为了在工人群众中通俗地宣传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先后写了《人脑活动的本质》(1869年)、《论逻辑书简》(1880—1883

^① 1867年11月7日狄慈根致马克思的信。

年)、《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1886年)、《哲学的成果》(1887年)等重要哲学著作。这些著作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起过重要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高度赞扬狄慈根的哲学思想。1868年,马克思在看到狄慈根的第一部著作《人脑活动的本质》的部分手稿之后,认为他是“最有天才的工人中的一个”,这部手稿中“虽然有些混乱的概念和过多的重复,但包含着许多卓越的思想,而且作为一个工人的独立思考的产物来说,甚至是令人惊叹的思想。”^①马克思曾称狄慈根为“我们的哲学家”。恩格斯也写道:“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我们发现了这个多年来已成为我们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而且德国工人约瑟夫·狄慈根不依靠我们,甚至不依靠黑格尔也发现了它。”^②列宁认为狄慈根是一个很好的实例,“他表明了工人可以独立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即掌握马克思的哲学。”“工人们要想成为有觉悟的人,应该读一读约·狄慈根的著作”^③。列宁在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时吸收、采纳了狄慈根提出的若干观点,把他摆在仅次于恩格斯的地位。如果考虑到狄慈根的《人脑活动的本质》写于《反杜林论》之前,《论逻辑书简》写于《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之前,狄慈根所作出的哲学贡献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中,系统地阐述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狄慈根是最早的一位。

①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12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67页。

②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39页。

③ 列宁:《纪念约瑟夫·狄慈根逝世25周年》。《列宁全集》第19卷,第61、62页。

一、对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论证

狄慈根的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辩证唯物主义党性。他公开宣称自己是辩证唯物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这个词最早出现于他的著作中。在他看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哲学中的基本派别，二者关于观念与世界谁产生谁，哪一个是因、哪一个是果的争论构成了哲学的内容。在立场鲜明的两大派之外，还有中间派，中间派是处于固体和液体之间的烂泥一样的东西。狄慈根还进一步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哲学”，是“无产阶级的逻辑”，而唯心主义哲学是“科学的僧侣主义”，唯心主义哲学家是宗教的“有学位的奴仆”，他们的哲学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详细摘引了狄慈根的这些思想，并把这些思想吸收到他所提出的哲学党性原则中去。

狄慈根针对唯心主义论证了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狄慈根从事哲学问题研究的时代，正是新康德主义流行之时，他就主要以新康德主义的唯心主义作为自己批判的对象。狄慈根认为新康德主义是改头换面的贝克莱主义，他们取消了康德哲学中仅有的一点唯物主义因素——自在之物，宣扬康德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狄慈根指出，“新康德派声称，我们只能通过意识的眼镜去感知我们感知到的一切。我们看到、听到和触到的一切必须通过感觉的媒介，通过心才能达于我们。因此，我们不能纯粹地、真实地感知事物，而只能感知事物对主观性的显现。用朗格的话来说，就是：‘感觉就是材料，由这种材料可建立真实的外部世界。’”^①外

^① 《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89页。

部世界由感觉来构成,这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

狄慈根象恩格斯那样鲜明地提出问题:“精神和物质哪个是第一性的,哪个是第二性的?”^①“究竟是有一个世界,还是有两个世界,即一个自然的世界,一个非自然的或(象大家所喜欢说的那样)超自然的世界”^②?狄慈根作了明确的回答:“世界只有一个,这个世界就是一切存在的总集,这个现有的存在无疑有无穷多的种类,但一切种类都来自一个共同的自然的自然。”^③狄慈根根据当时自然科学的成就对这个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论证,指出万有世界就是客观物质世界,任何事物,任何种类,任何性质都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有机物和无机物是物质,心脏和石头也都是物质。人类的思维、意识、精神当然也不能例外,它也是客观物质世界的一个部分,即人脑这种物质的属性、机能。狄慈根的著作《人脑活动的本质》就是专门论述这个问题的。

狄慈根认为:“思维是脑的机能,正如写字是手的机能一样。”“思维是脑的活动,恰如行走是脚的活动一样。”^④什么机能呢?反映的机能,狄慈根说:“我们的认识能力不是一个超自然的真理源泉,而是反映自然事物或世界事物的镜子一样的工具。”^⑤原物同概念的关系就同本人和照片的关系一样。因此,思维能力只有以物质世界为对象才能产生认识,“对于‘看’来说,必须有可以看见的东西,亦即除去我们看之外,还要有别的东西;对于‘听’来说,必须有可以听到的东西。对于‘思维’来说,必须有一个可以引起思想的对象,亦即除去我们的思想之外,除去我们的意识之外,还有别的东西。”^⑥“由此产生之思想是脑机能与某种对象结合而生之

①② 《哲学的成果》。同上书,第361、340页。

③ 《哲学的成果》。同上书,第384页。

④ 《人脑活动的本质》。同上书,第15页。

⑤ 《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同上书,第271页。

⑥ 《人脑活动的本质》。同上书,第18页。

子。”^①列宁高度评价狄慈根的反映论思想，认为是“哲学唯物主义的核心”。

人脑的机能是怎么来的呢？狄慈根把这种机能叫做“创造出来的精神”，“人类的精神是自然界本身所创造、所产生的，是自然界的亲生子”^②，宇宙是智力之母，正象她是万物之母一样。这就是说，它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而不是从来就有的。所谓“非创造出来的精神”完全是唯心主义的虚构，是高踞云端的神秘的宗教的精神，是根本不存在的。

狄慈根在论证哲学基本问题时，的确有不恰当的地方，例如他说思想是物质的，这显然是错误的，但他自己立即声明改正，说：“如果有人反对，认为这是用词错误，因为语言已明确地区分可感觉的东西和精神的東西，那么，我们可以不用这个词，而称思想为现实的。”^③又如他认为唯物主义的缺陷是重视物质享受，而唯心主义的积极方面是重视精神享受和思想理论研究，因而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由于重视思想理论研究也可以称为唯心主义者。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这种理解，原是唯心主义者美化自己、诋毁唯物主义的手法，狄慈根显然是上当了，而且这种错误的理解和正确的理解在他的著作中同时出现，不能不引起思想混乱。

狄慈根的著作中确乎还存在着一种可以导致马赫主义的观点，一些马赫主义者喜欢他不是没有原因的。狄慈根经常谈到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片面性”，唯心主义只看见精神，唯物主义只看见物质，在他们心目中，精神和物质是对立的，二者的对立表现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对立，因此，这种对立是无知的真实明显的表现。新唯物主义的任务在于找到把二者结合、统一起来的东

① 《人脑活动的本质》。同上书，第20页。

② 《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同上书，第220页。

③ 《人脑活动的本质》。同上书，第16页。

西，找到了这样的东西，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就自然消除了。这种对立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唯心主义者认为理性是一切认识的唯一源泉，而唯物主义者认为可感觉的既存世界才是一切认识的源泉。只有把这两种认识的源泉看作相互制约，才能解决这个矛盾。对于肉体和精神、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质和力、肉欲的东西和道德的东西，唯心主义只看到它们的不同之点，唯物主义只看到它们的统一性；然而这一切区别都将在特殊和普遍的区
别中找到它们的共同种属。”^①狄慈根并没有说他找到了这种东西，但他在有的地方流露了这样的思想：现实世界中的物、现象就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相结合的产物。他举例说：我们看不见客观的醋，醋与舌联系表现为酸，酸是醋与舌的关系；醋与铁联系表现为溶解；与冷联系表现为凝结；“醋决不能表现自己和为自己表现，而永远只有与别的现象相联系、相接触、相结合时才能表现。任何现象都是主体和客体的产物。”^②因此，他得出结论：“精神是物的，物是精神的。精神和物只有联系起来才是现实的。”^③这个结论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它混淆“物”和“精神”二者的区别。狄慈根对于醋的分析是对的，费尔巴哈也这样分析过，但结论是错误的，因为尽管酸的感觉是客体与主体的产物，但醋决不因此就成为离不开主体的东西。应该指出，狄慈根的这种错误在他的著作中不占主导地位，虽然增加了他的思想的混乱，却未改变他的哲学的性质。

二、论辩证法和逻辑学

狄慈根是一个自觉的辩证法家，他把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法结合起来，他的《论逻辑书简》就是由专门讨论辩证法问题的

①② 《人脑活动的本质》。同上书，第61、19页。

③ 《人脑活动的本质》。同上书，第19页。

二十四封写给儿子的信构成的。他认为黑格尔是近代辩证法最大的代表，黑格尔在当时文化界的地位象拿破仑在政治界的地位一样重要。当然，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他的著作也是晦涩难懂的，但决不能笼统地加以抛弃，狄慈根吸取费尔巴哈的教训，对他儿子说：“你同时也应当把我看作一个辩证法的哲学家，当他倒掉洗澡水时，他会抱住澡盆中的小孩，不会让水把他带出去。”^①狄慈根把辩证法叫做“中央的太阳”，它不仅照亮了经济的发展，而且照亮了整个文化的发展，照亮了科学的发展。

狄慈根把辩证法了解为世界观，也是逻辑学，也是认识论，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这同黑格尔的观点是一致的，当然二者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后来列宁的观点也是与此一致的。狄慈根认为从培根开始有许多哲学家都不满足于亚里斯多德建立的传统逻辑学，作了许多努力，企图在原有的逻辑学之外建立一种新的更高级的逻辑学，黑格尔的逻辑学就是这种逻辑学。狄慈根认为“逻辑学研究的是思维，然而真实的思维；所以它势必面向真理。”^②“我们的逻辑以真理，以世界真理为对象，这种逻辑是宇宙的逻辑，是普遍的逻辑或世界观。”^③很显然，狄慈根同黑格尔一样，把逻辑学的原来含义扩大为世界观即哲学了，因此他说：“这种经过推广的逻辑学……是否应与旧逻辑学叫同一名称，还是应另称为认识论或辩证法，这只是字面上的争论，可以简单地相机而定。”^④又说：“为了便于理解，我们用一个特殊的称号，用‘认识论’这个专门名称来称呼这个新领域，‘认识论’亦即众所周知的‘辩证法’。”^⑤

狄慈根虽然没有提出一个辩证法的完整的体系，但辩证法的

①② 《论逻辑书简》。同上书，第100、109页。

③ 《论逻辑书简》。同上书，第149页。

④⑤ 《哲学的成果》。同上书，第347、341页。

许多内容他都论述到了。他指出整个客观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相互作用的物质世界。他彻底否定了所谓“超自然的原因”，认为“一切结果的唯一而真实的原因是宇宙或一切事物的整体联系。”^①任何事物一旦从这个联系中抽出来，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他批评旧逻辑学把事物从它们的相互联系中抽出来，单独地对它进行考察，而忘记了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

他特别赞许黑格尔的发展学说，认为它是黑格尔哲学的“明灯”，是黑格尔对人类的伟大贡献。在他看来，宇宙是永恒的生命，是活生生的过程，运动、变化是宇宙的本质，绝对静止、永恒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他认为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的具体形态千差万别，要弄清楚必须具体研究，“但有一点是明显的：一般的发展在进行，整个自然界在演进，世界是一个无止境的、由无数片段组成的整体，它是一个往复运动，是一个永远的变化，它总是同它自己一致，总是同一个世界。”^②

狄慈根对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的重要性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他认为“意识的本性就是矛盾”，因为“意识概括矛盾。它表明：全部自然界、全部存在，都生活在矛盾中；一切事物只有与另一事物，与其对立物相互作用时，才能显露其本性。……必须承认矛盾乃是统治思维和存在的普遍的东西。”^③在狄慈根著作中到处都充满着对事物的内在矛盾的分析，显露出辩证法的光辉。例如，他认为始与终就是一对矛盾，一事物的终止之处就是另一事物的开始之处，开端就是终点，到处都是始与终，到处都没有始与终，二者是互相包含的。有限与无限也是一对矛盾，当你仰望天空的时候，你的视野是有限的，然而你却看不见界限。生和死也是一对矛盾，

① 《哲学的成果》。同上书，第353页。

② 《论逻辑书简》。同上书，第124页。

③ 《人脑活动的本质》。同上书，第28--29页。

只要你看见生命,你马上就看到死亡;但当你看到死亡,你也会看到生命:“废墟中产生新的生命”。真理与谬误之间的距离也许比地球的南北极的距离还要远,但二者之间的联系却也象南北极的联系一样密切。和平与斗争总是相互不可分离的,永久的纯粹的和平只是幻想。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无穷无尽的矛盾,其中包含无数最有意义的命题和反命题;这些命题永不消亡,但可以借助于时间和理性而趋于统一。”^①

狄慈根还运用矛盾观点分析一些辩证法范畴,如原因和结果、力和质、现象和本质、特殊和普遍、必然和自由、物质和精神等等。

三、对认识过程的论证和对不可知论的批判

狄慈根对康德和新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认为客观物质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一切事物都是可以认识的,……一切事物是思维的对象,也是思维的内容。思维能力可以普遍地及于一切对象。”^②他批判了康德的自在之物的超验性,认为康德割裂了自在之物和现象之间的真实联系,人为地在二者之间划上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其实自在之物(不依赖于我们意识而存在之物)是可以认识的,“如果我们把世界看作‘自在之物,那就容易了解:‘自在’世界和显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即世界的现象之间的相互差别,不过是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差别。”^③因此,自在之物和现象之间没有任何原则的差别,没有什么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从康德提出不可知论到狄慈根的时代,已有一百年之久,而新康德派却提出“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反动口号,这是倒拨科学时针、要倾覆科学的行为,为的是重新树立宗教迷信的支配权。狄慈根指出,

① 《论逻辑书简》。同上书,第134页。

②③ 《人脑活动的本质》。同上书,第17、26页。

新康德派“是一种反动力量，它有意或无意地反对显著增长着的人民群众的自由。”^①

人的思维能力怎样从现象达到自在之物呢？狄慈根认为只有把感性认识提高为理性认识才能做到。感性认识是关于现象的认识，理性认识是关于本质或自在之物的认识，是带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规律性认识，“人类的思维能力把每一无数可感觉的形形色色概括为精神的统一体、概括为一种本质，把特殊或相异看成是相似或普遍，并且把它所面对的一切看成是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个别部分。”^②这样，经过复杂的思维活动（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具体上升为抽象，特殊上升为普遍，内在联系显露出来了，事物的本质就认识到了。

但是，特殊的、有限的、偶然的认识怎么变成了普遍的、无限的、必然的认识了呢？狄慈根由于对实践观点不十分明确，未能正确解决这一问题，而不得不求援于先验论，这是他的不彻底之处。

狄慈根对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并非毫无认识，有的地方他也强调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我们才能有真正的认识，例如他说：“即使我依据科学的一切要求，从植物学、化学、生理学等各方面研究并理解了樱桃，我也只能在同时经历、经验、看见、触到和咽下它之后，才能有真正的理解。”^③但他没有集中地论述过实践概念和实践同认识的关系，因而不了解实践在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中的作用。于是，当他问道：“我们是从哪里知道在自然现象的背后，在相对真理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普遍的、无限的、绝对的、不可能对人类完全开放的自然的呢？我们的视力是有限的，我们的听力、触觉等等，以及我们的认识能力都是有限的，可是我们却知道

① 《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同上书，第284页。

② 《人脑活动的本质》。同上书，第32—33页。

③ 《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同上书，第293页。

这一切事物都是无限的有限部分。这种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作了康德式的最省事的回答：“这种知识是我们天生的；是伴随着意识产生的。人的意识就是关于作为人种、人类和宇宙的一个部分的个人本身的知识。”^① 类似的观点在他的著作中多处出现，显然是他的真实思想，而不是一时的失言。

上述引文中所论述的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有其特殊的含义。黑格尔是个客观唯心主义者，他谈到的真理是客观存在的，然而却是精神性的，即他的理念，每一理念均是一真理，绝对理念即绝对真理。一个具有真理性的东西就是与其理念一致的东西。狄慈根是个唯物主义者，他去掉绝对真理的精神性，把它了解为绝对的自然界，即客观世界本身，而把相对真理了解为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的产物，即自然现象或人们的认识，它是绝对真理的近似的表现或反映，是绝对真理的一部分。他认为“首先需要排除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这种偏见认为绝对真理是精神性的。事实并非如此。”“一般的、自然的大自然就是绝对真理。”“宇宙就是自然，就是万有，就是绝对真理。”当然，这个绝对真理无所不包，也包括精神。在他看来，这个绝对真理本身是不可认识的，就是说，不能直接认识，“它并不能化为认识”^②，但它也是可以看见、听到、触到的，可以认识的，就是说，能借助于它的现象来认识它。历来流行的说法是：真理就是我们的认识与其对象的一致。狄慈根批评说：“从来没有有什么话比这更蠢的了。图画怎么能同它的模特儿‘一致’呢？当然，近似是可以的。”^③“我们只能相对地认识自然界及其部分；因为每一个部分虽然只是自然的一种关系，但也具有绝对的性质，也具有认识能力不能全部了解的自然整体自身的性质。”^④ 这就是相对真

① 《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同上书，第 233 页。

②③④ 《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同上书，第 231、232、233 页。

理或对相对真理的认识。

狄慈根强调人们认识的近似性、相对性，这是正确的。但他在关于绝对真理的论述中却暴露了他的一个比较严重的失误，即在他的思想中仍然存在着康德的影响，承认自在之物不可认识，对不可知论作了让步。但与康德不同的是，他又承认通过现象可以认识自在之物。他认为，就康德所说的自在之物而言，并不存在什么超越物质经验的东西，但“就自知其本质的认识的意义而言，每一个细小的微粒，不论是由尘埃、由石头还是由木头取得的，都是一个不可彻底认识的东西，即每一个细小的微粒对于人类认识能力而言，都是一种不可穷尽的材料，因而都是一种超越经验的东西。”^①狄慈根的这一失误不是由于他偶然不适当地使用了康德的术语造成的，而是与他的另外一些观点一致的。他明白表示：“我们认为世界是康德所说的主观与客观的混合物；但我们坚持认为：整个世界是一个混合物，即一个统一体”^②。这就是说，现实世界不是纯粹客观的世界，而是自在之物和人的认识能力相结合的产物。但在康德那里，自在之物和现象是两个世界，自在之物在现象的彼岸；而在狄慈根那里，二者形成为一个世界，自在之物是整体，现象是它的一个部分。但是，这样一来，在狄慈根看来，认识了现实世界仍然不是认识自在之物，仍然存在着认识不了的东西，所以他说：“正如视觉看不到树而只能看到树的可见之处一样，思维能力也不能容纳对象本身而只能容纳对象可认识的精神方面。”^③

但是，尽管狄慈根有许多用词不当、思想混乱、观点错误之处，他仍然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他的错误不是主要的，而他的贡献则是主要的。对待狄慈根的错误有一个态度问

① 《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同上书，第233—234页。

② 《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同上书，第290页。

③ 《人脑活动的本质》。同上书，第20页。

题。马克思、恩格斯热情地帮助狄慈根，肯定他的著作中的正确的思想，同时也指出他的某些思想混乱、表述不妥之处。列宁认为，“约·狄慈根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九成是唯物主义者，他从来没有妄自标新立异，企图建立不同于唯物主义的特殊哲学。”^①这一评价是实事求是的，狄慈根的著作中确有一成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成分。但是，象马赫主义者那样把他说成是“经验批判主义的先驱者”，象他的不肖之子欧·狄慈根那样制造出什么“狄慈根主义”，把他称做“自然一元主义”的创始人，则是把他的错误观点加以夸大和系统化的结果，这是完全违背狄慈根本人的意愿的。

第二节 梅林在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贡献

弗兰茨·梅林(1846—1919年)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历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他出生在一个普鲁士官吏家庭，青年时代曾在柏林大学攻读过哲学和文学史，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大学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从1869年起，他成为左翼资产阶级民主分子集团出版的《未来报》的撰稿人和编辑，开始了他的文学、政治及哲学活动。七十年代，梅林在参加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治活动过程中，受到费尔巴哈思想的影响，逐渐从一个唯心主义者转变为唯物主义者。八十年代前后，他深入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著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时他认识到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弱点，克服了自己所抱的通过改良的道路来改造社会关系的

^①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253页。

资产阶级民主幻想，走上了站在工人阶级方面积极进行政治斗争的道路。八十年代末，他主编过柏林的《人民报》。九十年代初期，他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成为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的编辑之一。

梅林是一位学识渊博、造诣很深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所从事的理论活动，涉及哲学、哲学史、历史和文学等许多方面，写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和论文。他不仅为捍卫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来研究历史和文学等具体学科方面也是卓有成效的，受到革命导师恩格斯和列宁的高度评价。列宁指出：“梅林不仅是一个愿意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而且是一个善于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① 梅林的主要著作有：《莱辛传奇》（1893年）、《论历史唯物主义》（189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史》（1897年）、《马克思传》（1918年）、《中世纪以来的德国史》（1910—1911年）、《哲学史论文集》、《文学史论文集》等。

一、对唯物史观的捍卫和论证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一些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在攻击马克思主义时，其矛头主要集中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他们把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只承认经济是唯一的决定因素，然后加以攻击；甚至把历史唯物主义诬蔑为只不过是几个“天才的煽动家”所捏造的“幻想”。因此，梅林在研究、探讨哲学问题时，便较多注重历史唯物主义方面，并在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时，出色地捍卫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梅林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马克思最重大的理论贡献。

①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63页。

他强调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伟大的科学发现，是社会观的一个伟大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以这一伟大发现获得了“思想史中划时代的思想家的意义”。但是，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从来没有说过他们凭空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梅林说：“假如他们这样断言，那么他们自己就否定了按照其全部意义，只有在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才能发现的历史唯物主义。”^①在《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梅林也明确地阐述了这一观点。他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过去的时代就是最天才的头脑也不能把它硬想出来，它只有在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即资本主义阶段才能被揭示出来。

梅林在驳斥资产阶级学者非难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任意的历史编造”和“空洞的公式”时，特地引证了恩格斯的一段话，说：“假如唯物主义的方法不被看作是历史研究中的指导线索，反之，却看成是既成的定型，而把历史的事实拿来照式剪裁，则唯物主义的方法就会转变为它的反面了。”^②梅林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套原理汇编，而是在科学实践过程中和阶级斗争基础上发展和丰富起来的活生生的创造性的学说。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一个以绝对真理结束的封闭体系；它只是一个探究人类发展过程的科学方法。梅林十分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方法，而不是刻板公式的教条。绝不能认为“由它得出的一切结论，都是不可辩驳的；也不是说，它已经再也没有可研究的余地了。”他尖锐指出：“凡是把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当作刻板公式来滥用的地方（这也是常有的情况），它也会象任何一种历史观察法的刻板应用一样，得出同样颠倒谬误的结论来。”^③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果，只有在社会实践本身的进程中才能得到检验。梅林强调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第316页。

②③ 《论历史唯物主义》，第14、57页。

说：“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同任何一种研究方法一样，必须通过结果来证明它的正确性，所以为了对它作出正确的评价，就必须了解科学共产主义的全部文献。”^①

九十年代初，德国的反动社会学者保尔·巴尔特写了《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等著作，对历史唯物主义大肆歪曲和攻击。他一方面诬蔑历史唯物主义否认一切观念上的力量，把人类变成一种机械的毫无抵抗力的玩物；另一方面又胡说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完全忽视了气候、种族等物质因素的影响。

梅林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科学表述出发，对于这些诬蔑和攻击，给予了马克思主义的驳斥。他指出，人类不但生活在自然界，而且也生活在社会中，人不仅是一个动物，而且是一个社会的动物。人只能在社会团体中获得意识，而任何社会团体的基础都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所以最后还是生产方式决定各种精神生活过程。历史唯物主义绝不否认观念力量，问题在于究竟观念是从哪里获得力量的。他说：“因为观念不会从无中生出来，它其实是社会生产过程的产物。所以一个观念越是能够精确地反映这个过程，它就越有力量”。^②梅林并联系人类原始社会的发展，强调地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绝对没有肯定人类是生产力机构的没有意志的玩具。相反，人类的发展正在于人的精神对自然界的越来越大的支配权。“但是——这一点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这样主张——人的精神产生于物质的生产方式，并且靠着它，与它一道发展；人的精神不是物质生产方式的父亲，相反的，物质生产方式是人的精神的母亲”。^③梅林还依据丰富的实际材料，有力地论证了政治、法律、宗教等对经济的依赖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第404页。

②③ 《论历史唯物主义》第19、21页。

关系，具体分析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作用。

梅林认为，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完全忽视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影响，这纯粹是无稽之谈。他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几时主张过，能够在北极冰山上从事农作，或者在撒哈拉大沙漠里从事船舶运输呢？反之，马克思始终对于自然力在人类生活中的意义给以最深刻的重视。”梅林着重强调劳动的自然条件，只有通过生产过程才对人类社会历史发生作用。他说：“任何时候的生产方式里都含有当时的劳动的自然条件，超出这个范围之外去，自然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中就不起作用了。换句话说，同一个生产方式，以同一方式决定社会的生活过程，不论气候、种族和一切其余自然条件是多么不同；反之，不同的生产方式以不同的方式决定社会的生活过程，尽管气候、种族和一切其余的自然条件都是完全一样的”。^①梅林这一论述，清楚地说明了气候等自然条件与生产方式的关系以及它们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不同作用。

梅林的《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曾得到恩格斯很高评价。恩格斯说：“在这里主要的事实您都论述得很出色，对每一个没有成见的人都是有说服力的”。^②但是梅林在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时，往往把注意力只集中于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方面，而忽略了人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对经济的反作用。恩格斯1893年7月14日给梅林的信中，就特别提醒他注意，必须全面地完整地论述经济与思想观念、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必须看到政治、法律、宗教、文学艺术等不仅以经济发展为基础，而且它们之间还相互作用着，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绝不能因为内容而忽

^① 《论历史唯物主义》，第53页。

^② 《恩格斯致弗·梅林的信（1893年7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00页。

视形式的方面，否则就无法彻底驳斥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曲解。

二、对庸俗唯物主义和唯意志主义的批判

在十九世纪末，梅林针对巴黎公社失败后，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世界观上斗争尖锐化而出现的各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写了一系列论文和著作，对庸俗唯物主义、叔本华和尼采的唯意志主义以及新康德主义等资产阶级哲学进行了坚决的批判。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后，在德国却又出现了庸俗唯物主义这个可笑的鬼怪。梅林指出，这种庸俗唯物主义，大肆叫卖什么“思想和脑的关系就象胆汁和肝或尿和肾脏的关系一样”。^① 这些庸俗唯物主义者所鼓吹的“高论”，不过是饱食终日、只图享受的资产阶级的“饭后点心”。他们不仅写不出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这样的著作，而且远远落后于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他们甚至不懂得正确区别哲学概念……正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得唯心主义，所以他们也就不能打中宗教的要害。他们在思维上栽了跟斗，正如唯心主义在存在上栽了跟斗一样。”^② 当时德国资产阶级对工业和自然科学的进步感到十分高兴，但又极端惧怕从中发展起来的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的运动，因而他们用庸俗唯物主义来对抗辩证唯物主义。梅林揭露了庸俗唯物主义的阶级实质，说它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时新玩具，它随时都可以粉碎这个玩具，而当用假虔诚比假自由精神可以把生意做得更好的时候，它就的确粉碎了这个玩具”。^③ 梅林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庸俗唯物主义和叔本华的意志主义，在形式上是相反的，“事实上，两者是同

① 参见《马克思传》，第356页。

②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二卷，第230页。

③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二卷，第231页。

一局限性的对立的两极。”^①

梅林深刻分析了意志主义哲学“重新诞生”的社会阶级根源。在十九世纪下半期，为什么象出版家仓库里的铅似地放了整整三十年，已经被人们遗忘了的叔本华哲学，这时又突然变成了珍品，被重新抬了出来呢？梅林指出，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是由于叔本华所鼓吹的“人生是一场大梦”的悲观主义和意志主义哲学，适合于资产阶级在五十年代受官僚封建反革命势力打击之后所经受的余痛状态，因为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无意于政治，所以甘愿让自己受那任何意志都被摧毁时所出现的“神志清醒”和“精神宁静”的诱人景象所欺骗。这种聪明的哲学使资产阶级摆脱了一切悔恨和羞愧的感情，因为它向他们指出，资产者一切自私的妒嫉的本能构成了人类智慧的核心。叔本华极力鼓吹人应当毫无怨言地过着自己不幸的生活，“潜心自我”，逆来顺受，以“沉入纯粹的直观”。尼采是直接师承叔本华的，但他把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和沮丧情绪变成了“超人哲学”和“权力意志”。尼采的“老爷道德”和所谓处在“善恶之外”的资本主义的“超人”的宣传，实际上就是向无产者显示资产阶级“超人”的威力，并要求对无产阶级实行专制，要无产阶级在精神和道德生活方面服从“精神贵族”。尼采哲学是当时正在诞生的垄断资产阶级利益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梅林比较清楚地看到了尼采哲学的这个反动本质，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尼采哲学是大资本家的赞歌。

三、对修正主义及其哲学基础

新康德主义的批判

梅林在反对资产阶级哲学派别的同时，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

^① 《论历史唯物主义》，第17页。

及其同资产阶级哲学的联系也进行了批判。作为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捍卫者，他站在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斗争的最前列。梅林尖锐地指出，在理论上，修正主义就象一只没有舵的船，盲目航行在折衷主义和怀疑论两个漩涡之间。他还进一步揭露了修正主义的阶级实质，指出：“它不是从社会主义理论基础，而是从资产阶级观念出发修正社会主义理论，它甚至被资产阶级观念吓破了胆，什么也不敢说。”“修正主义为修正而修正，由显然害怕绝对的教条而无视一切相对真理。它的思想不彻底，当事物的逻辑刺中它的痛处的时候，它就抱怨缺乏‘温文尔雅的态度’。”^①虽然梅林也初步分析了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但他的认识是不深刻的。他未能从帝国主义时代经济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特点，从帝国主义超额利润与工人贵族的产生的内在联系，来彻底揭露修正主义。因而他对修正主义的危害性也一度估计不足，认为修正主义“对工人群众的实际运动根本没有产生丝毫影响”。“在德国，修正主义从来不过是一种思潮而已。”^②

由于新康德主义的某些代表人物鼓吹康德的学说同社会主义是完全一致的，由于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公开依附于新康德主义，把它看作自己的哲学基础，梅林除了批判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而外，也对新康德主义作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

新康德主义出现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德国，它在资产阶级思想界掀起了一股“回到康德去”的狂热，妄图在哲学上“开倒车”。梅林极其关注哲学战线上这种新变化，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中对这一变化的社会根源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他指出，六十年代的德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企图通过组织工人“自助”的合作社，作为医治无产阶级一切苦难的灵丹妙药，引诱工人阶级模糊革命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四卷，第346页。

②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四卷，第347页。

意识，脱离革命斗争；在政治思想上，它企图通过举办“工人教育协会”的办法，把自己的精神灌输到工人阶级的优秀人物中去，培养工人贵族，再通过他们把这种精神带到工人群众中去。阶级关系和政治舞台上的这一变化，便引起了哲学战线上的变化。五十年代喧嚣一时的庸俗唯物主义已经不时兴了。为适应资产阶级要造就一批工人贵族，使广大工人对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愚昧无知的需要，新康德主义便取代了庸俗唯物主义，成了资产阶级手中的新工具。梅林开始对新康德主义的反动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如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中对新康德主义者朗格还作了一些正面的肯定。但实际革命斗争促使他逐渐认清了新康德主义的反动本质，并用很大精力撰写了《康德与社会主义》、《保卫马克思主义》等重要论著，同新康德主义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指出：“‘回到康德去’（当然纯粹是幻想），就是扼杀整个社会主义（幸而只是幻想），是向后翻斤斗，即倒退到十八世纪致命的幻想中去，而彻底根除这些幻想，正是十九世纪最光荣的功绩之一。”^①

此外，梅林特别通晓十九世纪前半期的历史，并具有较深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因而才能写出象《德国社会民主党史》、《马克思传》那样的巨著。这虽然还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史的系统研究，但却从不同的侧面，深刻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共产主义学说是怎样产生、形成和发展的，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线索和许多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

在梅林的理论和著述中，也还存在一些明显的错误和不足之处。如他对拉萨尔和巴枯宁的活动和理论观点曾作了不正确的评价，因而对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拉萨尔和拉萨尔派的斗争也有错误

^① 《保卫马克思主义》，1927年俄文版，第99页。

的理解等等。尽管他在理论上有过某些混乱，但仍不失为一个出色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在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斗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节 考茨基早期在传播马克思 主义哲学方面的贡献

卡尔·考茨基(1854—1938年)出生在布拉格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父和父亲都是画家，母亲是演员和作家。他于1874年到维也纳大学哲学系学习，1875年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随后又转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880年他大学毕业后，到苏黎世与赫希伯格、伯恩施坦合作，从事《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政治经济学论丛》的撰稿和出版工作。1881年，他随同倍倍尔到伦敦，初次会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并经倍倍尔介绍担任恩格斯的私人秘书。1883年，他在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恩格斯的支持下，创办了《新时代》杂志(1883—1923年)，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他担任这个杂志的主编职务一直到1917年。

考茨基早年受路易·勃朗、拉萨尔、杜林、朗格等人的影响远比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为多。在加入社会民主党时，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仍很肤浅和混乱，又缺乏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他的哲学观点是折中主义的，政治观点是改良主义的。他在自传中声称自己当时是“热烈赞成达尔文主义”和“新马尔萨斯主义”的，而“对马克思还抱着淡漠态度”^①，跟马克思主义还相距很远。到七十年代后期，他在欧洲工人运动的影响下，直接接触了许多著名的

①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

工人运动领袖，认真阅读了《资本论》、《反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并直接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教导和帮助，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在十九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初叶，考茨基先后写过一系列宣传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婚姻和家庭的起源》（1882年）、《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7年）、《托马斯·莫尔及其乌托邦》（1888年）、《爱尔福特纲领解说》（1892年）、《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者》（1894年）、《基督教之基础》（1908年）、《卡尔·马克思的历史贡献》（1908年），以及《土地问题》（1899年）、《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纲领》（1899年）、《社会革命》（1902年）《伦理学和唯物史观》（1906年）等批判福尔马尔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论著。这些著作尽管包含着考茨基的某些修正主义观点的倾向和萌芽，但它们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唯物史观方面，还是起了积极的作用，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的。

但在恩格斯逝世以后，考茨基却从马克思主义演变到中派主义和机会主义，并急剧滑向修正主义道路，因而受到列宁的尖锐的批判。但列宁在批判考茨基时，并没有把他一笔抹杀，特别是对他早期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贡献，还是给予了公正的、肯定的评价。列宁指出：“我们从考茨基的很多著作中知道，他是善于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的，虽然他后来成了叛徒，他的那些著作始终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财富。”^①考茨基在十九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写的一些宣传和解释马克思经济学说和唯物史观的通俗著作，曾用好几国文字出版过多次，在各国马克思主义宣传小组里被研究过，对许多国家的不少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曾经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入门书。

①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第249页。

一、对唯物史观的宣传与运用

考茨基在他的自传中谈到，他在担任《新时代》主编的前期，“力求宣传马克思关于经济学、历史、社会主义的观点”，并且努力“按照马克思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即“用历史的观点来研究经济学，用经济学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并且为把研究的成果应用于政治而生活着。”^①考茨基早期按照这个指导思想，在从事研究和宣传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唯物史观方面，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他写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这一名著（据他自己说，该书于1886年写成后，手稿曾给恩格斯看过），通俗地叙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主要是第一卷）的内容，并且比较忠实地保持了原著的精神。他在转述《资本论》内容时，虽然引证了不少马克思原话，同时还采用了《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及《雇佣劳动与资本》等著作中的论点和文献资料，来进行论证和补充，但他并不局限于引证原著，而且还自己提出论据，甚至采用了艺术形象，努力把马克思的思想过程生动地再现出来。考茨基还对马克思《资本论》中阐发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作了精辟的概括，并运用这些原理，着重揭露和批判了马尔萨斯主义和拉萨尔的所谓“工资铁律”的反动实质。他在这本书的最后，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高度强调指出：《资本论》表明了“马克思事实上创立了一个新的经济学和历史学体系”，马克思“第一次证明了资本是一个历史范畴，第一次研究了资本的运动和发展的规律，第一次说明了当前社会运动的目的是过去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不是人们良心发现某种‘永恒正义’后随便提出来的”^②，从而跟历史唯心论彻底划清了界限。

①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

②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考茨基还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广泛研究了史前时代的历史，探讨了婚姻、家庭和人口增殖，以及宗教起源等方面的问题，并通过通信跟马克思、恩格斯进行讨论。在这些探讨和研究中，他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他先后将其研究成果写成《婚姻和家庭的起源》、《人口增长对社会进步的影响》、《基督教之基础》等著作。在这个时期，考茨基坚持以唯物史观作为研究一切历史的唯一可靠的方法，反对依照“现在”的模样以铸造“已往”，依照目前的政策需要以观察“已往”的非历史主义原则。他认为，如果不把各种政治斗争看作只是与抽象的观念或政治制度有关的冲突，而把这些斗争的经济基础揭露出来，那么便可以马上明白，在这一个范围中，正好象在技术和生产方式的范围中一样，也是有一种向着新形式而前进的不断的进化发展存在于其间的，没有一个时代是和任何别一个时代完全相同的，同一的口号和同一的论据是会因为时代之变迁而具有很不相同的意义的。他强调指出：“人类的经济史指出一种渐次向上升高的不断的进化。”^①在这种进化中，我们屡屡碰到生产方式，而生产方式又常常以技术进步的水平为根据。考茨基认为，我们必须历史地考察各种社会现象发生、发展的演进过程，掌握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他说：我们“除非明白现在的社会怎样变成这样，它的各种现象——资本主义、封建制度、基督教、犹太教等——的发展的历程，我们便不能够了解现在的社会。”而不了解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便不能在阶级斗争中变成一个有意识和眼光远大的战士。”^②

考茨基还把唯物史观运用于伦理学的研究。1906年他发表了《伦理学和唯物史观》一书，以唯物史观为武器考察了伦理学的历史，并比较系统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思想。他认为，社会

① 《基督教之基础》，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3页。

② 《基督教之基础》，第17页。

道德原则同上层建筑其余部分一样，都是生产方式的产物，它反过来又积极作用于经济基础，“在经济基础和它的精神上层建筑之间无疑存在着一种相互作用。”^①他还进一步论述了道德对社会生活的反作用，认为“只有在道德依从于社会生活，适应社会需要的条件下，这种反作用才是好的。”“道德一旦开始一种独立于社会的生活，一旦脱离社会的控制，反作用就是另外一种性质的了。”^②他对于共产主义道德的解释贯彻了唯物史观的精神。在他看来，废除私有制，废除剥削，消灭阶级和阶级对抗，结束战争，实现各民族之间的永久和平，……这些都是共产主义的道德理想。“展示如此辉煌前景的道德理想是怎样得出的呢？”考茨基认为，“这些结论来自对经济的清醒的考察，而不是来自对自由、平等、友谊、正义、人道等道德理想的陶醉！”^③

二、对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批判

在恩格斯坚持原则性的斗争和教育帮助下，考茨基同意于1891年2月在他主编的《新时代》上，第一次公开发表马克思十五年前写的《哥达纲领批判》。尽管考茨基后来说过：“马克思对拉萨尔的看法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看法”，但正如恩格斯当时所指出的：“既然手稿（指《哥达纲领批判》——引者注）是发表在《新时代》上”，为党做了这件事，即为我们提供了马克思批判拉萨尔的范例，“这在目前已经足够了。”^④接着，德国党在反拉萨尔主义取得重大胜利基础上，在恩格斯指导帮助下，在1891年10月召开的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新的党纲，即《爱尔福特纲领》。这个纲领

①② 《伦理学和唯物史观》，阿斯寇英译本，1906年，第185、186页。

③ 《伦理学和唯物史观》，第206页。

④ 参见《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63页。

修改草案的理论部分，是由考茨基起草的。1892年考茨基还写了一篇《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指出：为了对社会进行改造，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而且必须巧妙地运用阶级斗争的一切途径和手段来夺取政权，爱尔福特纲领基本上清除了拉萨尔的陈腐教条，比较明确地表述了党的政治经济要求，科学地论述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胜利的原理。因此成了后来第二国际各国党制定党纲的范本。但考茨基起草的这个纲领，认为无产阶级即使不破坏旧的国家机器也能夺取政权，而且极力回避直接明确提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根本问题，从而偏离了马克思主义。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考茨基还写了一系列批判福尔马尔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论著。在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施坦、福尔马尔一伙公开打出修正主义旗号向马克思主义进攻。考茨基当时以“正统派”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姿态，针对伯恩施坦在《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而发表的一系列修正主义文章，特别是《社会主义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这一修正主义代表作，先后写了《土地问题》、《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社会革命》等论战文章和著作，驳斥了伯恩施坦一伙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他揭露说，伯恩施坦企图“宣布马克思主义基础的不充分，以便掺入一种在我看来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成分。”^①他在批判中正确地提出了要把马克思学说中的个别结论跟整个体系区别开来，说：“我对这些问题研究得愈久，我就愈坚信：马克思的学说只在个别结论上有错误，而其整个体系，在我看来是不可动摇的。我通过自己的钻研而日益检验了马克思的方法及其出发点——价值理论和唯物史观的有效性。”^②考茨基后来还写了《伦理学和唯物史观》一

①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

②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

书，着重揭露和批判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硬把康德的伦理学同马克思主义生拉硬扯在一起，鼓吹以新康德主义的所谓“伦理社会主义”，来代替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反动企图。

但应指出，考茨基当时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批判是很不彻底的，是采取敷衍应付态度的，正如他自己在其自传中所承认的：关于修正主义的讨论，他是不得已才匆忙地参加进去的，他对此并无多大兴趣，没有全力投入反对修正主义的论战。这是由于考茨基一贯把伯恩斯坦看作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一位强有力的引路人”^①，他同伯恩斯坦“情投意合”到以致人们把他们比喻为“奥雷斯特的彼拉德”（希腊神话中的一对生死与共的挚友）。因此，当伯恩斯坦在恩格斯逝世后公然提出“修正”马克思主义时，考茨基便深感他原先的“挚友”和“引路人”离开了他，跟他对立，使他惆怅茫然。当时他虽然写了驳斥伯恩斯坦的书和论战文章，但过后又觉得这是一件不堪回首的“伤心事”，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同时，他对伯恩斯坦在策略上的机会主义主张不但没有不同意见，而且还深具同感，甚至公开为之辩护。他在1898年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上讨论伯恩斯坦修正主义问题时，声称“伯恩斯坦没有使我们丧失信心，而是使我们思考。为此，我们应该感谢他。”因此，当伯恩斯坦修正主义遭到德国党内左派的激烈反对时，考茨基便站在“中派”的调和立场上，打着“维护党的团结”和“反对简单粗暴”的幌子，压制革命派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考茨基跟伯恩斯坦又言归于好，交往甚密，而且在实际行动中几乎总是一致的。从这里可以看出，考茨基后来之所以走上机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正如他后来给伯恩斯坦的祝寿文章中所自白的：他跟伯恩斯坦不仅有个人的友谊和政治的一致，而且还有理

①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

论上的血缘关系。

三、考茨基在理论上的一些错误倾向

综观考茨基早期的一些重要理论著作，它在宣传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积极作用和贡献，是必须予以肯定的。但也应看到其中已经有某些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观点的倾向和萌芽。例如他在80年代写的《人口增殖对社会进步的影响》和《婚姻和家庭的起源》等著作中，企图把某些资产阶级的反动理论跟马克思主义调和起来，正如他自己所说那样，带有强烈的折中主义性质。他鼓吹过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新马尔萨斯主义，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严肃批评。恩格斯1885年7月24日在给倍倍尔的信中谈到考茨基时写道：对于“什么叫做真正科学的工作，他一无所知”，“而且又写得很多。”“后来，他在人口史方面，接着在关于原始社会婚姻的几篇论文上，一连碰了几次钉子。那时，我曾经十分善意地向他提出过诚恳的告诫：在这方面，我对他毫不宽容，并且从这个角度对他写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评。”^①对于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根本问题，考茨基在其早期著作中则极力加以回避。早在考茨基写作《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之前，恩格斯已经严肃批判了“纲领草案”宣扬“温顺，自由地长入社会主义”和“幻想用和平宁静的方法”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和和平平的机会主义”谬论，但他在对这个纲领从理论上加以解释时，不但连提都没提到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这样重大的问题，而且公然鼓吹“革命并不一定非采用暴力手段或流血手段不可。”他在以“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姿态写的《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一书中，对这一根本问题仅用这样一句语极其轻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43页。

地敷衍过去：“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安然留给将来去解决。”^①在这以后，考茨基还发表过《社会革命》（1902年）、《到政权之路》（1909年）等小册子，都同样地把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问题回避过去了。而到了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这个问题再也不容他躲避时，考茨基便公然站到了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极力颂扬资产阶级民主，诋毁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考茨基“在关于国家问题上”“一贯倾向于机会主义”^②。这就是后来考茨基之所以堕落成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叛徒的理论根源。

第四节 拉法格在捍卫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贡献

保尔·拉法格（1842—1911年）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一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杰出的宣传鼓动家，是法国工人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在青年时代就追求进步，向往革命，但也曾受到当时流行的孔德思想和蒲鲁东主义的影响。第一国际成立后，1865年2月，拉法格作为巴黎支部的代表到伦敦向国际总委员会汇报工作时，结识了马克思。从此，他便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和影响下，通过刻苦学习和社会实践，逐步抛弃了孔德的实证主义和蒲鲁东主义，成为一位出色的马克思主义者。拉法格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和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传播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恩格斯称赞拉法格为“巴黎这个光明之城的一盏明灯”，是“我们当中最好的著作家”。列宁认为拉法格是

①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页。

② 《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62页。

“马克思主义的最有天才、最渊博的传播者之一。”

拉法格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从六十年代就开始了。他在认识了马克思以后的第二年，即1866年，就写了《社会斗争》一文，向法国工人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但拉法格的主要理论活动是在八十年代以后。巴黎公社失败后，法国和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曾一度低落，但到了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工人运动又重新高涨起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体帮助下，盖德和拉法格在1879年组织了法国工人党，并制定了党的纲领。1880年，拉法格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阶级斗争》、《工人政党和资本主义国家》、《进化与革命》等等，为法国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广泛传播作出了贡献。

拉法格在理论上的研究是多方面的，除哲学之外，在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宗教和语言学等方面都有一定的造诣。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有：《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1885年）、《宗教和资本》（1887年）、《唯心史观与唯物史观》（1895年）、《财产及其起源》（1895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康德的唯心主义》（1900年）、《思想起源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1909年）等。此外，拉法格还写过《忆马克思》和《忆恩格斯》两篇传记性的文章，生动地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革命的一生，成为革命回忆录的珍品。

一、对新康德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批判

拉法格在理论上的主要功绩是反对新康德主义和哲学上的修正主义，捍卫和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新康德主义是十九世纪下半叶在德国出现的一个主观唯心主义流派，是德国资产阶级在思想上走向堕落的深刻反映。他们提出“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口号，抛弃了康德哲学中仅有的一点唯物

主义因素——“自在之物”，妄图以更彻底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来对抗马克思主义。

在新康德主义流行的时候，拉法格就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它的本质，指出：“在历史上将被称为资产阶级世纪的十九世纪末期，知识分子企图借助于康德哲学来粉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1900年，拉法格写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康德的唯心主义》一文，尖锐地批判了新康德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复活康德的唯心主义、不可知论的活动。拉法格指出，康德主义在法国的复活是法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走向反动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的发展，资产阶级热衷于交易所的投机活动，对唯物论丧失兴趣，思想上转向反动，因此，资产阶级哲学完全抛弃了十八世纪唯物主义的传统，抛弃了法国大革命前夕起过革命作用的伏尔泰主义哲学，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遭到反对的天主教，这时也被他们涂上新色彩又行时起来。拉法格说，这是资产阶级企图用唯心主义的招摇撞骗，来为他们的政治欺骗和经济欺骗寻找最可靠的和最有效的手段，这是资产阶级复活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主要原因。

拉法格还揭露机会主义利用康德主义来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指出这个反动的思想运动始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半期德国的“苏黎世三人团”，他们无耻地修正马克思主义。列宁对于拉法格批判康德主义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指出：拉法格是“从左边批判康德。他不是批判康德主义和休谟主义不同的那些方面，而是批判康德和休谟共同的那些方面；不是批判康德承认自在之物，而是批判康德对于自在之物的看法不够唯物。”^①

①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206页。

二、对先验论和唯心史观的批判 与对唯物史观的论证

拉法格在批判唯心主义先验论，揭露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的反动本质等方面也做出了贡献。十九世纪末，拉法格对让·饶勒斯的唯心史观的批判，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尤其对法国党内有着重大的影响。饶勒斯是法国的一位重要的机会主义思想家、哲学教授。他于1902年开始任法国社会党国会党团领袖，1904年创立了该党中央机关报《人道报》。在理论上，他宣扬唯心史观，攻击和歪曲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用他的所谓“进化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论；用合法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饶勒斯还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不在于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而在于道德观念，即“博爱和正义的概念”的推动，而且这些观念是先天的，是“人类在获得历史经验之前，还在组织这样那样的经济制度之前”就存在了，人类正是在追求这个先验的理想中，进入越来越高的文明状态的。所以，饶勒斯得出结论说：“人类的进步不是由于生产方式的机械的和自动的改变，而是由于人类模糊地或清楚地感觉到的这种理想的影响。”^① 饶勒斯把道德观念作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因此，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根本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正义观念的实现。拉法格尖锐地驳斥了这种反科学的唯心史观，他说：“饶勒斯对我们说，与社会环境发生矛盾的博爱和正义的概念，导致人类的发展。但是假如事情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末就不会有历史的进化，因为人永远不会走出原始共产主义的阶段，在这阶段上不存在而且也不能存在正义

① 转引自拉法格《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26页。

的概念和在这阶段上博爱的感情比任何其他的社会环境更能自由表现出来。”^①拉法格指出，饶勒斯和其他唯心主义者，把正义观念说成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这种理论是为投合资本家的心意而制造出来的，资本家把他们在工商业中所作所为都说成德行。”^②

拉法格除了严肃地批判唯心史观的谬论之外，还用大量的历史事实对唯物史观作了深入的论证。他指出，经济的必然性对思想观念的形成和社会历史的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是经济的必然性而不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正义观念引导人类前进。人类各种社会形态的更替、社会历史的发展的最终原因不是思想观念的力量，而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有当农业和工业生产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人用自己的劳动生产出来的东西不仅能够维持自己的生存，而且还有某些剩余可供别人夺取，这时候奴隶制才能产生。”同样，当“生产工具一旦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使奴隶制已成为对人的剥削的靠不住的和赔本的形式，它就归于消灭。”^③拉法格说，资产阶级反对奴隶制，最后废除奴隶制，不是用好心肠的唯心主义的幻想能够说明的，而只有用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理由才能说明。拉法格也指出，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也不是一种美好的回忆，它是从现实的腹内产生出来的，是经济世界的反映。共产党人不是从头脑中去发明新的社会形式，而是深信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力量必不可免地要把社会引到共产主义。

三、论思想的起源

为了更彻底地批判唯心主义先验论，拉法格还深入地探讨了观念的起源问题。他在1909年写的《思想起源论》（或《卡尔·马

^① 《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第11页。

^{②③} 同上书，第11、16、17—18页。

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就是集中地阐述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观点的一部主要著作。拉法格在这部著作中论述了思想、观念不是先天就有的,不是人们头脑固有的,而是在一定社会环境下,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出来的。他说:“物体的性质只有靠经验才能暴露,而有关物体性质的概念只是由于人同自然界的物体发生了接触才在头脑里产生出来。”^①拉法格批评唯心主义者不去研究自己思想的起源,只说思想是“自身”的存在,思想能改变人类和社会现象。拉法格说,这样,唯心主义者就把思想变成了先验的东西,并夸大了思想的作用,用思想来代替上帝,把它变成支配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拉法格正确地指出,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在于把思想、观念的相对独立性夸大成为绝对独立性,完全颠倒了思维和存在的真实关系。人与动物不同,人脑是具有思维机能的物质,人在思维时要借助于概念的作用才能产生思想,这是人的认识过程的特点。但是,唯心主义者却否认这些概念来自经验,并把它们歪曲为先天的,是人们头脑固有的。拉法格引证了哲学史上大量事实来批驳唯心主义的谬论。他指出,由于人类思想的继承性,我们一生下来就有可能获得某些传统的概念,这些概念对我们来说好象是先天的,其实“文明人的脑子是经过许多世纪耕作过的和经过几千年播下概念和思想种子的一块田地。”^②这些概念绝不是什么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逐渐地形成的,是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间的社会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的经验的结果。拉法格指出:“以为抽象思想是在人的头脑里自发地生长起来,这同认为形式最完善的自行车或某种其它的机器是第一次就造成成功一样的胡涂。”^③

拉法格考查了抽象思想的起源。他指出,野蛮人虽还处于半

① 《思想起源论》,第12页。

②③ 《思想起源论》,第54、53页。

开化时代,但只要有了社会实践和社会教育,他们就能很快地学会文明人的文化。拉法格还指出,人的智力的发展是经历着从简单到复杂、从具体到抽象的曲折过程。人头脑里的概念的形成,在原始人那里是从象形文字开始的,用物象的描写来代替物或是借用一种具体的事物来代表一个思想。如在美洲的红种人那里,一个勇敢的战士被说成象一头狮子;一个人眼光锐敏被说成象一只鹰;为了肯定他已忘记了屈辱,他就声言把它埋入地下等等。经过了许多世代的实践,人的脑子才形成抽象的概念。

至于数学,唯心主义者把它赞美为先验主义的光辉,认为数学的公理、定理是先天就有的。拉法格对这种观点也进行批驳,指出数学这门抽象的科学也是由于人们生产实践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在野蛮人的概念中,如象在儿童的概念中一样,数是具体之物;当他们说二、三、五时,他们要看见二、三、五个指头、石子或者不论其它的任何东西。后来,经过无数代人的脑力的清洗,在成年的文明人的脑子里,数已经成为失去了与任何东西相似的一切形式,而只保留着有条件的符号的图形。拉法格认为,数和形的概念不是先天的,而是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是人们长期从事生产实践的结果,他指出,尼罗河的泛滥迫使埃及人发明几何学的初步原理,以便在河水泛滥淹没界标时有可能分配土地。群的计算大概巩固了数的概念和发展了计算的方法,分土地产生了测量的概念,而器皿的发明则引起容量的概念。

关于人的脑子的作用和观念的形成,拉法格给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他指出:“脑具有思维的机能,正如胃具有消化的机能一样;脑子只有靠观念才能思想,而观念则是它从自然环境和人赖以发展的社会环境或人为环境所提供的材料中制造出来的。”^①如

^① 《思想起源论》,第66页。

果离开了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所提供的材料，也即是说，如果离开了被反映者，即使有很好的脑子，也不可能产生任何观念、思想的东西。他坚持用唯物论的反映论来解释思想的起源。

拉法格指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认识和分析社会现象时是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基本前提出发的，因此，就能在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找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唯心主义者却是抛开了社会存在，“满足于从思想进化的认识上去获得历史的规律，”因而把历史搞得混乱不堪。拉法格指出，思想、观念是从社会环境中产生出来的，所以它才成为积极的力量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资产阶级经常讲的“进步、自由、正义、祖国等等思想也和数学上的公理一样不是存在于经验的领域之外；它们不是在经验之前就存在了，而是跟随经验才有的；它们不产生历史事件，它们本身是社会现象的结果。”我们的“历史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揭发是什么社会原因产生思想并给予思想以影响某一时代的人类智慧的力量。”^①

综上所述，拉法格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在他的理论中也存在一些严重的错误和缺陷。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评过他早年的著作中的夸夸其谈和教条主义的毛病。拉法格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称为“经济决定论”也是不恰当的，这容易使人误解，似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只承认经济的决定作用，忽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而忽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正是拉法格理论上的一个缺点。恩格斯晚年在全面论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时，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一思想的伟大意义，看来没有得到拉法格应有的重视。

^① 《思想起源论》，第13页。

第五节 拉布里奥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宣传与阐发

十九世纪下半叶，统一的独立的意大利国家形成并巩固下来了。它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但由于意大利资产阶级的软弱，未能彻底消灭封建制度。这使意大利社会生活中充满了封建制度残余，政治腐化现象十分严重。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封建式的专横统治激起了工人阶级的强烈反抗，工人阶级在斗争中逐渐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在第二国际的影响下，意大利社会党于1892年成立，但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思想在社会党中占居了统治地位。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传播的社会条件终于具备了。最早在意大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哲学思想的是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

拉布里奥拉(1843—1904年)是罗马大学的教授，最初在哲学上是个黑格尔主义者，在政治上是个民主主义者。他是那不勒斯黑格尔派斯巴芬达兄弟的学生。七十年代末，他转向空想社会主义；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逐渐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893年12月，恩格斯在给左尔格的信中称他为“马克思严格的追随者”，并同他通过信。

拉布里奥拉是当时意大利知识界中最杰出的人物，具有多方面的兴趣和渊博的知识，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和意大利的实际结合起来，进行独立思考，具体分析。当时在意大利最流行的时髦哲学流派是黑格尔主义和斯宾塞尔的实证主义，这两个派别都受到了他的激烈的抨击和批判。他的著作和活动，对意大利共产党和知识界都发生过强烈而深远的影响。

在转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以前，拉布里奥拉已经发表过大量著作，最重要的有：《反对蔡勒所宣布的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口号》（1862年作，1906年发表）、《论道德自由》、《道德和宗教》（1873年）、《历史哲学问题》（1887年）、《论社会主义》（1889年）等。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拉布里奥拉的最主要著作是《唯物史观论丛》。这部著作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叫《纪念共产党宣言》（1895年），第二部分叫《历史唯物主义》（1896年），第三部分叫《社会主义和哲学丛谈》（1897年），第四部分只完成了前五章。拉布里奥拉主要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历史唯物主义部分，而这种宣传又以此书的第二部分为主。普列汉诺夫于这部分发表的第二年，即1897年，曾写专文《唯物论的历史观》加以评论，给予很高评价，认为拉布里奥拉一类人“乃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在历史方面，“他们的历史观点与历史唯心主义正好相反。”^①

一、关于社会层次的理论

拉布里奥拉虽然没有写作专门论述唯物主义一般原则的著作，但在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也鲜明地表现了他的唯物主义立场。他在谈到观念的产生时明确指出：观念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梦境中没有任何真实的事物。他还说：“观念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还须进一步指出，象人类活动的其他产物一样，观念的形成有其原有的环境，有其确定的时间，是通过满足一定需要的反复努力，是由于某种证明手段的发现，……剥夺这种和那种观念和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就是歪曲它们的性质和意义。”^②

拉布里奥拉在理论上的贡献，在于他在宣传历史唯物主义的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二卷，第261页。

^② 拉布里奥拉：《唯物史观论丛》，克尔英译本，1908年，第158页。

时候，通过自己的理解，使用自己的语言，在阐发中有其独到之处。

拉布里奥拉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用清楚而简洁的方式概括了唯物史观。他坚定地宣称：“我们认为不是意识的形式决定人类的存在，而是存在的方式决定意识，这个原则是不容争辩的。”^①以这个原则作为指导思想，他对人类社会的组成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解剖。

拉布里奥拉认为社会经济结构就是直接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亦即劳动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劳动工具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它是社会生活中的决定力量。在他看来，社会经济结构“首先直接决定彼此结合着的人们的其他一切实际活动，决定这些活动在历史中的变化，那就是说，决定阶级的形成、冲突、斗争和渗透，决定相应的统治和道德的规范，决定人与人之间的从属的形式，决定相应的统治与权威，从而决定国家的产生与构成。其次，社会经济结构还决定艺术、宗教和科学中的想象和思想的倾向，并间接地决定它们的大部分对象。”^②

这样，拉布里奥拉就把人类社会生活分为几个层次：首先是劳动力和劳动工具，其次是社会经济结构，第三是阶级、法律、国家、道德，第四是艺术、宗教、科学。在他看来，道德和经济结构的关系要密切些，而艺术、宗教、科学和经济结构的关系是间接的、比较疏远的，此外他并不认为艺术、宗教和科学的对象全是由经济结构决定的。在这些论述里，拉布里奥拉不仅坚持了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而且作了进一步分析和阐发，这对研究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是有启发的。

拉布里奥拉强调经济因素只是诸因素中起决定作用的最后因

① 拉布里奥拉：《唯物史观论丛》，第113页。

② 同上书，第201页。

素,他说:“无疑,在我们的理论中,我们无须把历史的一切复杂表现都翻译成经济范畴,而只是在最后的分析中用经济结构解释一切历史事实”^①。“从经济结构过渡到整个历史的画面,我们还需要概念与知识的帮助”^②。这就是说,社会生活的各个因素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复杂的,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直接用经济结构来说明一切是一种简单化、庸俗化的作法,只有以经济结构作为最后基础,弄清楚各个因素(包括概念和知识)之间的联系,才能把整个历史画面描绘出来。拉布里奥拉认为历史不是赤裸裸的经济关系的骨架,人既不是由上帝创造出来并加以支配的傀儡,也不是由经济范畴支配的傀儡。经济只是最后的基础,而从中产生出阶级、国家、法律、艺术、宗教、思想的过程是很复杂的,他们彼此之间也是起作用的。他说:“一切变化的决定原因,亦即改变了的经济条件,往往要经过一些曲折的道路,弯弯曲曲地创造出合适的法律形式,建立起适宜的政治秩序,安排出比较完善的社会调整方法,然后才能停止;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③

拉布里奥拉认为阶级和阶级对抗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在原始社会中是没有阶级的,随着新生产力的出现,例如畜牧、冶炼的出现,社会集团之间开始分化,随之社会集团的成员之间也开始分化。人们改变了劳动工具,改变了自然,从而也就改变了自己。“他们在创造自己生活方式中的发现与发明不仅生产了风俗习惯(衣、食等等),而且生产了共同生活的关系和纽带,这种关系和纽带是同直接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④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上,人们都争相利用已有的生产工具来取得一个优越的地位,于是人们就区别为农奴与主人、臣民与老爷、被征服者与征服者、被剥削者与剥削者。不同阶级有不同的利益,于是他们之间就产

①② 拉布里奥拉:《唯物史观论丛》,第110、111页。

③④ 同上书,第153、118页。

生了不可避免的斗争。斗争的结果，部落组织为国家组织所代替。国家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法律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二、论意识形态的起源和作用

拉布里奥拉用大量篇幅分析了法律、道德等各种意识形态的起源和作用。他认为，意识形态对社会经济结构来说具有相对独立性，具有反作用，能促进或阻碍社会的发展。不承认这一点是不对的，但过去许多哲学家却把法律、道德和各种意识形态看作绝对独立的东西，看作人性的产物或上帝的指示，则是唯心主义的，错误的。他强调指出它们的根源是经济，虽然某些意识形态同经济的关系是间接的。在他看来，如果说法律、国家体制和道德为经济关系所直接决定的话，那么，心灵与思想的一切创造活动如文学、艺术、科学、宗教等则为经济关系所间接地决定。他说：“观念的历史的确是有的；但它并不是观念自己解释自己的坏的循环。观念的历史存在于从物上升到观念的过程之中。”^①

拉布里奥拉对各种意识形态一一作了考察，特别着重考察了科学的起源和作用。他认为，科学是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它的发展并不象过去哲学家们所设想的那样是理性概念的自我发展。诚然，在科学产生之后，科学家们中间的抽象、推理、综合工作纵横交错，形成科学发展的历史，并把科学发展的社会原因遮盖起来了。“但是，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科学发展各个时期的主要特征，如果我们看一看被意识形态学家视作智慧的进步和倒退的各时期，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有时推动，有时阻碍科学发展的社会原因。”^②他并以文艺复兴时期为例，具体说明封建制度对科学发展

①② 拉布里奥拉：《唯物史观论丛》，第219、214页。

的阻碍作用和资本主义制度对科学发展的推动作用。科学又是意识形态中一股强大的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它不仅推动生产的发展，而且“从它的基础上升起了反对黑暗、迷信、教会、宗教的战争；从它的基础上升起了自然主义、无神论、唯物主义”^①。拉布里奥拉认为，科学决不是资产阶级独有的财富，而是人类的共同的财富，“资本主义时期推动科学成长为一个巨人，这个科学是共产主义可以从以往世纪毫无保留地继承过来的唯一遗产。”^②

拉布里奥拉认为，所谓科学与哲学的对立的说法是不确切的。在他看来，唯心主义、神秘主义哲学、神学同科学无疑是对立的，但哲学应该同科学一致，因为实际上哲学不过是反映事物的思想的一种形式、一个阶段或一个层次，“哲学或者是对于科学将加以特殊研究的问题的一种一般性预见，或者是科学成果的总结和概括。”^③

三、关于历史辩证法的思想

拉布里奥拉很少直接论述辩证法问题，但他对辩证法的重要性是充分肯定的。他曾写信给恩格斯建议把“辩证法”这一名称改为“发生法”，说：“你使用辩证方法和形而上学方法两个术语作为对立的术语。我在意大利这里，为了说明这同一个东西，应当说发生方法而不说辩证方法。辩证法一词，按一般通用是被归结为修辞艺术和律师艺术，而变为 Scheinbeweiskunst（诡辩——编者注）。这里，人们对于黑格尔的传统别无所知。”“我认为发生概念这个名称更明确些，当然它是包罗更广的，因为它既包括处在形成过程中的事物实在内容，也包括把这些事物理解为形成中的东西

①② 拉布里奥拉：《唯物史观论丛》，第215页。

③ 同上书，第216页。

的逻辑形式技巧。辩证法一词只是指形式方面（对于黑格尔这个思想家说来，形式就是一切）。如果说发生概念，那么达尔文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对尚在形成过程中的事物的其他一切解释，都有了具体形式并取得了自己的地位。”^①拉布里奥拉对黑格尔的评论是不恰当的，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但他反对脱离思维内容来谈思维形式。改变这一已为多数哲学家所采用的名称也是不必要的，恩格斯也表示过不同意。但是，拉布里奥拉的建议强调首先应把辩证法看作关于客观规律的学说，然后才能把它看作关于认识规律和思维规律的学说，则是合理的，这对于澄清当时人们对辩证法的误解是有意义的。在这种理解下，拉布里奥拉认为辩证法也应反映历史发展的规律，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历史辩证法。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按照辩证法，把历史不仅看作相互联系的整体，而且看作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而共产主义社会则是人类历史辩证发展的必然结果。

拉布里奥拉认为，把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只能得出历史辩证法的结论。他坚定地赞同马克思的观点，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不可能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得到根本解决，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消除阶级和阶级对抗，它的出现是必然的。他认为，《共产党宣言》“这本著作的生命、本质、特性都包含在这个新的历史观之中，它贯穿在这本著作中，部分地在这个著作中得到解释和发展。由于这个历史观，共产主义不再是一种希望、愿望、猜想，它第一次在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性中得到确切的表述，也就是说，共产主义将作为阶级斗争的解决和成果实现出来。”^②他指出，作为批判的共产主义者，我们可以丝毫不带空想地预见到一个新社会的来临，这个社会根据它的历史发展的固有

① 转引自敦尼克等著《哲学史》，第3卷，下册，三联书店版，第568—569页。

② 《唯物史观论丛》，第16页。

规律，从现社会及其矛盾中发展出来，这是一个没有阶级对抗的联合。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后一章来论述人类历史发展的意义就在于实现共产主义，在详细引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许多著名论断后说：“这些公式过去是，现在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最终的有效结论。这些公式是经济批判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直接结果。”^①

拉布里奥拉对资产阶级的各种哲学派别进行了一系列批判，特别是对斯宾塞尔的实证主义作了尖锐的批判。他认为，斯宾塞尔的社会学不过是一套僵化的公式，并不能说明任何具体的历史事实。他所谈的世界进化并不是真实的进化，而是超自然的进化。在拉布里奥拉看来，斯宾塞尔的哲学是反科学的，是阻止唯物主义传播和挽救宗教信仰的一种尝试。

在拉布里奥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的理论和活动中，也有着某些比较严重的错误。他对不可知论作了错误的让步，承认有某些领域是人类认识无法达到的。在他看来，不可知论否认认识事物的内在本质和现象的第一因的可能性，是正确的。拉布里奥拉不理解所谓第一因完全是形而上学的虚构，是根本不存在的。辩证唯物主义否定它是有充分根据的。不可知论只否定认识它的可能性，却不否定它的存在，这就为它赢得了某种存在的地盘。我们知道，第一因不过是上帝的别名，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跟在不可知论后面说它是不可认识的，或说它的存在是不可认识的，而应明确指出，第一因的不存在是可以肯定的。

拉布里奥拉的最大错误是为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扩张主义作理论上的辩护。他把世界上的民族分为积极民族和消极民族两种，消极民族理应成为积极民族实行扩张主义政策的对象。他认为，

① 《唯物史观论丛》，第246页。

意大利民族无疑属于积极民族之列，但它在争夺殖民地的竞赛中落后了，只有急起直追，夺取更多的殖民地，这才符合意大利民族的民族利益。拉布里奥拉的这种观点是资产阶级种族主义的露骨表现，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的这一错误曾受到普列汉诺夫的严肃批评。

但是，就拉布里奥拉的整个理论和实际活动来看，他的错误不是主要的。他基本上正确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且有所发挥，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意大利的进一步传播开辟了道路，他的功绩还是主要的。

简短的结论

根据以上介绍的情况，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简短的结论：

一、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较大贡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多活跃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这是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突出表现之一。

二、他们当中着重研究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的，而着重研究和宣传辩证唯物主义的少，这是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有更直接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在此情况下，狄慈根的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追随者们不仅忠实于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原则，而且能结合本国情况，针对本国人民的思想状况，在反对本国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来宣传、论证马克思的学说，因而他们的著作有强大的生命力，不仅易于为本国人民所接受，而且对马

克思主义有发挥,有创新,做出了较大的理论贡献。

四、他们追随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追随个人,而是追随真理,他们和马克思、恩格斯决不是以某种私利结合起来的宗派主义集团,因此,不仅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指出他们在工作上和理论上的错误,而且他们也经常直率地提出他们的不同看法,或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错误,列宁称赞过梅林的这种光明正大的态度。以真理为皈依,这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一门科学而不是一种狭隘片面的思想、之所以能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

第 六 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的传播。 列宁在反对民粹派和经济派的斗争 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捍卫和发展

(1894—1903年)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宁和他的战友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批判了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回答了时代提出的新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①。列宁的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时代的继续和发展。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时代 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

一、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的历史阶段。按照列宁的说法,

^① 《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选集》上卷,第185页。

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垄断代替自由竞争，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是帝国主义的实质。垄断使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一切矛盾更加尖锐化。

首先，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榨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加强了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加上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军备竞赛，使军费开支增长，物价高涨，工人的负担极其沉重，生活急剧恶化。因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空前地激化了。

其次，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更加不平衡，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们必然采取包括战争在内的各种形式，互相争夺原料产地、销售市场、投资场所和势力范围，重新瓜分世界。因此，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激化了。

再次，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榨取额外的垄断利润，大量进行资本输出，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进行最横蛮的剥削和奴役，使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也进一步激化了。

帝国主义的这些矛盾，动摇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表明“私有经济关系和私有制关系已经变成与内容不相适应的外壳了”^①，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得到解决。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变成了没落的反动的阶级，而无产阶级则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这个时代的中心，它决定着这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无产阶级起来反对垄断资本的统治，推翻资本主义奴役制度，已经提上了历史的日程，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同时，被压迫国家人民大众的觉醒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为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强大的后备力量，并削弱了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形成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从而为无产阶级直接冲击

①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第844页。

资本主义造成了良好的条件。因此，“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①。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自然科学方面，情况也有显著变化，主要是随着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发展，物理学中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发现。这些新发现推翻了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古典物理学关于物质构造及其特性的传统观念，缩小了一些定律的适用范围，对自牛顿以来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在物理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自然观是一次巨大的冲击。它深刻地表明，物理学的研究对象正在经历着由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由太阳系到原子结构、原子核结构的转变过程。这对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其他部门，都发生着深刻的影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泛滥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社会急剧变动的历史关头，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并且面临着许多新课题的情况下，第二国际内部出现了一股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借口时代的变化而修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思潮——伯恩施坦主义。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德华·伯恩施坦（1850—1932）叫嚣马克思的学说已“不再适应”目前的情况，要加以“批判”、“修正”和“革新”。1899年，伯恩施坦抛出《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一书，以最嚣张的态度和最完整的理论形式，在经济、政治和哲学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全面的修正。他提出“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这一纲领性的口号，集中地表露了他所鼓吹的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把社会

①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37页。

民主党变成改良主义党的修正主义主张。同年，法国社会党的领袖米勒兰(1895—1943)参加资产阶级内阁当部长，从行动上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理论相呼应。从此以后，修正主义就泛滥起来了。

伯恩施坦在哲学上用新康德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他公开叫嚷“社会民主党需要有一个新的康德”，把新康德主义作为他的修正主义的理论根据。

新康德主义是十九世纪后半期在德国产生和流行的一种矛头直接指向马克思主义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哲学。它的代表人物有李普曼(1840—1912)、朗格(1828—1875)、柯亨(1842—1918)和文德尔班(1845—1915)等。他们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提出和宣传“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口号，从右的方面批判康德，抛弃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自在之物概念，扩张和发展它的最反动的方面——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不可知论、伦理观和形而上学。新康德主义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是垄断资产阶级走向腐朽和没落的思想上的反映。修正主义者是资产阶级的附庸，他们缺乏自己独立的哲学世界观，同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灵魂相通。他们对资产阶级的所谓“没有哲学就谈不上社会科学，不谈认识论就不可能战胜马克思主义”的信条，心领神会，于是就很自然地去追求资产阶级的“时髦”哲学，接受新康德主义。

早在九十年代头几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施米特在批判唯物主义时，就已提出返回到康德认识论的必要性，企图将新康德主义偷偷地运进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体系中去，为此，曾遭到恩格斯的严厉谴责。恩格斯逝世以后，伯恩施坦将这种企图由隐蔽转向了公开。

在认识论方面，伯恩施坦把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思维能够反映存在的基本原理，作为“唯灵论”加以反

对，鼓吹唯心主义先验论和不可知论，认为“纯粹的或绝对的唯物主义”和“纯粹的或绝对的唯心主义”只是说法不同，“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我们是怎样会思考的”，从而阻碍工人阶级去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伯恩施坦攻击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贩卖性因素，是妨碍对事物进行任何正确推理和思考的“陷阱”，把马克思的辩证法歪曲为黑格尔的“三段式”，借口“扫清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主义”，宣扬庸俗进化论，为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辩护。

在历史观方面，伯恩施坦鼓吹新康德主义的“伦理社会主义”，用历史唯心论来反对历史唯物论。他把历史唯物论承认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来说明社会主义的客观必然性，歪曲为“宿命论”，指责它忽视社会意识的作用，鼓吹伦理观念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用公平、正义的原则来解释社会主义；他把历史唯物论承认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歪曲为“布朗基主义”，宣称这些都是文化落后的标志，鼓吹通过工人阶级道德上的自我完善来实现社会主义；此外，他还断言社会主义只是一种先天的道德理想，把它的实现推到遥远的将来，否则就是“空想论”。

总之，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在哲学方面“跟在资产阶级教授的‘科学’的屁股后面跑”^①。教授们要“回到康德那里去”，修正主义就跟在他们后面蹒跚而行，用主观唯心论和不可知论来“修正”马克思的认识论，用平静的“进化论”来代替革命的辩证法，用历史唯心论来反对历史唯物论。

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政策变动的产物。列宁指出，“自由竞争要求民主制。垄断则要求政治反动。”^②资产阶级为了

①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页。

② 《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3卷，第34页。

反对马克思主义，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以各种新形式和新名称，公开复活过去的反动哲学，鼓吹主观唯心主义，信仰主义和庸俗进化论，歪曲自然科学的最新发现，论证哲学唯心主义；另一方面，尤其注意用超额利润来收买工人贵族，利用他们来传播资产阶级思想，瓦解社会主义运动。“实际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①。修正主义正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思想支柱。

在反对伯恩斯坦主义的论战中，考茨基和第二国际各党的某些领导人执行所谓“不偏不倚”的中派政策，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是有可能“调和”的。考茨基拒绝在他所主编的《新时代》杂志上发表批判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文章，掩饰和袒护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后来，考茨基虽然对伯恩斯坦作了一点批评，但他完全回避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问题。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左派卢森堡、蔡特金等坚决反对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卢森堡(1871—1919)在1899年发表了《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这一优秀著作，坚决驳斥了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观点，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当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大多数政党内，普遍地存在着恩格斯在晚年就表示过忧虑的轻视理论、哲学，对理论、哲学漠不关心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左派队伍中也有明显的反映。例如，倍倍尔在1899年在德国党内发表演说时，第一次对修正主义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但是，他却在演说中取消了有关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物辩证法问题的讨论。又如，李卜克内西认为伯恩斯坦“批判”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危险性“并不严重”，伯恩斯坦主义是“无害的”哲学邪说，等等。因此，他们不能给予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在这样的状况下，修正主义

^①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29页。

在第二国际内就逐渐地占据了统治地位，成为一种国际性思潮。各国修正主义者纷纷集结在伯恩施坦的旗帜下，“成了一家兄弟，他们彼此称赞，彼此学习，大家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严重危害。

修正主义在第二国际内独占统治地位，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重要现象。马克思主义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给这门科学奠定了基础。因此，决不能把它看作千古不变的教条，而必须考虑无限生动的实际生活。时代变化了，工人运动发展了，自然科学也有了划时代的新发现，马克思主义就应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对某些个别的结论，作必要的修改和补充，使之得到丰富和发展。但是，这种修改和补充，是在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能违背，也决不会“陈旧”和“过时”。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却借口时代的变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它的泛滥，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是一种严重的曲折和倒退。

三、俄国是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集合点。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迫切任务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出现和泛滥，把彻底地反对修正主义，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紧迫地提上了无产阶级斗争的历史日程。列宁说：“复兴‘旧思潮’、坚决捍卫‘旧思潮’乃是当前的迫切任务”^②。

那末，谁能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呢？

① 《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24页注一。

② 《给编辑部的信》。《列宁全集》第4卷，第184页。

在欧洲，俄国本来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自1861年农奴制度废除后，资本主义获得迅速发展。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资本主义也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

但是，俄国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有所不同，它是垄断资本主义同封建农奴制残余的结合，沙皇专制制度是它在政治上的支柱，所以列宁称之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在沙皇专制制度下，广大的工人和农民身受重重剥削和奴役；各族人民受到俄罗斯民族主义和沙皇的民族屠杀政策的残酷压迫，处在“民族牢狱”之中；同时，沙俄帝国主义与西方帝国主义狼狈勾结，实行扩张主义，侵略和剥削东方各国人民。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并且表现得特别尖锐。因此，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集合点，也是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

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俄国工人阶级就已开始觉醒，与资本家进行有组织的斗争了。到十九世纪末，俄国工人运动高涨起来，斗争矛头开始指向沙皇专制制度。1900—1903年的经济危机，使俄国阶级斗争更加激化。从1903年起，罢工浪潮遍及全国，农民暴动不断发生，学生也掀起了反对沙皇迫害的运动。这一切表明，伟大的人民革命即将到来，俄国正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夜。

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帝国主义时代第一次人民革命。它与西欧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同，是由无产阶级率领的。俄国无产阶级是最富有革命性和组织性的产业大军，又拥有广大农民作为自己的同盟者，拥有东方民族解放运动这支有力的后备军；它所面临的历史任务是要摧毁欧洲和亚洲反动势力最强大的堡垒——沙俄帝国主义。因此，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它将震撼世界帝国主义的基础，成为全世界社会革命的开端。

由此可见，俄国当时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革命实践所提

出的迫切任务是：总结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经验，总结恩格斯逝世以来自然科学的新成就，批判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和修正主义哲学，从各个方面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些任务，历史地落到了俄国无产阶级的肩上。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适应时代的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的传播和普列汉诺夫的贡献

一、十九世纪后半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的传播

早在十九世纪四十一——六十年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就开始传入俄国的平民知识分子中了。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维·格·别林斯基(1811—1848)、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亚·伊·赫尔岑(1812—1870)等都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尼·瓦·谢尔古诺夫(1824—1891)在车尔尼雪夫斯基主编的《同时代人》杂志上发表了《英国和法国的工人阶级》一文，援引和节译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促进了恩格斯著作的传播。尼·亚·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1834—1866)等人组成的第一国际俄国分部，在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先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准备基地的作用。

在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俄国已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民粹派中的一些先进人士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中，曾与马克

思、恩格斯通讯，并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1869年，《共产党宣言》俄译本第一次在俄国秘密出版。1872年，《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个外文译本即俄译本在彼得堡公开出版，大大地推动了俄国革命家(多数是民粹派)去熟悉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和哲学思想，并讨论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1879年，尼·伊·季别尔(1844—1888)在合法刊物《语言》月刊上详细地介绍了恩格斯《反杜林论》一书的哲学部分和第二编前三章。1882年，莫斯科的一些大学生组织了翻译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协会，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著作，如《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兰西内战》、《雇佣劳动与资本》、《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译成了俄文。但应指出，民粹派的一些先进人士学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他们同意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相反，他们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相距极远。

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广泛传播是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在这之前的四十至七十年代，只能说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广泛传播的前奏。马克思曾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①从八十年代起，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矛盾的激化，俄国工人阶级觉醒起来了，开始了有组织的罢工斗争。工人运动的某些代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下，根据国内工人运动增长的需要，成立了俄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组织。普列汉诺夫1883年在日内瓦所创立的“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它开辟了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1856—1918)是在七十年代中走上历史舞台的。他出生于一个退职的上尉、小地主家里。在学生时代，他崇敬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别林斯基，具有反对

①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0页。

沙皇专制制度的民主主义思想。1876年，他加入了革命民粹派，成为一个民粹主义者，后担任《土地与自由》杂志的编辑，曾两次“到民间去”宣传民粹派的理论。在这个时候，普列汉诺夫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在俄国工人运动和西欧工人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到彼得堡的工人中间进行宣传鼓动工作达三年之久，这对他认识工人阶级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1879年，民粹派在组织上产生了分裂（分为“黑分党”和“民意党”），实践上遭到失败，这就促使普列汉诺夫去重新审查民粹派的整个思想体系。1880年，普列汉诺夫和一批黑分党人如维·伊·查苏利奇（1849—1919）、巴·波·阿克雪里罗得（1850—1928）等，由于进行革命活动，被迫离开俄国。在西欧，主要是瑞士，普列汉诺夫住了三十七年之久，直到1917年才回到俄国。他在侨居国外初期，总结了在俄国的工作，研究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哲学，决心与民粹主义决裂。1882年，他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俄文，并写了序言。1883年，他同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依奇（1855—1941）等人在日内瓦组织了“劳动解放社”，并出版“现代社会主义丛书”。同年，他用马克思的“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话作题词，写了《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一书。这时，普列汉诺夫已从民粹主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首先，普列汉诺夫领导的“劳动解放社”，在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普列汉诺夫继翻译《共产党宣言》之后，又翻译和出版了恩格斯的重要哲学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并作了注释。此外，“劳动解放社”在八十年代把《雇佣劳动与资本》、《哲学的贫困》等著作，在九十年代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等著作译成俄文出版。

恩格斯对劳动解放社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表示由衷的高兴。他肯定地指出：“在俄国青年中有一派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并坚决地同他们前辈的一切无政府主义的和带有一点斯拉夫主义的传统决裂。”“这是一个对俄国革命运动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①。

其次，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在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中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民粹派是在十九世纪六十——七十年代，由于俄国农奴制度的废除、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代表小生产者的利益的空想社会主义派别。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彼·拉·拉甫罗夫(1823—1900)、尼·康·米海洛夫斯基(1842—1904)等。民粹派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不是历史的必然性，而是一种偶然现象，它不应当在俄国发展起来；他们把农民村社看作是社会主义的胚胎和基础，期望通过村社来扼阻资本主义的发展，实现社会主义。民粹派认为无产阶级在俄国的出现是历史上的不幸，不应当把无产阶级看作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要革命力量，而应当依靠农民；但在实际上，他们并不是真正地依靠农民，而是鼓吹英雄创造历史，认为“批判地思维的个人”才是历史发展的决定的力量，农民只是消极的“群氓”和“停滞不变的堕性的力量”，只能盲目地执行少数“英雄”所炮制的改造社会的方案。

民粹派自称“人民之友”，他们中的一些人曾到民间去发动农民，反对沙皇专制制度，起过进步的作用。但他们的理论与科学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他们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把四十年代德国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的英雄史观、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以及

^① 《致维·伊·查苏利奇（1885年4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01页。

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等五花八门的东西拼凑在一起。这同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当他们空想社会主义的启蒙式宣传没有获得成功，农民没有跟他们走时，他们就决心不要人民，而转向个人恐怖策略。从八十年代起，随着俄国农村两极分化加剧，民粹派就开始对沙皇政府妥协，放弃革命斗争而向自由民粹派过渡了。

可是，民粹主义当时不仅在知识分子里面，甚至在一部分工人中间，都有很大影响。它严重地阻碍了工农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积极性和主动性。只有从理论上、哲学上批判民粹主义，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传播开来，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普列汉诺夫的“劳动解放社”就是批判民粹主义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

普列汉诺夫在批判民粹主义的斗争中写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1883年）、《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年）、《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1895年）和《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1898年）等等。他在这些杰出的著作中指出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性，说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先进科学思想的最高成就，并根据反对民粹主义斗争的任务，着重叙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群众、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问题。

普列汉诺夫指出，民粹派强调俄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认为资本主义不应当在俄国发展，这种提问题的方式本身就是唯心主义的。因为社会的发展，取决于社会存在的物质条件，具有客观的规律性。经济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决定的作用。就俄国来说，它事实上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人的理性不能改变。所谓俄国经济发展有特殊道路的说法已成为纯粹的空想。真正的革命者的任务，就在于组织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革命

力量,依靠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

普列汉诺夫还指出,人民是物质生产发展的主要力量,是历史前进的动力。马克思从不忽视英雄、杰出人物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但这种作用只能改变社会发展的个别面貌,不能改变社会发展的总的趋势,任何伟人都不能强迫人们去接受已经过时的生产关系。杰出人物只有认识社会发展的趋势,适应时代的需要,才能发挥其历史作用。普列汉诺夫认为,发动共产主义运动的责任只能由我们工业中心的工人阶级担任起来。

列宁对普列汉诺夫批判民粹主义的著作给予高度的评价。他把《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称为“俄国社会主义的第一个 *Profession de foi*(信条,纲领——引者)”^①,认为《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对辩证唯物主义作了极其完美的有价值的阐述,指出了辩证唯物主义是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整个最新发展的合理的必然的产物”^②,是“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③。

第三,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在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开始泛滥时,普列汉诺夫写了一系列著作与伯恩斯坦展开了论战。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新时代》上发表了西欧社会主义刊物上第一篇反对修正主义的哲学论文《伯恩斯坦与唯物主义》(1898年),受到了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热烈欢迎。此外,他还写有《唯物主义还是康德主义?》(1899年)、《我们为什么应该感谢他?》(1898年)、《再论唯物主义》(1899年)以及《Cant 反对康德,或伯恩斯坦先生的精神遗嘱》(1901年)等著作,作过不少精彩的学术讲演。

普列汉诺夫在这些著作和演讲中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

① 《论〈PROFESSION DE FOI〉》。《列宁全集》第4卷,第252页。

② 《再论实现论问题》。《列宁全集》第4卷,第65页。

③ 《论“前进派分子”的派别组织》。《列宁全集》第16卷,第267页。

代最高的社会真理”^①，决不能容许伯恩斯坦用新康德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他指出，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伯恩斯坦回到康德那里去，断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只是说法不同，就是企图抹煞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原则区别，动摇马克思学说的唯物主义基础，为宗教开辟道路。他根据恩格斯的著作指出，事物是可以认识的，科学和工业就是我们能够正确认识事物的可靠证明，伯恩斯坦宣扬新康德主义，是对恩格斯批判不可知论的背叛。他驳斥伯恩斯坦对马克思辩证法的攻击，指出只有辩证法才是能使人作出革命的社会政治结论的唯一科学的方法，马克思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正应当归功于“矛盾的逻辑”，归功于辩证法，伯恩斯坦抛弃辩证法就是“由于他不愿意用‘暴力革命的惨象’来吓坏资产阶级”^②。他还批判了伯恩斯坦把社会主义看作只是不可实现的道德理想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捍卫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普列汉诺夫尖锐地指出，伯恩斯坦宣扬新康德主义，就是为资产阶级效劳；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是“谁埋葬谁的问题：是伯恩斯坦埋葬社会民主党，还是社会民主党埋葬伯恩斯坦？”^③

重视理论，特别是哲学，是普列汉诺夫的长处。他的一系列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哲学著作，捍卫了作为完整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在国际上和在俄国都有着广泛的影响。正如列宁所指出：在当时，“在国际社会民主党中，普列汉诺夫是从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过修正主义者在这里大讲特讲的庸俗不堪的滥调的唯一马克思主义者”^④。

① 《我们为什么应该感谢他？》。《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410页。

② 《Cant 反对康德，或伯恩斯坦先生的精神遗嘱》。《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441页。

③ 《我们为什么应该感谢他？》。《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418页。

④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页。

总的来说，普列汉诺夫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的广泛传播是与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的大量工作分不开的。列宁说：“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一个侨民团体（“劳动解放社”）的著作中产生的。”^①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在理论上创立了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实行了迎接工人运动的第一步。

二、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列宁说过：“普列汉诺夫个人的功绩在过去是很大的。在1883年—1903年的20年间，他写了很多卓越的著作，特别是反对机会主义者、马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著作。”^②通过这些著作，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普列汉诺夫在这一时期的重要哲学著作，除上述提到的以外，还有《唯物主义史论丛》（1896年）、《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1891年）、《唯物主义历史观》（1901年）、《论唯物主义历史观》（1897年）、《译者的话》（为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俄译本第一版所写的序言）（1892年）以及《论艺术》等等。在这些著作中，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极为通俗详尽的阐述，并在许多方面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第一，普列汉诺夫是一位知识渊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他在许多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准备问题，作了系统深入的考察。

① 《歪曲布尔什维主义的讽刺画》。《列宁全集》第15卷，第367页。

② 《论冒险主义》。《列宁全集》第20卷，第359页。

普列汉诺夫详细探讨了唯物主义发展史，特别注意对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十九世纪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研究，肯定了旧唯物主义的真理性，也指出了它的局限性，说明从斯宾诺莎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准备中，具有巨大的意义。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对旧唯物主义作了根本的改造，把唯物主义同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同历史唯物主义结合起来，从而使唯物主义哲学向前大大地迈进了一步。

普列汉诺夫也考察了哲学史上的辩证法传统，特别是专门地研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指出了黑格尔的伟大功绩就在于阐明了发展的思想和矛盾的逻辑，批判了那种否认黑格尔辩证法的进步性、把黑格尔哲学称为反动派哲学的错误观点。但他同时指出，黑格尔辩证法带有神秘的性质，黑格尔哲学的体系是唯心主义的、保守的，方法和体系是矛盾的。黑格尔哲学虽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准备中的必要环节，但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了根本的改造，因而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同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有原则的区别。普列汉诺夫说：“在黑格尔看来，社会生活的辩证法，和一切有限物的辩证法一样，最后总有一个神秘的原因，即无限者绝对精神的本性。在马克思看来，这个辩证法归属于一些完全实在的原因：归属于社会所掌握的生产资料的发展。”^①

普列汉诺夫还研究了法国唯物主义者、黑格尔和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家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观点，追溯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来源。他对法国唯物主义者关于人是环境产物的思想，梯叶里等人关于公民生活和财产关系决定民族风习和国家制度的思想，黑格尔关于从现象的生成过程、即从现象的

① 《唯物主义史论丛》。《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二卷，第176页。

发生和消灭的观点去考察一切社会科学的思想等等，给予很大的重视，认为其中包含有唯物主义的或辩证法的合理因素。但普列汉诺夫也指出了这些思想家最终仍然把“人的天性”或者“绝对观念”看作社会发展的原因和历史运动的基础，因而不能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必然性。只有马克思，才第一次使“唯物主义哲学被提升为一个完整的、首尾一贯的和彻底的世界观。”“马克思把唯心主义从它这个最后的避难所中驱逐出去了”。^①

普列汉诺夫高度评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完成的革命变革。他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出现，是人类思想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真正的革命，是最伟大的革命”^②，尤其指出，把唯物主义推广到社会领域是“十九世纪理论思想最伟大的成就之一”^③。从前，历史进程被解释为归根到底是受人的意志或神决定的，而现代唯物主义则阐明了这样一个真理：历史进程归根到底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这些动力一旦被发现，它们起作用的规律一旦被研究，人类就能够把它们掌握在自己手里，使它们服从于自己的理性。马克思的功绩正是在于他发现了这些动力，并且对它们的作用进行了慎密的科学的研究”，从而在历史上“第一次破天荒地开辟了通向自由和自觉活动的王国的道路”^④。

第二，普列汉诺夫是一位战斗的唯物主义者。他鲜明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基础。

普列汉诺夫指出，唯物主义是唯心主义的直接对立面。从古迄今，一切唯心主义都企图以精神、意识来解释自然界的一切现

① 《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一卷，第495页。

② 《卡·马克思的哲学观和社会观》。同上书，第二卷，第507页。

③ 《唯物主义史论丛》。同上书，第30页。

④ 《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同上书，第一卷，第496页。

象、物质的一切属性。而唯物主义则相反，它用物质的某种属性、人或动物的某种组织来解释心理现象，用自然界本身的力量来解释自然界。自然界是比精神更为原始的东西。地球在有意识的有机体出现以前，老早就存在了。因此，客体先于主体、物质先于意识而存在。物质是本原，是客观的和永恒的，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物质的产物，是大脑的机能。

普列汉诺夫对物质下了一个基本上是正确的定义：“我们所说的与‘精神’相对立的‘物质’，是指的在对我们的感官起作用时，引起我们的这些或那些感觉的东西。”“物质不是别的，而是一些自在之物的总和，因为这些物是我们的感觉的源泉。”^①这个定义表明，物质是客观的，它不依赖于主体、不依赖于感觉而存在，但是能够作用于感官而引起感觉。同时，哲学上的物质概念不是指具体的实物，而是“自在之物”的总和。这个定义驳斥了唯心主义所谓“物是感觉的复合”、“存在就是被感知”等谬论，坚持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基本立场。

普列汉诺夫对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他指出，唯心主义同宗教密切联系，是反科学、反理性的。在阶级社会里，唯心主义往往同黑暗倒退的反动势力结合，被剥削阶级利用来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精神奴役。他也批判了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折衷起来的二元论，认为这种观点根本不能解释自然界和社会历史的本质。

第三，普列汉诺夫热情地捍卫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他以马克思的“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作为自己认识论的出发点，并坚持了世界可知性的原理，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对象作用于我们所造成的印象来

① 《再论唯物主义》。同上书，第二卷，第502页。

获得关于对象的知识。他批判了休谟和康德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维护了恩格斯关于实验和工业是对不可知论的最好驳斥的观点，阐明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指出自然界的物质运动、空间时间、规律性和因果性是客观的，是可以认识的，不可知论和现代科学完全不能相容，应该被抛弃。

普列汉诺夫认为，承认世界的可知性同承认客观真理是一致的。人的表象能够提供客观真理。他说：“任何命运现在从我们这里，无论哥白尼的发现，无论能的转化的发现，无论物种变化的发现，无论马克思的天才的发现，都是无力夺去的了。”^①他还指出，人对客观真理的认识是没有止境的。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人的认识也不断地发展。科学上的新发现和新成就将不断地补充和证实马克思的理论，正象天文学上的新发现补充和证实了哥白尼的发现一样。

第四，在唯物辩证法方面，普列汉诺夫捍卫了唯物辩证法的革命本质，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一切方法中最革命的方法。他经常重复赫尔岑关于辩证法就是“革命的代数学”的话，并用确证的事例来解释马克思的“……在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包含着它的否定的理解……”这段话，说明通晓马克思的辩证法，必定作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革命结论。

普列汉诺夫通俗地解释了对立统一规律。他指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基础，一切事物的运动都是由内部矛盾引起的，都是对立面互相作用的结果。他说：“一切有限物是要扬弃自身的，是要过渡到它的反面的。这个过渡的过程，是靠每一个现象特有的本性而完成的。每一个现象都包含着将要产生它的反面的力量。”^②这种情形，在自然界、社会和思维中，到处可见。因而，对立统一规律

① 《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同上书，第一卷，第743页。

② 《唯物主义史论丛》。同上书，第二卷，第142—143页。

是一个客观的、普遍的规律。

普列汉诺夫特别注意量和质互相转化的规律。他说：“一个一定的内容的渐进的量的变化，最后要突然激起质的变化。这个突变的环节，就是飞跃的环节，渐进性中断的环节。如果相信自然或历史不作飞跃，就大错特错了。”^①他针对民粹派分子吉柯米洛夫只承认“缓慢变化”、否认飞跃的观点，针对司徒卢威、伯恩施坦把发展归结为改革、改良、局部变化的庸俗进化论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一再强调质变、飞跃是发展过程的必要环节，是唯物辩证法的主要特征，认为承认不承认飞跃是辩证法和庸俗进化论的主要区别。由此出发，普列汉诺夫论证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进化，必然导致政治的革命。通过革命的改造，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

普列汉诺夫也捍卫了唯物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他批判了民粹派分子米海洛夫斯基对马克思辩证法的歪曲。在米海洛夫斯基看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是建立在黑格尔“三段式”基础上的，因而马克思的辩证法同黑格尔的辩证法没有区别。普列汉诺夫指出，黑格尔依靠“三段式”建立了他的唯心主义体系。“三段式”被黑格尔当作一切事物都必须遵循的原则。而马克思则从来没有想借助“三段式”来推导出什么实际结论。马克思不是根据臆断，也不是从“三段式”原则出发，而是根据对现实历史过程的科学分析才得出资本主义发展结局的结论的，是在研究现实的基础上来考察否定之否定规律的。

普列汉诺夫还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认为“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②阐述了真理具体性的原理。他对唯物辩证法的一系列范畴，如内容和形式、自由和必然、偶然性和必然性

① 《唯物主义史论丛》。同上书，第143页。

② 《Cant 反对康德，或伯恩施坦先生的精神遗嘱》。同上书，第425页。

等等，也作了许多精彩的论述。

第五，普列汉诺夫有许多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最优秀的叙述”，这是他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的一个领域。

在十九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机会主义者，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进行了猖狂的进攻，有的说马克思主义没有阐明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因而不是科学的社会学；有的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八十年代以前是“经济决定论”，否定上层建筑的作用，八十年代以后是以“唯意志论”代替了“经济决定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和伯恩施坦之流则打着维护“经济决定论”的旗号，否定主观因素和革命理论的作用；等等。普列汉诺夫对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一一予以痛斥，捍卫并具体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普列汉诺夫指出，历史的发展是有客观规律性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研究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代数学”。他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的、最普遍的原因。但历史活动是人参加的，因而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否认人们自觉活动的作用，这是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的根本不同之处。企图用精神、意志来解释全部历史是荒谬的，用自然规律来解释社会历史规律也是站不住脚的。

普列汉诺夫详尽地注释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认为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再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必将引起落后于它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引起整个社会的变革。全部社会的上层建筑（政治、艺术、宗教、哲学等等）及其变化，必须从经济关系上来寻求根源。他批判了折衷主义的“因素论”。这种理论认为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在同等程度上影响

其他方面，而且受其他方面的影响，各种因素的简单的互相作用，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图景。普列汉诺夫指出，“因素论”从抽象的“因素”来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并且折衷地看待各种“因素”的作用，否认各种“因素”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和源泉，否认物质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因此它是唯心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

关于地理环境和人口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普列汉诺夫基本上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他批判了地理学派的错误，认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不是地理环境，而是生产方式。地理环境通过生产力和社会组织，对人发生影响，对社会发展起加速或延缓的作用。这些作用是人类在向自然界作斗争的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发展的阶段不同，地理环境的不同因素所起作用的程度也不同，应作具体分析。至于人口问题，普列汉诺夫认为，人口的增减，受经济发展的制约，虽然是社会发展的必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

普列汉诺夫在阐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同时，进一步论述了社会意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和相对独立性。他指出，历史的发展，任何时候都不是在一种经济平面上进行的。在历史的转折关头，经济不会自然而然地取得胜利，必须通过上层建筑，通过一定的政治制度。政治制度或者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或者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新的政治制度的建立，总是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而当旧的政治制度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时，它将被消灭，为新的政治制度所代替。

关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普列汉诺夫指出：“每个特定时代的思想体系永远是和前一时代的思想体系有密切的——肯定的或否定的——联系。任何特定时代的‘智慧状态’只有在与前一时代的智慧状态的联系中才能理解。”^①这就是说，思想的发展，虽然

① 《论一元历史观之发展》。同上书，第一卷，第740页。

根源于经济事实，但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资料出发，因而具有继承性。同时，意识形态在其发展过程中，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哲学、宗教、艺术、法律等各个领域之间，都发生相互影响的作用。普列汉诺夫极其重视先进思想、理论的作用，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改造自然和社会中的伟大作用。他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名副其实的革命运动。……革命的思想是一种炸药，它不是世界上任何爆炸物所能代替的。”^①

普列汉诺夫关于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论述，是很有特色的。他在1898年写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著作。他肯定地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运动的主体，但并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他指出，个人的积极作用只有在认识了历史规律性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杰出人物比别人看得更远，更能顺应历史潮流，适应时代需要。但是，杰出人物的智慧和性格特点，只可能改变历史事件的个别面貌和局部后果，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由生产力发展决定的。伟大的历史改造任务，是以群众为主体来完成的。每一个真正显出了本领的杰出人物，每一个成了社会力量的杰出人物，都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不把杰出人物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中来认识，忽视或否定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盲目崇拜杰出人物，无限夸大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是错误的，荒谬的。普列汉诺夫针对民粹派的英雄史观，有说服力地论证了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并在俄国第一次回答了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问题。

在国际上修正主义思潮泛滥，国内沙皇政府实行反动的思想控制、马克思学说成为非法、民粹主义影响严重的条件下，普列汉

^① 《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同上书，第98页。

诺夫在斗争中能够通俗详尽地阐述和论证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观点，并在哲学史、唯物史观等方面提出不少新颖的见解，为俄国工人阶级介绍了一个新的思想领域，这不能不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贡献。

列宁在 1921 年说过：“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觉悟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著作”^①，并提出应把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汇编成专集，列为“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要大家知道“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述”。

当然也还必须指出，普列汉诺夫从 1880 年起侨居国外，长期脱离俄国的革命运动。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只停留在一般的叙述上，而不能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和帝国主义时代结合起来，和自然科学新成就结合起来，从中作出新的结论。理论脱离实际，这是普列汉诺夫的根本错误，如列宁所说，他犯有“学究主义的盲目症”。

就理论本身来说，普列汉诺夫也有不少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解，有片面性。他虽注意到运用辩证法去认识社会生活，从中作出革命的结论，但并不能深刻地认识到认识本身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明了辩证法和认识论的统一。关于这点，列宁曾指出，“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本质）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②，因此，普列汉诺夫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革命意义时，有时没有能够彻底划清旧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则界限。

① 《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四卷，第 453 页。

② 《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410 页。

在认识论方面，普列汉诺夫曾经把人的感觉和表象不是看作实在事物的模写，而是比作符号、象形文字^①，在客观上向不可知论作了让步。这种不确切的表述，与他不懂得认识是一个辩证过程，不懂得辩证法与认识论的统一，是密切相关的。

在历史观方面，普列汉诺夫在谈论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时回避了革命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态度问题，不是强调去摧毁资产阶级国家，而是强调去改造它和利用它。他在国家问题上虽一般地谈论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但从整个来看，他“不理睬马克思主义在公社以前和以后的全部发展”^②，曾经宣扬过超阶级的国家观。

普列汉诺夫在理论上的这些错误，特别是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使他在一些重要的具体的理论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同时，也正是由于这些错误，普列汉诺夫在1903年后，随着俄国革命的不断深入，在政治上日益倒向自由资产阶级一边，陷入孟什维克机会主义的泥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蜕变为社会沙文主义者。普列汉诺夫的经历，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深刻的历史教训。

综上所述，先进的俄国人，为了使国家复兴，历经艰难曲折，寻求革命真理，并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普列汉诺夫在十九世纪八十——九十年代，为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做了很多工作。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很好的阐述，是当时第二国际中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的历史功绩是巨大的。当然，他没有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俄国革命实际，运用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没有创造性地完成时代提出的新任务。

① 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一卷，第560页。

② 《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61页。

但就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来说，他是通向新的阶段的桥梁。从九十年代末起，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是与列宁的名字分不开的。

第三节 列宁批判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哲学意义

列宁（原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于1870年4月22日诞生于伏尔加河畔的辛比尔斯克城。父亲任国民教育视察员，是俄国六十年代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列宁从学生时代就开始感受到工人和农民的悲惨生活。1887年，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伊里奇（民意党人）因谋刺沙皇被判处死刑，这对列宁有深刻的影响，加强了他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倾向。同年秋，列宁进喀山大学，后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当局开除学籍，流放外乡。1888年，他在喀山参加了俄国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认真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使他在思想上开辟了新的境界。从1889年起，列宁移居萨马拉，开始了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他一方面和先进的工人一起，钻研和宣传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并仔细阅读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的秘密出版物；另一方面着手研究俄国的经济状况，特别是深入农村收集关于农民的资料。列宁在萨马拉的活动，为他参加革命斗争作了理论准备。1893年，列宁来到了当时俄国的经济政治中心和工人运动的中心彼得堡。这时的列宁，已经作为一个热诚投身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进行活动了。他在彼得堡

期间，进一步同民粹主义进行了斗争。

列宁在十九世纪末走上政治舞台时，正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泛滥的时候。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着反对修正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建立工人阶级新型政党和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迫切任务。为要实现这样的任务，必须首先清扫各种思想障碍。

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由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人运动的兴起，俄国社会的性质和俄国社会改造的力量与道路问题，成了俄国社会主义者争论的主要理论问题。在这一争论中，民粹派关于俄国社会发展的特殊道路和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影响是很大的。普列汉诺夫批判了民粹派，给了他们以沉重的打击，并对上述争论的问题，给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回答，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民粹主义并没有被彻底战胜，它在一些青年和工人中间仍有着严重的影响。而随着俄国农村两极分化的加剧，民粹派日益反动，围绕上述问题的争论也就愈益激烈起来。

九十年代的民粹派不同于七十年代的民粹派，它完全失去了早期民粹派所具有的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民主主义精神，而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成为赞美富农经济，宣扬国家代表一切阶级的利益，反对革命斗争的“人民之敌”了。自由主义民粹派以米海洛夫斯基为代表，他是《俄国财富》杂志的编辑，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他利用《俄国财富》杂志，发动了一场反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战。他从“批判”马克思的《资本论》着手，全面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反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否认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妄图诱使工人抛弃革命斗争，抛弃自己的直接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列宁不得不继续同民粹派进行斗争。列宁在1894年写成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书，

就是批判民粹派斗争的产物。列宁在这一著作中，着重批判了民粹派的唯心史观——主观社会学，并在批判中坚持和丰富了唯物史观。

一、阐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物质 关系决定思想关系的原理，论 证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这是划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根本问题。米海洛夫斯基极力反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鼓吹主观社会学，否认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米海洛夫斯基在考察和研究社会现象时，不是从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出发，而是从空想开始，从“人类天性”出发。在他看来，理想的制度是为社会全体成员谋利益、符合公平、正义原则的制度，是否满足人类天性的这种要求是评判各种社会制度的标准。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不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不能满足人类天性的需要，所以俄国不应当发展资本主义，而全然不顾俄国事实上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他认为，农民村社体现了公平、正义的原则，满足了“人类天性”的需要，所以农民村社应当是社会主义的胚胎和基础，而全然不顾俄国农村两极分化加剧、农民遭受大量剥夺的事实。一句话，在他那里，适合“人类天性”的社会理想等主观意识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社会历史只是人类理性的产物，是“有批判头脑的个人”意志自由作用的王国。

列宁批判了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阐明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论证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列宁指出，马克思摒弃了所有关于人类天性、一般社会的抽象

议论,用唯物主义的方法,科学地分析一种具体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和一种进步(资本主义的进步),从中找出关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社会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变化、发展的历史,也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发展的历史。诚然,社会和自然界不同,它的各种活动是通过有意识的人来进行的,但社会的发展仍然是有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

那么,列宁是怎样论证这个问题的呢?

首先,列宁表述了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一概念的内容,认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是社会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阶段,是人们在物质生产中不得不彼此发生的一定的关系即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用来说明一定社会形态的结构和发展,判定社会性质的根据。

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有种种的社会关系,如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道德关系和思想关系等。列宁表述社会经济形态这一概念,就是从这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把社会关系分成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强调物质关系决定思想关系,物质关系是思想关系的基础和根源,“思想关系只是不以人们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而形成的物质关系的上层建筑”^①,应当用物质关系来说明思想关系。

列宁还指出,马克思并不否认其他的社会关系,相反,他“又随时随地探究适合于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②。

①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一卷,第18页。

② 同上,第9页。

其次，列宁说明了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在列宁看来，生产关系是人们维持生存的活动即物质生产活动的形式，它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它必须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若不相适应，社会变革就会来到，生产关系将被改革。因此，不仅要“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还要“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①。这说明，社会经济形态不是由人们的意识创造出来的，它的发展如同自然现象一样，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再次，列宁确定了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有规律性的。社会现象错综复杂，有主要的，有次要的，以往的社会学家难于分清主次，必定导致主观社会学。而列宁在表述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概念时，则把生产关系划为社会的结构和基础，这就提供了一个完全客观的标准，使我们能抓住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主要的东西——生产关系。只要分析生产关系，就可以发现社会现象中的“重复性和常规性”，找到社会生活共同的规律性。列宁特别指出，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的基本思想是马克思的巨大功绩。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看做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马克思则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做可按长官的意志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第一次把社会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②。列宁还指出，自《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史观已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它表明唯物史观是适合于各个社会形态的“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③。

列宁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捍卫和发展，为科学地说明俄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的必然性提供了根据，也从根本上摧毁了民粹派

①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一卷，第8页。

②③ 同上，第10页。

的主观社会学，揭露了民粹派否认俄国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空谈以农民村社为基础的假社会主义的荒谬性。

二、论述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个人 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辩证关系， 阐明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

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这是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斗争的又一根本问题。民粹派断言英雄创造历史，突出有批判头脑的个人的作用，宣扬唯意志论和实行个人恐怖的策略。米海洛夫斯基从这种观点出发，攻击马克思承认历史发展必然性的思想为宿命论，责难历史唯物主义不正确地阐述英雄和大众的问题。

列宁批判了民粹派的荒谬观点，论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决定论思想确定人类行为的必然性，推翻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为的评价。……同样，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①列宁的这一论述，划清了形而上学的宿命论和马克思的决定论之间的界限，驳斥了米海洛夫斯基对马克思决定论的歪曲。

列宁还进一步阐明了个人的历史作用同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之间的辩证关系。他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历史是由那些有理性的个人的活动构成的，问题在于在什么条件下这些活动才可以保证获得成功，才不致于成为孤立的行动而沉没于相反行动的汪洋大

^①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6页。

海中？列宁认为，历史的发展具有必然性，受客观规律的支配，个人的活动只有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才能成功；历史的活动是群众的活动，历史是由群众创造的，个人的活动只有同群众的活动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重大的成果”。

列宁关于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论述，有力地驳斥了民粹派的英雄史观，为正确地解决俄国社会改造的主要力量问题提供了理论根据。正是根据这一原理，列宁在分析俄国社会的性质和特点后，指出了改造这个社会的唯一出路，只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他强调俄国工人是俄国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唯一的和天然的代表，表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和工农联盟的思想。

列宁在反对民粹派的整个斗争中，还捍卫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

民粹派攻击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思想是套用黑格尔的三段式而提出来的。列宁揭露说，民粹派把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等同起来，攻击这个理论的起源，企图以此来摧毁这个理论的实质。列宁指出，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根本对立的。在黑格尔看来，观念发展的三段式决定现实的发展，而在马克思那里，观念的东西不过是物质的东西的反映，辩证法不是证明的工具。马克思只是探索和研究现实过程，在作出了历史的和经济的证明后才指出这是按辩证规律进行的过程。

民粹派在社会研究中用折衷主义对抗唯物辩证法。它从中世纪的形式中抽出生产资料属于劳动者的原则，从资本主义形式中抽出“劳动组合”、“银行贷款”等，把它们凑在一起，炮制出象农民村社那样的所谓理想社会的图画，以麻痹劳动人民。列宁批判了民粹派的这种折衷主义和形而上学，并指出，马克思的辩证法把社会看作是处在经常发展中的活的机体；用辩证法来研究社会现象，

就是要通过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来找出该社会形态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因此，唯有这个方法才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

1899年，列宁又发表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列宁在这本书中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指导，系统地研究和整理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实际资料，具体地阐述和论证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还对俄国阶级结构作出了科学分析，从而完成了对民粹派的批判。

三、批判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客观主义，揭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列宁在反对民粹派斗争的同时，也批判了合法马克思主义。

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民粹主义斗争中的同路人。当时，在俄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情况下，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来宣扬他们的观点，同民粹派论战，批判民粹派否认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由于这些人常在合法的、即经沙皇政府准许的报章杂志上发表文章，因此被称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

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司徒卢威（1870—1944）、布尔加柯夫（1871—1944）等人，他们是自由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他们批判民粹派，承认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但不是为了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从中作出革命的结论，而是为了借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绝对肯定资本主义制度，以便鼓吹阶级合作，把工人运动引向改良主义的歧路上去。正如列宁所说，“他们同民粹派决裂，意味着从小市民社会主义（或者说农民社会主义）过渡到资产阶级自由

主义”^①。

列宁曾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建立过某种暂时的联系，去反对民粹主义，但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批判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自由资产阶级观点。1895年，列宁发表了《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书，后来又写了《再论实现论问题》（1899年）、《非批判的批判》（1900年）等书，从哲学上批判了合法马克思主义。

如果说，列宁与民粹派的哲学论战主要是围绕要不要承认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性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列宁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论战则主要是围绕怎样承认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性这个问题了。

司徒卢威在哲学上是新康德主义的拥护者。新康德主义把马克思的经济学歪曲成是一些抽象的先验范畴的汇集，司徒卢威就根据这种曲解，把资本主义生产说成是一些抽象的范畴的永恒体现。因此，他大谈“历史过程的必然性”，但却拒绝对此作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他把资本主义的发展抽象地描述为以私有者的劳动为基础的个体所有制经过辩证的发展走向社会化的过程，而完全撇开危机、工人绝对贫困化等具体表现资本主义阶级对抗的东西，归结为改良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生活资料、解决人口过剩的矛盾的社会进化过程，而闭口不谈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句话，他根本否认马克思的阶级论。这样，他也就只谈论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而不承认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片面地理解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列宁把这种拒绝对历史过程的必然性作阶级分析、否认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观点，从哲学上概括为客观主义，这种客观主义是司徒卢威资产阶级自由主

① 《〈十二年来〉文集序言》。《列宁选集》第一卷，第752页。

义的哲学基础。司徒卢威声称,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得到纯粹哲学的论证”,叫嚷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用新康德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

列宁对司徒卢威的客观主义进行了批判,强调“要认真地对付新康德主义”^①。列宁指出,客观主义决不是唯物主义,客观主义只说明社会(如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性,而唯物主义则“不仅指出过程的必然性,并且阐明正是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态提供这一过程的内容,正是什么样的阶级决定这种必然性”^②。客观主义对资本主义关系作抽象的超阶级的解释,貌似客观,实际上它在证明资本主义一系列事实的必然性时,总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站在为这些事实作辩护的方面。客观主义的实在内容就在于在承认客观性的幌子下,抹煞资本主义的对抗性质及阶级斗争,否认它的必然灭亡;就在于把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想象为合乎理性的全人类的利益,把资本主义的进步冒充为普遍的永恒的进步。因此,它乃是资产阶级主观主义的表现形式。而唯物主义在对待社会问题时,不仅分析事物存在的客观性,而且揭示事物内部的矛盾斗争,阐明事物进一步运动变化、乃至灭亡的必然性,这才是对事物的真正的客观态度。辩证唯物主义者“运用自己的客观主义比客观主义者更彻底,更深刻,更全面”^③。这样,列宁就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的对立和区别,有力地打击了合法马克思主义。

另一方面,列宁还驳斥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原则的诬蔑,论述了无产阶级的党性与科学性相一致的原理。列宁指出,“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

① 《给亚·尼·波特列索夫》。《列宁全集》第34卷,第25—26页。

②③ 《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列宁全集》第1卷,第379页。

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①。因为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它的根本利益是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相一致的，而无产阶级党性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集中表现，因此只有站在无产阶级党性的立场上，才可能彻底坚持唯物主义。无产阶级党性是真正科学性的必要条件。列宁强调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品质。他指出：“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是偶然地结合起来（即不仅因为学说的创始人本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②列宁的这一论述，是对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有力批判。

综上所述，列宁在九十年代对民粹派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论战，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并为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建立无产阶级新型政党扫清了思想障碍。这场斗争也是俄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高涨的先声。它预示：“当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领会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领会了关于俄国工人的历史使命的思想时，当这些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并在工人中造成一种把他们现时分散的经济战变为自觉的阶级斗争的坚固组织时，俄国工人就能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引导俄国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并排地）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③

① 《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列宁全集》第1卷，第379页。

②③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列宁选集》第一卷，第81、79页。

第四节 列宁批判经济派的自发论，阐明上层建筑在社会发展中的能动作用。

《怎么办？》的哲学意义

列宁在彼德堡活动期间，积极地从事建党的组织工作。1895年，列宁在彼德堡成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这个协会是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俄国无产阶级新型政党的萌芽。在它的影响下，俄国其他城市也先后出现了类似的组织。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了党的成立。但这只是各地马克思主义小组统一成为一个政党的尝试，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达到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在这之后，党内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混乱状态更加厉害了。这是因为在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中，马克思主义在合法刊物上得到传播，变得越来越时髦，一些青年和知识分子纷纷加入了马克思主义小组，但是他们理论修养差，政治经验缺乏，所得到的也是渗进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其结果在马克思主义组织中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理论水平有了某种程度的降低”^①。

1899年，伯恩施坦发表了叛卖变节的作品《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以“批评自由”和“反对教条主义”为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了全面的“修正”。伯恩施坦的观点流传很广，在俄国受到了自由主义政论界的热烈响应，沙皇的警察局长祖

^① 《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41页。

巴托夫也向工人极力推荐,以至在1902年,伯恩斯坦的上述著作就有了三种俄文版本。

正是在国际修正主义的这种直接影响下,在理论水平明显降低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了一种新的机会主义派别即经济派。1899年,经济派分子普罗柯娃等人发表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信条》(«Credo»),宣扬了经济主义的基本主张。继这之后,俄国社会民主党基辅委员会也发表了类似的宣言。同时,在国外的《工人事业》杂志(由克里切夫斯基(1866—1919)、马尔丁诺夫(1865—1935)等任编辑),在国内的《工人思想报》(由康·米·塔赫塔列夫(1871—1925)等任编辑),都向俄国社会民主党要求“批评自由”,从理论上宣扬经济主义的观点。经济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思潮,便在俄国盛行起来了。

经济主义鼓吹自发论,盲目地崇拜自发性。它醉心于细小的实际的改良活动,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及其政治任务抱狭隘的理解,完全否认政治理论和政党在社会发展中的能动作用。这同伯恩斯坦的主义如出一辙。列宁指出,经济主义就是第二国际伯恩斯坦主张在俄国的变种,就是俄国的伯恩斯坦主义。经济主义在俄国的出现和盛行,充分地表现了这一时期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混乱和动摇。

列宁深刻地认识到,经济主义严重危害俄国工人运动,影响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是俄国无产阶级建立新型政党的又一思想障碍。列宁严肃地指出,必须坚决而明确地同经济主义划清界限,只有“反对狭隘的‘经济主义’和日益流行的伯恩斯坦思想,才能保证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正确发展”^①。

列宁还在1899年被流放时,就和一些社会民主党人联名发出

① 《论(PROFESSION DE FOI)》。《列宁全集》第4卷,第260页。

“抗议书”，反对经济派的《信条》。1900年列宁从流放地回来后，立即创办《火星报》，把它作为全面讨伐经济主义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特别是在1902年，继《从何着手？》后，列宁又写了《怎么办？》一书，对经济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在批判中，列宁阐明了上层建筑在社会发展中的能动作用，进一步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一、批判经济派用经济斗争取代政治斗争的错误，阐明政治革命对于实现阶级的经济利益的重要性

经济派崇拜经济斗争，轻视政治斗争。他们认为，“对每一个卢布工资增加一个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都更切实而可贵”^①，工人运动的座右铭是“为改善经济状况而斗争”。他们还论证说“各个阶级的经济利益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所以“无产阶级为自己的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对于它的阶级发展和解放斗争应当有首要的意义”^②。换句话说，在他们那里，“政治始终是顺从于经济的”。

列宁批判了经济派的这种自发论，论述了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辩证关系。列宁明确指出：“从经济利益起决定作用的原理中，决不当做出经济斗争（即工会的斗争）有首要意义的结论，因为一般说来，最重要的、‘有决定作用的’阶级利益只能用根本的政治改造来满足；例如，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经过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③对于无产阶级来说，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两种形式。所谓经济斗争，

①② 转引自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53、262页。

③ 《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62页注一。

就是工人为暂时改善劳动条件，缩短工时，提高工资等而进行的相关斗争。这种斗争可以唤起工人群众的觉醒，是社会民主党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发动工人运动的开端，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必要形式。但是，这种斗争毕竟只涉及某一个职业的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而不涉及整个资本家阶级以及代表这一阶级的利益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它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工人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的地位，不能从根本上消灭剥削和压迫本身。只有把经济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只有通过政治斗争，才能实现无产阶级根本的经济利益，消灭剥削制度，争得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

诚然，经济派也不绝对否认政治，它也要求赋予经济斗争以政治性质。但这只是就这一斗争要求改变工厂法而把矛头指向法律和政府这一点而言的。实际上，它依然是企图依靠工厂法来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的一种经济改良。要是把政治仅仅局限于这点的话，那就只能是工联主义的政治，而决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工联主义政治在实质上否认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违背了工人的根本利益。

为了维护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列宁指明了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正确方向，指出：“一切经济斗争都必然要变成政治斗争，所以社会民主党应该把这两种斗争紧紧地结合成一种无产阶级统一的阶级斗争。这一斗争的首要目的应该是争取政治权利，争取政治自由。”^①

列宁在批判经济派的自发论的斗争中，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相互关系的原理，并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提供了哲学论证，大大地提高了俄国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自觉性。

① 《我们的纲领》。《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05页。

二、批判经济派否定革命理论指导作用的错误，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经济派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轻视革命理论的作用。他们认为工人阶级不需要从外面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和理论，依靠自发运动本身就能养成这种意识和理论；而这种意识和理论的改造、组织和指导作用是“很渺小的”。他们还责难列宁轻视发展过程中的客观成分或自发成分的意义，夸大思想的作用。

列宁从哲学上批判了经济派轻视革命理论作用的观点，论述了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

列宁认为，自发的工人运动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性质、条件和目的的科学学说，是一种完备而深刻的思想体系。它的产生，一方面需要一定的客观前提；另一方面还需要能够创制这一思想和理论的人。这是从实践到理论的飞跃。诚然，工人阶级能比较容易地接受和领会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因为这种思想和理论深刻地揭示了工人阶级受剥削与受压迫的原因和摆脱剥削与压迫的道路。但是，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是深刻地反映当代科学的发展，批判地继承全部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特别是正确地总结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果。而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在经济、政治和精神上受奴役，决不可能有时间、经费和精力来从事这种研究和概括工作。能够从事这一工作的只能是象马克思、恩格斯这样原先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后来经历了世界观彻底转变的人物。只有他们，才能够创制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实现从实践到理论的飞跃。

列宁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进一步论述了革命理论对工人运动的能动作用。列宁认为，既然工人阶级不可能自发产生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那么社会民主党人就必须把这种思想和理论从外面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如同在任何阶级社会里一样，不可能有超阶级的或非阶级的思想体系，“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①。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思想占统治的地位，它具有巨大的力量来迫使工人接受它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工人运动的自发的的发展，就必然受资产阶级思想的支配。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奴役。总之，列宁认为，必须用革命理论来武装工人运动。只有这样，才能使工人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剥削关系的阶级本质，认清他们的利益同整个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可调和的对立，明确本阶级的历史任务，从而使工人从“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把经济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

列宁还根据国际工人运动和俄国党的发展情况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偏向同机会主义的时髦宣传密切融合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坚持这种思想。”^②他引用了恩格斯关于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理论斗争这三种形式互相配合、互相联系的观点，把理论斗争提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阐明了理论斗争的巨大意义。

列宁这样强调革命理论的能动作用，并不是“轻视发展过程中的客观成分”，“夸大思想的作用”，违背了唯物论。恰恰相反，他在

^{①②} 《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56、241页。

承认实践的决定作用的前提下，又承认理论的反作用，正是坚持了辩证唯物论。这对于增强工人阶级掌握革命理论的自觉性，极为重要。

三、批判经济派反对建立职业 革命家组织的错误，论证 政党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经济派崇拜手工业方式，轻视党的作用。他们认为，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单独地展开活动就够了，根本不需要建立一个全俄统一的党来进行领导。他们尤其反对建立一个全俄集中的秘密的革命家组织，污蔑这种组织为“民意主义”，违背民主制等等。他们的这种观点，是否定上层建筑能动作用的又一表现，也是他们轻视政治斗争和轻视革命理论作用的必然结果。

列宁批判了经济派的这种自发论，根据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互关系的原理，说明了政党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列宁指出，摆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就是克服分散落后、各自为政的状态，建立一个真正统一的政党，特别是集中的秘密的革命家组织。在俄国沙皇专制制度的统治下，这样的组织应当是由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由全体人民的真正的政治领袖领导的全国统一的工人阶级的组织。这样的组织，“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①，就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列宁认为，只有这样的组织才能够担当起向工人阶级灌输革命理论，把工人阶级所进行的经济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的使命。他指出，在俄国目前这样的历史

^① 《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第332页。

关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①。而如果没有这样的组织，俄国工人阶级就不可能战胜拥有一切斗争工具的沙皇制度，不可能战胜按现代方式组织起来、并由政党来领导与工人阶级作斗争的资产阶级。经济派崇拜手工业方式，轻视政党的作用，就等于使工人阶级陷于没有武器的地位，就等于贩卖工人阶级的事业。列宁还提出了党是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的原理。这一原理不仅表达了要在俄国建立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新型政党的迫切任务，而且还表达了党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工人运动，领导无产阶级进行全部解放斗争的历史使命，说明了党在推翻资本主义斗争中的历史作用。列宁的论述，深化了马克思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互关系的原理，并且大大地提高了俄国工人阶级建立统一政党的自觉性。

总起来说，经济派鼓吹自发论，把社会历史的发展归结为单纯的经济现象变化的过程，形而上学地割裂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辩证关系，把客观因素即经济的作用绝对化，完全否认主观因素、特别是政治、理论、政党等上层建筑在社会发展中的能动作用。经济派之“承认”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与马克思关于经济决定作用的观点是根本不同的。自发论决不是唯物史观，而是对唯物史观的庸俗化。由于它归根结底是把人们追求物质生活的欲望即“经济动机”当作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因此，它不过是历史唯心论的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而已。

列宁对经济主义的批判，是俄国党内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一次大搏斗。通过批判，列宁彻底粉碎了经济主义，并在哲学上充分地阐述和论证了上层建筑在社会发展中的能动作用，发展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俄国无产阶级新型政党奠定了思想基础。

^① 《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第337页。

简短的结论

从1894年到1903年，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遇到了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新挑战；处于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焦点的俄国，逐渐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恩格斯逝世以后，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了时代的特点，批判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揭示了俄国社会的矛盾和性质，确定了俄国社会改造的力量和道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帝国主义时代、同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在这个结合的过程中，列宁批判了俄国民粹派否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否定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性的主观社会学，批判了经济派否定上层建筑、社会意识能动作用的自发论，阐明了物质关系决定思想关系、群众和个人的历史作用、无产阶级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辩证关系、上层建筑特别是革命理论和革命政党的作用等重要原理，坚持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为1903年俄国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布尔什维克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布尔什维主义的出现，标志着列宁主义的诞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的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是当时第二国际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有过巨大贡献的理论家。他的许多哲学著作，是培养了一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文献，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增添了一份很有价值的理论遗产。他的理论脱离实践的根本性错误，是值得认真记取的历史教训。

第七章

列宁在 1905 年革命前后对 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

(1903—1914 年)

1903 年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仅仅两年时间，便迎来了 1905 年的革命高潮。这场有广大工农群众参加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于 1907 年“六三政变”后遭到失败。从此，俄国进入了斯托雷平反动黑暗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俄国国内的阶级斗争极其残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在革命策略路线问题上的斗争也十分尖锐复杂。在思想领域中，以亚·亚·波格丹诺夫(1873—1928)为代表的哲学修正主义思潮泛滥。列宁指出，在这“社会政治反动时期，‘消化’丰富的革命教训的时期，对于每个生气蓬勃的派别说来，是把包括哲学问题在内的基本理论问题放在一个首要地位的时期”^①。由于“消化”革命教训的需要，由于这个时期哲学上的修正主义主要是用马赫主义修正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由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给哲学提出了认识论的新问题，还由于现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利用自然科学的新发现作出了唯心主义的认识论结论，力图恢复下半截的唯心主义，因此，哲学理论中认识论问题就突出起来了。

列宁及其战友斯大林等布尔什维克在同孟什维克取消派和召

^① 《我们的取消派》。《列宁全集》第 17 卷，第 59 页。

回派的斗争中，特别是在批判以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哲学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总结 1905 年革命的经验，概括自然科学的新成果，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列宁同时还揭露和批判了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对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重大贡献。

第一节 认识论问题上升到首要地位。《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1905 年革命前后，俄国国内的阶级斗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路线斗争都十分尖锐。这些斗争反映在哲学领域，表现为两条对立的哲学路线的斗争，特别表现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同经验批判主义的斗争。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就是这一斗争的产物。

一、1905 年革命前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在策略路线上的尖锐斗争。哲学理论问题的突出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俄国革命形势日益高涨，人民要求废除沙皇专制制度，争取民主权利，改善经济生活条

件的斗争不断发展，工人罢工的浪潮此起彼伏。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俄历一月九日），彼得堡全市罢工工人进行和平请愿，游行队伍遭到沙皇政府的枪击。这一流血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革命的烈火迅速燃遍了全国。

在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下，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同以费·伊·唐恩（1871—1947）、阿克雪里罗得、亚·尼·波特列索夫（1869—1934）等人为代表的孟什维克之间，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路线和方针是：扩大革命，用武装起义推翻沙皇制度，实现工人阶级对革命的领导，孤立自由资产阶级，实行工农联盟，成立工农革命临时政府，争取革命的最后胜利。孟什维克则采取“收缩革命”的方针，主张改良和改善沙皇专制制度，反对用武装起义推翻沙皇的统治；主张自由资产阶级领导革命，反对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主张同立宪民主主义资产阶级联盟，反对同农民联盟；主张召集所谓全国“革命势力”中心的国家杜马，反对成立工农临时革命政府。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表现着两条哲学路线即两条认识路线的对立。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提出，从认识论上来看，是由于他们固守着第二国际的旧教条，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由资产阶级来领导，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力量，革命的目的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革命的结局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等。他们看不到世界已进入二十世纪，帝国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这一时代特点，看不到1905年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已经建立、工农革命力量已经壮大和俄国资产阶级软弱、动摇等这些俄国的现实，因而他们提出的机会主义路线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认识路线的表现。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作指导，对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之后，国际资产阶级的腐朽性和反动性，国际无产阶级的觉醒和革命力量的壮大的实

际情况,对俄国沙皇制度的反动性,俄国自由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软弱性,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壮大等特点,作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新的策略路线。

1905年革命以十二月莫斯科工人武装起义达到最高峰。但是在沙皇的血腥镇压之下,革命形势日趋恶化,以至失败。沙皇反动政府乘机变本加厉地从政治、经济、思想等各个方面向革命人民展开了疯狂的进攻,妄图一举消灭革命力量。在革命转入低潮的形势下,社会民主党必须制定新的斗争策略,领导革命力量进行有组织的退却。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认为,革命转入低潮是暂时的,引起1905年革命的各种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新的革命高潮一定会重新到来;党的基本政治目标仍然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因此,列宁提出退却的策略路线用以代替进攻的策略路线,主张党员和党的干部转入秘密状态,把秘密工作和合法斗争结合起来,以便积蓄革命力量,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孟什维克反对列宁的正确主张,提出了“取消主义”的机会主义策略路线。他们主张取消现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取消党的秘密组织,甚至不惜以放弃党的纲领、策略和传统为代价,建立一个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党。这是取消党,取消革命,向沙皇投降的路线。在这同时,以波格丹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格·阿·阿列克辛斯基(1879—)等人为代表的极少数布尔什维克,在“左”的词句掩盖下,反对列宁的路线。他们反对利用公开的合法的组织进行党的工作,主张召回党在国家杜马中的代表,召回一切合法组织中的党员,保持党的所谓绝对秘密状态。他们的这种“召回主义”路线,是使党同群众隔绝,孤立于群众之外,放弃党对群众的教育和领导的路线。这条路线不仅妨碍革命力量的积蓄,而且把党暴露在沙皇反动政府的屠刀之下,实际上是变相的取消主义。

在退却的策略路线问题上的斗争，是同哲学上两条认识路线的斗争密切联系的。取消派和召回派在同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公开对抗之前，就在哲学上结成联盟，用马赫主义修正和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修正和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因此，哲学斗争便成为两条政治路线斗争的先导。而在这一革命退却时期，革命党又急需以正确理论来指导革命经验的总结和新的革命路线的制定，于是基本理论问题，特别是哲学路线问题，便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而上升到首要地位。

二、1905年革命失败后马赫主义在俄国的泛滥。波格丹诺夫的“经验一元论”

1905年革命失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非常尖锐。一方面，沙皇政府的御用文人配合沙皇对革命人民的血腥镇压，在思想文化上向无产阶级展开猛烈的攻击。自由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人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人也叛变了革命，成为沙皇政府在思想文化领域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帮凶。他们攻击革命，赞颂沙皇，宣扬资产阶级的腐朽反动的世界观和糜烂的生活方式，宣扬宗教迷信思想，散布颓废悲观情绪，妄图从思想上瓦解革命人民的斗争意志，使人民去作沙皇的顺从奴仆。另一方面，党内的动摇分子、革命高潮时期卷入革命队伍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在哲学上用经验批判主义（马赫主义）来反对和修正辩证唯物主义。在一九〇八年不到半年的时间，经验批判主义者就出版了四本书，即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弗·亚·巴扎罗夫（1874—1939）、雅·亚·别尔曼（1868—1933）、奥·伊·格尔方德（1863—1942）、巴·索·尤什凯维奇（1873—1945）、谢·亚·苏沃罗夫（1869—1918）等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论》论文集，尤什凯维奇的《唯物

主义和批判实在论》，别尔曼的《从现代认识论来看辩证法》，尼·瓦连廷诺夫(1879—1964)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攻击和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修正主义思潮一时泛滥起来。

经验批判主义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欧洲比较流行的一个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流派。它是资产阶级实证主义哲学的一个分支，创立者和主要代表是奥地利物理学家、哲学家马赫(1838—1916)和德国哲学家阿芬那留斯(1843—1896)。他们标榜经验，把经验作为自己的哲学的基础，声称对经验(即人们对经验的唯物主义理解)要作彻底的清洗，因而他们的哲学叫做“经验批判主义”。他们歪曲物理学新成果的哲学意义，宣称自己的哲学是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的，是自然科学的哲学。他们还标榜中立，把他们的哲学说成是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没有“片面性”的中立的哲学。为了在“科学”、“中立”的招牌下贯彻主观唯心主义的路线，他们生造出一些独特的名词术语，用折中主义手法杜撰出一套哲学谬论(如要素说、原则同格说、嵌入说等等)来蒙骗群众。这种哲学在英、法、德、俄等国得到广泛传播，特别是在自然科学家中有较大影响。

马赫主义是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抗的资产阶级哲学派别，它同新康德主义是一路货色。十九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哲学战胜了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旧哲学流派，在一切先进国家中得到广泛传播。资产阶级哲学教授们为了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抗，向十八世纪末的康德哲学求救，提出“回到康德去”的口号。他们抛弃了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发展了康德哲学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创立了新康德主义。马赫主义的创始人马赫、阿芬那留斯在“回到康德去”的口号影响下，在哲学上也是从康德开始的。他们抛弃了康德的唯物论，走向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休谟的不可知论，创立了经验批判主义。马

赫主义同新康德主义、新实证主义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一样，把主要力量放在恢复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上。列宁指出：“这时候资产阶级哲学已经专门从事认识论的研究了，并且片面地歪曲地接受了辩证法的若干组成部分（例如，相对主义），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保护或恢复下半截的唯心主义，而不是集中于保护或恢复上半截的唯心主义。至少，一般实证论特别是马赫主义是在更多地从事对认识论的巧妙的伪造，冒充唯物主义，用似乎是唯物主义的术语来掩盖唯心主义，而对历史哲学却注意得比较少。”①

以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哲学修正主义用马赫主义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这些修正主义分子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同路人。这些人在革命高潮时期归附到革命队伍和布尔什维克中来，而在革命转入低潮的困难时刻就妥协、动摇，变成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他们适应政治上推行机会主义路线的需要，在理论上用唯心主义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标榜“科学”和“中立”的马赫主义无论就其形式和内容来说，恰恰适合他们的要求。就形式而言，马赫主义的“科学”招牌和“中立”的伪装容易蒙骗群众；就内容来讲，马赫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是他们的机会主义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是他们反对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思想武器。

哲学修正主义在俄国的泛滥还得到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支持。当时以中派面目出现的考茨基，在他主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新时代》上无条件地发表经验批判主义者的文章。考茨基还歪曲列宁同俄国哲学修正主义者的斗争的实质，指责列宁不应把这场斗争提高到党性原则的高度。

①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36—337页。

俄国的哲学修正主义者、马赫主义者从马赫主义的“物是感觉的复合”的唯心主义前提出发，攻击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是“神秘主义”，胡说恩格斯的观点已经“过时了”，胡说唯物主义宣扬“二元论”，陷入“康德主义”等等。他们美化马赫主义，把它说成是“现代认识论”、“最新哲学”、“现代自然科学的哲学”、“二十世纪的自然科学的哲学”。俄国马赫主义、哲学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波格丹诺夫（原名马林诺夫斯基）是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常务局委员、党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的编委，召回派的首领。在哲学上，他最早是一个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者，后来接受了威·弗·奥斯特瓦尔德（1853—1932）的唯能论和马赫的经验要素的观点，陷入马赫主义。波格丹诺夫的主要哲学著作是他的《经验一元论》（三卷，1904—1906年），另外还有《一个哲学学派的冒险事件》（1908年）、《伟大拜物教的没落》、《信仰和科学》（1910年）、《关于社会意识的科学》（1914年）等。波格丹诺夫自称是“经验一元论者”。他象马赫一样，把经验作为自己的哲学的基础。他的经验一元论把一切存在物看作是一条不断发展的链条，“这根链条最底下的环节消失在要素的混沌世界里，而我们所知道的上面的环节是人们的经验，即心理经验和更高一层的物理经验，并且这种经验和从其中产生出来的认识都符合于通常称之为精神的东西”^①。

波格丹诺夫的“经验一元论”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的基础叫做“要素的混沌世界”，而“要素”就是感觉。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人们的心理经验”，在“人们的心理经验”的基础上产生出更高一层的“人们的物理经验”，然后从这种经验中产生出人的认识来。他并且把物理的经验叫做“代换的领域”，因为它可以为心理的东西所代换，而心理的经验是直接的东西，是不能被代换的。这种由心理

① 转引自《列宁选集》第二卷，第230页。

的经验产生物理的经验观点，即用心理的东西代换物理的东西的代换说，是不折不扣的主观唯心主义。

以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哲学修正主义的泛滥，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它对党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纯洁性，对党的组织的巩固和革命形势的发展，都造成很大的危害。因此，批判马赫主义，捍卫无产阶级政党的世界观，就成为当时摆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面前的十分迫切的任务。

三、列宁、普列汉诺夫对马赫主义的批判。《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伟大意义

早在1905年革命之前，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就对波格丹诺夫的修正主义哲学提出过尖锐的批评。1906年，波格丹诺夫的《经验一元论》第三卷出版后，列宁写了一封长达三个笔记本的信，对他的观点作了系统的批判。但这封信未公开发表。1907年，以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俄国马赫主义思潮进一步泛滥起来。这时，普列汉诺夫先后写了一些批判文章，特别是1908年—1909年写的三篇论文，即给波格丹诺夫的三封信（《战斗唯物主义》），对他的马赫主义观点作了比较系统的批判。普列汉诺夫揭露了马赫主义哲学来源于贝克莱，指出马赫“完全是抱着十八世纪唯心主义者贝克莱的观点”^①。波格丹诺夫所重复的马赫主义关于不是物体唤起感觉，而是感觉的复合组成物体的观点，是贝克莱早就唱过的陈词滥调。而唯物主义则与此相反，认为“物质的对象（物体），就是那些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的对象，这些对象在作用于我们的感官时唤起我们一定的感觉，而这些感觉反过来又成为我们关于外部世

① 《答波格丹诺夫先生》。《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三卷，第251页。

界，即关于这些物质对象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的观念的基础。”^①普列汉诺夫揭露和批判了马赫主义的不可知论，指出：“除了通过物体所给予我们的那些印象而得到的知识以外，是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知识的。所以，假使我承认物质只是通过它在我们身上所唤起的感觉才为我们所知，那末，这完全不等于说我是在宣布物质是某种‘不可知的’和不可认识的东西。相反，这是说，第一，它是可以认识的；第二，人类认识它的程度取决于人类通过……印象而熟悉它的各种属性的程度。”^②普列汉诺夫对批判修正主义、捍卫辩证唯物主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由于他在政治派别上站在孟什维克一边，而波格丹诺夫属于布尔什维克，因此，普列汉诺夫为了派别的利益，企图把波格丹诺夫的修正主义哲学与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联系起来，似乎马赫主义是布尔什维克的哲学。这样，就在党内造成思想上的混乱。此外，普列汉诺夫对经验批判主义的批判，只停留在一般哲学理论上，没有能够进一步揭露马赫主义同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联系，没有对被马赫主义所歪曲和利用的物理学的新发现作出哲学的概括，因此不能彻底揭穿马赫主义的自然科学的伪装，这样也就不可能把马赫主义彻底驳倒。彻底批判哲学修正主义，给自然科学的新成果作出哲学的概括，这一历史任务是由列宁完成的。

列宁于1908年2月到10月撰写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该书于1909年5月在莫斯科出版。列宁在这部哲学著作中，彻底揭露了波格丹诺夫等人用马赫主义修正辩证唯物主义的荒谬性和反动性，指出波格丹诺夫之流宣扬的马赫主义，即所谓“二十世纪自然科学的哲学”，不过是贝克莱主义和休谟主义的混合物，即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混合物。列宁考察了马赫主

① 《答波格丹诺夫先生》。《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三卷，第250页。

② 同上，第257页。

义的创始人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思想形成过程,指出马赫、阿芬那留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登上哲学舞台时,在德国哲学教授们的“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口号的影响之下,最初从康德出发,后来又拜倒在贝克莱和休谟脚下。

马赫、阿芬那留斯的哲学前提“物是感觉的复合”是贝克莱“物是观念的集合”的简单重复。马赫、阿芬那留斯的哲学和贝克莱的哲学一样,都必然导致唯我论。列宁指出,马赫、贝克莱都疯狂地攻击唯物主义,而马赫主义攻击唯物主义的论据,例如唯物主义承认物质就陷入了“神秘主义”,唯物主义以物质作基础就是以“未知的东西”、“无”作基础,唯物主义承认现象的后面有“自在之物”就是陷入康德主义,把世界二重化了等等,都是贝克莱早就提出过的。

列宁还进一步指出,马赫主义者的许多谬论也是直接从贝克莱那里剽窃来的。例如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思维经济原则和贝克莱关于只要把物质逐出自然界就会带走无数的争论的观点,马赫主义者尤什凯维奇的“经验符号论”和贝克莱的“普遍自然符号论”等,都是完全一样的。列宁指出,虽然所有的俄国马赫主义者都否认他们同贝克莱主义的这种继承关系,但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马赫主义是贝克莱主义的翻版,它的出发点和基本前提是主观唯心主义。这种哲学的荒谬就在于:它导致唯我论,认为只有一个高谈哲理的人才是存在的。

为了掩盖其主观唯心主义实质,避免唯我论的必然结局,马赫和阿芬那留斯求救于不可知论,转向休谟主义。他们给休谟主义穿上新装,制造了“世界要素”、“原则同格”等新术语来阐明他们的观点。列宁揭露了马赫提出的“世界要素论”的折衷主义手法和唯心主义实质。马赫宣称他发现了构成世界的要素。列宁指出,用“要素”这个字眼代替“感觉”这个字眼,改变不了马赫主义的唯心

主义实质。马赫把要素分为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宣称心理的东西依赖于神经和整个人的机体，物理的东西不依赖于它们。列宁指出，这就是非法地偷运唯物主义，因为唯物主义认为物理的东西是不依赖于感觉和人的主体而独立存在的。但马赫又说，物理要素的联系和心理要素的联系不是彼此单独存在着的，而只是一起存在着的。列宁指出，这就又回到了唯心主义路线上来，因为唯心主义认为物理的东西是离不开心理的东西的。所以，马赫的要素说是折衷主义的典型，是在折衷主义掩盖下，偷运唯心主义，反对唯物主义。

列宁还揭露了阿芬那留斯的“原则同格”说，指出“原则同格”是用同样的折衷主义手法宣扬同样的主观唯心主义。阿芬那留斯宣称自我和非我（或自我和环境）是不可分割的同格。自我是中心项，非我是对立项。不仅环境从属于自我，自我也从属于环境，二者具有相同的地位。列宁指出，这是在表面上既承认自我，也承认环境的存在，似乎不偏不倚，但他有一个前提：自我和环境都是我的感觉经验。因此，归根结底，环境离不开自我，并且是被自我所规定和制造的，这就是露骨的主观唯心主义。阿芬那留斯还提出“嵌入说”，用以攻击唯物主义反映论，宣扬唯心主义的原则同格说。他说唯物主义认为头脑是思维的器官，思维是外部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这就是把看得见的东西不能容许地嵌入到头脑中去了。列宁指出，“嵌入”说表面上反对把环境嵌入头脑中去，实际上却是把环境归结为我的感觉、经验，借以宣扬原则同格。此外，列宁还揭露了阿芬那留斯用“思维经济原则”，彼得楚尔特用“一义规定性规律”，阿芬那留斯用“独立系列”、“依存系列”等新的术语和怪论，来掩盖其唯心主义实质。

马赫主义者还借助于休谟主义的“无党性”，标榜自己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列宁揭露和批判了这种谬论。列宁指出，在

他们的一切著作中象一条红线那样贯穿着“凌驾”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超越它们之间“陈旧的”对立的愚蠢愿望。但是，“最新的哲学象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①。马赫主义口头上以无党派自夸，实际上却每日每时都在陷入唯心主义，同唯物主义进行始终不渝的斗争。

列宁还揭露和批判了马赫主义者歪曲自然科学的新成果，借以贩卖唯心主义，反对唯物主义。列宁考察了马赫主义同自然科学的关系，指出马赫主义是和物理学唯心主义相联系的。马赫主义者歪曲物理学家提出的“物质消失了”的本来含义，胡说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被自然科学驳倒了。他们歪曲发现电子的意义，企图想象没有物质的运动，宣扬唯能论。他们歪曲科学的新发现所证明的科学定律的相对性，否认科学规律的客观性和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宣扬符号论，宣称科学定律是人们为了方便提出的符号、记号，等等。列宁对自然科学的新成果的哲学意义作出了科学的阐述，彻底批驳了马赫主义的种种谬论，揭露了他们反科学的实质。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不仅是对宣扬马赫主义的俄国哲学修正主义者的彻底批判，而且也是对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哲学和整个马赫主义以及现代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其他流派如内在论、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等等，同马赫主义在哲学路线上是完全一致的，它们都不过是贝克莱主义和休谟主义的变种。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提供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批判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典范。它对于揭露和批判唯心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列宁指出：“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他自己的表白或对自己的看法，而是根据他的行动。”

^①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65页。

判断哲学家,不应当根据他们本人所挂的招牌(“实证论”、“纯粹经验”哲学、“一元论”或“经验一元论”、“自然科学的哲学”等等),而应当根据他们实际上怎样解决基本的理论问题、他们同什么人携手并进、他们过去和现在用什么教导自己的学生和追随者。”^①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就是这一方法的具体运用。列宁在该书的结论中指出:第一,首先必须把马赫主义的理论基础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加以比较。该书的前三章作了这样的比较。第二,必须确定马赫主义在现代其它哲学学派中的地位。该书的第四章作了这样的考察。第三,必须注意:马赫主义与现代自然科学的物理学唯心主义学派有无可怀疑的联系。该书的第五章考察了这种联系。第四,在马赫主义认识论的烦琐语句后面,不能不看到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该书自始至终贯穿了哲学党性原则,并在第六章作了专门的论述。列宁所提出的这四个结论和阐述的考察一个哲学派别(或哲学家)的方法,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概括了恩格斯逝世以来自然科学的新成果,系统地阐述和进一步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列宁在该书中明确提出了关于两条基本哲学路线的原理;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感觉的原理;进一步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经验的原理;明确提出和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三个重要结论,规定了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本原则;明确提出真理论的两个问题,系统地阐述和发展了关于客观真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原理,提出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区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思想;明确提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提出了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辩证

①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221页。

统一的思想。列宁在概括了物理学的新发现的基础上，给物质概念下了科学的定义；论述了认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的辩证统一，提出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科学预见；列宁提出和阐述了哲学的党性原则，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唯心主义哲学教授是信仰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等等。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贡献。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捍卫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粉碎了哲学修正主义思潮的进攻，奠定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哲学理论基础，提高了全党的理论水平。它为布尔什维克领导革命群众正确总结 1905 年革命的经验，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直至夺取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四、斯大林对无政府主义者哲学谬论的批判

当列宁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走上政治舞台，为建立工人阶级新型政党和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积极开展反对民粹主义和经济主义的斗争、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列宁的战友和学生斯大林的革命活动也开始了。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1879—1953）生于高加索梯弗里斯省哥里城，父亲是农民出身的皮鞋匠。斯大林从 1894 年入中学后开始参加革命运动，1898 年正式加入梯弗里斯的社会民主工党组织。1899 年，他因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被开除学籍，从此，就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1901 年，他创办了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人的秘密报纸《斗争报》，拥护列宁的《火星报》，宣传列宁的思想。他曾发表《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一文，批判经济主义，号召工人为争取自己的解放而斗争，并指出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必要性和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斯大林在早期为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

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不屈的斗争。

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俄国哲学修正主义思潮开始抬头的时候，克鲁泡特金派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南高加索一带加紧了活动。无政府主义者车尔凯兹施维里及其信徒米哈柯·策烈铁里、沙尔瓦·哥格利亚等人所领导的无政府主义者集团，在梯弗里斯出版了《号召报》、《工人报》等，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他们企图“证明”黑格尔是复辟主义的哲学家，他的辩证法是反动的，以此来否定马克思的辩证法的革命性。他们胡说辩证方法是“诡计”、“诡辩方法”、“逻辑的翻筋斗”，“辩证法就是形而上学”，宣称要“把科学从形而上学桎梏下解放出来”。他们还通过大肆痛骂费尔巴哈，达到痛骂马克思的唯物论的目的。他们攻击说，马克思的唯物论是“一种掩饰不周的二元论，是形而上学和科学之间的妥协”，是“填胃的理论”等等。无政府主义者们还攻击社会民主党人要永远保持政权和军队，是假社会主义者，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会使革命陷于灭亡，是社会民主党人对无产阶级的专政等等。

这时在南高加索一带从事革命活动的斯大林，坚决拥护列宁的革命路线，同孟什维克以及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这个时期，斯大林先后写了一些论文和小册子，宣传和捍卫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路线，对取消派和召回派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揭露和批判。同时，斯大林还于1906年写了《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书，陆续发表在《新时代报》、《我们的生活报》、《时报》等布尔什维克的报纸上，给无政府主义思潮以坚决的回击。斯大林在这本书中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和策略，严厉地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马克思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以及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歪曲、污蔑和攻击，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斯大林在批驳无政府主义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作了简明的概括和阐述，并从每一个原理作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实际结论。斯大林首先强调马克思主义不只是社会主义的理论，而且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他所阐述的辩证法的基本思想主要有：（一）一切都处在永恒的运动、变化、发展中，“世界上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世界上一切都是暂时的，变动的，自然界在变化，社会在变化，风俗习惯在改变，正义的概念在改变，真理本身也在改变”^①。社会生活不是一种不变的和凝固的东西，它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而是处在永恒的破坏和创造过程中。（二）生活中总是有新东西和旧东西，生长着的东西和死亡着的东西，革命的东西和反革命的东西。新产生的、一天天成长的东西是不可克服的，要阻止它的前进是不可能的。反之，生活中衰老的、走向坟墓的东西是必遭失败的，那怕它今天还显得是一个强壮的力量。（三）运动有两种形式，即进化的形式和革命的形式。事物处在量的变化的时候，运动就是进化的，发生质的变化的时候，运动就是革命的。进化为革命作准备，为革命打下基础，而革命则完成进化，促进进化的进一步发展。斯大林阐发了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思想，并由此作出了无产阶级必定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必定代替资本主义的结论。

斯大林在《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书中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要点是：（一）统一而不可分的自然表现为物质和观念两种不同的形式，统一而不可分的社会生活也表现为物质和观念两种不同形式。但是，物质方面的发展先于观念方面的发展，首先是物质方面发生变化，然后意识、观念方面才发生相应的变化。（二）在社会生活中，也首先是外部条件、物质条件发生变化，然后

^① 《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279页。

人们的思维、人们的风俗习惯、人们的世界观才发生相应的变化。

(三)物质的方面是内容、观念的方面是形式,二者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在发展过程中,内容先于形式,形式落后于内容。(四)社会生活中,经济发展是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是它的内容,而法律、政治和宗教、哲学的发展是这个内容的思想形式,是它的上层建筑。所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斯大林指出,“现有的形式永远不会完全适合于现有的内容;前者落后于后者,新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包藏在旧形式中,因此旧形式和新内容之间总是存在着冲突。”^①在这里,斯大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作了通俗的阐述;并通过形式和内容的关系,阐述了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指出应当从人们所处的经济条件中去探求人们的理想和意识产生的根据,应当促进经济关系的根本改造,以便使人们的风俗习惯及其政治制度也随之根本改变。这些结论是对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发挥。

斯大林的《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书,对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普及和传播辩证唯物主义,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

第二节 列宁批判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 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从剖析马赫主义的哲学前提着手,揭露和批判了马赫主义关于物质、感觉、经验和真理等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真理论和实践观作了具体的深刻的阐述,同时提出和论述了哲学的党性原则,捍卫

^① 《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301页。

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批判马赫主义哲学的基本前提，提出 两条基本哲学路线对立的原理

波格丹诺夫等俄国哲学修正主义者用马赫主义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极力掩盖马赫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实质。列宁从马赫主义哲学的基本前提入手，揭露和批判了马赫主义妄想凌驾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的企图，指出马赫主义必然导致荒谬的唯我论。

马赫主义哲学以感觉作为它的整个体系的基础。它的基本前提就是：“物是感觉的复合”。列宁指出，这个论点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是完全相反的，因为它把感觉看作是第一性的东西，把物看成是第二性的东西；而唯物主义则相反，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感觉是第二性的东西。列宁在批判马赫主义哲学的基本前提时，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感觉的原理，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相反，不把感觉看作先于物质而存在的东西，而认为感觉和物质的高级形式即有机物有联系，它是从无机物的反映属性发展而来的；它不把感觉看作构成物理世界的要素，不是从物质的运动中引出感觉或者把感觉归结为物质的运动，而是承认感觉是运动着的物质的特性之一；它不把感觉看成隔离意识和外部世界的屏障、墙壁，而认为感觉是意识和外部世界的直接联系，是外部刺激力向意识事实的转化；它不把物质看作感觉的产物，而认为感觉是物质的产物，是物质作用于我们的感觉器官而引起的；它不把感觉看作头脑中固有的，而认为感觉、意识是外部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没有被反映者就不能有反映，被反映者不依赖于反映者而存在。列宁对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感觉原理的阐述，从感觉的起源、感

觉的发生,感觉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感觉的内容和本质等方面,论述了物质第一性,感觉第二性的原理。这是继恩格斯之后,对于唯物主义关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原理所作的进一步论述和发挥。

列宁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概括出关于两条基本的认识路线、哲学路线对立的原理。列宁说:“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恩格斯主张第一条路线,即唯物主义的路线。马赫主张第二条路线,即唯心主义路线”。^①列宁明确提出两条哲学路线的公式,进一步发挥了恩格斯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两大哲学派别、两大哲学阵营的思想。这是坚持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的有力武器。

二、批判马赫主义的不可知论,提出辩证

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三个重要结论

俄国的马赫主义者都极力把恩格斯说成是不可知论者。马克思主义的公开敌人切尔诺夫直接攻击恩格斯,胡说恩格斯所主张的“未被认识的东西”不过是康德的“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命题的逆定理。而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修正主义者巴扎罗夫则歪曲和修正恩格斯,说恩格斯主张“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说恩格斯“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表示过愿意‘超越’,愿意超出感觉到的世界的界限”等等,把恩格斯歪曲成休谟主义者,并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矛盾,说马克思主张思维的彼岸性,恩格斯主张思维的此岸性等等。

列宁对俄国马赫主义者的攻击和修正进行了坚决的批驳。列

^①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6页。

宁引证了费尔巴哈、狄慈根等唯物主义者的论述,说明一切唯物主义者都是反映论者,把恩格斯歪曲为不可知论者是极其荒谬的。列宁划分了不可知论同唯物主义反映论之间的界限,指出,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认为,“物存在于我们之外。我们的知觉和表象是物的映象。实践检验这些映象,区别它们的真伪。”^①“唯物主义者肯定自在之物是存在的,是可以认识的。而不可知论者连关于自在之物的思想都不容许,宣称我们根本不能确实知道自在之物。”^②

列宁在批判维·米·切尔诺夫(1876—1952)对恩格斯的攻击和歪曲时,指出恩格斯并不一般地否定“自在之物”,而是否定康德的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恩格斯认为自在之物是可以认识的。当它还未被认识的时候,它是个“自在之物”,当它被人们认识了的时候,它就变成“为我之物”了。切尔诺夫把“还未被认识的”偷换为“不可认识的”,并诬蔑恩格斯剽窃康德,完全是胡扯。列宁根据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关于实践是对不可知论的最有力的驳斥,人们从煤焦油中提炼茜素证明“自在之物”变成“为我之物”的论述,明确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三个重要结论。

第一、承认我们的认识对象、自然界、物不依赖人的意识、感觉而在我们之外存在着,被反映者不依赖于反映者而存在着。

第二、承认感觉、意识是物的映象,物和感觉、意识二者没有天生的不一致,“自在之物”是可知的。“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决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原则的差别。差别只存在于已经认识的东西和尚未认识的东西之间。”^③

第三、承认认识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在认识论上和科学的其他一切领域中一样,我们应该辩证地思考,也就是说,不要

①②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107、105页。

③ 同上,第100页。

以为我们的认识是一成不变的，而要去分析怎样从不知到知，怎样从不完全的不确切的知识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识。”^①

这三个重要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精髓。它首先强调了认识对象的客观实在性，接着肯定了世界的可知性，最后又指明了认识的辩证性。这一论述，既包括认识论的唯物论，又包括认识论的辩证法；并且揭示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使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进一步完整了。这些结论既反对了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又克服了形而上学的反映论的局限性，划清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同唯心主义、不可知论以及同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界限，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论思想的重要发挥和发展。

三、批判马赫主义的主观真理论， 阐明辩证唯物主义真理论

俄国修正主义者波格丹诺夫认为，真理是“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他妄图用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真理论修正辩证唯物主义真理论。他声称马克思主义否定任何真理的绝对客观性，攻击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形而上学的真理观时既承认相对真理，又承认绝对真理是“折衷主义”。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真理的绝对性和客观性，波格丹诺夫不仅歪曲和篡改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论的基本观点，而且也搞混了真理论中关于客观真理和关于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关系这两个不同问题：“（一）有没有客观真理？就是说，在人的表象中能否有不依赖于主体、不依赖于人、不依赖于人类的内容？（二）如

^①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100页。

果有客观真理，那末表现客观真理的人的表象能否立即地、完全地、无条件地、绝对地表现它，或者只能近似地、相对地表现它？”^①能否正确地回答第一个问题，是关系到能否坚持唯物主义的真理论的问题；能否正确地解决第二个问题，是关系到能否坚持真理论的辩证法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区分了真理论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不可知主义，第二个问题区分了辩证唯物主义真理论和形而上学、相对主义真理论。列宁关于真理论的这两个问题的概括，是对真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列宁指出，波格丹诺夫关于真理的定义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真理如果只是“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那么宗教教义也是真理了。因为宗教的教义无疑也是“思想形式”、“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列宁明确指出，客观真理指的是认识中具有不依赖于主体的客观内容，也就是指那种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相一致的认识。是否承认客观真理，是一个是否承认认识的客观泉源的问题，也就是是否承认认识来源于客观实在的问题。如果承认感觉的源泉是客观实在，就必然承认客观真理，这就是唯物主义的真理论。相反，如否认感觉的源泉是客观实在，就必然否定客观真理，这就是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真理论。列宁指出，无论是唯我论者或唯物主义者都可以承认感觉是知识的源泉，但是唯心主义却不承认客观实在是感觉的源泉。从感觉出发可以循着主观主义的路线走向唯我论，也可以循着客观主义的路线走向唯物主义。“在第一种观点（不可知论，或者更进一步说，主观唯心主义）看来，客观真理是不会有有的。在第二种观点（唯物主义）看来，对客观真理的承认是最要紧的。”^②波格丹诺夫所宣扬的马赫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真理论，是马赫主义哲学路线的基本前提所决定的。波格丹诺夫从“物是感觉的复合”这

①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121页。

② 同上，第125页。

一前提出发，否认感觉的客观源泉，不相信感觉是外部世界的映象，因而也就根本否定了客观真理的存在。

列宁在批判波格丹诺夫的相对主义真理理论，驳斥他攻击恩格斯既承认绝对真理又承认相对真理是“折衷主义”时，阐述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关系的原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批判杜林的形而上学独断论时，阐述了思维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辩证关系，真理和谬误的辩证关系，认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关系。列宁进一步发挥了恩格斯的上述思想，明确提出：绝对真理是由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的，科学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给这个绝对真理的总和增添新的点滴，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是辩证的统一，二者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任何科学定律、科学思想体系（即人们所获得的真理）都是相对真理，因为任何思想体系都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可是它在一定范围内和客观对象相符合，又是绝对真理的一部分。一方面，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区分是不确定的，因为随着科学的发展，真理的界限时而扩张时而缩小，作为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界限不是一成不变的；另一方面，这种区分又是确定的，因为在它所适用的界限内，它是绝对的。列宁说：“这种区分正是这样‘不确定’，以便阻止科学变为恶劣的教条，变为某种僵死的凝固不变的东西；但同时它又是这样‘确定’，以便最坚决果断地同信仰主义和不可知论划清界限，同哲学唯心主义以及休谟和康德的信徒们的诡辩划清界限。”^①

列宁所提出的关于客观真理的原理，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统一的原理，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区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原理，发展了恩格斯的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论，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真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①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135页。

列宁在揭露马赫主义真理论的认识论根源，批判马赫主义的相对主义时，明确地提出了辩证法和相对主义的区别和联系，划清了相对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界限。列宁指出：“辩证法，正如黑格尔早已说明的那样，包含着相对主义、否定、怀疑论的因素，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①这就是说，辩证法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而相对主义则是在否认认识的客观内容和客观标准的意义上承认知识的相对性的。从相对主义的观点出发，可以证明任何诡辩都是正确的，也可以把任何真理说成谬论。因此，把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必然陷入主观主义。列宁所提出的辩证法和相对主义界限的原理，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它给人们提供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反对唯心主义、不可知论和诡辩论的理论武器。

四、批判马赫主义的唯心主义实践观， 阐明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观

列宁指出，马赫主义把实践排斥于认识论之外，否认实践是理论的来源和真理的标准，这是唯心主义的观点。马赫说，区分事实和措施，“从实践的观点看来是有意义的，从科学的观点看来却是毫无意义的”^②。他甚至说，世界是否真的存在着或者它只是我们的象梦一样的错觉，这个常常引起争论的问题，从科学的观点来看同样是毫无意义的。他还说：“认识是对生物机体有用的心理体验。”“只有成功才能把认识和谬误区分开来。”^③俄国的马赫主义者却把马赫的这些实用主义的似是而非的言词，说成是同马克思

^①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136页。

^{②③} 转引自《列宁选集》第二卷，第138、139页。

主义实践观相近的观点。对此，列宁揭露和批判了马赫主义的谬论，进一步论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

第一，列宁指出，唯物主义的实践标准，同马赫主义所讲的“成功”、“有用”等实用主义的实践观点是根本不同的。“在唯物主义者看来，人类实践的‘成功’证明着我们的表象和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的客观本性的符合。在唯我论者看来，‘成功’是我在实践所需要的一切，而实践是可以同认识论分开来考察的。”^①唯物主义客观地理解实践，把实践看作检验认识是否同客观对象相符合的客观标准；马赫主义和实用主义以及其它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流派主观主义地理解实践，把实践看成是满足个人的需要，对个人有利便是真理，不管它是否与客观世界一致。

第二，列宁明确提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而把教授的经院哲学的无数臆说一脚踢开”^②。这就是说，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就必然会坚持唯物主义的哲学路线，彻底驳倒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种种谬论。

第三，列宁把辩证法贯彻到实践观，提出了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原理。列宁说：“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③

列宁所提出的这些原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实践是真理的标准和认识的基础的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提到了更高的水平。

①②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139、142页。

③ 同上，第142页。

五、总结两条哲学路线的斗争， 明确提出哲学的党性原则

经验批判主义标榜“中立”、“超党派”。俄国马赫主义者波格丹诺夫之流也极力宣扬“超党派”哲学，借以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列宁总结两条哲学路线的斗争，明确地提出哲学的党性原则，对经验批判主义的“无党性”的虚伪性及其反动实质给予彻底的揭露和批判。列宁指出，马赫、阿芬那留斯以及他们的学派以无党性自夸，企图“凌驾”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超越二者之间“陈旧的”对立的愚蠢愿望，象一条红线那样贯穿在他们的一切著作中。但是，最新的哲学和在二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标榜“无党性”，正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党性的表现。列宁说：“透过许多新奇的诡辩言词和学究气十足的烦琐语句，我们总是毫无例外地看到，在解决哲学问题上有两条基本路线、两个基本派别”^①，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列宁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实质来说，是两个斗争着的党派，而这种实质被冒牌学者的新名词或愚蠢的无党性所掩盖着。”^②俄国修正主义者波格丹诺夫之流就是这样，他们玩弄调和派的骗人把戏，象一堆讨厌的烂泥，跟着冒牌学者们抹煞哲学的党性，宣扬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而实际上，他们新的术语的掩盖下，偷运唯心主义，反对唯物主义。

列宁指出，作一个无产阶级的哲学家，就要象马克思、恩格斯那样，旗帜鲜明地坚持哲学的党性，坚决地明确地站在唯物主义一边，捍卫和发展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揭露各种所谓超党性哲学的虚伪性和它的反动实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天才正是在于：

①②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42、365页。

他们在很长的差不多有半个世纪的时期内，发展了唯物主义，向前推进了哲学上的一个基本派别。他们不是踏步不前，只重复那些已经解决了的认识论问题，而是把同样的唯物主义彻底地贯彻（而且表明了应当如何贯彻）在社会科学的领域中。他们把胡言乱语、冠冕堂皇的谬论以及想在哲学上‘发现’‘新’路线和找出‘新’方向等等的无数企图当作垃圾毫不留情地清除掉。这类企图的胡诌瞎说的性质，玩弄哲学上新‘主义’的烦琐把戏，用诡辩词令混淆问题的实质，不能明白了解认识论上两个基本派别的斗争——这一切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毕生活动中竭力攻击的对象。”① 列宁象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在哲学上善于发现一切“最新”流派背弃唯物主义以及纵容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倾向，始终坚持唯物主义，轻蔑地嘲笑一切模糊问题的伎俩、一切糊涂观念。

列宁阐述了哲学的党性的实质，指出哲学上的党派斗争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②。从一个哲学派别对待宗教和对待自然科学的态度上，就会看到哲学的党性鲜明地表现出来。唯心主义哲学不是公然地拥护宗教、为宗教作辩护，就是表面上保持所谓中立，而实际上为宗教开拓地盘。马赫主义就是这样。马赫声称“宗教的见解是私人的事情”。马赫的追随者约·彼得·楚尔特（1862—1929）说：经验批判主义“无论与有神论或无神论都不相矛盾”。至于俄国马赫主义者卢那察尔斯基，则要建立社会主义宗教。列宁指出：“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保守中立，就是向信仰主义卑躬屈膝，而马赫和阿芬那留斯没有超出而且也不能超出中立的范围，这是由他们的认识论的出发点所决定的。”③ 在对待自然科学的态度上，

①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43页。

② 同上，第365页。

③ 同上，第351页。

唯心主义者总是反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力图对自然科学的发展作唯心主义的解释。马赫主义始终在攻击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即攻击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列宁指出，对宗教和自然科学的态度，充分地说明了资产阶级反动派确实为了本阶级的利益在利用经验批判主义。“经验批判主义的客观的、阶级的作用完全是在于替信仰主义者服役，帮助他们反对一般唯物主义、特别是反对历史唯物主义。”①

根据哲学的党性原则，列宁驳斥了俄国马赫主义者波格丹诺夫等人要把马赫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结合起来的企图。他们把历史唯物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割裂出来，千方百计向读者保证，马赫主义同历史唯物主义是可以相容的。列宁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也具有鲜明的党性，同马赫主义是根本对立的，二者决不可能结合成一个思想体系。列宁用大量的事实说明，德国马赫主义者在历史观上是彻头彻尾唯心主义的，是公开反马克思主义的。而俄国那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却力图把马赫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结合起来，其结果只能是糟蹋历史唯物主义，把它歪曲成历史唯心主义。列宁根据这些分析作出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②这个原理明确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内在联系和完整性，粉碎了任何割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的企图。

列宁在揭露和批判马赫主义的反动实质时，阐述了对资产阶级哲学教授及其哲学著作应抱的态度。这就是：第一、在哲学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观点上，应当同他们划清界限，作坚决斗争，而不是

①②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65、332—333页。

轻信他们的话。第二,对他们研究的具体成果要采取分析态度,善于对其合理的成分进行唯物主义的改造。列宁说:“无论在哲学上或经济学上,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汲取和改造这些‘帮办’所获得的成就(例如,在研究新的经济现象时,如果不利用这些帮办的著作,就不能前进一步),并且要善于消除他们的反动倾向,贯彻自己的路线,同敌视我们的各种力量和阶级的整个路线作斗争。”^①

列宁关于哲学党性原则的论述,不仅揭示了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斗争的认识论意义,而且揭示了它的社会意义;阐明了哲学工作的根本原则和坚持这一原则的方法。列宁把恩格斯提出的哲学上两大阵营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概括,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贡献。

第三节 列宁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物理学新发现的哲学总结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物理学的新发现,不仅向物理学的传统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而且对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列宁研究了物理学的新发现,总结了物理学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从而彻底批判了歪曲物理学新发现的马赫主义哲学,捍卫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

^①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50页。

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物理学的新发现。列宁论物理学危机的实质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有一些重大的划时代的新发现，主要的有电子论的建立、伦琴射线的发现（1895年）、柏克勒尔射线的发现（1896年）和放射性元素镭的发现（1898年）等。这些新发现打破了物理学关于物质的结构及其特征的传统观念，缩小了物理学一些定律的适用范围，引起了物理学理论的一场革命。

在此之前，即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叶，在物理学领域中，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古典物理学占统治地位。物理学家们都坚信古典物理学的理论是绝对的、普遍适用的。他们一致认为，世界上各种物体最终是由不同性质、不同数目的原子按照不同的结合方式构成的。原子是构成物体的最小粒子。原子是不可分割的，具有不变的质量、惯性和不可入性等特性。古典物理学还认为，物体运动的基本规律如能量守恒定律、质量守恒定律等是普遍适用的、永恒不变的。但是，十九世纪末叶创立的电子论说明，物体是由原子构成的，而原子是由电子构成的。电子具有双重质量，即电磁质量和机械质量。它的机械质量极其微小，最初被认为等于零，后来又测出电子的机械质量等于氢原子核的 $\frac{1}{1840}$ ，即 9.1×10^{-28} 克。它的电磁质量是随着运动速度的变化而变化的。这样就打破了古典物理学关于原子是物体的不可分割的最小粒子和质量不变的传统观念。1895年，法国物理学家伦琴（1845—1923）在只有稀薄气体的玻璃管内通过电流，发现了一种有穿透能力的射线，它能够透过普通的光线所不能透过的黑纸、肉体、铁片以及其它物体。这种射线叫作X射线。1896年，法国物理学家柏克勒尔（1852—1908）

发现铀的化合物自动放射出一种射线，使包藏在黑纸中的照像底片感光。这种射线和 X 射线不同，它不需要很强的电场就能发生，并且具有很强的穿透能力。这就是柏克勒尔射线。1898 年，法国物理学家居里夫妇在研究放射性物质时，发现了镭。镭是比铀更强烈的放射性原素，它比铀的放射性大百万倍。接着美国物理学家卢瑟福(1871—1937)等人发现镭等放射性元素发出的射线有三种： α 射线、 β 射线和 γ 射线。这些新的发现，进一步推翻了古典物理学关于物质不变、原子的特性不变等观念，使人们对物质世界的认识，突破了原子的界限，进入原子内部，进入到物质结构的更深层次。因此，古典物理学关于物质在通常状态下慢速运动的原理和定律，在新的现象和新的领域中便不完全适用了，需要作出新的修正和补充。这就是说，物理学的新发现使物理学的研究从宏观世界深入到微观世界，从物体的慢速运动进入到粒子的快速运动，物理学本身正在经历着从古典物理学进到现代物理学(相对论与量子力学、原子核物理学)的革命转变过程中。

在物理学的革命转变过程中，在物理学的新发现面前，物理学家们由于传统观念遭到新事实的挑战，引起了思想上、理论上的混乱：究竟我们能不能正确认识客观世界？我们过去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物理学的科学原理和定律，是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还只是我们主观的想象？物理学是否还成其为一门科学？自然科学家们对上述问题作出了不同的回答。一部分物理学家由此得出了否认物理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否认物理学原理客观性的结论。法国著名物理学家昂·彭加勒(1857—1912)说：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物理学旧原理的“废墟”，是“原理的普遍毁灭”。他又说：不错，所有上述同原理有出入的地方都属于无穷小量，——而且镭也很稀少，但是不管怎样，“怀疑时期”已经到来了。这些物理学家由于怀疑物理学原理的客观性，便认为一切科学理论只是人们主观创造的符号、记

号，因此，似乎物理学不成其为科学了。这就是所谓的“物理学危机”。

列宁对物理学的新发现以及所谓的“物理学危机”作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阐明了“物理学危机”的实质及其哲学意义。列宁指出，“现代物理学危机”并不说明物理学本身不成为科学了，也不说明物理学的科学定律和原理不是客观物理世界的真实反映了，而是说明物理学家们在物理学的新发现面前，在理论思维即认识论方面发生了危机。过去，他们是自然科学的自发的唯物主义者，认为物理世界是客观存在的，物理学原理是对这个物理世界的反映。现在，他们不自觉地背离了这个路线，陷入了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所以，“在哲学方面，‘现代物理学的危机’的实质就在于：旧物理学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对物质世界的实在的认识’，就是说，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而物理学中的新思潮则认为理论只是实践的符号、记号、标记，就是说，它否定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并为我们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的存在。”^① 现代物理学危机的实质就是：“旧定律和基本原理被推翻，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被抛弃，这就是说，唯物主义被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代替了。”^②

由于物理学的危机，在物理学家们当中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派，这就是物理学唯心主义学派（或称为现象论学派）。列宁指出，现代物理学唯心主义学派只是物理学家中的一小部分人。他们象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费尔巴哈所批判的以弥勒为代表的生理学唯心主义一样，都是用唯心主义观点解释自然科学的新成果，否认我们感觉到的并为我们的理论所反映的客观实在，或者是怀疑这种实在的存在。现代物理学危机和一小部分物理学家离开在物理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唯物主义，这是自然科学发展中的暂时的现象，一时的

①②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262、264页。

波折，是科学史上的暂时的疾病期，是多半由于一向确定的旧概念骤然崩溃而引起的发育上的疾病。列宁指出，尽管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教授们抓住物理学的危机，利用物理学唯心主义作为证明唯心主义的论据。但是，物理学唯心主义提供不出“驳倒”唯物主义、证实唯心主义的科学根据。相反，自然科学的发展自身会很快克服这种危机，并以自然科学的新的的大量事实证明唯物主义的正確性。

列宁对现代物理学危机的科学分析，给唯心主义哲学家利用物理学的新发现向唯物主义发动的进攻以有力的回击，并且向自然科学家们指明，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摆脱这一危机的唯一出路。

二、对物理学唯心主义谬论的批判 和对物理学新发现的哲学概括

物理学唯心主义学派对物理学的新发现作出了错误的结论，其一是所谓“物质消失了”，其二是想象没有物质的运动，其三是所谓科学定律和原理是人们主观创造的符号。而哲学唯心主义教授们则抓住这些论断作为证明哲学唯心主义的科学论据。列宁从哲学上研究了并阐明了物理学的新发现的哲学意义，驳斥了马赫主义和物理学唯心主义的种种谬论，捍卫了唯物主义路线，进一步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运动观以及关于认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的原理。

首先，列宁批判了“物质消失了”的谬论，指出物理学的新发现并没有驳倒世界的物质性，而只是说明人类对物质结构的认识前进了一步。物理学家们所说的“物质消失了”，是指人们原先所理解的物质—原子分裂了。人们现在发现原子是由电子及其他粒子

构成的，原子不再成为物质的最小单位，原子被电子及其他粒子代替了。但是，物质并没有消失，因为电子及其他粒子也是物质的一种形态，一种物质。列宁指出，不能把哲学的物质范畴和物理学的物质构造学说这两个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不能把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同形而上学的物质概念混为一谈。把物质与原子等同，并把原子的所谓不变的特性当作物质的不变的特性的观点，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物质观。“承认某种不变的要素、‘物的不变的实质’等等，并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形而上学的即反辩证法的唯物主义。”^① 物理学的发现不能作为“物质消失了”的证明，它只是说明，我们对物质结构的认识的界限消失了，我们关于物质的特性的那些原有的认识被驳倒了，我们的知识正在深化。这些新发现所驳倒的是形而上学的物质观，它们恰恰证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的正确性。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并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是客观实在，它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② 在人的意识之外独立存在的物质世界是无限的，是永恒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着的。列宁指出：“从恩格斯的观点看来，不变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人的意识（在有人的意识的时候）反映着离开它而存在和发展的外部世界。而空洞的教授哲学所描述的任何其他的‘不变性’、任何其他的‘实质’、任何‘绝对的实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都是不存在的。物的‘实质’或‘实体’也是相对的，它们只表现人对客体的认识的深化。”^③ 马赫主义和马赫主义物理学的错误就在于，它们忽视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差别。由此，列宁给物质概念作了科学的说明：“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

①②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267、266页。

③ 同上，第268页。

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①列宁的这一物质定义把哲学的物质概念同物理学的物质构造问题区别开来，并且克服了形而上学物质观的局限性，坚持了唯物主义反映论，反对了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贡献。

其次，列宁批判了物理学唯心主义把科学定律看成符号、记号的谬论，阐明了认识的相对性和物理世界的不可穷尽性。列宁反复指出，物理学的新发现，说明我们认识物质所达到的那个界限正在消失，科学正在发展，但并不说明我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是主观的符号和记号。运动着的物质会从一种状态转化为另一种状态，我们对它的认识也是无限发展的。我们所获得的一切科学原理和定律都是相对的，只是表现着我们对物质世界的认识的一定深度。自然科学的发展说明，既然我们认识物质世界的界限昨天还没有超过原子，今天还没有超过电子，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坚决认为，日益发展的人类科学在认识自然界上的这一切里程碑都具有暂时的、相对的、近似的性质。”^②列宁提出科学的预见说：“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自然界是无限的，而且它无限地存在着。”^③自然科学的发展证明了列宁这一科学预见的正确性。

列宁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世界的不可穷尽性和认识的相对性原理都是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的，它同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有着原则的区别。辩证唯物主义绝对地无条件地承认自然界存在于人的意识和感觉之外，而相对主义、不可知论以及唯心主义则否认这一点。这就是说，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绝对真理是由发展中的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的；相对真理是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客体的相对正确的反映；这些反映日趋正确；每一科学真理尽

①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128页。

②③ 同上，第268页。

管有相对性,其中都含有绝对真理的成份”^①。在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看来,物理学的一切旧真理,包括那些认为是不容争辩的和不可动摇的旧真理在内,都仅仅是相对真理,也就是说,任何不依赖于人类的客观真理是不能有的。列宁提出和阐述的物质世界的不可穷尽性和认识的相对性原理,彻底批判了物理学唯心主义和马赫主义把科学理论看作符号、记号的谬论,同时也是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的思维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原理的进一步发挥。

第三,列宁批判了想象没有物质的运动的谬论,进一步阐述和发挥了物质和运动不可分离的原理,划清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运动观的界限。

列宁指出,奥斯特瓦尔德的唯能论把运动同物质分割开来,想象存在着没有物质的运动。奥斯特瓦尔德(1853—1932)是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1881年他发现在化学反应过程中中性盐的参与增加一价酸的反应程度,1887年他提出要以唯能论代替原子论,1892年他系统地发表了自己的唯能论观点,后来甚至主张以唯能论来解释社会现象。他企图用“能量”这个词代替物质和精神。他说:“如果把物质和精神这两个概念包含在能量概念之中,就会简单地自然而然地排除掉那种使这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的旧困难,那是一个很大的收获。”^②这种论调是在折中主义的幌子下偷运没有物质的运动这一唯心主义观点。俄国修正主义者波格丹诺夫接受了唯能论,抛弃了它的折中主义,宣扬露骨的唯心主义,攻击唯物主义关于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的思想。他说:“‘物质是运动着的东西’,这样的定义也许是最精确的了;但是这也正如我们说物质是句子的主语,‘运动着’是句子的谓语一样,是毫无内容的。”

^①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15页。

^② 转引自《列宁选集》第二卷,第277页。

“相信物质的人们说：‘要知道，能量应该有承担者呀！……’奥斯特瓦尔德问得有道理：‘为什么呢？难道自然界一定要由主语和谓语构成吗？’”^①列宁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这种诡辩的唯心主义实质，指出：“在思想上把作为‘主语’的物质从‘自然界’中排除掉，这就是默认思想是哲学上的‘主语’（即某种第一性的、原初的、不依赖于物质的东西）。被排除掉的不是主语，而是感觉的客观泉源，因此感觉变成了‘主语’，就是说，不管以后怎样改扮感觉这个词，哲学变成了贝克莱主义哲学。”^②因为企图使运动和物质分离，就是要否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使思想变成第一性的东西，这就是转到唯心主义方面去。

列宁指出，一部分物理学家对过去认为不可分解的原子现在可以被分解的现象无法解释，对过去从来没有过的电磁运动不能作辩证唯物主义的说明，因而想象物质变成“能”，即没有物质的运动。同时，数学方法在物理学中的广泛运用，也使得一部分物理学家在进行动能公式的推算时，忘记了运动的客体的存在，认为物质变成了能量和速度。这就是唯能论产生的认识根源。

列宁进一步指出，在物质和运动的关系问题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有原则的区别的。“唯心主义者可以认为世界是我们感觉（即使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高度‘协调起来的’感觉）的运动；唯物主义者则认为世界是我们感觉的客观泉源的运动，即我们感觉的客观模型的运动。形而上学的即反辩证法的唯物主义者可以承认没有运动的物质的存在（即使是暂时的、在‘第一次推动’之前的……存在）；辩证唯物主义者则不仅认为运动是物质的不可分离的特性，而且还批驳对运动

① 转引自《列宁选集》第二卷，第276页。

②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276—277页。

的简单化的看法等等”。①列宁的这些论述概括了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就，明确划分了不同哲学派别的运动观的界限，是对恩格斯提出的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的原理的丰富和发挥。

三、对物理学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 和社会根源的分析和论述

列宁在分析物理学危机的实质，批判唯心主义对物理学新发展的歪曲和利用时，研究和总结了近代物理学发展中的经验教训，指出物理学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和社会根源。

列宁指出，由于物理学的新发现而产生现代物理学唯心主义的第一个认识论根源，是数学在物理学、特别是理论物理学中的广泛应用。由于数学、特别是高等数学的高度抽象性，以及数学的推演和数学论证的纯逻辑性，使得它越来越远离客观实际的具体事物，似乎它只是人类头脑的智慧自身的创造物。数学的这种把认识的原型远远撇开和深深隐藏起来的特点，容易使人们忘掉它的客观基础和客观泉源，而只看到它的理论的体系、符号的公式和纯数字的推演。十九世纪物理学的进步和数学的进步，使得这两门科学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物理学慢慢地变成了数学物理学，似乎变成纯粹逻辑的科学。它的客观材料，即作为物理要素的东西似乎完全消失了，剩下的只是数学公式所表示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有些物理学家们忘记了这些用数学公式所表示的关系的客观泉源，即忘记了物理学的客观实在的物理对象，于是便怀疑物理学本身的客观性，而陷入了唯心主义。

现代物理学唯心主义的另一个认识论根源，是知识的相对性原理。这个原理在物理学的旧理论急剧崩溃的情况下，以特殊的

①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276页。

力量强使物理学家接受它。在不懂得辩证法的情况下，这个原理必然导致唯心主义。物理学的原理、定律同人类的其他科学知识一样，都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近似正确的反映。它的正确性是有条件的，它的适用范围也是有限的，因而它是相对的。但是，一些物理学家长期以来习惯于形而上学的思维。他们把物质归结为原子，把原子及其特性看成是永恒不变的，把物理学的原理和定律看作是绝对的永恒的真理。这样，当物理学的新发现打破那些传统的旧观念、否定那些迄今已知的元素和物质特性的不变性时，他们竟然否定了物质，即否定了物理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他们在否定一些最重要的物理规律的绝对性时，竟然否定了自然界中的一切客观规律性，宣称自然规律是单纯的约定、“对期待的限制”、“逻辑的必然性”等。总之，他们承认了知识的相对性、近似性、可变性，却否定了人类的知识所近似地、相对地正确反映的客体。他们由于不能正确地阐明知识的相对性，因而从相对主义陷入唯心主义。

列宁还指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对物理学的新发现的歪曲是物理学唯心主义的社会根源。现代物理学危机发生的时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工人运动中取得统治地位并发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的时期，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企图从康德、黑格尔那里寻找同唯物主义斗争的武器，从自然科学中寻找驳倒唯物主义和证实唯心主义的根据。于是，他们紧紧地抓住了现代物理学唯心主义。英国唯灵论者詹·华德(1843—1925)、德国唯心主义者赫·柯亨(1842—1918)、爱德华·哈特曼(1842—1906)、法国信仰主义者爱德华·勒鲁瓦(1870—1954)以及马赫主义者们都欢迎物理学唯心主义，并以哲学的体系把它巩固下来。

列宁关于物理学唯心主义的认识根源和社会根源的分析，总结了自然科学发展中的经验教训，为物理学家克服这场危机和自然科学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

四、揭露马赫主义同物理学唯心主义的 联系，论证哲学同自然科学的关系

列宁在考察欧洲各国物理学唯心主义同哲学学派之间的关系时指出，马赫主义无疑是同物理学中的唯心主义学派相联系的。这种联系不仅因为马赫本人是一个物理学家，而且在于整个马赫主义派别都利用物理学唯心主义的错误结论来论证马赫主义。物理学唯心主义提出“物质消失了”，马赫主义者就欣喜若狂地说，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被自然科学驳倒了，已经“陈腐”了。物理学唯心主义想象没有物质的运动，马赫主义者就宣扬唯能论，用割裂运动和物质的手法宣扬主观唯心主义。物理学唯心主义认为科学定理是人们主观创造的符号、记号，马赫主义者就提出经验符号论，贩卖不可知论。因此，列宁指出，把马赫主义说成是“二十世纪自然科学的哲学”、“自然科学的最新哲学”等等，是双重的虚伪。因为马赫主义只是同物理学中的一个学派即物理学唯心主义相联系，而且这种联系是马赫主义同其他一切唯心主义学派共同的东西。

列宁根据恩格斯关于唯物主义必然随着自然科学的划时代发现而改变自己的形式的思想，进一步阐述了哲学同自然科学的关系。

列宁指出，唯物主义是同自然科学相一致的，唯心主义（包括马赫主义）是同自然科学相矛盾的。因为自然科学以探索和研究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为目的，是以承认自然界的存在及其客观规律性为前提的。真正的自然科学家遵循着自然科学的自发的唯物主义，而哲学唯物主义则自觉地把自然科学的自发的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认识论的基础。唯心主义哲学与此相反，否认世界的物质

性和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性,以感觉、意识作为自己的认识论的前提。因此,唯心主义总是批判“自然科学的拜物教”即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它与自然科学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列宁以马赫主义对“在人类出现以前自然界是否存在”和“人是否用头脑思维”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为例,深刻地指出,马赫主义者不论用什么样的诡计、狡辩,都不能调和他们的哲学前提同自然科学的结论之间的矛盾。或者是承认自然科学的结论,这就是放弃唯心主义哲学的基本前提;或者是反对自然科学的结论,这就是哲学的蒙昧主义。二者必居其一。

列宁指出,哲学唯物主义是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发展的。随着自然科学领域的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都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因此,对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的‘形式’的修正,对他的自然哲学论点的修正,不但不含有任何通常所理解的‘修正主义’,相反地,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所必然要求的。”^① 哲学唯物主义只有不断地从自然科学的新发现中吸收科学的营养,并在理论上加以消化和概括,才能扎根在科学的土壤中,并生气勃勃地向前发展。

列宁指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正在进一步打破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继续产生出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来。自然科学的新发现日益清楚地说明了自然界本身的辩证性质,日益证明了辩证思维的正确性和形而上学思维的局限性,因而它必然要产生出辩证唯物主义。但是,自然科学自发地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走向辩证唯物主义的道路是曲折的。而且,伴随着辩证唯物主义在现代物理学中的产生,还会产生出一些相反的东西,即产生出物理学唯心主义、马赫主义、符号论、经验一元论等等唯

^①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257页。

心主义和不可知论。

物理学的危机和唯心主义的泛滥证明物理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的研究不能离开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哲学揭示了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因而对于任何领域的研究都是有指导意义的。背离一般规律的指导，任何研究都会走弯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今天的‘物理学’唯心主义，正如昨天的‘生理学’唯心主义一样，不过是意味着自然科学一个部门里的一个自然科学家学派，由于没有能够直接立刻从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提高到辩证唯物主义而滚入了反动的哲学。”^①物理学家及一切自然科学家，必须自觉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这个科学的认识工具，才能抵制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侵袭，推动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推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

第四节 回顾马克思主义的战斗历程， 总结反对第二国际伯恩施坦 修正主义的历史经验

在1905年革命前后的这段时间内，列宁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俄国变种进行斗争时，还同第二国际中的左派一起直接地开展了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在斗争中，列宁撰写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08年）、《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1910年）、《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1910年）、《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1913年）等著作，全面地分析、揭露了修正主义的思想体系及其产生的根源，总结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阐述了

^①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18—319页。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规律。列宁的分析和阐述，是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特别是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展开以来的经验总结，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一、根据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创造性地 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实践中产生的，也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列宁指出，“因为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改变了，最近的直接行动任务也有过极大的改变，因此，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①

列宁具体地分析了俄国 1910 年以前近六年来的社会政治情况。这个时期划分为前三年和后三年，前三年大约在 1907 年夏季结束，后三年大约在 1910 年夏季结束。前三年的基本特征是俄国国家制度的基本特点发生了飞速的但又很不平衡的变化，俄国社会的各个阶级也在各个不同的方面展开了规模巨大的活动，各自提出了对于社会变化和冲突的不同见解。这一时期的迫切任务是在国内生活的各方面实现直接改革，因此策略问题就被提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首要地位。在后三年，俄国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则表现为十分缓慢的演进，几乎等于停滞状态。这时俄国资产阶级发展中两种趋向的冲突，或俄国社会中改革旧制度的两种方式的冲突，由于受到反动统治阶级的镇压而不再成为当前的迫切问题。与这种情况相适应，不再相信任何改革的心理，“顺从”和“悔罪”的心情，沮丧和颓废的情绪，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思想则泛滥起来。

^① 《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398 页。

这一时期需要认真地总结经验，因此暂时的停顿，以便回转去复习基本问题，“消化”那些极其丰富的教训，重新注意理论，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迫切任务了。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随着客观条件和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它必须是活的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僵死的教条；它必须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如果忽视这一方面，就会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把它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不能发挥它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的作用。^①

列宁指出，坚持创造性地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的斗争是一致的。他就俄国第一次革命失败后的情况，深刻地阐明了二者之间的一致性。1905年革命失败后，一方面，由于革命队伍内部的某些人在前一时期片面地、畸形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只是死背了一些口号和某些策略问题的答案，而并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因而在革命低潮时期产生了思想上理论上的模糊、动摇；另一方面，笼罩着资产阶级广大阶层的自由主义精神渗透到革命队伍内部，普遍地影响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同路人，他们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纳入改良主义的轨道，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受到严重的曲解。这样，就出现了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极端严重的内部危机。所以，列宁说：“坚决反对这种瓦解，为保卫马克思主义基础而进行坚决顽强的斗争，又成为当前的迫切任务了。”^①

列宁提出的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创造性地应用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同一任务的不同方面。创造性地应用和发展，必须以坚持、保卫马克思主义

^① 《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01页。

的基础为前提。同时，只有创造性地应用、发展，才能彻底粉碎对马克思主义的篡改，真正保卫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列宁在总结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而提出的这些深刻思想，对于澄清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所造成的影响，纠正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曲解，克服马克思主义所经受的危机，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都有极其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二、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在斗争中发展的原则，揭示修正主义产生的根源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这篇著作中，回顾了马克思主义的战斗历程，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同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斗争的必然性。同时还强调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在其生命的途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当然也是如此。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同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不可知论进行斗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无产阶级服务的，它科学地揭示了自然界、社会历史和人类思维发展的客观规律，给无产阶级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鼓舞无产阶级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斗争。因此，它必然要遭到资产阶级及其教授们的攻击。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和巩固，必然使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攻击更为频繁，更加剧烈”^②。而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同资产阶级反动学说的频繁、剧烈的斗争中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发展的。

①②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1页。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还要同在工人运动内部的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进行斗争，在斗争中不断地巩固和发展。列宁回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程，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1844年产生以来的头半个世纪中，一直在同与它根本对立的理论进行斗争。四十年代前半期它清算了激进青年黑格尔派，四十年代末批判了蒲鲁东主义，六十年代战胜了巴枯宁主义，七十年代初批判了蒲鲁东主义者米尔柏格，七十年代末批判了实证论者杜林等等。通过这些斗争，到上一世纪九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欧洲一切先进国家的工人中已取得了统治地位。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马克思主义创立五十年后，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就又同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进行了斗争。

列宁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修正主义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也是不可避免的。他指出，首先，小资产者阶层在工人队伍内部的存在是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小资产者阶层总是不断地被抛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就会不断地渗入广大工人队伍，而产生出修正主义。其次，不能全面地把握资本主义发展的辩证性质，即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矛盾运动，是修正主义产生的认识根源。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曾经起过进步的作用，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但它发展到一定阶段又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它一方面把工人组织起来，培养训练他们；另一方面又压迫剥削他们。它一方面在发展和巩固自己；另一方面又自己替自己造成了掘墓人，自己造成新制度的因素。因此，如果不能全面地把握它，而把它的某种特点加以夸大，发展成片面的理论和片面的策略体系，就会导致修正主义。第三，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是产生修正主义的思想根源。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发展速度的不同，“落后的或发展速度落后的经济关系，往往使一些拥护工人运动的人只能领会马克思主

义的某几方面，只能领会新世界观的个别部分或个别口号和要求，而不能坚决抛弃一般资产阶级世界观，特别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世界观的一切传统思想。”^①最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策略的改变，也是工人运动中产生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资产阶级经常交替采用暴力镇压和改良让步两种方法维持其统治。当它主要采取暴力的方法时，容易产生无政府工团主义；当它主要采用改良方法时，容易产生机会主义。特别是资产阶级在工人内部有意识地培植收买工人贵族，寻找其代理人，修正主义就必然地滋长出来。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工人运动中取得统治地位以后，仍然必须在同工人队伍内部的修正主义哲学的斗争中，在克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对无产阶级的侵蚀和影响中，才能得到发展。

三、必须识别、批判披着伪装的假马克思主义

列宁在总结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发展的历史经验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②在马克思主义产生后的第一个五十年里，各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理论和机会主义的思潮，都在自己的旗帜之下同马克思主义公开对抗。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先后在各 国建立，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已经无条件地战胜了工人运动中的其他一切思想体系，成为国际无产阶级公认的指导思想。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被马克思主义所排挤出去的各种敌对学说，便开始找出路，它们丢掉自己独立的旗帜，改头换面，装扮成马克思主义，继续同马克思主义

① 《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93页。

② 《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39页。

作斗争。这就是十九世纪末所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反马克思主义派别，即伯恩斯坦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者借口时代的变化，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已经过时”，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修正。他们事实上完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但在口头上却百般狡辩，企图避开问题的实质，企图掩盖他们的背叛行为。列宁说：“日益巧妙地伪造马克思主义，日益巧妙地把各种反唯物主义的学说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这就是现代修正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策略问题上和一般哲学（认识论和社会学）上表现出来的特征。”^①“跪着造反”，这就是修正主义的特点。因此，要在新的情况下捍卫、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识别这种伪装的马克思主义，并且批判地战胜它们。

列宁总结同装扮成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斗争的经验，全面地揭露了修正主义的内容、实质。他指出，修正主义的思想内容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反映，它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掩盖下的资本主义思潮。在哲学方面，修正主义跟在资产阶级教授的屁股后面跑，用新康德主义冒充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用庸俗的进化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修正主义声称垄断给资本主义提供了消除危机的可能性，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矛盾日趋缓和和减弱，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理论不能成立了，等等。在政治方面，他宣称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普选制已把阶级斗争的根据消灭，国家不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完全放弃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放弃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列宁对修正主义的特点、实质、内容的分析，对于同披着各种伪装的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①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37页。

四、必须批判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哲学

列宁指出，修正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哲学教授的追随者和应声虫。他们直接把资产阶级的时髦哲学拿来冒充和代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十九世纪末修正主义产生的时候，他们跟在新康德主义者后面，用新康德主义代替辩证唯物主义。资产阶级哲学教授们歪曲和利用自然科学的新发现，标榜自然科学的哲学，他们就重复着这些教授的腔调，宣扬“最新自然科学的哲学”、“二十世纪自然科学的哲学”。资产阶级教授们蔑视黑格尔，把他一脚踢开，宣扬比黑格尔更浅薄、庸俗的唯心主义，他们就跟着爬到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泥潭里去，“用‘简单的’（和平静的）‘进化论’去代替‘狡猾的’（和革命的）辩证法”^①。在社会历史观方面，资产阶级教授们宣扬社会唯能论、生物社会学，他们就用这些谬论冒充历史唯物主义，把“能量”、“进化”等词句硬套到马克思的理论上去。可见，哲学修正主义就是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来修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因此，反对哲学修正主义的斗争，必须同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斗争结合起来。列宁在自己的活动中，正是这样贯彻的。他通过全面地深刻地分析、批判马赫主义哲学，揭露和粉碎了波格丹诺夫之流用唯心主义篡改马克思主义哲学，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的图谋。列宁对哲学修正主义的内容和一般特征的分析，深刻地揭露了哲学修正主义的理论来源和实质，为彻底批判哲学修正主义的谬论指出了斗争的方向，提供了锐利的武器。

^①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页。

简短的结论

在俄国 1905 年革命前后这个时期(1903--1914)中,列宁、斯大林等不仅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纯洁性,而且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总结了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果,提出和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三个重要结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真理论的两个问题;明确地提出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区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原理,以及实践的观点应该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原理;进一步阐明了认识的相对性原理,以及辩证法和相对主义的联系和区别,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论、感觉论和两条基本哲学路线的对立等,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列宁总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哲学的党性原则和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发展的原则。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正是在批判马赫主义和哲学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实现的。这就证明了列宁提出的哲学党性原则的正确性,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哲学和修正主义哲学的斗争中发展的。

第 八 章

列宁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 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 丰富和发展唯物辩证法

(1914—1917年)

1914—1917年，是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建立俄国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二国际大部分领袖堕落为修正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这个时期，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斗争十分尖锐。斗争主要是围绕要不要反对和怎样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展开的。在斗争中，列宁为了进一步掌握分析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批判修正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理论武器，深入地研究唯物辩证法，写下了《哲学笔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和《国家与革命》等光辉著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第一节 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伯恩施坦、考茨基修正主义的斗争，突出了唯物辩证法问题。《哲学笔记》的写作及其意义

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首领，用庸俗进化论代替唯物辩证法，宣扬改良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他们还用诡辩论篡改唯物辩证法，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为他们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叛卖行为作辩护。因此，在哲学上，唯物辩证法同庸俗进化论、诡辩论的斗争日益突出。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国际的破产

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帝国主义疯狂扩军备战，战争危机日益严重。从1911年开始，局部性战争连年发生，世界大战有一触即发之势。

1914年6月28日，奥国皇太子斐迪南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爱国分子炸死。这个事件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战争的根本原因，是各帝国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经济力量较强的后起帝国主义国家要求重分殖民地。战争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帝国主义国家害怕正在到来的革命浪潮的冲击，想通过对外战争来稳住自己的反动统治。

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使第二国际各个党面临着严重的考验。在这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第二国际大多数党的领导人反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暴露无遗，先后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他们公开站在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立场上，重复帝国主义者散布“保卫祖国”的谎言，并在“国内和平”的口号下，强迫无产阶级同本国的资产阶级合作，煽动各国无产阶级为资产阶级利益而互相残杀。他们歪曲和伪造马克思主义，来为自己背叛无产阶级革命原则的行为辩护。交战国双方的社会民主党人也成了两个敌对的集团。列宁指出：“第二国际（1889—1914年）大多数领袖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意味着这个国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破产。”^①第二国际大多数领袖的堕落，是他们政治上顽固地追随资产阶级，理论上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篡改唯物辩证法的必然结果。

在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是政治上比较成熟、理论上比较正确、组织上比较健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面对第二国际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的现实，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团结其他国家的左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二、列宁为分析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 批判修正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集中地 深入地研究唯物辩证法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宁于九月五日迁往中立国瑞士的伯尔尼。在这里，列宁充分利用时间和伯尔尼图书馆的丰富资料，深入地研究唯物辩证法。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

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帝国主义时代各种矛盾，揭示帝国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需要唯物辩证法的武器。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各种矛盾激化的结果，同时它又加剧了各种矛盾。要科学地

^① 《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1卷，第2页。

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必须揭示帝国主义矛盾的特点及其运动规律，而这就需要掌握、运用唯物辩证法的锐利武器。在研究辩证法的过程中，列宁于1916年7月写成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一划时代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列宁第一个根据马克思《资本论》中所阐述的基本原理，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矛盾的本质，揭示了帝国主义形成、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和导致战争的必然性。

其次，面对世界大战的现实，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要制定正确的路线和策略，需要唯物辩证法的指导。用辩证法分析战争与和平、战争与革命的关系，制定无产阶级的路线、方针和策略，这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政治思想方面的重要任务。

列宁运用唯物辩证法揭示了战争与和平互相排斥、互相依存和互相转化的关系。战争是平时时期政治的继续，和平是战争时期政治的继续。战争与和平是帝国主义国家推行侵略政策时两种交替使用的形式。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列强战前实行掠夺殖民地、压迫异族、镇压工人运动等反动政策的继续。因此，决不能用追究谁挑起战争的责任去抹煞战争双方的帝国主义性质，而必须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原则立场。

列宁还具体分析了战争与革命的关系，指出战争是私有制社会的产物，是社会矛盾激化的表现，因而战争与和平也是互相联系，互相转化的。列宁认为，不能无条件地反对一切战争，而是要先弄清楚这个战争具有什么样的阶级性，它是由什么引起的，它是由哪些阶级进行的，它是由什么样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人剥削人的现象，无产阶级就不能反对一切战争，而是要通过革命战争，夺取政权，达到消灭剥削，最后消灭一切战争。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无产阶级就要用国内革命战争来结束帝国主

义战争，使战争转化为和平。所以列宁说：“没有革命的发展，战争是结束不了的。”^①

再者，为了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庸俗进化论和诡辩，也需要唯物辩证法这个锐利武器。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政治上的堕落，必然导致理论上的谬误和背叛。他们跟在资产阶级哲学教授的屁股后面跑，阉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革命灵魂，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冒充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列宁在研究辩证法的过程中，十分注意飞跃与进化、革命与改良的关系，辩证法与诡辩论、折中主义的关系，尖锐地指出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是玩弄诡辩术的老手，揭露他们把辩证法变成最卑鄙最下贱的诡辩术。

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列宁这个时期哲学研究的重点集中在辩证法方面。列宁研究了从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思想发展的历史，并着重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真地阅读了黑格尔的《逻辑学》、《哲学史讲演录》、《历史哲学讲演录》、《小逻辑》等著作，写下大量的摘要、札记、评语和短文。他在这一时期写下的哲学笔记共有八本之多，这些笔记就是后来在1933年出版的、以《哲学笔记》为名称的著作的主要内容。这些哲学笔记虽然主要是为自己进一步研究而写的，但内容却极其丰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宝贵财富。

在《哲学笔记》中，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上，以辩证唯物论为指导，进一步批判地研究黑格尔哲学，从中发掘了许多珍贵的辩证法的思想资料。列宁说：“我总是竭力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读黑格尔的著作：黑格尔学说是倒立的唯物主义（恩格斯的说法）——就是说，我大抵抛弃神、绝对、纯粹观念等等。”^② 列宁还把对辩证法的研究和批判机会主义结合起来，着

① 《战争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第92页。

②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104页。

重批判了机会主义者否认矛盾，否认辩证法和认识论的一致以及玩弄诡辩、折中主义等错误，显示了辩证法的批判的革命的本质。

列宁还总结了人类认识发展史和反对机会主义斗争的经验，明确地提出了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辩证法和认识论、逻辑是统一的等光辉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可以说，列宁的《哲学笔记》和这一时期的其他有关著作，把唯物辩证法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第二节 列宁全面地研究了两种根本对立的的发展观，明确提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

黑格尔的辩证法是辩证法史上的集大成者，列宁根据新的实践和新的经验对它进行批判地研究，进一步揭示了辩证法的丰富内容，明确地提出了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实质、核心，论述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发展观的根本对立，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机会主义提供了锐利的理论武器。

一、批判地研究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全面地探索辩证法的要素

列宁在研究哲学的过程中，特别注重研究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努力发现、吸取其中的合理内核。他指出：“黑格尔逻辑学的总结和概要、最高成就和实质，就是辩证的方法”。^①

^①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53页。

列宁对辩证法的研究,首先注意探索辩证法的要素,也就是探索辩证法的内容。辩证法作为最完整、最深刻而毫无片面性弊病的发展学说,究竟具有那些内容?这是列宁十分关注的问题。

1914年7—11月,列宁写作《卡尔·马克思》一文时,对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作了概括。他指出,发展是在更高的基础上重复以往的阶段,是按螺旋式进行的;发展是飞跃式的,渐进过程的中断,量到质的转化;事物内部各种相互作用的力量和趋势的矛盾、冲突造成发展的内因;每种现象的一切方面都是互相依存,互相联系的,形成统一的有规律的世界运动过程等,这就是内容十分丰富的辩证法的几个特点。在这里,列宁强调辩证法的内容十分丰富,而他所揭示的只是它的几个特点,从而表明他对辩证法内容的研究并没有结束。

在研究黑格尔《逻辑学》一书的过程中,列宁进一步探索了辩证法的内容,并且提出了辩证法要素十六条,发展了《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关于辩证法特点的思想。

黑格尔在《逻辑学》第三册的〈绝对观念〉一章(即第三篇的第三章)中,论述了“绝对认识”的方法。他反对某些具体科学把分析与综合割裂开来,认为哲学的方法,即绝对认识的方法,本身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他说:“这个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判断的环节,——由于它(环节),那最初的普遍性〔一般概念〕从自身中把自己规定为对自己的他者,——应当叫做辩证法的环节。”在这段话的旁边,列宁批注:“辩证法的规定之一”,而这段话的下面又作了批语:“规定不是明确的!!!”^①从这些批语中可以看到,一方面,列宁认为黑格尔关于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绝对认识的方法的论述,涉及了辩证法的规定(即辩证法的要素),值得重视;另一方面,

①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7页。

列宁又认为由于思辨唯心主义的影响，黑格尔对辩证法规定的论述是不明确的。因此，列宁对黑格尔这段话所包含的合理内核作了唯物主义的改造和阐发，提出了最初的辩证法的三点要素：

“（1）从概念自身而来的概念的规定〔应当从事物的关系和它的发展去观察事物本身〕；

（2）事物本身中的矛盾性（自己的他者），一切现象中的矛盾的力量和倾向；

（3）分析和综合的结合。

大概这些就是辩证法的要素”。^①

这三点，实际已经说到了辩证法的客观性、普遍联系和发展原则，对立统一规律以及认识的辩证方法等基本内容。列宁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把它加以具体化，加以展开，提出了辩证法要素十六条。^②

列宁提出辩证法要素十六条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开始，列宁把最初的三点具体化为第一至第七条，后来列宁感到这七条的内容还不够全面，于是补充了五条。最后，列宁再补充了四条。辩证法要素十六条，从内容上分析，实际上包括了四个方面。

（一）第一条突出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基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坚持观察的客观性，即要求按照客观事物本来的样子去认识事物，而不要附加任何的外来成份或主观臆想。这就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划清了界限。要真正坚持观察的客观性，就必须做到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也就是说，只有看到事物的全体，把握事物的本质和主流，才能如实地反映事物本身的辩证法。

（二）第二、三、八条强调了事物普遍联系和自己运动的特

①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8页。

② 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8—239页。

征。客观地考察事物,就可以看到每个事物、现象都具有多种多样的关系,事物、现象、过程之间又是互相联系的。事物是多种多样的关系的总和,世界是事物、现象、过程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客观地考察事物的联系,又可以看到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事物、现象、过程之间的联系,实际上就是它们之间的相互转化和发展。事物、现象、过程之间是通过运动、变化而联结起来的,而事物的运动又是自身的运动。这种自身的运动,使事物得以产生、存在和发展,因而就是事物自身的生命。自身的运动一结束,事物的生命也就结束。是否承认事物的普遍联系和自己运动,这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重大分歧之一。

(三) 第四、五、六、九、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条揭示了事物运动的根源和普遍规律以及规律之间的相互关系。事物为什么是自己运动和为什么能自己运动?这是因为事物内部具有相互矛盾的倾向或方面,事物、现象、过程等就是对立面的总和与统一。这些对立面、矛盾的倾向的斗争或展开,使每个规定、质、特征、方向、特性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这就是事物的运动、发展。事物的运动、发展是有规律的。在事物运动的普遍规律中,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辩证法最主要的特征。所有的辩证法规律互相联系,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反映了世界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组成了一幅辩证统一的有规律性地发展的世界图画。

(四) 第七、十、十一、十二条揭示了认识的辩证法。认识是一个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过程,是从不知到知,从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的无限发展过程,是由现象到本质,由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加深刻的本质的无限深化的过程。认识的辩证法是事物的辩证法的反映,事物的辩证法规定认识的辩证法。

列宁关于辩证法要素的研究和辩证法要素十六条的提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它表明辩证法是活

生生的不断发展的和具有多方面丰富内容的科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辩证法时,研究和提出了辩证法的对象,主要规律和范畴等。在这里,列宁探讨了辩证法的丰富内容的更多方面:事物辩证法和认识辩证法,辩证法的普遍联系和自己运动,辩证法的规律、范畴等。其次,它揭示了辩证法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表明辩证法是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马克思、恩格斯着重研究了辩证法三个主要规律的基本内容,列宁在集中考察对立统一规律内容的同时,进一步探索了主要规律之间、规律与范畴之间的关系,从而抓住了辩证法的实质、核心。第三,它表明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研究辩证法的内容、体系、结构,是发展辩证法的重要任务和重要途径。列宁的辩证法要素十六条,提供了一个研究和论述唯物辩证法的科学体系的初步纲领,但并没有结束对辩证法的研究。它只是为进一步研究、发展辩证法开辟了道路。

二、反对把对立面的同一当做实例的总和,确立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列宁在总结辩证法要素十六条时指出:“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①还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②列宁明确地规定了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贡献。

列宁所以能作出这个重大贡献,绝不是偶然的。这是 he 根据当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总结当时工人运动实践经验,继

①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0页。

② 《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11页。

承、发挥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思想，批判地研究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剖析黑格尔的思辨的辩证法时，谈到了辩证运动的实质问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肯定了所谓矛盾辩证法在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黑格尔也曾说：“本来意义上的辩证法”，就是“在对象的本质（自身）中（揭露）（发现）它（这本质）自身所具有的矛盾”。^① 这些思想对于列宁明确地概括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论断，显然是具有极大的启发和帮助的。

列宁为了明确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深入地研究了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规律的丰富内容，以及它和其他辩证法规律的关系。

首先，列宁探讨了这个规律的表述问题。他指出：“对立面的同一（它们的‘统一’，也许这样说更正确些吧？虽然同一和统一这两个名词在这里并没有特别重大的差别。在一定的意义上两个名词都是正确的），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② 又说，对立面的统一就是“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③。这些论述表明：对立统一规律就是指对立面之间既对立又统一这样两个方面的含义。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把这个规律表述为“对立的互相渗透的规律”。但列宁在世时，《自然辩证法》尚未公开出版，列宁不可能了解、吸收其中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列宁独立作出的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规律的表述，直到现在仍然显示出它的科学性。

其次，列宁探讨了对立面的同一的问题。他说：“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同一的、是互相转化的，——为什么人

^① 转引自《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7页。

^{②③} 《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11—712页。

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当做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当做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①列宁认为，对立面的同一，对立面的一致，对立面的互相依赖，对立面的互相转化，显示了事物的可变性、灵活性，因而在辩证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辩证法作为一种学说，就应该研究对立面怎样能够同一和怎样形成同一，研究同一的条件性和相对性，研究在认识、思维、概念中怎样正确地反映、运用对立面的同一性。他还强调指出，客观地运用这种同一性，这就是辩证法。

列宁在研究对立面的转化时，提出了区别辩证的转化和非辩证的转化的问题。首先，辩证的转化在于它的条件性。自然和社会中一切事物的界限都是可变动的，但是它们的转化必须具备一定的客观的具体的条件。离开客观的和具体的条件去讲对立面的转化，那是非辩证的转化。其次，辩证的转化在于飞跃，在于矛盾性，在于渐进过程的中断，在于存在和非存在的统一。事物的转化是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转化表现为渐进过程的中断、飞跃，即一种质变为另一种质。离开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和飞跃谈转化，那就是非辩证的转化。列宁关于区分两种转化的思想，是十分深刻的。

列宁还探讨了对立面的斗争以及它和对立面的统一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对立面的斗争就是它们之间的互相矛盾、互相排斥。列宁揭示了对立面的斗争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明确指出：“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②因为发展实际上就是对立面的转化，而对立面的转化则是对立面的互相排斥、互相斗争的结果。

列宁认为，既要看到对立面的斗争和对立面的同一的联系，也要看到它们之间的区别。他指出：“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

①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1页。

② 《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12页。

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①列宁关于对立面的斗争和对立面的统一的相互关系的思想,对于区分辨证法和诡辩论、相对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辩证法要求既看到它们的区别又看到它们的联系,从同一中把握对立,从相对中把握绝对。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辩证的东西就是要“在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②又说:“对于客观的辩证法说来,相对中有绝对。”^③而诡辩论和相对主义则把它们完全割裂开来,用同一否定对立,用相对否定绝对。

列宁还进一步探讨了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的地位。他指出,只有对立统一规律才能正确地说明事物自己的运动,正确地说明事物运动的源泉、动力。而离开对立统一规律,就会把运动的动力、源泉转移到神或主体那里去,不仅不能辩证地说明、把握事物的运动,而且还要导致否认辩证的运动。列宁还从辩证法规律之间的关系方面探讨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问题。他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论述过的辩证法的三个主要规律中,对立统一规律是最主要的。关于量变质变的规律,列宁明确地指出它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实例”,即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的实在的表现和例证。关于否定的否定规律,列宁更作了具体的分析,他说:“对于简单的和最初的‘第一个’肯定的论断、论点等等,‘辩证的环节’,即科学的考察,要求指出差别、联系、转化。否则,简单的、肯定的论断就是不完全的、无生命的、僵死的。对于‘第二个’否定的论点,‘辩证的环节’要求指出‘统一’,也就是指出否定的东西和肯定的东西的联系,指出这个肯定的东西存在于否定的东西之中。从肯定到否定——从否定

① 《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12页。

②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97页。

③ 《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12页。

到与肯定的东西的‘统一’，——否则，辩证法就要成为空洞的否定，成为游戏或怀疑论。”^①这就是说，肯定包含否定的因素，肯定又存在于否定中，否定与肯定是统一的，它们是对立统一规律的特殊表现。列宁在理论上概括了否定的否定规律的特点，指出它着重规定事物发展的螺旋式和仿佛是向旧的东西的回复，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否定的否定规律的思想。事物的发展为什么会出现仿佛回到出发点的特征呢？列宁认为这是事物内部对立统一造成的辩证否定所规定的。辩证的否定不是单纯的否定，它同时是一种规定。作为联系的环节，它也包含着肯定。他说：“一般说来，运动和生成可以不重复，不回到出发点，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运动就不是‘对立面的同一’。”^②可见，离开对立的统一，就没有辩证的否定，没有发展的螺旋式。列宁还揭示了辩证法的范畴相互之间的辩证关系，阐明了它们的矛盾性和相互转化。这样，列宁关于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已经不是天才的猜想，而是建立在科学的分析、研究的基础上的。

列宁不仅确立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而且指出，它既是客观事物的普遍规律又是思维的普遍规律。列宁在说明“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倾向”^③时，特地在“一切”两字下面打了着重号。在该文的另一处，列宁专门指出：“对于辩证法的这一方面，通常（例如普列汉诺夫）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对立面的同一被当做实例的总和”^④。

我们知道，普列汉诺夫虽然在宣传唯物辩证法方面有一定的贡献，但他并不真正了解对立统一规律。他在分析问题时只是满

①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4—245页。

② 《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389页。

③④ 《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12、711页。

足于一般的举例，缺少理论的分析 and 概括，其结果便把内容极其深刻而又丰富的对立统一规律当成实例的总和，从而乃至否认它是自然、社会、思维的普遍规律。普列汉诺夫还反对把对立统一规律作为认识事物的方法。他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书中说：“谁愿意深入辩证过程的本质，而从考查每个特定的发展过程中衔接的现象的对立性的学说开始，那他将是从不适当的一头去对待事情。”^①那么从何入手呢？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应当从旧形式如何为新形式所否弃方面去研究，由一定的内容所产生的形式不断革新的理论才是辩证法的主要部分。列宁指出：“普列汉诺夫关于哲学（辩证法）大约写了近一千页的东西（别尔托夫+反对波格丹诺夫+反对康德主义者+基本问题等等）。其中关于大逻辑，关于它、它的思想（即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本身）却一字不提！”^②可见，普列汉诺夫不了解对立统一规律，也就不可能正确理解、掌握、运用辩证法。

三、批判形而上学的庸俗进化论， 深刻阐明辩证法和形而上学 两种发展观的根本对立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为了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谬论，拣起了资产阶级的庸俗进化论，作为他们的理论武器。

庸俗进化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它产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已经深刻地揭露了自然界和社会发展的辩证规律，马克思主义已经深入人心的情况下，资产阶级为了对抗唯物辩证法而提出的。它的代表人物有英国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一卷，第641页。

②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307页。

的赫·斯宾塞(1820—1903)等人。他们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庸俗化,用来反对革命。他们只承认事物发展过程中量的增加和位置的移动,而不承认有质变,也不承认事物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他们还把这种反科学的庸俗进化论拿去解释社会生活现象,认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只有缓慢的进化,而不会发生社会革命。因此,在理论上,庸俗进化论是反科学的形而上学发展观,他们竭力否认社会革命,主张点滴的改良,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理论基础,也是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鼓吹“阶级调和”的理论依据。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斯坦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要“用‘简单的’(和平静的)‘进化论’去代替‘狡猾的’(和革命的)辩证法”^①。在伯恩斯坦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自然而然的会“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不需要工人阶级用暴力去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伯恩斯坦认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修正主义者临时应付,迁就眼前事变,忘记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了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

列宁总结了人类认识史和批判庸俗进化论的经验,于1913年写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他指出,辩证法是“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②1915年,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又进一步发挥了这一重要思想。他指出:“有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

①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页。

②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42页。

间的互相关联)。

“根据第一种运动观点，自己运动，它的动力、泉源、动因都被忽视了(或者这个泉源被移到外部——移到神、主体等等那里去了)；根据第二种观点，主要的注意力正是放在认识‘自己’运动的泉源上。

“第一种观点是死板的、贫乏的、枯竭的。第二种观点是活生生的。只有第二种观点才提供理解一切现存事物的‘自己运动’的钥匙，才提供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①

列宁的论述坚持了对立统一规律，阐明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发展观的对立，从根本上粉碎了庸俗进化论。

首先，列宁肯定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坚持、捍卫了事物自己运动的原则，有力地批驳了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和唯心主义的创世说。世界为什么会运动？事物变化、发展的泉源、动力在那里？这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发展观对立的焦点。形而上学把事物的运动看成外力作用的结果，把运动的源泉移向事物的外部，这就根本否定了事物自己的运动，甚至滑向宗教神学的创世说。列宁认为，事物的发展是事物对立双方又同一又斗争的结果，这就深刻地揭示了事物运动的泉源在于事物的内部，正确地反映了世界自己运动的图景。

其次，列宁肯定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科学地解答了事物是怎样运动的问题，揭示了事物运动的辩证途径。形而上学认为事物的变化只是点滴的量变和缓慢的进化，这是否定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的必然结果。坚持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观点，就可以看到事物的变化，既有量变又有质变，既有进化又有飞跃，量变必然导

①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12页。

致质变，进化必然导致飞跃，从而实现事物的发展。庸俗进化论只承认量变、进化，否认质变、飞跃，因而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发展。

第三，列宁肯定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深刻地揭示了事物的发展是前进、上升的运动，是新事物对旧事物的否定，是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有力地批驳了形而上学认为事物的发展是重复和量的增减的错误观点。

列宁关于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的阐述，深刻地揭示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发展观的根本对立，彻底批判了庸俗进化论的错误，同时丰富和深化了恩格斯关于“运动就是矛盾”的思想。

四、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诡辩论， 阐明辩证法和诡辩论的联系与区别

诡辩论是一切机会主义共同的方法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理论权威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之流在为帝国主义战争辩护的时候，也拣起了诡辩论这个破烂货来偷换革命的辩证法，妄图达到欺骗群众的目的。列宁在对诡辩论进行深刻批判的过程中，同时阐明了辩证法与诡辩论的联系与区别。

列宁说：“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达到了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这种灵活性，如果加以主观的应用=折衷主义与诡辩。客观地应用的灵活性，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的灵活性，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①列宁的话，说明了辩证法与诡辩论的联系在于：它们都承认应用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二者的主要区别则在于：辩证法客观地应用这种灵活性，因而正确地反映了物质过程

^①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2页。

的全面性及其统一。诡辩论主观地运用这种灵活性，因而歪曲客观世界的联系及运动的本来面目。所以说，辩证法是通向诡辩论的桥梁。列宁为了彻底揭露机会主义者应用诡辩论为帝国主义战争辩护的错误，对诡辩论的特点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进一步揭示了辩证法和诡辩论的区别。

列宁指出，诡辩论首先一个特点在于把概念的灵活性加以主观的应用，抹煞概念的客观内容。这样，列宁从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揭露了诡辩论的唯心主义本质。唯物辩证法认为，概念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因此要求在观察问题时坚持反映论，不能任意的夸大、缩小或改变概念的客观内容。分析战争问题，就要对各个不同时代不同的战争作具体的分析。可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为了迎合资产阶级的需要，离开战争的具体历史条件和具体的阶级内容，主观地运用“保卫祖国”的口号，结果成了帝国主义的帮凶。马克思主义并不一般地反对“保卫祖国”的口号。但是，应用这个口号时，必须正确地理解、把握这个口号确定的客观的内容。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之流所鼓吹的“保卫祖国”，是为了捍卫这些或者那些帝国主义“大”国掠夺殖民地或压迫异族人民的“权利”。这种“保卫祖国”的叫嚷，完全是离开客观内容而玩弄概念的诡辩。

列宁指出，诡辩论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只抓住事物的表面相似之处，否认事物有机的内在联系。唯物辩证法要求在观察问题时，要揭露事物内在的本质和规律，反对表面地和片面地看问题。可是，诡辩论者与此相反，他们根据自己主观的需要，随意地抽取客观事物中某些表面相似的片断，把它人为地硬凑在一起，来证明自己所需要的“结论”。列宁在批判诡辩论时指出：它“离开事变的内部联系而抓住事件的表面相似之处”^①。

① 《俄国的休特古姆派》。《列宁全集》第21卷，第99页。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援引马克思对1870年战争的策略；德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援引1891年恩格斯关于德国同俄法两国发生战争时，德国社会党人应当保卫祖国的声明；那些想调和国际沙文主义并使之合法化的考茨基类型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则援引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虽谴责战争，可是在1854—1855年，1870—1871年和1876—1877年，每当战争终于爆发的时候，他们总是站在交战国的这方或那方。列宁在驳斥这些谬论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切诡辩家的手法向来是：引用一些分明与当前实际情况根本不符的例子来作证。”^①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引证是把对资产阶级进步的 and 民族解放的战争的评价搬来评价现代帝国主义战争，这是对真理的嘲弄，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观点的歪曲，是为了讨好资产阶级而替帝国主义战争辩护。

列宁指出，诡辩论再一个特点，就是竭力混淆事物联系中的主要和次要、本质和现象之间真实的辩证关系。唯物辩证法要求在观察问题时要抓住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可是，诡辩论者为了满足主观的需要，经常把次要的方面加以无限夸大，把它说成是主要的，把现象说成是本质。考茨基曾经用宣扬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纯粹的”帝国主义战争，来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坚持“保卫祖国”的可耻行径辩护。

列宁尖锐地批判了考茨基的所谓战争不是“纯粹”帝国主义战争的诡辩。如果单从塞尔维亚反对奥地利的战争来看，那确实具有民族解放的性质。但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容许对事物作孤立的即片面的歪曲的考察。塞奥战争的民族因素对全欧的战争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重要意义的。”^②辩证法要求在观察问题

①② 《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二卷，第627、642页。

时从整个时代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全局出发，从决定事物性质的最主要之点着眼。考茨基抓住枝节，用次要的东西冒充主要的东西，进而歪曲事物的本质，这是把辩证法变成最卑鄙最下贱的诡辩论。

在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理论权威们的斗争中，列宁不但在政治上、理论上驳倒了他们的诡辩，而且在哲学上划清了辩证法和诡辩论的界限，分析了诡辩论产生的认识根源，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

第三节 列宁反对割裂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错误，指出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在《哲学笔记》中，列宁不仅全面地分析了客观世界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辩证法，指出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而且深入考察人类认识的辩证运动，揭示了认识过程的辩证法，分析了唯心主义产生的认识根源，并且精辟地指出：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从而大大推进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也进一步丰富了辩证法。

一、反对割裂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形而上学观点，指出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是统一的

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形势下，无产阶级怎样分析世界范围内的矛盾，这不仅是辩证法问题，而且也是一个认识论问题。第

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不仅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来冒充辩证法，他们也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把认识论和辩证法割裂开来。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列宁也应用辩证法深入研究了人类的认识运动。

列宁认为，“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①这就是说，旧唯物主义认识论不了解认识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由不知到知，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的辩证发展过程，把认识论和辩证法割裂开来了。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认识在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辩证规律，把认识论和辩证法结合起来了，第一次把认识看做是个无限发展的过程，从而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普列汉诺夫却看不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跟旧唯物主义认识论之间的根本区别。他说：“马克思的认识论实际就是费尔巴哈的认识论。”^②列宁在批判普列汉诺夫的这个根本错误时指出：“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可是，“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本质）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至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③列宁的批评说明，怎样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在当时是有着十分迫切意义的。

列宁指出，辩证法之所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因为“辩证法是人类的全部认识所固有的”^④。认识本身是一个不断地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列宁说：“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没有止境的接近。自然界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应当了解为不是‘僵死的’，不是‘抽象的’，不是没有运动的，不是没有矛盾的，而是

① 《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15页。

②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三卷，第147页。

③④ 《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14页。

处在运动的永恒过程中，处在矛盾的产生和解决的永恒过程中的。”^①认识的辩证法、概念的辩证法是事物的辩证法的反映，事物的辩证法创造概念的辩证法。人的认识和被认识的事物一样，是历史的发展的东西，是按同样的辩证规律发展的。

辩证法之所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还在于辩证法本身就是认识事物的科学方法。列宁就是把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当作认识的规律和方法看待的。认识运动中包含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如客体和主体、实践和认识、感性和理性、现象和本质、个别和一般等，这都是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论及的认识过程的矛盾。列宁指出，认识总是从个别开始的，从个别进到一般。这是因为个别和一般是对立的同一，个别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个别就是一般，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一般是个别的一部分或本质，个别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等等。所以，不懂得辩证法，不懂得对立统一规律，也就不可能懂得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列宁在提出了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论断的同时，还研究了辩证逻辑，研究了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三者的关系问题。

在哲学史上，黑格尔是第一个比较系统地研究了辩证逻辑的哲学家。但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是唯心主义的，我们“不能原封不动地应用黑格尔的逻辑，不能把它现成地搬来。要挑选出其中逻辑的（认识论的）成分，清除掉它的神秘观念；这还是一项巨大的工作。”^②列宁十分重视研究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他用了巨大的精力和时间，批判地继承了其中的“合理内核”。

列宁首先提出了辩证逻辑的科学定义。他说：“逻辑不是关于

①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8页。

②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93页。

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
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及对它的认
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换句话说，逻辑是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
总计、总和、结论。”^①列宁这里所说的逻辑就是辩证逻辑。列宁的
这个辩证逻辑定义，是在总结人类认识史，特别是在批判地研究黑
格尔唯心辩证法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按照这个定义，所谓辩证逻辑，
就是指整个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的学说；也就是关于整个世界及
对它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又可以说，它是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
总计、总结论。列宁的辩证逻辑定义告诉我们：辩证逻辑和辩证
法是一致的，辩证逻辑把辩证法应用于思维科学，给思维和认识学
说带来发展变化的思想。辩证逻辑就是关于概念和认识的辩证
法，辩证逻辑是人类认识史的概括和总结，是概念、范畴发展的历
史的概括和总结。

列宁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中，概念的辩证法是客观
事物辩证法的反映。因此，它和黑格尔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
概念辩证法有着本质的区别。列宁说：“如果一切都发展着，那末
这点是否也同思维的最一般的概念和范畴有关？如果无关，那就
是说，思维和存在不相联系。如果有关，那就是说，存在着具有客
观意义的概念的辩证法和认识的辩证法”。^②列宁还说：“概念的关
系(=转化=矛盾)=逻辑的主要内容，并且这些概念(及其关系、
转化、矛盾)是作为客观世界的反映而被表现出来的。事物的辩证
法创造观念的辩证法，而不是相反。”^③这就是说，辩证逻辑要求在
反映客观事物时，要善于应用概念、判断、推理的形式，把客观事物
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有规律的过程概括地表现出来，把现实事物

①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89—90页。

②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80页。

③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0页。

的矛盾及其转化表现出来。在这个反映过程中，要求辩证逻辑的理论系统和客观事物发展的基本线索相适应。也就是说，辩证逻辑在反映客观事物的发展过程时，要舍去那些错综复杂的偶然因素，把握发展过程中那些本质的和主流的东西。

列宁还认为，辩证逻辑的概念不仅是客观的反映，而且是处在运动变化之中的。他指出：“概念不是不动的，而就其本身，就其本性来讲=转化。”^①人的概念并不是不动的，而是永恒运动的，相互转化的，往返流动的；否则，它们就不能反映活生生的生活。对概念的分析、研究，始终要求研究概念的运动、它们的联系、它们的相互转化。概念是处于运动之中的，概念本身就包含着运动，是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的统一。列宁认为，这是概念的真实本质，是辩证逻辑的主要内容。

✓ 列宁关于辩证逻辑的论述，说明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实质上是同一个东西。他在论述《资本论》的逻辑时指出：“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②

列宁指出，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的统一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它们是统一的，但仍然存在差别。“逻辑学是关于认识的学说，是认识的理论，认识是人对自然界的反映。但是，这并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完全的反映，而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即概念、规律等等的构成、形成过程，这些概念和规律等等（思维、科学=‘逻辑观念’）有条件地近似地把握着永恒运动着的和发展着的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性。在这里的确客观上是三项：

（1）自然界；

（2）人的认识=人脑（就是那同一个自然界的最高产物）；

①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3页。

② 《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357页。

(3) 自然界在人的认识中的反映形式, 这种形式就是概念、规律、范畴等等。”^① 这就是说, 当马克思主义讲到辩证法是关于世界发展的一般理论时, 意思指辩证法研究的是客观世界本身发展的一般规律; 当我们讲到认识论时, 是指人认识客观世界的辩证途径、认识发展的辩证法; 当我们讲到辩证逻辑时, 是指人们在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过程中运动变化的思维规律和思维形式的辩证法。它们之间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地交织在一起的。如果忽视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或把其中一个方面绝对化, 都是错误的。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前的整个哲学发展史上, 只有黑格尔曾经企图在他的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解决三者的统一问题。但是, 他的唯心主义前提决定了他不可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在实践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不过,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留下从理论上阐述三者统一的专门著作。但是, 正如列宁所指出, “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 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 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②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事业, 专门探讨了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三者统一的问题, 描绘了一幅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完整图景,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

二、揭示认识发展的辩证途径, 指出认识是个充满矛盾的无止境的运动过程

列宁认为辩证法是认识过程本身所固有的。他说: “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 其中包含着

①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 第194页。

② 《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列宁全集》第36卷, 第357页。

无数的各式各样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成份。”^① 这里，列宁首先肯定认识是一种运动。“科学认识的运动，——这就是实质。”^② 把运动看作是科学认识的本质，这是对辩证法就是认识论的内涵的深刻揭示，它指明了认识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完全的反映，而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即概念、规律等等的构成、形成过程，这些概念和规律等等有条件地近似地把握着永恒运动着的和发展着的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性。这就是说，人在反映自然界时，是经过一系列的科学抽象，才逐步形成概念，才近似地把握自然界内在的规律性的。在客观上，“人不能完全把握=反映=描绘全部自然界、它的‘直接的整体’，人在创立抽象、概念、规律、科学的世界图画等等时，只能永远地接近于这一点。”^③ 因此，人对自然界的认识运动是永远不会完结的。

列宁还明确揭示了认识运动的辩证途径：“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④ 认识的第一步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生动的直观”，就是人和外部世界直接相互作用。“生动的直观”就是指包括感觉、知觉、表象在内的人的感性认识。这是认识的起点，它对于进一步深入理解事物的本质，达到对事物的理性认识，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要认识事物的本质，必须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上升到抽象的思维。不过，抽象的思维是否比表象更接近于实在呢？列宁回答说，它又是又不是。说抽象的思维离实在更远一些，因为思维毕竟是通过中介对外部世界的反映；但抽象思维能更深刻地反映事物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抽象思维又比表象更接近于实在。抽象思维能把握事物的本质，这是它的最大优点。但抽

① 《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14页。

②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84页。

③④ 同上，第194、181页。

象思维得到的结果，还必须回到实践中去。所以列宁说：“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实在的东西，这个思想是深刻的。”^①

列宁认为，认识的发展也象客观事物那样，是被螺旋式前进的。他说：“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②。认识的螺旋式发展，表现在认识的总趋势是前进上升的，日益接近于完全反映整个客观实在，但在这个过程中又存在着离开客观实在的可能或趋势，甚至歪曲反映客观实在的情况。同时，它还表现在新的认识是旧的认识的否定，但又包含着对旧的认识的继承；新的认识不同于旧的认识，但又在更高的基础上重复旧的认识的某些东西。列宁对认识的螺旋式的揭示，更为具体地阐明了认识运动的辩证性质，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三、反对把真理僵化和片面化的观点，指出真理是一个过程，真理是全面的，并且揭示了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

列宁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揭示了真理发展的辩证法，提出了真理的全面性和具体性的原理，批判了把真理僵化的错误观点，阐明了唯心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形而上学者认为，真理都是绝对的永恒的，真理与错误是绝对对立的，相对真理是根本不存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之流在鼓吹社会沙文主义的时候，采用的就是这种形而上学的手法。他们离开客观事物自身的运动和变化，把一些

①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7页。

② 《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15页。

在过去条件下是正确的认识，搬到新的历史条件下来，把真理看成是僵死的和片面的东西。

列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恩格斯关于真理是一个过程的思想。他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时候，认为黑格尔的“观念是过程”的思想是合理的，因而提出了“真理是过程”^①的重要论断。这是对真理发展规律的深刻概括，它指明了真理是个由片面到全面，由不甚深刻到比较深刻、由相对真理逐步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因为思想和客体的一致性是一个过程，所以人们不应当认为真理是僵死的，静止的，没有趋向的，没有运动的。真理是一种活的向前发展的知识，它逐步地日益深入地把握住世界运动变化的规律。

列宁在评论黑格尔《逻辑学》中观念的全面性时，提出了“真理是全面的”^②思想。他指出，单个的存在仅仅是真理的一个方面，真理只是在它们的总和中以及在它们的关系中才会实现。“真理就是由现象、现实的一切方面的总和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构成的。”^③

“真理的全面性”的思想，是列宁把辩证法运用到真理问题上得出的又一个重要结论。客观的过程都是对立的统一。正确地反映客观过程的真理也就必然是对立的统一。因此，真理之所以是全面的，就在于真理是对客观过程互相矛盾的各个方面的正确认识辩证总和。要取得这种辩证的总和，就必须对客观事物各个方面对立统一的关系作深入的研究，弄清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们在总体中占何种特定的地位。坚持真理的全面性，就是坚持真理的辩证法。如果把对客观事物发展过程的一个方面的正确认识夸大全体，那就是片面的和不符合实际的，因而是形而上学的，

①②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5、212页。

③ 同上，第210页。

唯心主义的。

坚持真理的全面性，必须反对片面性和主观随意性。列宁指出，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起完全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面地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①这就是说，要充分地了解材料，从分析丰富的材料中把握客观真理。

列宁在阐明真理的全面性的基础上，还进一步从人类认识过程本身深刻地分析了唯心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

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曾经指出形而上学是产生物理学唯心主义的重要根源之一。在《谈谈辩证法问题》这篇著名的论文中，列宁又对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从理论上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他指出：人的认识是按螺旋式的曲线发展的，“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段、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②这一精辟的论述，深刻地揭示了人类在探求真理的认识过程中，就包含着滑向唯心主义的可能性。

① 《统计学和社会学》。《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

②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15页。

首先,从认识对象来看,如果从死板和僵化的形而上学观点出发,看不到认识对象的运动和变化,就有可能使主观离开客观对象。各种事物的性质和特点,只有在它的运动中才能显示出来,也只有在运动中才能认识它。因此,人们在认识客观事物时,如果忽视了它的运动和变化,把它看成静止的和不变化的,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它,因而就有可能陷入唯心主义。

其次,从错综复杂的认识过程来看,形而上学的直线性和片面性有可能使主观脱离客观,陷入唯心主义。人们反映客观世界是一个近似于螺旋的曲线,如果曲线上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被片面地变成独立完整的直线,就会脱离客观事物,走向唯心主义。只有当人们头脑中的映象跟客观事物一致时,才是正确的;如果只看到映象,忽视了映象和客观事物的一致,就要滑向唯心主义。

再从认识论根源和社会阶级根源的关系来看,死板和僵化,直线性和片面性,使主观认识离开了客观事物,产生唯心主义。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就会利用唯心主义作为蒙骗被压迫群众的工具。因此,在阶级社会,唯心主义之所以能够得到巩固和发展,也是由于统治阶级的需要和支持。

列宁对产生唯心主义根源的分析,有着巨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理论上,列宁从人类认识过程本身深刻地分析了产生唯心主义的根源;分析了唯心主义的认识根源和社会阶级根源的关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实践上,这个原理为防止片面性、僵化和教条主义,为反对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提供了锐利武器。

四、反对否认概念的客观性和把概念僵化的观点,阐明概念的客观性、灵活性

列宁说:“人的概念就其抽象性、隔离性来说是主观的,可是就整体、过程、总和、趋势、泉源来说却是客观的。”^①这是对概念本质特点的深刻揭示。

概念就其抽象性以及和现实的隔离性来看,它是主观的。在认识过程中,感觉是具体的,是和实在事物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概念是对感觉和表象进行概括加工的更高阶段的产物,它已经失去了与现象的直接联系。即使是最简单的概念,也已经是从实在的对象、现象中抽象出来的。我们在思维中进行抽象的时候,必须暂时把对象的不间断的发展过程停止下来。无论怎样抽出认识对象的一个方面或一个联系,都要对不间断的东西加以割断,将认识对象的某些联系加以隔离。因此,思维对一定的认识对象用概念进行概括和反映的时候,要求把这些对象错综复杂的关系简单化,使概念相对地脱离现实,带上主观性。

概念就其所反映的内容来看,它又是客观的。在感觉材料基础上形成的概念,虽然在表现的形式上带有主观性,但是概念本身并没有脱离感觉反映的对象,并没有失去自己的真实性。相反,概念却是对事物本质的反映。它抓住了事物和现象中最深刻的、内部的联系,从而在思想上把完全的事物和现象再现出来。列宁说:“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一句话,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②又说,“即使是最简单的概括,即使

①②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3、181页。

是概念(判断、推理等等)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形成,就已经意味着人对于世界的客观联系的认识是日益深刻的。”^①这就是说,概念作为一种思维形式虽然是主观的,但概念的内容却是对客观现实的深刻反映。

概念既然是在对感觉材料抽象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在抽象的过程中,就存在着陷入唯心主义的可能性。如果把概念片面地夸大,过分地膨胀,就有可能变为脱离物质、脱离自然,成为完全独立的东西。列宁指出,人类认识的二重化和唯心主义的可能性已经存在于最初的、最简单的抽象中。原始的唯心主义认为,概念、观念是单个的存在物。这看来是野蛮的、幼稚的、荒谬的。可是现代的唯心主义,康德、黑格尔以及神的观念难道不正是这样的吗?因此,坚持概念的客观性,必须使概念经受实践的检验,跟客观事物相一致。

列宁还强调了概念的灵活性。客观世界处于永恒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客观世界的矛盾和运动也必然反映到概念中来。“人的概念并不是不动的,而是永恒运动的,相互转化的,往返流动的;否则,它们就不能反映活生生的生活。”^②这种概念的运动和变化,就是概念的灵活性。

概念的灵活性首先表现在概念之间的相互联系方面。列宁说:“概念是运动的各个方面、各个水滴(=‘事物’)、各个‘细流’等等的总计。”^③又说:“每一个概念都处在和其余一切概念的一定关系中、一定联系中。”^④这就是说,一个概念和另一个概念相联系,另一个概念又和第三个概念相联系,以此类推,真理所反映的是对象多方面关系的总和,表达真理的概念也是完整的,具有内在的相

①③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190、154页。

②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7页。

④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0页。

互关系。

概念的灵活性又表现在相互转化方面。彼此联系的概念不是呆板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而是活动的、相互转化的。列宁说：“概念不是不动的，而就其本身，就其本性来讲=转化。”^①

概念的灵活性还表现在概念自身的发展方面。在《哲学笔记》中，列宁具体地考察了概念的运动和发展。从哲学上物质概念的发展来看，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把物质了解为水、火、空气等等确定的具体实物。在实验自然科学初步发展的基础上，近代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就把物质说成是原子了。到了辩证唯物主义，由于它总结了自然科学一系列最新成果和哲学史的经验，概括了物质的根本特点，得出了关于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的认识。对物质认识的历史过程说明，物质概念的内涵在历史上沿着单一性——特殊性——普遍性的方向变化和发展着。这个规律反映了人类认识的发展。所以，列宁说，人对自然界的认识的各个环节，就是逻辑范畴，这些“范畴是区分过程中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②

列宁指出，要用对立统一的观点来把握概念的灵活性，反对把概念僵化的形而上学观点。概念是客观事物矛盾运动的反映。概念本身包含着丰富的矛盾运动。列宁十分重视对概念的矛盾本性的分析和研究。他说：“概念的全面性、普遍的灵活性，达到了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③ 这就是说，概念的灵活性在于它们是世界上各种事物活生生的联系的反映，在于它们是矛盾的运动。概念应当是经过琢磨的、灵活的、能动的、相对的、相互联系的、在对立中是统一的，这样才能把握世界。因此，

①②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3、90页。

③ 同上，第112页。

对包含着多种多样矛盾的概念，要用辩证法的矛盾运动观点去把握，防止和反对把概念看成是孤立静止的、不包含矛盾的形而上学观点。

五、阐明通过实践而走向客观真理， 实践高于理论认识的观点

在哲学史上，马克思、恩格斯首次把社会实践纳入认识论，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和真理的标准。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中发展了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原理。在《哲学笔记》中，他进一步研究了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问题。

列宁首先深刻揭示了实践的本质特点。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经指出，实践是感性的活动。列宁进一步指出，“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实践不仅有普遍性的优点，并且有直接的现实性的优点。”^①这就是说，实践具有普遍性和现实性两个本质特点。所谓实践的普遍性的优点，是指通过实践能使人们从个别概括出事物一般的本质和规律性。所谓实践的直接的现实性的优点，是指通过实践的活动，能够使人们检验主观的东西是否正确，使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实在的东西。这是只有实践才具有的基本特点。^②列宁对实践本质特点的分析，深刻揭示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

列宁又指出，人通过实践能达到客观真理。他在对黑格尔的“观念是真理”的思想作批注时写道：“真理是过程。人从主观的观念，经过‘实践’(和技术)，走向客观真理。”^③接着列宁对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说明，强调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思想。

①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0页。

② 同上，第215页。

他指出：“生命产生头脑。自然界反映在人脑中，人在自己的实践中、在技术中检验这些反映的正确性并运用它们，从而也就接近客观真理。”^①

列宁还强调认识和实践的统一，他指出：“认识……认为在自己面前真实存在着的东西就是不以主观意见（设想）为转移的现存的现实。（这是纯粹的唯物主义！）人的意志、人的实践，本身之所以会妨害自己目的的达成……就是因为意志把自己和认识分隔开来，并且不承认外部现实是真实存在着的东西（是客观真理）。必须把认识和实践结合起来。”^②这里，列宁认为人的认识本身包含着脱离实际的可能性，而要使认识不脱离实际，就必须使认识的每一步都要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注意认识的全面性，不要把认识中的个别因素夸大成为绝对的东西。因此，他指出，“理论观念（认识）和实践的统一——要注意这点——这个统一正是在认识论中。”^③

第四节 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帝国主义的 矛盾和国家问题，指导无产阶级 革命的胜利实现

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时期，列宁不但把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论，而且还用辩证法分析垄断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创立了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深刻地揭示了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首先胜利的科学论断，系统地考察和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为伟大的十

①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5页。

②③ 同上，第232—233、236页。

月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

一、反对机会主义掩盖、调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的谬论，深刻揭示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矛盾及其发展规律

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加深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使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急剧发展。分析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以及帝国主义和战争、革命的关系等问题，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只有对这些问题给以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才能制定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和路线。

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与灭亡的客观规律，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历史功绩。但是，他们只研究了自由竞争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而研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的发展规律，这个历史任务乃是由列宁完成的。列宁用唯物辩证法深刻地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矛盾，揭示了帝国主义的发展规律，指出用无产阶级革命的办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已经历史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被称为《资本论》的天才继续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一书以及《论欧洲联邦口号》、《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等著作，是列宁深入研究帝国主义发展规律的结晶。它总结了从《资本论》出版以后半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科学地揭示了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特征及其必然灭亡的规律，批判了第二国际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种种谬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什么是帝国主义呢？列宁在研究大量的经济、政治材料和资

产阶级学者著作的基础上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这种特殊性分三个方面：（1）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2）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3）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①也就是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和最后阶段，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

由于经济上垄断的出现，使帝国主义的一切矛盾激化了。第一个是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第二个是各金融集团之间以及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为争夺原料产地、争夺别国领土而发生的矛盾。第三个是占统治地位的“文明”民族和殖民地、附属国人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发展和激化，加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动摇着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

垄断是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也是帝国主义在政治上腐朽的经济基础。列宁不仅从理论上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的生产关系，而且用历史辩证法分析了新时代的经济现象和政治现象的相互关系。他深刻而全面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后各种社会矛盾剧烈变化和发展的辩证规律。列宁指出：资本主义由于自身的发展，许多基本特点已经转化为它的反面。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从民主走上了反动；原来是革命的资产阶级现在已经变为反动的资产阶级。由于残酷的竞争和追逐利润规律的作用，帝国主义时代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表现更为突出了：几个先进的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争夺殖民地而发生帝国主义战争，是发展不平衡性规律的必然结果。

对于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矛盾，第二国际的理论代表考茨基编造了臭名昭著的“超帝国主义论”，来掩盖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社会经济根源，掩盖这些矛盾必然带来的政治危机。他

^①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选集》第二卷，第883页。

认为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而是金融资本家“情愿采取”的一种“政策”。考茨基给帝国主义捏造了一个荒谬的定义：“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吞并或征服愈来愈多的农业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①

列宁严厉地批判了这个定义，指出考茨基把帝国主义的问题仅仅归结为民族的兼并问题，是极端荒唐的。在政治上，帝国主义总是力图施用暴力和实行反动的政策。在经济上，垄断的经济基础决定它的对外掠夺和扩张本性。考茨基的定义则把帝国主义的政策同它的经济基础割裂开来。事实上，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因此，“考茨基的定义不仅是错误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而且还成了全面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实践的那一整套观点的基础。”②

二、研究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加剧 的实际情况，提出社会主义可 能首先在一国胜利的新结论

列宁运用唯物辩证法，在全面深刻地分析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个别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首先取得胜利的原理。

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还处于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曾经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等主要资本主义

① 转引自《列宁选集》第二卷，第810页。

②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第811页。

国家同时发动，才能取得胜利。到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异常显著，一些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实力的发展上很快超过了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们要求夺取更多的资本输出场所、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然而，世界上的殖民地已经瓜分完了，新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只有通过战争来重新瓜分殖民地。帝国主义战争势必使帝国主义的力量互相削弱，从而在帝国主义链条上造成薄弱环节。

列宁精辟地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的矛盾，提出了在帝国主义链条的最薄弱环节，无产阶级有可能首先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使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或几国首先取得胜利的光辉论断。1915年8月，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就已经指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①过了一年，列宁又进一步强调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资产阶级以前时期的国家。”^②列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而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新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划时代的新贡献。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考茨基之流，不顾新的历史事实，不顾新的历史经验，死守着旧的结论，攻击列宁脱离马克思主义。俄国国内的孟什维克及托洛茨基之流，继续鼓吹“欧洲联邦”的口号，反对列宁的新结论。但是，实践是一切理论的试金石。十月社会主义

① 《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09页。

② 《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选集》第二卷，第873页。

革命的伟大胜利，粉碎了机会主义的种种谬论，证明了列宁的新结论的正确性。

三、反对否认战争转化的错误观点，指出 使帝国主义战争转化为国内革命战争 是夺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途径

列宁在运用辩证法分析帝国主义发展规律的同时，还分析了帝国主义战争，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把战争问题同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正确地解决了当时现实斗争所提出的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时，列宁就分析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待战争的态度问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对待战争的态度，不同于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因为马克思主义者懂得战争和国内外阶级斗争有必然的联系，懂得不消灭阶级、不建立社会主义，就不能消灭战争；并且承认国内战争即被压迫阶级的战争的合理性、进步性和必要性。在帝国主义时代，有非正义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又有反侵略反压迫的民族解放战争，还有被剥削阶级反对剥削阶级的国内战争。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具体地分析各种不同的战争。

列宁认为，不仅要分析各种不同的战争，而且要看到各种战争在一定条件下是能够互相转化的。他说：“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①战争问题也是这样。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离开了具体的历史条件

① 《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列宁选集》第二卷，第850页。

来谈论战争的转化,就要走向荒谬。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接过了战争能够转化的口号,为他们的叛徒行为辩护,说什么帝国主义战争也能够转化为反侵略的民族战争。这实际上是离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具体历史条件,来谈论转化,因而完全是诡辩。列宁指出:“只有诡辩家才会根据一种战争可以转化为他种战争的理由,来抹煞帝国主义战争和民族战争之间的差别。辩证法曾不止一次地作过——在希腊哲学史上就有过这种情形——通向诡辩术的桥梁。但是,我们始终是辩证论者,我们同诡辩论作斗争时,所使用的手段不是根本否认任何转化的可能性,而是对某一事物及其环境和发展进行具体的分析。”^①当然,列宁也不是说第一次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绝对不可能转化为民族战争。相反,假如欧洲无产阶级还要软弱二十年之久;假如这次战争的结果是拿破仑那样的人获得胜利并且奴役许多有生命力的民族和国家,那就可能在欧洲发生伟大的民族战争。

列宁在战争转化的问题上既反对了打着转化的幌子,为帝国主义战争辩护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也反对了否认战争转化可能性的社会民主党的左派同志的过激倾向,正确地分析了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形势。当时,第二国际的某些社会民主党左派领导人反对战争的转化。他们不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转化为民族战争的任何可能性,也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转化为国内战争的可能性。列宁及时地纠正了这种过激倾向。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爆发时,他就深刻地指出:“变现时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是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口号,这个口号由巴黎公社的经验所提示,由巴塞尔决议(1912年)所规定,并且是由高度发展的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各种条件中产生出来的。既然战争已经成为事实,

^① 《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列宁选集》第二卷,第850页。

那就不管这种转变在某一时刻会遇到多大困难，社会党人决不能放弃在这方面进行有步骤的、坚持不渝的准备工作。”^①

国内战争是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谁承认阶级斗争，谁就不能不承认国内战争。以往所有的大革命都证实了这一点。如果否认或忘记国内战争，就是陷入极端的机会主义和背弃社会主义革命。可是，社会民主党左派不了解这个具体真理：在残酷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条件下，谁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谁就不能放弃武装起义。

革命必须要有现实的社会基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下，“革命潜伏在战争中，并从战争中发展起来。”^②在战争年代，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它为革命造就了时机。因此，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发动反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内战争，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根本途径。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列宁第一次精辟地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辉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四、坚持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国家问题，揭露 考茨基对马克思国家学说的歪曲，为十 月革命的胜利作好理论上的准备

连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俄国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终于在1917年2月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革命后全部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手中。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准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国家与革命的问题也就成了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

① 《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74页。

② 《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列宁选集》第二卷，第858页。

当时，列宁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总结了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特别是总结了巴黎公社以来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写成了《国家与革命》这部光辉著作。列宁说：“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问题，去考察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①

在《国家与革命》这部著作中，列宁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歪曲和篡改，系统地考察了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恢复了它的本来面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列宁首先深刻地揭示了国家的本质，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他在分析以往一切国家的基础上，强调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达到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国家。这就是说，国家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实现阶级统治的工具。考茨基之流把国家说成是阶级“调和”的机关、保卫“公共秩序”的机关等，是极其荒谬的。

列宁总结了巴黎公社、1905年革命和1917年二月革命的新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他说：“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②

列宁还从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出发，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原理。他指出，由于各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情况不同，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

① 《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43页。

② 同上，第200页。

繁杂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这个重要指示不仅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在实践上为各国进入社会主义，建立适合本国情况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指明了方向。

列宁又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是民主的最高形式的原理，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假本质，指出，这种民主即使在最民主的共和国里也是残缺不全的、彻头彻尾地虚伪的、骗人的民主，是富人的民主，是极少数人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能够保证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参加国家管理，因而是最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将第一次提供人民享受的、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同时对少数人即剥削者实行必要的镇压。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提供真正完全的民主，而民主愈完全，它也就愈迅速地成为不需要的东西，愈迅速地自行消亡。”^①

列宁还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学说，具体分析了这两个阶段在经济、政治和思想各个方面的区别和联系。他深刻地分析了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指出：“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那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失，因而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也就消失，而这个根源光靠生产资料转为公有财产，光靠剥夺资本家，是决不能立刻消除的。”^②从辩证法的观点看来，国家既然有它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当然也有它逐步消亡的过程。国家消亡的早晚，不是以那个杰出人物意愿为转移的，而是取决于共产主义经济基础发展的速度。这是一个相当长期而又逐渐接近的过程。

① 《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48页。

② 同上，第253页。

简短的结论

1914—1917年是历史的伟大转变时期。这个时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和世界范围都出现了极其尖锐而又错综复杂的矛盾。正确地分析和认识这些矛盾的性质和发展趋势，是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斗争的需要。辩证法是锐利的思想武器。为了分析矛盾，制定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列宁专门研究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

列宁全面地研究了唯物辩证法，指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发展观，斗争的焦点在于是否承认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列宁还研究了辩证法的内容，提出了辩证法要素十六条，并且深刻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从而科学地说明了辩证法规律之间的相互关系，把唯物辩证法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列宁还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在总结和概括人类的认识发展史和科学技术发展史的基础上，提出了辩证法、认识论、逻辑三者同一的论断，论述了人类认识无限发展的辩证规律。他指出，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人类认识真理、认识客观现实世界的辩证途径。这是一个在实践基础上展开的认识无限发展的过程，实践既是认识的出发点，又是认识的目的和终点。

列宁还应用辩证法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在深入分析帝国主义经济内在矛盾的基础上，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和基本特征，阐明了帝国主义时代各种战争的性质，确定了无产阶级对

待战争的态度,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伟大战略口号,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一国胜利的马克思主义新结论,分析了国家与革命的问题,从理论上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作了准备,丰富和发展了历史的辩证法。

第 九 章

列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1917—1924年)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这是马克思主义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次成为一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并被直接应用于建设无产阶级自己的国家和社会。从十月革命开始，列宁有了七年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指导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列宁最为注重的事情，也是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重大贡献。

第一节 端正思想路线，捍卫、发展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在帝国主义阶段，在生产力相对落后、资本主义发展比较弱的俄国，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是当时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新课题。这个新课题，不能从书本中找到现成的答案，必须在实践中探索、总结、创造。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实践又丰富和发展理论。列宁领导俄国人民在解决历史新课题的过程中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创造性的发展。

一、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提出理论
在变为实践，由实践赋予活力，由
实践来修正，检验的认识路线

为了解决历史提出的新课题，必须进行创造性的理论工作。十月革命后，列宁没有“幻想”出一套建设新社会的“良方妙药”，而是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他着重指出：“‘事在人为’，工人和农民应当把这个真理牢牢记住。他们应当懂得，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①工人农民每一步实际行动，都胜过一打冠冕堂皇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议论。因为正如歌德所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列宁为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规定了正确的思想认识路线。

正确阐明和解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贯彻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思想。但是，十月革命后这个问题更显得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这是由于：第一，苏维埃政权的诞生，社会主义的出现，使得人类社会的发展所固有的普遍规律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迄今为止在剥削阶级社会发生作用的一系列特殊规律正在逐渐失去作用。为了建设新社会，要求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的规律，从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第二，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虽然从总体上指明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大致轮廓，但是，其自身的真理性在理论本身的范围内是无法

① 《怎样组织竞赛？》。《列宁选集》第三卷，第398页。

解决的，必须经过社会实践来检验、修正。（第三）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若要付之实现，必须同各个国家、民族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列宁告诫全党注意，“不言而喻：在爱斯兰这样一个人人识字和全国都是大农业的小国家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情形，和俄国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情形，不可能是相同的。我们应当估计到这一点。”^①俄国是一个大国，但却是一个小农业生产普遍存在、根深蒂固的国家，大农业国和小农业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办法是不可能一模一样的。总之，理论应当服务于实践，由实践来检验，回答实践提出的问题，在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

列宁主张，理论必须随着实践向前发展，应当注重解决无产阶级不断面临的新任务。布列斯特和约签定之后，布尔什维克党提出了建立劳动组织、整顿劳动纪律、组织劳动竞赛等措施。孟什维克和“左派”共产主义者却攻击这些做法是“拿破仑第三专政”、“使工人阶级陷于奴隶地位”，咒骂列宁为首的党中央是“右派布尔什维克”。布哈林也不同意党提出的组织任务和经济任务，他在“左派共产主义者”机关刊物《共产主义者》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对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的评论。通篇大谈什么应该打碎、“炸毁”旧的国家机构，应该“扼杀”资产阶级等等这些大体上已经做到的事情，而对无产阶级面临的组织经济、发展生产的任务却只字不提。列宁意味深长地说：“评论是同情我的，但是当我读完这个评论之后，觉得其中有价值的东西都化为乌有了。”^②布哈林观察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时，是面向过去而不是面向未来。

列宁坚持从实际出发，坚决反对那种一切根据书本办事、不能超过书本的错误观点。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没有写的就不

① 《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列宁选集》第三卷，第420页。

②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列宁全集》第27卷，第277页。

能讲、不能做，那是荒谬的。1921年，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国家资本主义以多样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以马克思没有讲过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资本主义为借口，对新经济政策进行攻击。在这场争论中，是非标准哪里去找？党内有的人去翻马克思主义的书本，报刊也是根据书本来解释党的政策。列宁对这种做法进行了批评：“关于国家资本主义问题，我认为我们的报刊和我们的党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染上了知识分子的习气，堕入了自由主义，自作聪明地来理解国家资本主义，往往去看旧书本。可是旧书里写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写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没有一本书提到过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连马克思对这一点也只字未提。没有留下一段可以引证的确切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就去世了。”怎么办呢？不能让书本束缚自己的手脚，“现在我们必须自己来找出路”^①。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可以而且应当在实践中加以修正和发展。他说：“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②因为社会主义在实践之中。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普遍真理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获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二、阐明具体分析具体情况 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十月革命后，列宁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又面临刚露头

①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26页。

② 《全俄工农兵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7卷，第480页。

的“左”倾思潮的危险。其主要代表在俄国有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在共产国际内有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英国工人社会主义联盟、意大利的“抵制派”共产党、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人协会、瑞士的海尔佐格派共产党和荷兰的共产主义反对派等。他们的特点之一，是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同这种“左”倾思潮进行了斗争。1920年，他写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篇著作，就是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阐明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的成功尝试，其中充满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

针对“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列宁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①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真理论和方法论的重大贡献。

1918年布列斯特和约的签定，就是列宁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典范。它的客观根据就是俄国当时阶级力量和物质力量的具体对比。列·达·托洛茨基（1879—1940）和尼·伊·布哈林（1888—1938）拒绝布列斯特和约，完全是从主观意志出发的。列宁指出，“他们也爱自称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者，其实他们特别缺乏无产阶级的气味，而特别富有小资产阶级的气味，——却不善于考虑力量的对比，不善于估计力量的对比。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策略的关键就在这里，而‘左派’却看不见这个‘关键’……”^②。列宁认为，政治是一种科学，是一种艺术，无产阶级政党在制定策略时，如果不考虑各种力量的对比，把主观愿望当作客观事实，那将是最危险的错误。

布哈林反对签定和约有一个遁词：欧洲革命马上就要爆发，所以德国人不可能进攻。他声称，俄国革命或者是为国际革命所拯

① 《共产主义》。《列宁选集》第四卷，第290页。

② 《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列宁选集》第三卷，第533页。

救，或者是在国际资本的打击下毁灭。列宁驳斥了这种议论。他认为，“一切抽象真理，如果应用时不加任何分析，都会变成空谈。”^①全部问题就在于：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正在前进，也一定能成熟，但目前尚未成熟；德国革命也只是在酝酿中，还没有达到立即爆发的程度。因此，德国人一定会进攻俄国。拒绝签定和约是完全错误的。布哈林又把布尔什维克提出的“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讥讽成卑鄙龌龊的“护国主义”的口号。列宁回击了这种指责，痛击他们“对于革命口号背诵得多，死记得多，而思索得却很少”^②，并进一步指出：“祖国”是有阶级性的。如果是剥削者阶级为了本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而进行战争，这就是罪恶的战争，这种战争的“护国主义”就是卑鄙的行为，就是背叛社会主义。如果是已经战胜本国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建立起来的国家，那么保卫它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神圣的。布哈林和托洛茨基还指责说，签定和约是一种妥协，是退却，等等。列宁说，不对，“有各种各样的妥协。应当善于分析每个妥协或每个变形的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应当学习区分这样的两种人：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以便后来容易捕获和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入伙分赃。”^③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如果有人要求拟定一个适合于一切情况的一般准则——“不作任何妥协！”那是很荒谬的，或者简直是一个骗子！

共产国际中“左派”幼稚病患者，不懂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表现出思想方法上的“死板”和“僵化”。他们希望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但不愿把普遍原理和具体情况相结合；反对“议会迷”，却提出反对参加任何议会的斗争；反对旧工会

①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列宁选集》第三卷，第459页。

② 《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列宁选集》第三卷，第536页。

③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94页。

的官僚主义，竟然提出要退出工会，组织“清一色”的革命工会来代替；不满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贩卖性的妥协，却提出不要任何妥协……。针对他们的教条习气，好走极端，列宁深刻地指出：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相对的、可变动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有条件的。人的认识只要多走一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出一小步，真理便会成为谬误。“因为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得‘过火’（如老狄慈根所指出的那样），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所能运用的范围以外去，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①

怎样才能把列宁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贯穿到一切实践活动中去，真正做到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这就需要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对现实生活中大量的事例作出深刻的概括，需要提到辩证逻辑的高度予以解决。列宁正是这样做的。他在工会问题的争论中，在批判布哈林折衷主义的斗争中，深刻地提出了辩证逻辑的四点要求：第一，要把握、研究事物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要求全面性，防止片面性和僵化；第二，要从事物的发展变化中来观察事物；第三，必须把作为真理标准的人的全部实践包括到事物的完满的定义中去；第四，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②

列宁作出的这些精辟的概括，进一步发展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使它更加具体化，深刻化了，并且从辩证逻辑上作出了几个带有普遍意义的重要结论。这不仅对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直接的意义，而且对于认识和处理其他问题也都是有普遍意义的。

①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第217页。

② 参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四卷，第453页。

三、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和研究， 明确提出战斗唯物主义者的任务

解决历史提出的新课题，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否则，实际工作就会迷失方向。十月革命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都十分重视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早在1918年5月，列宁在人民委员会关于社会主义科学院的决议草案中就确定了建立专门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的任务。1920年12月8日，俄共（布）中央全会通过了建立马克思主义博物馆的决定，1921年1月，遵照列宁的倡议，又把马克思主义博物馆改称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科学院领导下的独立机构。除此之外，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和莫斯科大学等高等学府，也经常讲授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列宁和斯大林都是这些学校的经常的讲课人。全国出版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杂志和党的杂志，起过重要作用的有：《无产阶级革命》（创刊于1921年）、《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创刊于1922年）、《共产主义者手册》（创刊于1921年）、《社会主义科学院通报》（创刊于1922年）、《红色文库》（创刊于1922年）、《马克思主义者科学协会会刊》（创刊于1922年）等。布尔什维克党还组织了米·尼·波克罗夫斯基（1868—1932）、卢那察尔斯基、达·波·梁赞诺夫（1870—1938）、柳·伊·阿克雪里罗得（1868—1946）、阿·莫·德波林（1881—1963）等人制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编写了讲课提纲和研究哲学著作的出版计划。

收集、保存和编辑发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被布尔什维克党视为头等重要的工作。尤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他们的许多遗著落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一些领导人手里，

这项工作就具有迫切意义。当时，首先出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著名著作的若干单行本。1924年，在大量工作基础上，开始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文库》，在文库的头几卷中登载了当时首次发表的作品，如《自然辩证法》，《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最重要的部分。1924年5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作出了尽快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决定。1923年3月底，在莫斯科开始筹建列宁研究院。从1920年至1926年出版了二十卷（二十六册）的列宁全集第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的大量出版，直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和研究。此外，遵照列宁要求的哲学教授们要通晓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阐述，并善于将这种知识传授给学员们的指示，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选集，从1923年到1927年，出版了二十四卷本的普列汉诺夫全集。

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无产阶级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列宁对各种错误的哲学倾向进行了原则的批评和斗争。列宁多次对布哈林进行了批评帮助，指出他理论上的错误。在《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中，列宁批评布哈林将“平衡”绝对化和将事物发展的原因归诸于“外部平衡”的错误。他特别指出布哈林把“矛盾”和“对抗”混为一谈。其实，“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①列宁的这一观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明确划清了对抗和矛盾的界限，而且区分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不同性质，为研究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理论指导。此外，列宁还直接领导了对波格丹诺夫哲学思想的批判。宣传家、党校工作者弗·伊·涅夫斯基（1876—1937）为批判波格丹

① 《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2页。

诺夫而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僵死的反动派的哲学》一文就是在列宁的直接倡议和指导下写成的。

1922年春,列宁在健康不佳的情况下,写成了《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这是一篇重要的哲学著作,全面论述了战斗唯物主义者的任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宣传具有指导意义。

列宁指出,战斗唯物主义者面临的任务是“不倦地进行无神论的宣传和斗争”^①。由于长期以来农奴制的反动统治,宗教在俄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十月革命后,在彼得格勒出版的《教育思想》杂志上,登载了格烈夫斯教授的一篇文章《两种教育思想》,他在文章中公开写道:“人们的头脑与心灵由于不可克制的、天生的、独立自主的欲望而向往精神的、科学的、宗教的世界,这不取决于任何经济上的和任何个人的或者阶级的利益,而是为了追求真理,人们是那样不可克制地需要真理,就象需要面包一样”。在学校生物教师之间也普遍存在着反达尔文的思潮。针对这种情况,列宁认为进行无神论的宣传,就是战斗唯物主义者的任务,是反对哲学上反动派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要揭露宗教的阶级根源,要把无神论宣传同自然科学的成就结合起来,要用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来同宗教对抗,要仔细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方面的论述,要把十八世纪老无神论者那些锋利的、生动的、有才华的著作翻译出版。

战斗唯物主义者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同现代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列宁强调指出:“必须记住,正因为现代自然科学经历着急剧的变革,所以往往会产生一些大大小小的反动的哲学学派和流派。因此,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注意自然科学领域里最新革命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任务,战斗唯物主义根本就既没有战斗性,也不是唯物主义”。^②一方面,随着自然科学的每一

①②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05、608页。

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必然改变自己的形式。唯物主义一旦脱离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就会丧失生命力、战斗力。另一方面，自然科学的发展也不能脱离哲学的指导。自然科学家虽然具有自发的唯物主义，但是这种自发性是抵制不住唯心主义进攻的。自然科学史证明，任何自然科学，“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为了坚持这个斗争，为了把它进行到底并取得完全胜利，自然科学家就应该做一个现代的唯物主义者，做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①哲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建立联盟，既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又能繁荣自然科学的研究，它是无产阶级政党用共产主义世界观战胜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重要的组织形式。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倡导下，注意研究最新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在俄国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列宁还指出，战斗的唯物主义者，要继续开展对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正确和具有战斗力，原因之一，就是它没有脱离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拿黑格尔的辩证法来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来源之一。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研究、批判和继承，并不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而告完成。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列宁又一次强调：“《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撰稿人就应该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组织系统的研究，即研究马克思在他所写的《资本论》及各种历史和政治著作中实际运用的辩证法。”^②列宁建议，《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一些编辑和撰稿人应该形成一种“黑格尔辩证法唯物主义之友协会”。

①②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08—609页。

马克思主义的战斗唯物主义，必须有步骤地去完成这些任务，不断地揭露、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

第二节 具体分析过渡时期的特点，捍卫 和丰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围绕着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理论上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列宁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新鲜经验，科学地分析了过渡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状况，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实质和任务，捍卫、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级斗争学说和国家学说，并且为在实践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提供了理论的指导。

一、指出过渡时期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 斗争，揭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的结束。首先，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仍然掌握着生产资料，掌握着管理国家、军事和经济的“艺术”，他们仍然在许多方面保持着事实上的优势，他们必然要为维护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同无产阶级决一死战。即使在剥夺剥夺者之后，无产阶级还需要对付剥削者思想上强烈反抗的挑战。其次，只要国际资本还存在，资产阶级就是一种国际性的力量。再者，资产阶级还有广泛的社会关系。汪洋大海般地存在于俄国的小生产，是资本主义最深厚的基础。人类社会几千年来剥削制度的传统势力，也使资产阶级拥有雄厚的历史基

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国际、国内的阶级敌人互相勾结，疯狂地进行破坏和捣乱，企图复辟旧的制度，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把红色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尖锐、激烈的斗争，证明了列宁关于在过渡时期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列宁以极大的注意力研究了过渡时期的阶级状况，研究了如何防止复辟的问题。列宁指出，农民作为小生产者，具有两重性：他们是劳动者，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他们又是小私有者，同资本主义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但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不能对农民采取驱逐和剥夺的办法，而必须通过合作化的道路对农民加以改造。列宁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从农民和手工业者中间，从苏维埃职员、工人、党员中间可能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或半资产阶级分子。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在生产资料被剥夺，军事反抗遭到失败之后，不得不改变策略，从共产党内寻找自己的代理人。这是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复杂现象和特点。

列宁认为，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是绝对必需的。然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叛徒考茨基竭力歪曲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1918年8月他在柏林抛出了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附和资产阶级对布尔什维克的进攻。列宁读了这本书的摘要，义愤填膺，立刻着手进行批判。他先以一篇提纲式的短文发表在《真理报》上，接着于十月至十一月在哥尔克养病期间，写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这是继《国家与革命》之后，论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最重要的著作。

考茨基散布谣言和诡辩，胡说无产阶级专政只是马克思偶尔用过的一个“词儿”。列宁痛斥了这种歪曲，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思想，是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特别

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经验而作出的科学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实质。1918年12月,列宁又利用《国家与革命》再版的机会,增添了新的一节,即第二章第三节。他明确提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①这是列宁反对伯恩施坦、考茨基修正主义的经验总结,给人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试金石。

列宁肯定革命暴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标志。他指出,没有暴力,任何一种专政既不可能建立,也不能巩固。但是,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暴力。“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它的主要实质在于劳动者的先进部队、先锋队、唯一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②组织社会生产不能用暴力手段,改变旧的习惯势力和传统也不能采取暴力形式,引导农民和一切小资产阶级阶层前进更不能依靠暴力。那种把暴力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内容的观点,显然是不符合列宁主义的。

列宁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是民主和专政的辩证的统一。考茨基喋喋不休地大谈所谓“纯粹民主”、“一般民主”,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如何“优越”,攻击苏维埃政权“消灭民主”。列宁痛斥了这一谬论,指出:“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附带说一下,‘纯粹民主’,不仅是既不了解阶级斗争也不了解国家实质的无知的论调,而且是十足的空谈,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民主将演变成习惯,消亡下去,但永远也不会是‘纯粹的’民主)。”^③用阶级分析的观点看问题,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

① 《列宁选集》第三卷,第199页。

② 《向匈牙利工人致敬》。《列宁选集》第三卷,第857页。

③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三卷,第629页。

封建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无产阶级民主是劳动者的民主，它在实质上比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考茨基攻击苏维埃国家“毁灭民主”，没有保证被剥削者和剥削者的“平等”，并且离开具体的、阶级的内容来说“多数”与“少数”的关系。列宁批驳说，这完全是一种诡辩。敌对阶级之间的关系是专政和被专政的关系，而不是“民主”，“平等”关系。“在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的一切可能性没有完全消灭以前，决不能有真正的事实上的平等。”^①

剥削者没有最后的、拚命的战斗中，在多次战斗中，试验自己的力量以前，决不会象考茨基所幻想的那样，服从被剥削者多数的决定。

考茨基还别有用心地把民主和专政对立起来。他说：“专政这个词意味着消灭民主”。他陷入绝对的形而上学：要么民主，消灭专政；要么专政，消灭民主。列宁称这是“骇人听闻的理论上的混乱”，“要把考茨基的自由主义的虚伪的论断变成马克思主义的符合真理的论断，就必须说：专政不一定意味着消灭对其他阶级实行专政的那个阶级的民主，但一定意味着消灭（或极大地限制，这也是一种消灭方式）被专政的或者说作为专政对象的那个阶级的民主。”^② 专政和民主对于统治阶级并不是对立的，只是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才是对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完整的无产阶级国家制度，它包括民主和专政两个方面，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方面和无产阶级与农民、其他劳动者之间的民主方面。列宁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一贯坚持民主与专政的辩证统一。

①②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三卷，第639、622页。

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暴力取消论”的同时，也驳斥了那种认为民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多余的理论。他明确指出：“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①以为专政就是废除一切民主自由和民主保障，就是恣意横行，就是滥用权力以谋专政者个人的利益的理论和行为，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二、提出阶级的科学定义，作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的科学论断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②这是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阶级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有它的产生之日，也有它的灭亡之时。列宁的上述论断不但从理论上驳斥了将阶级压迫、阶级剥削“永恒化”和“合理化”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而且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消灭阶级当作实践上的任务提了出来，这就确定了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和作用。

阶级的产生是自发的过程，而阶级的消灭却是人们按照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自觉地进行斗争的结果。为了给消灭阶级这一历史任务提供正确的理论基础，必须首先科学地回答：究竟什么是阶级？列宁给“阶级”作出了如下的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

① 《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3卷，第70页。

② 《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列宁选集》第四卷，第89页。

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①列宁的这一定义，全面、深刻地揭示了阶级概念的本质，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卓越贡献。

列宁关于阶级的论述，进一步完备了马克思把阶级、阶级关系看作一种物质经济实体和物质经济关系的观点。这是对民粹派，孟什维克主义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歪曲阶级划分原因、鼓吹历史唯心主义谬论的有力的批判。他们有的用生物学的、心理学的原因来解释社会阶级的划分，有的只是孤立地从经济现象的某一方面来解释阶级。例如，硬说阶级的出现和划分是由于人们在社会生产组织中的“职能分工”，或者把阶级之间的区别仅仅归结为收入来源和收入多少的不同。列宁批判了上述“组织论”和“分配论”的观点，指出：“从收入来源寻找社会不同阶级的基本特征，这就是把分配关系放在首位，而分配关系实际上是生产关系的结果。……阶级差别的基本标志，就是它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因而也就是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②

列宁的阶级定义是解决如何消灭阶级的理论依据。消灭阶级只能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走别的道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从经济上剥夺剥夺者，改变私有制的生产关系，这是消灭阶级的首要前提。消灭阶级不仅意味着消灭剥削阶级，还要求消灭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差别，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列宁强调消灭阶级的关键是大大发展生产力，这对于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更是至关重要的。

① 《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0页。

② 《社会革命党人所复活的庸俗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全集》第6卷，第233页。

三、提出无产阶级双重的历史任务， 阐明经济和政治的辩证关系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是什么？怎样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列宁最为关心的问题。他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俄国的现实情况出发，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无产阶级应当解决双重的或二位一体的任务：第一、用反对资本的革命斗争的无限英勇精神吸引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吸引他们，组织他们，领导他们去推翻资产阶级和完全粉碎资产阶级的一切反抗；第二、把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以及所有小资产者阶层引上新的经济建设的道路，引上建立新的社会联系、新的劳动纪律、新的劳动组织的道路，这种劳动组织把科学和资本主义技术的最新成果同创造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自觉工作者大规模的联合结合起来。”^①这两方面的任务，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第二个任务比第一个任务更困难，更重要，因为归根到底，只有新的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只有用社会主义大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和小生产，才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唯一保证。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入发展，经济建设将日益成为无产阶级长期的、最主要的最根本的任务。

列宁的这一思想，正确地体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因为只有把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强大和巩固，才会产生“完整”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经济和政治是互相制约、互相联系的。经济是政治的基

^① 《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2页。

础,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基础的性质,从根本上决定政治制度的性质,决定政治路线的基本内容。而政治必须反映经济的要求,所以列宁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①。上层建筑的变革,是由生产力的发展通过生产关系的作用而引起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变化,政治制度、政治路线将或迟或早地发生相应的变化。同时,政治对经济有反作用。代表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革命阶级,只有通过政治的变革,才能实现和巩固自己的经济利益。政治指导的正确与否,对经济的发展可以起促进作用或阻碍、破坏作用。因此,列宁说:“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②“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③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政治”这一概念的具体内容可以概括为下列三个方面的关系:“(1)无产阶级先锋队对它的群众。(2)无产阶级对农民。(3)无产阶级(和农民)对资产阶级。”^④这三个方面都是为了正确地解决和处理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它们是密切联系的,缺一不可,也不能互相代替。列宁根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进程,强调指出: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初期阶段,应当把确立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而当这个任务大体上解决之后,“主要的政治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⑤。托洛茨基把经济同政治割裂,攻击列宁“从政治上看问题”;布哈林搞折衷主义诡辩,胡说从政治上看问题与从经济上看

①②③ 《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四卷,第441、442页。

④ 《〈论粮食税〉一书提纲》。《列宁全集》第32卷,第314页。

⑤ 《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70页。

问题具有“等同的价值”。他们都歪曲了经济和政治的辩证关系，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列宁关于经济的决定作用和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的科学论断，恰恰是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反对了形而上学、二元论和历史唯心论。

列宁对政治和经济相互关系的精辟分析，完整地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推进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事业，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第三节 总结新鲜经验，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

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如何建设新社会，特别是在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这是当时俄国历史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列宁在实践上进行了新的尝试，在理论上作了新的探讨，努力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列宁在实践中所创造的经验 and 在理论上的论述，都是唯物史观的宝贵财富。

一、提出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创立的观点，阐明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辩证关系

列宁指出：“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①这一科学论断，是列宁关于建设社会

^①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列宁全集》第26卷，第269页。

主义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的具体应用。列宁认为，社会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它不是少数人、一个党所能实现的。新的历史任务愈艰巨、愈伟大和愈重要，所需要的人就愈多，应当吸引千百万人自觉地来解决这些任务。只有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只有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只有总结集体的和千百万群众的丰富实践经验，才能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胜利地实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

如何依靠群众和发动群众来建设社会，是列宁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列宁强调指出，为了组织广大群众实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无论如何要打破这样一种荒谬的、怪诞的、卑鄙的、齷齪的陈腐偏见，似乎只有所谓‘上层阶级’，只有富人或者受过富有阶级教育的人，才能管理国家，才能管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有组织的建设。”^①同时还要注意把来自下面的首创精神、主动性、灵活性和自愿实行的集中制互相结合起来，要注意通过各种渠道，造就、发现和提拔有组织才能的工农代表人物，让他们参加国家的经济、政治管理工作。

澄清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分子在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相互关系上制造的种种混乱，是列宁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面临的又一重大问题。俄国国内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提出“要苏维埃，不要布尔什维克”、“摆脱一党专政”等煽动性口号，不断制造事端。以亚·加·施略普尼柯夫(1885—1937)、亚·米·柯伦泰(1872—1952)等人为首的“工人反对派”极力鼓吹无政府工团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患者也极为错误地提出反对“领

^① 《怎样组织竞赛？》，《列宁选集》第三卷，第395页。

袖的党”和“领袖专政”，要求实现“群众专政”。针对上述种种错误的思潮，列宁深刻分析了群众、阶级、政党、领袖之间的关系，精辟地阐明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他说：“‘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单是这种问题的提法就已经证明思想的混乱到了不可思议的无可救药的地步。这些人煞费苦心，标新立异，结果却弄巧成拙。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一般并不按照社会生产地位区分的绝大多数人同那些在社会生产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在大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①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把党和阶级对立起来。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组织者。无论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②在这里，列宁强调了领袖、政党作为阶级、群众的代表的意义和指导阶级、群众前进的作用。

另一方面，列宁也肯定了阶级、群众是领袖、政党的基础，千百万群众的实践、创造是领袖和政党的力量的源泉。如果领袖和政党脱离了群众，不能反映他们所属的阶级和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就必然要犯错误。他说：“在人民群众中，我们到底是沧海一粟，只有当我们正确地表现人民所意识到的东西时，我们才能管理。否则

^{①②}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97—198、200页。

共产党就不能引导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引导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毁坏。”^①因此，列宁多次批评那种认为单凭党就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想法，认为那种想法不但是幼稚的，而且是犯了最危险的错误之一。

列宁的上述思想，既强调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又重视发挥无产阶级政党和领袖的作用，更好地加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集中领导，从而揭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二、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 是社会主义胜利的最重要的保证

列宁强调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是高速度发展生产力，因为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的因素归根到底是生产力。一定的社会制度是同一定的物质基础相联系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应当有更高水平的物质基础，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列宁依据这一基本原理，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②的著名论断。

1918年3月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后，列宁马上提出了管理俄国的任务。他指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③。不久，由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全面爆发，打

①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51页。

② 《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1卷，第468页。

③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三卷，第509页。

断了列宁提出的管理俄国、建设俄国的计划。布尔什维克党不得不把军事任务放到首位。1920年底，战事逐渐平息，列宁认为这时已取得可能进行经济建设的“基地”和时间，便立即提出把“斗争的重心逐渐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①，并且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作出决定，指出布尔什维克党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无产阶级所能集中的一切力量，都投到经济建设上去。紧接着，列宁又提出了著名的电气化计划，并把它称为党的“第二个纲领”。列宁生前最后一篇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还谆谆指示布尔什维克党，要抓好经济和文化建设，使俄国从一匹马上跨到另一匹马上，就是说，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从指靠破产的农民国家实行节约的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寻找的而且不能不寻找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等等的马上。迅速发展生产力，实现国民经济和科学文化现代化，这是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

为什么列宁如此重视经济建设呢？

第一，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措施。资产阶级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政治力量，而且首先是代表着与一定的生产力结合在一起的生产关系。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② 这一点，对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说来更显得格外重要。从国际范围来说，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无产阶级如果不集中精力，抢时间、争速度，建立起巩固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积聚起强大的物质

① 《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行政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70页。

② 《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6页。

力量，那么就会落后，而落后就意味着挨打。从国内状况来说，在小农国家里，资本主义有比共产主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列宁极其郑重地指出：“国内敌人是靠小农经济来支持的，要粉碎它，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把国家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①

第二，只有通过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才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社会主义如果不能给全体劳动者带来美好的生活，就会使苏维埃政权信誉扫地。列宁认为，只有逐步地不断地使人民得到物质上的利益，提高生活水平，社会主义才能在人民的心坎中扎根。为了达到这一点，只有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致力于发展社会生产力。

第三，要完成消灭阶级的事业，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的高度发展为前提的。这是一条不依人们的意志、愿望、感情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到来是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的。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就不能消灭三大差别，就不可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也就没有共产主义可言。列宁反复强调，“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一个根本的任务，因为不这样就不可能最终地过渡到共产主义”^②。

列宁深刻地揭示出从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转移到经济建设这一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并且就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提高生产率问题进行了具体的探索和理论的阐述。这对于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① 《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1卷，第468页。

② 《俄共（布）党纲草案》。《列宁选集》第三卷，第748页。

三、反对对待历史遗产的虚无主义错误， 阐明批判和继承的辩证关系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努力发展物质生产外，还存在着尽快发展科学文化的任务。十月革命后，对于历史上过去时代的科学文化应采取什么态度，这个问题被尖锐地提了出来。当时，出现了一种对人类文化和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全面否定的错误倾向。其代表人物有“未来派”、“拉普”的某些成员等，其中尤以“无产阶级文化派”影响最大。列宁对这种“左”的倾向展开了原则的批评，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意识理论，论述了批判与继承的关系，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确定了正确的方针。

所谓无产阶级文化派，指的是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它成立于1917年9月，是一个广泛的群众性的文化组织。十月革命后，它在各地的组织最多时达1381个，拥有自己的工人文化宫、文化团体、大学和《无产阶级文化》、《未来》、《汽笛》等二十种期刊和好几个出版社。成立初期，它对推动苏维埃文化的发展起过一定作用。但由于它的主要领导人和理论家——波格丹诺夫、瓦·费·普列特涅夫(1886—1942)等大肆宣扬马赫主义的“组织科学”理论，否定人类一切文化遗产，并反对党和苏维埃对协会的领导，因而使社会上的敌对分子纷纷涌入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终于把这个组织引向错误的道路，成为一个特殊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派。

波格丹诺夫早在“前进派”活动时期就开始鼓吹建立所谓的“无产阶级的特殊文化”，受到过列宁的批评。十月革命后，他又写出了《组织形态学》、《组织科学纲要》等著作，将其观点更加系统化。列宁在一九二〇年十月给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代表大会起草的一项决议草案中，严肃地批评了波格丹诺夫主张创造自己的特殊

的文化，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危险的企图。俄共中央根据列宁多次批评的精神，作出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决议》。但是，无产阶级文化派非但不接受批评，反而进行反扑。1922年9月27日，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新任主席普列特涅夫在《真理报》上发表长篇文章《在思想战线上》，顽固坚持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纲领，狂妄攻击列宁不懂“文化革命”，污蔑布尔什维克党“附和资产阶级阵营中的敌人”。列宁在病中读到这篇奇文后，立即写信给布哈林，严厉批评了《真理报》，并要求它组织文章批评作者的错误。列宁写道：“要知道，这是伪造历史唯物主义！玩弄历史唯物主义！”^①在列宁的具体指导下，娜·康·克鲁普斯卡娅（1869—1939）、伊·伊·斯克沃卓夫—斯捷潘诺夫（1870—1928）和雅·阿·雅科夫列夫（1896—1939）等人发表了十余篇文章，驳斥了普列特涅夫极“左”的虚无主义和宗派主义。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俄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雅科夫列夫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派》。他明确指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争论是对待科学的两种相反态度的对立，一方面是波格丹诺夫、普列特涅夫的经验批判主义，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对人类文化遗产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这是列宁同无产阶级文化派斗争的关键问题。波格丹诺夫以极“左”的面貌出现，打着“文化革命”的旗号，号召无产阶级对待文化遗产应该象信教的人对待异教一样。在波格丹诺夫的影响下，有的人提出“把资产阶级文化作为一堆废物扔掉”。无产阶级文化派最有影响的杂志《未来》声明：“如果有人因为无产阶级的作家没有填补把新的创作同旧的创作分离开来的那个空白，而感到惶惶不安的话，我们

① 《给布哈林的便条》。《列宁全集》第35卷，第557页。

就对他们说：这样更好些——不需要继承联系”。

无产阶级文化派对待人类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态度，是从波格丹诺夫的马赫主义的“组织科学”理论中引伸出来的。在波格丹诺夫看来，客观真理是没有的，真理只不过是思想形式，“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是纯主观的东西。波格丹诺夫片面夸大认识的相对性，否定绝对真理，鼓吹相对主义。波格丹诺夫认为：所谓观念形态就是经验的组织形态，无产阶级自己的阶级“经验”同历史上各个统治阶级的阶级“经验”是对立的。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将人类以往的一切“旧文化”、“旧科学”、“旧哲学”，统统抛弃。无产阶级文化派对待文化遗产的怀疑论立场就是以主观真理论和相对主义为其认识论基础的。

针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否定一切的观点，列宁明确指出：当我们谈到无产阶级文化的时候，“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①

列宁在批判这种谬论时，强调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利用它们来建设社会主义。他还提出了这样的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②列宁的这些思想对于正确地接受人类的文化遗产，对于利用资本主义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对于繁荣和发展

① 《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48页。

② 转引自《人民日报》1978年11月3日社论：《学习和利用外国先进经验》。

社会主义的文化科学，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坚持从历史的远景看问题，阐明 对待新生事物的科学态度

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旧制度如山崩地裂般地倒塌下来，新社会在无法形容的痛苦中诞生；腐朽的旧事物接二连三地遭到覆灭，新事物层出不穷地破土而出。于是便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对待新生事物？列宁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并且在实践中作出了科学的回答。

在历史大变动面前，那些被推翻的资产者及其随从们，被旧事物的急剧破灭吓得惊恐万状，被旧制度的崩溃弄得目瞪口呆，极力攻击新事物的幼稚、脆弱和不完善。针对这种情况，列宁指出，“在我们苏维埃里面还有很多粗犷的、不完善的东西，这一点用不着怀疑，每一个关心苏维埃工作的人都知道得很清楚，但是这里最重要的、有历史价值的、在全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向前迈进了一步的东西就是建立了新型的国家。”^①从历史的远景看问题，新事物在刚出现时总是幼小的、不完善的，由于它们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因而是富有生命力的，可以迅速地成长、壮大起来。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善于发现和扶植新事物的幼芽。当新事物的幼芽刚刚在旧事物的废墟上破土而出时，“这时最重要的任务是在旧的残余还没有清除干净的地面上，小心地照顾从碎片底下生长出来的新事物的幼芽。”^②列宁本人就是善于发现和支持新生事物的典范。1919年5月，莫斯科一喀山铁路分局的共产

① 《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列宁选集》第三卷，第481页。

②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三卷，第526页。

党员和积极分子，响应列宁“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的号召，进行了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并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连锁反应。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进行冷嘲热讽，他们说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小花盘里栽大树”，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主义”。列宁以敏锐的洞察力一下子就把握住这一新生事物的本质，先后写下了《伟大的创举》、《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等多篇著作加以赞扬，并在1920年的“五一”节亲自参加了清理克里姆林宫广场的义务劳动。列宁从星期六义务劳动看到了广大群众的历史首创精神，预见到社会主义完全可以创造出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高度评价了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

列宁对新生事物的支持，总是和反对资本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鲜明的立场联系在一起的。他说：“讥笑新事物的幼芽嫩弱，抱着知识分子的轻浮的怀疑态度等等，——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①由于列宁采取了这一鲜明的立场和态度，在苏维埃政权下涌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在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得到了不断的巩固和发展。

简短的结论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这一时期，列宁的哲学思想是很丰富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十分重视思想理论工作，十分重视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武装党和人民群众。他不仅突出地强调

^① 《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4—15页。

了实践的重要性,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认识路线,而且阐明了正确处理和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的科学的方法论。他认为,只有端正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才能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战斗作用。列宁明确提出了战斗唯物主义者的任务,回答了新时期对哲学工作者的迫切要求。可以说,列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为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战斗作用,提出了极其重要的纲领性的意见。

列宁这一时期在哲学上的另一个重大贡献,还表现在他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创造性地分析苏维埃社会的特点和无产阶级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列宁对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特点和规律性的分析,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经济和政治辩证关系的分析,对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的科学分析,等等,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实践上巩固和发展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成果。

列宁的巨大功绩,还在于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方面。在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面前,列宁大胆探索,善于思考,既坚持了鲜明的社会主义立场,又坚持了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列宁的这种精神和他所总结的若干重要经验,对于人类正在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深远的意义。

第 十 章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对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捍卫和发展

(1924—1953 年)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成为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

从 1924 年到 1953 年，苏联在经济、政治和思想理论各个领域经历了尖锐而又复杂的斗争。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完成了工业、农业和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的技术改造；取得了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战后进行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工作，把社会主义建设继续推向前进。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斗争相适应，斯大林的哲学思想也经历了相应的发展过程。大体上，从 1924 年到 1936 年是一个阶段，斯大林在这一阶段主要的理论工作是捍卫和阐发列宁主义，进一步阐明和实现列宁提出的一国能够首先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第二个阶段，是从 1936 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一时期，斯大林主要是总结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鲜经验，探讨苏联阶级状况的变动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问题；战后，主要是探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以及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具体途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斯大林写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著作。其中《论列宁主义基础》、《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著作，不仅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回答了实际斗争提出的新的课题，丰富

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

第一节 捍卫列宁主义的斗争

列宁逝世后，如何对待列宁主义和列宁的哲学思想，是当时政治、理论战线上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布）坚决粉碎了托洛茨基等机会主义分子对列宁主义的歪曲和攻击，批判了机械论和德波林派的反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捍卫了列宁主义和列宁的哲学思想，促进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

一、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阐明列宁主义的实质、内容

列宁逝世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苏联党内的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分子，加紧了反对列宁主义的斗争。考茨基、奥·托·鲍威尔（1882—1938）等人攻击布尔什维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背离，否认列宁主义适用于其它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国家。托洛茨基之流也同样对列宁主义进行无耻的篡改。他们在政治上公开反对列宁党的纲领，妄图用阴谋手段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在理论上则对列宁主义加以恶意的诋毁，肆意攻击和篡改列宁主义的根本观点。他们胡说列宁主义仅仅是俄国的现象，列宁主义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并且特别攻击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論等等。于是，围绕着维护还是反对列宁主义的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和苏联党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以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为捍卫党、捍卫列宁主义，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斯大林在领导这一斗争中，写下了一系列战斗性的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等著作，就是这场斗争的产物。特别是《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对批判托洛茨基主义、保卫列宁主义起了巨大的作用。正如《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所指出的：“斯大林同志的 1924 年出版的理论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对于从思想上粉碎托洛茨基主义和捍卫列宁主义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本小册子是对列宁主义的精辟阐述和理论上的深刻论证。它在当时和现在都起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这个锐利的武器武装世界各国布尔什维克的作用。”^①

什么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的本质和基本问题是什么？托洛茨基一伙对这些问题竭力进行歪曲，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例如，格·叶·季诺维也夫（1883—1936）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和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直接开始的世界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② 斯大林指出，季诺维也夫把俄国的落后性、把它的农民性放到列宁主义的定义中去，就把列宁主义从国际无产阶级的学说变成俄国特殊情况的产物，歪曲了列宁主义的实质。

针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托洛茨基之流对列宁主义的歪曲，斯大林给列宁主义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他指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③

①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 295 页。

② 转引自《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选集》上卷，第 396 页。

③ 《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选集》上卷，第 185 页。

斯大林的这一定义，科学地阐明了列宁主义的实质和根本问题。首先，它正确地阐明了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列宁主义并不仅仅是解决某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的产物，并不仅仅是帝国主义战争时代的产物，而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产物，它反映了这一历史时代的矛盾和斗争，回答了时代提出的新课题。其次，它深刻地阐明了列宁主义的普遍性、国际性。斯大林指出，列宁主义虽然产生于俄国，但并不仅仅是俄国特殊条件的产物。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俄国的特殊情况。但列宁同样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当时世界所面临的问题。所以，列宁主义根源于帝国主义时代，根源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的国际现象。因此，列宁主义是普遍真理。再者，它阐明了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在列宁的时代，帝国主义已经充分发展，帝国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已经充分激化、充分暴露了，因而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直接实践的问题。列宁就是在解决这些问题中，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斯大林的定义，不但说明了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继续，而且着重说明了它不是简单的继续，不是简单地重复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理论、原则，而是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回答新的时代、新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提出的新的课题，并在总结工人运动的新经验中，得出了新的结论、原理。因此，列宁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发展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季诺维也夫从他的定义出发，认为“农民的作用问题是布尔什维主义即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从而把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归结为农民问题。这也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之流歪曲列宁主义的实质，否定列宁主义的国际性的主要论据之一。斯大林对此作了详尽而又深刻的批判。他指出：“有人以为列宁主义中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以为列宁主义的出发点是关于农民及其作用和比重

的问题。这是完全不对的。列宁主义中的基本问题，列宁主义的出发点，并不是农民问题，而是无产阶级专政、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等问题。农民问题，即无产阶级在为政权而斗争中的同盟者问题，是一个派生的问题。”^① 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而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内容是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列宁主义的出发点，列宁主义的根基，就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只有把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归结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才是正确的。斯大林揭露了季诺维也夫等人把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归结为农民问题的罪恶目的，指出他们妄图把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思想家的列宁，描写成一个平凡的“农民哲学家”，否定当时苏联布尔什维克党正在坚持的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列宁主义的普遍性。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托洛茨基之流为了否定列宁主义的普遍性，为了否定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贡献，还割裂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用教条主义的方法歪曲、攻击列宁主义，胡说列宁“不重视”理论。斯大林批驳了这些谬论，揭露和批判了这些所谓“理论家”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和理论教条，坚持和发挥了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阐明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伟大贡献。

针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苏联党内机会主义者诬蔑列宁不重视理论的谬论，斯大林指出，正是列宁正确地强调和阐明了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巨大意义。列宁反复地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完成先进战士的作用”。斯大林阐明了列宁的这一思想，他指出，因为理论，而且只有理论，才能使运动具有信心，使它有确定方针的能力，使它

^① 《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选集》上卷，第225—226页。

能理解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因为理论，而且只有理论，才能使实践不仅了解各阶级在目前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而且了解这些阶级在最近的将来会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只有用先进的革命的理论武装起来，才能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才能在复杂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中，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才能成为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去夺取胜利的领导者。斯大林还指出，列宁不仅正确地阐明了理论的作用，而且是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典范。

但是，斯大林又指出，列宁重视理论，这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和苏联党内机会主义者的重视“理论”有着根本的区别。后者的所谓“理论”，是与实践脱节的教条。而列宁主义所理解的理论，则是同实践密切联系的。斯大林说：“理论是概括起来的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①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是从总结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中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工人运动的极伟大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是在和革命实践密切联系中形成的。斯大林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② 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反作用于实践；革命实践是革命理论的基础，革命理论又是革命实践的指南。在这里，斯大林阐述和丰富了列宁关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思想。

列宁逝世以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托洛茨基集团对列宁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攻击。斯大林在批驳这些谬论的同时，也全面地论证了列宁主义的实质和主要问题。在苏联建国初期，特别是列宁逝世以后，苏联思想理论界的很多人，其中包括很多党员，对列宁主义还缺乏正确的认识。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理论、形

①② 《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选集》上卷，第199、199—200页。

色色的唯心主义“体系”，还相当流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捍卫列宁主义的斗争，帮助了全世界和苏联的共产党人、革命人民认识了列宁主义。列宁主义能够成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旗帜，是同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深刻而又通俗的阐述分不开的。斯大林捍卫和宣传列宁主义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二、领导苏联哲学界开展对机械论和德波林派哲学的批判，捍卫和发展列宁的哲学遗产

斯大林捍卫和发展列宁主义哲学遗产的斗争，是同经济政治战线上为贯彻列宁主义路线的斗争交织在一起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斯大林在领导苏联人民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同时，还领导了苏联哲学界进行批判机械论和德波林派唯心论的斗争。

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联哲学界就出现了所谓“机械论者”与“辩证论者”的争论。机械论者季米里亚泽夫、萨拉比扬诺、阿克雪里罗得等，否认事物的“自我运动”和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推动事物的发展，宣扬运动的来源在于事物的外部冲动。这就从根本上歪曲了唯物辩证法。他们还否认低级现象和高级现象之间的质的区别，把高级现象归结为低级现象，宣扬社会现象都可以用化学的、物理的、生物学的方法施以定量的分析。机械论者还公然否认哲学的独立存在，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宣扬在科学园地之外没有任何哲学活动的园地，鼓吹科学本身就是哲学，甚至公开提出要“把哲学抛开”。

布哈林鼓吹的“平衡论”、“自流论”是机械论的一种表现。他认为，“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平衡的性质，决定着社会运动的基本

路线”；小农经济的农村会自流地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不必为建立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而操心，不必经过斗争，就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以德波林为代表的所谓“辩证论者”（还有卡列夫、卢波尔、斯腾等）首先对机械论进行了批判，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他们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来批判机械论，因而没有击中机械论的要害。在同机械论的争论过程中，德波林派的错误观点却广为流传。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直接过问了理论战线的斗争。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发表了题为《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演说，尖锐地批判了布哈林的“平衡论”和“自流论”，同时也批判了德波林派的错误倾向。斯大林指出，在机械论者看来，经济领域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好象两个箱子，沿着不同的轨道和平地向前移动，互不相撞，到它们相交时，就有了社会主义。他指出：“这个理论没有看到，在这两个所谓‘箱子’后面站着阶级，而这两个‘箱子’是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在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在按照‘谁战胜谁’的原则进行的斗争中移动的。”^①“平衡论”的要害就是否定农村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其目的是要保持小农经济的阵地，为富农分子反对集体化提供武器，破坏集体农庄的阵地。“自流论”认为，小农经济能够自发地、自流地跟着资本主义的城市走，在有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以后，小农经济也可以自发地、自流地跟着社会主义的城市走，因而为建立集体农庄而操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斯大林认为，这同样是一种反对集体农庄的理论。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村自发地跟着城市走，因为城市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农民的小商品个体经济基本上是同一类型的经济；而社会主义经济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和社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212页。

会主义经济不是同一类型的经济。因此，要使小农的农村跟着社会主义的城市走，就必须在农村中培植社会主义大经济，即建立和加强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必须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但是，德波林派在批判机械论中，并没有触及现实生活中这些尖锐的问题。斯大林在演说中指出了当时苏联理论界这种错误倾向。他指出，当时苏联社会经济生活中引起普遍注意的主要事实，就是集体农庄运动的蓬勃发展。这一运动正在自己的道路上扫除富农的反抗，为农村中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开辟道路。但是，“我们的理论思想赶不上实际工作成就，我们的实际工作成就和理论思想的发展之间有些脱节”^①。这种理论工作与实际生活相脱节的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当时苏联社会政治生活中，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理论还相当流行，还没有受到应有的反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果不同这些错误理论作斗争，就不能巩固自己的阵地，理论工作就不能武装实际工作者去夺取社会主义的胜利。

斯大林关于苏联土地政策问题的演说发表以后，苏联理论界除了继续批判“机械论”之外，还开始了对德波林派错误倾向的批判。1930年12月29日，斯大林在同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支部局成员的谈话中批判了德波林派的哲学。他提出要在哲学方面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特别提出要批判德波林派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唯心主义歪曲。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哲学界对德波林派唯心主义的批判，主要针对下面这些问题：

第一，理论脱离实际，拒绝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社会主义实践服务。斯大林指出，哲学脱离政治，理论脱离实践，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战线的全部工作中最重要的任务是根据并紧密联系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来研究理论问题。但是，德波林却认为：“联系社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210页。

会主义建设和世界革命运动的实践来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要求，是取消理论。”^①在这种观点支配下，德波林派把哲学研究变成了纯理论的抽象研究，完全回避了现实生活的具体问题、迫切问题，忽略了现实的社会斗争的辩证法。

第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唯心主义歪曲。德波林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只是“黑格尔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综合”。他把黑格尔哲学分为两部分：“体系”是唯心主义的，“方法”则是唯物主义的。在他看来，完全没有必要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加以批判的革命性的改造。这就从根本上抹杀了唯物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区别。

第三，贬低列宁，否定列宁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德波林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两位思想家（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在某一意义上说，是互为补充。……普列汉诺夫，基本上是理论家；列宁，基本上是行动家、政治家、领导者。”^②抹杀了列宁的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伟大地位和作用。

此外，当时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哲学界还对德波林派唯心论的其他种种表现进行了批判。批判德波林派宣扬“物质都是以种种联系与关系（即所谓“中介”）所组成的无限制的、具体的整体”。^③物质是“时间和空间的综合”的观点，^④揭露他们篡改列宁的物质概念，露骨地否定物质的客观性的错误。

上述问题，就是当时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哲学界把德波林派的哲学当作唯心主义进行批判的几个主要问题。

斯大林领导苏联哲学界开展对机械论和德波林派唯心论批判的一个最积极的成果，是推进了对列宁的哲学遗产的研究。此后，

① 转引自米丁：《辩证法唯物论》，第184页。

②③ 德波林：《作为思想家的列宁》，第26、24页。

④ 黑森：《相对论的基本观念》，第69页。

大量出版了列宁的著作。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成为当时苏联哲学界重大的研究课题，几年间出版了不少研究列宁哲学思想的专著、小册子和论文。通过这些批判，还整顿了理论界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学风，确定了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哲学问题为各研究机构、理论工作者的工作重心，从而推动了对现实问题的哲学研究。

斯大林领导的批判机械论和德波林派唯心论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但是在批判过程中，特别是在批判德波林派哲学的过程中，曾一度把学术问题不适当地夸大为政治问题，采取了粗暴的、简单化的做法，这也带来了不少消极的后果。

第二节 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状况 的变化和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

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这是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布）和苏联人民捍卫、贯彻列宁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伟大胜利。在这个基础上，斯大林从理论和实践方面，探索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动力等问题，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一、进一步发展列宁关于一国 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

1925年苏联经济恢复时期结束后，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着如何发展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时，托洛茨基

又一次公开地反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理論，否认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于是在苏联党内又展开了一场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爭论。

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首先获得胜利的理论，是列宁在1915年提出来的。列宁的这一理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这一理论武装了布尔什维克党，为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作了理論上的准备。列宁刚提出这一伟大理論时，就曾受到托洛茨基的攻击和反对。他说什么：“德国不发生革命，俄国或英国就不能有胜利的革命。反过来也是一样。”“休想革命的俄罗斯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竭力否认一国有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可能性。托洛茨基的这种謬论，当时就受到列宁的严厉驳斥。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了列宁这一理論的正确性，同时也宣告了托洛茨基謬论的破产。

但是，托洛茨基一伙并没有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引出必要的結論，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错误理論。在苏联由经济恢复时期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关键时刻，托洛茨基又一次抛出了他的荒謬的理論。他宣扬苏联由于技术上和经济上十分落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徒劳的，是“民族狭隘性”；鼓吹什么没有“世界革命”的胜利，俄国工人就不能保持政权，更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他说：“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

针对托洛茨基编造的这一套“理論”，斯大林发表了一系列的讲演和文章，有力地驳斥了托洛茨基的謬论，科学地论证了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捍卫和发展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获得胜利的理论。斯大林指出，必須分清两个問題：一是依靠一国的力量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問題，另一个問題是没有几个先进国家无产者的胜利，社会主义能否在一国取得

最后胜利的问题。斯大林肯定了前者，而否定了后者。他指出，当时苏联面临着两种矛盾，“一种矛盾是内部的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另一种矛盾是外部的矛盾，即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①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就是说能够依靠一国的力量解决第一种矛盾，这就是在其他国家无产者的同情和支援下，无须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预先胜利，无产阶级可能夺得政权并利用这个政权在苏联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依靠一国的力量却无法最终解决外部的矛盾，不可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在这里，斯大林把“建成社会主义”同“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区别开来，是有重大意义的。斯大林把建成社会主义看作是解决工农之间的矛盾，看作是建立完全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显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依靠一国力量，是可以达到这一点的。斯大林依据列宁的思想，详细地论证了当时苏联具有克服一切内部困难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但是，依靠一国的力量则不能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斯大林把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同完全免除资产阶级制度的复辟联系起来。这就是说，建成社会主义还没有最后消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要完全消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仅仅依靠一国无产阶级的努力是无法实现的。这非要有几个国家无产阶级的胜利，非要有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持不可。只有这样，才能免除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才能免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斯大林的这些论述，武装了广大干部和群众，鼓舞了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

斯大林不仅在理论上论证了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而且在实践上解决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苏联共产党（布）和斯

^① 《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斯大林选集》上卷，第336页。

大林的领导下，苏联人民完成了工业、农业和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

二、探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阶级状况 的变化和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

斯大林在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推向前进。1936年，当苏联工业、农业和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基本胜利以后，斯大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探讨了苏联阶级结构的变化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

1936年11月25日，在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作了著名的《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在报告中，斯大林列举大量事实，概述了从1924年到1936年这十多年间苏联所发生的巨大变化。1924年，资本主义成分在工业中所占的比重还不少于20%，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还不多于80%。到了1936年，资本主义成分已从工业范围中被完全驱逐出去，社会主义的生产形式在工业中已成为独占统治的体系，社会主义工业按产量来说已超过战前工业的六倍。1924年，在农村，富农阶级还有相当大的力量，整个农业好象是无数用中世纪落后技术经营的个体小农户形成的汪洋大海，而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就象是这个大海中的一些零星岛屿。到1936年，富农已被消灭，已经有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机械化的农业生产，即无所不包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体系。至于商业，社会主义成分已从1924年所占比重的50—60%，发展到1936年的100%，商人和投机者已经被完全驱逐出去。总之，到1936年，社会主义体系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已取得了“完全胜利”。

斯大林考察了经济方面所发生的这些巨大变化以后，眼着指出苏联阶级结构方面相应地发生的变化。他说：

“大家知道，地主阶级已经因国内战争胜利结束而完全消灭了。其他剥削阶级也遭到了与地主阶级同样的命运。在工业方面已经没有资本家阶级了。在农业方面已经没有富农阶级了。在商品流转方面已经没有商人和投机者了。因而，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

剩下了工人阶级。

剩下了农民阶级。

剩下了知识分子。”^①

还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初期，苏联就在列宁的领导下，通过剥夺的办法，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大资本家。现在，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又在工业、农业和商业各领域消灭了剥削阶级。原来意义上的，即占有生产资料并用来剥削工人、农民的资本家阶级、富农阶级已经不存在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已经消灭了。斯大林宣布的苏联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随着剥削阶级的消灭，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起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被剥夺生产资料、供资本家和富农剥削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了，已经不是原来为地主资本家服务的知识分子了。

以上就是斯大林所概述的苏联社会阶级结构方面的变化。从这些变化中，斯大林作出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结论：

首先，苏联社会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斯大林看来，这主要是指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这些基本原则：对土地、森林、工厂以及其他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社会

^① 《关于苏联宪法草案》。《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94页。

主义所有制；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消灭；多数人贫困和少数人奢侈现象的消灭，失业的消灭；劳动是每个有工作能力的公民按“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一公式履行的义务和光荣职责；“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劳动权、休息权、教育权，以及其他等等。

其次，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团结合作，苏联社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成为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剥削阶级的消灭，没有对抗的敌对阶级，因而社会的发展具有与资本主义根本不同的特点，这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友爱合作，整个社会道义和政治上的一致，造成了全新的有组织的创造性的力量，推动社会主义不断向前发展。

再者，在国内方面，必须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组织生产、建设社会主义上来。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斯大林总结了党和苏维埃国家基本任务变化的规律。他指出，自十月革命以来，这种基本任务的变化已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十月革命起到各剥削阶级被消灭为止这一时期。这个时期的基本任务就是镇压被推翻了的阶级的反抗，组织国防以抵御武装干涉者的侵犯，恢复工业和农业，准备条件消灭资本主义分子。这个时期，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一国家的新的职能还没有得到重大的发展，还不是当时工作的重点。第二阶段是从消灭城乡资本主义分子起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完全胜利为止。这个时期的基本任务就是在全国组织社会主义经济，消灭资本主义分子的最后残余，组织文化革命，组织完全现代化的军队来保卫国家。就是说，由于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消灭，党和国家的基本任务或工作重点，就转为进行和平的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①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69—470页。

斯大林关于消灭剥削阶级的论述、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和工作重点转移的论断，是根据实践的发展所进行的重大的理论探讨，对于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规律是有重要意义的。

斯大林领导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和建设，不仅没有先例可循，而且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也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因此，在实践上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在理论上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片面性，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是不可避免的。比如，斯大林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胜利以后，正确地宣布消灭了剥削阶级，但他没有明确指出剥削阶级残余仍然存在。后来，他看到了剥削阶级残余的存在，提出了消灭剥削阶级残余的任务。但过不了多久，在1939年3月的第十八次党代会上，斯大林就宣布已经“消灭资本主义分子的最后残余”。因此，他对当时苏联内部出现的种种矛盾，就不能作出冷静的具体的分析，而是简单地归结为帝国主义敌特的破坏和捣乱，这就容易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导致肃反扩大化。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问题上，斯大林正确地强调了苏联社会道义上、政治上的一致，强调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团结合作；但他没有看到这种“一致”、“团结”和“合作”，并不是没有矛盾；没有看到只有不断地正确地解决这些矛盾，才能使这种“一致”、“团结”和“合作”更加巩固和进一步发展。这种否认人民内部矛盾的倾向，同样造成了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苏联内部的一致、团结和合作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害。总的来说，斯大林这一时期的实践和理论活动，其主要的方面是应该肯定的；其缺点、错误同正确的方面相比，只是占第二位的。

第三节 阐明党的理论基础,进一步丰富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斯大林主要的哲学著作之一。这一著作是在1938年作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第四章第二节而公开发表的。当时,苏联的工业、农业和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取得了基本胜利,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这种情况下,为着把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斯大林抓了思想理论的建设工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就是在他亲自参与和指导下写成的。这一著作在苏联国内外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对这一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的意义以及它的局限性进行具体的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一、揭示辩证法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 同唯心主义的对立,系统地概括和 论述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恩格斯和列宁都曾多次指出,哲学是世界观。斯大林继承和发挥了这一观点,他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①这一重要论断,揭示了辩证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进一步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

①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24页。

性和实践性。

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是《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本著作贯穿始终的一个鲜明特点。斯大林在阐述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时，始终把辩证法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对立起来，旗帜鲜明地对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进行批判。而当他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同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时，则具体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后两者的区别和联系，并不因为他们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而作简单的否定。他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明确地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他们的学过程中，采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抛弃了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且向前发展了辩证法，赋予辩证法以现代的、科学的形态。同时，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中，采取了它的“基本内核”，把它进一步发展成为科学的哲学唯物主义理论，摒弃了它那些唯心主义的和宗教伦理的杂质。这样，就科学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变革的意义以及它和人类先进思想的继承关系。斯大林的分析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和科学性是有机的统一。

斯大林写《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目的，是要阐明党的理论基础，对广大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因此，他在系统地概括和通俗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做了努力。这正是这本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贡献。

斯大林首先概括和综合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辩证法思想，提出唯物辩证法的四个基本特征：自然和社会现象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自然和社会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发展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过程，是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事物内在的矛盾，对立面的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是量变转化为质变的内在内容。

必须指出，斯大林概括辩证法的这四个特征，并不是机械地把它们拼凑在一起，而是试图步步深入地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试图从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建立唯物辩证法的体系。第一个和第二个特征首先从有机的统一整体来观察自然和社会，阐明自然和社会现象的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第三个特征阐明事物发展的状态、形式和趋向；最后一个特征则说明事物发展的原因。因此这四个特征构成了一个统一整体，它们层层深入地揭示了客观世界的发展图景及其规律性。大家知道，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中阐述过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列宁在《哲学笔记》中也曾提出过唯物辩证法的特点、要素、实质和主要内容，他们都着重从这些规律、范畴、要素在唯物辩证法中的地位来阐述它们的关系。斯大林则试图根据人类认识由浅入深的规律来安排辩证法的基本特征，因而这是对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的补充和发展。

斯大林坚持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原则，而不满足于仅对辩证法的特征作出理论上的概括。他十分注意引导人们运用辩证法去观察现实的社会生活，研究实践提出的新问题，因而得出“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要向前看，而不要向后看”^①等运用唯物辩证法的重要科学结论。客观事物是相互联系和不断发展的。事物在发展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必定会产生不同的特点；认识事物就是认识事物的特点。斯大林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为例加以具体说明：这个口号对沙皇专制制度来说，是一种进步的革命的要求；而在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以后还提出这样的要求，就成为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了。他指出，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永恒的原则”和“永恒的观念”，人们的思想必须随着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否则就会产生思想僵化，就会犯错误。

^①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30、431页。

其次，斯大林概括和综合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有关思想，把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三条：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世界上各种现象是运动着的物质的不同形态；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世界及其规律完全可以认识，经过实践检验的知识是可靠的知识，世界上没有不可认识的东西，只有还没有被认识、而将来科学和实践的力量会加以揭示和认识的东西。

斯大林概括的唯物主义的三个基本特征，基本上综合了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特别是其中关于物质和意识关系问题的论述，进一步深化了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斯大林批判了唯心主义颠倒物质和意识的关系，简要而又系统地阐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原理。他指出，物质是在意识之外，不依赖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物质是第一性的，因为它是意识的来源；而意识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因为它是物质的反映，存在的反映；思维是发展到高度完善的物质的产物，即人脑的产物，而人脑是思维的器官；因此不能把思维和物质分开。同时，斯大林并不局限于阐明物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当谈到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时，他一方面强调社会存在的决定作用，尖锐地批判民粹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等否认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首要作用的错误观点。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和生命力在于，它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正是以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为依据，任何时候也不脱离社会的现实生活。”^①另一方面，他又强调社会意识的反作用，尖锐地批判了“经济主义者”和孟什维克否认先进理论、先进思想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的错误观点。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不否认社会意识的反作用，相反，正是马克思主义正确地阐明了这种反作用。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只有在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向社会提出了新的任务以后，才会产生。可是，一经产生，它们

^①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37页。

就会成为促进解决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所提出的新任务。促进社会前进的重大的力量。在他看来，“正是在这里表现出新思想、新理论、新政治观点和新政治设施的那种极其伟大的组织作用、动员作用和改造作用。”^①而没有新的理论、新的思想的这种组织工作、动员工作和改造工作，就不可能解决社会物质生活发展中的已经成熟的任务。显然，斯大林关于物质和意识之间关系的这些论述，既系统地综合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又深化和发展了他们的思想。

必须指出，斯大林系统地概括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功绩是主要的，但这种概括还有一些片面和不足的地方。例如斯大林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由方法和理论两部分构成的，把辩证法只说成是方法，把唯物主义只说成是理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辩证法和唯物论的统一。他在论证辩证法的四个特征时，虽然注意到了事物发展的前进性，事物发展的趋向，但并没有明确地提出早就被恩格斯所肯定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他虽然指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但在谈到矛盾怎样推动事物的发展时，仅仅强调了“对立面的斗争”，忽视对立面的统一。这一切，不能认为不是片面的。

二、论述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

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斯大林概括和综合了马克思、恩格斯发现的、而又为列宁所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且通过总结苏联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这些原理。

^①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38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和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时，提出了“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概念，指出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是社会历史变化的原始的起因。斯大林继承和发挥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具体地阐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个基本概念。他指出，这一概念包括了社会所处的地理环境、组成社会的人口和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因为这些方面都是社会赖以存在的必要条件，都是影响社会变化、发展的基本因素。但是，这些不同的方面，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又不是完全相同的。他指出，地理环境、人口的增长是社会发展的经常和必要的条件，它们可以加速或者延缓社会发展的进程，但不能决定社会制度的性质，不是决定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体系中，决定社会面貌、决定社会制度性质，决定社会从这一制度发展到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是人们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是社会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食品、衣服、鞋子、住房、燃料和生产工具等等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斯大林通过深入地分析决定社会发展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不仅全面地阐明影响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因素，而且进一步阐明了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

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和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的统一。为了进一步阐明生产方式如何决定社会的发展，斯大林又进一步对社会生产、社会生产方式的运动变化的特点、规律性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具体的阐述。

斯大林指出，生产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它永远也不会长久地停留在一点上，而是始终处在变化和发展的状态中；同时，生产方式的变化又必然引起全部社会制度、社会思想、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的变化，即引起全部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改造。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的发展史，是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

生产的第二个特点是它的变化和发展始终是从生产力的变化

和发展，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化和发展开始的。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先是生产力变化和发展，生产关系随后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同时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观念形态也会随着发生变化。生产力是生产发展、从而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的决定的因素。

生产的第三个特点是新的生产力及同它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的产生过程是在旧制度内部发生的，它经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在新的生产力没有充分成熟以前，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是自发进行的。在新生产力成熟以后，改变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现存生产关系，就必须通过新兴阶级的自觉活动，通过这些阶级的革命来实现。于是自发的过程让位给自觉的过程，和平的发展让位给暴力的变革，进化让位给革命。

斯大林在论述生产运动变化的特点时，总结了苏联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着重阐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的规律。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但是，生产关系也反过来影响生产力，加速或延缓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时，生产力才能充分地发展。当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力遭到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必须适应它的性质和水平。生产关系长久地落后于生产力，必然引起两者的冲突，导致社会革命，以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和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斯大林还通过考察人类历史上五种基本的生产关系的更迭，进一步具体地揭示了这一规律的内容和作用。

斯大林始终注意把他所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实际，从中得出许多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结论。从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的原理中，斯大林得出结论：“无产

阶级党要想成为真正的党，首先应当掌握生产发展规律的知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知识。”“这就是说，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无产阶级党在制定自己的党纲以及进行实际活动的时候，首先应当从生产发展的规律出发，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出发。”^①这一重要结论，对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中提倡尊重客观规律，反对和防止党的领导工作和各项实际活动中的主观主义，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斯大林关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问题和关于生产方式运动的规律性的系统论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物质生产力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的思想。但是，在论述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斯大林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表述，有的地方不够准确。他认为在苏联当时的条件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这种“完全适合”的提法是不科学的。它只能基本适合，而不可能完全适合，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处于毫无矛盾的状况。后来，当实际生活的发展证明“完全适合”这一提法的毛病时，斯大林就根据实际生活的经验，改变了自己的提法。

三、《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

在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的思想武器。因此，如何促使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学习和掌握这一武器，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成功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①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44页。

马克思、恩格斯从一开始就极为重视使自己的学说为无产阶级所掌握。他们总是力图把自己的著作写得通俗一点，并曾亲自到工人群众中间去宣传。马克思就曾计划写作通俗性的辩证法著作，1858年1月14日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我很愿意用两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①但是，因为有更重大的斗争任务，这一写作计划未能实现。恩格斯和列宁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例如，1880年，恩格斯应保·拉法格的请求把《反杜林论》的三章改写成为一篇独立的通俗的著作，这就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同时写了《谈谈辩证法问题》这篇纲要性的文章。但是，不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未能实现写作系统地通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因此，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这本书的基本特点就在于：它十分概括地综合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哲学思想，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系统化、条理化；它简明扼要，通俗易懂，能够为广大文化水平不高的工人群众所理解；它密切联系社会生活实际，使抽象的哲学语言具体化，并且重视哲学原理对社会生活的指导意义，使读者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实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总之，它是一本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好教材。

斯大林的这本书起初作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一部分，曾在《真理报》和其他报纸杂志上连载；后来又印成单行本，从1938年至1949年十一年间，先后重版了二百三十四次，被翻译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50页。

六十六种文字出版，总发行量在三千五百七十多万册以上。该书发表以后，还出版了不少以它为依据的哲学教科书。因此，这本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广泛的传播，曾经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苏联和全世界许多无产者、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从这本书开始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它教育了整整一代人。就是在今天，它仍不失为一本系统地通俗地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好书。

第四节 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哲学意义

1941年，正当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下，满怀信心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发生了德国法西斯侵略苏联的战争。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抗击了法西斯的侵略，最后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战后，斯大林又领导苏联人民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为进一步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而斗争。在这个新的时期里，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需要马克思主义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去进行探讨和解决。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就是试图回答苏联战后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的重要著作。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领导下 开展的理论战线的讨论

这一时期，苏联理论界在斯大林直接领导下，开展了几次重大的讨论。

第一件事是一九四七年的“哲学讨论会”。这次讨论会是苏共中央为讨论亚历山大洛夫编的《西欧哲学史》而召开的。斯大林认为，战后的苏联哲学界，出现一种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违背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党性原则的倾向。许多哲学家的研究课题面向过去，完全不关心现实的紧迫问题。他们的研究工作又仅限于在少数哲学家的狭小的圈子内进行，发展了宗派主义的倾向。而在他们的著作中，又往往用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原则，抹煞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对立，特别是抹煞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同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哲学的质的区别。同时，许多哲学家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侵蚀漠然置之，严重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的战斗精神。这些问题集中地反映在亚历山大洛夫编辑《西欧哲学史》一书的过程中。但是，这本书所反映的这些错误并没有引起哲学界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进行了直接的干预，组织了这次会议，日丹诺夫(1896—1948)在会议上作了发言，全面地批判了上述各种错误倾向。他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革命。他指出，这一革命完全克服了为少数贵族知识分子所专有的旧哲学，标志着哲学史上完全新时代的开端，从此以后，“哲学成了无产阶级群众为摆脱资本主义压迫而斗争的科学武器”^①。客观主义、宗派主义、理论脱离实际、脱离政治等倾向都是同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革命实质格格不入的。

第二件事是关于孟德尔(1822—1884)、摩尔根的遗传学说的争论。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说主张,一切有机体都有相同的遗传规律,这是由于“基因”的存在,使有机体后代的结构与其前代相同,即有机体的遗传特性能够原封不动地从前代传给后代,而不受有机体生活条件的影响。当时苏联的米丘林(1855—1935)、李森科学派反对这种观点,他们否认“基因”的存在,认为有机体的遗传性,是它们的前代在发展过程中为了适应外界条件的变化而发展变化的结果。换句话说,有机体在外界条件影响下所获得的变异性可以遗传。在苏联生物学界,这两派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后来,1948年7月31日至8月7日,苏联农业科学院召开大会,李森科在会上作了题为《论生物科学的现状》的报告,总结了这两派的争论,给孟德尔、摩尔根学派扣上了“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帽子,并且宣布他的结论得到了党中央的“赞同”。这样,本来是科学上两派不同观点的争论,变成了对另一派的“批判”。这次对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的批判,对苏联哲学界也发生深远的影响。苏联农业科学院召集的大会开过以后,跟着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也召开会议,讨论农业科学院大会的“成果”。从此,大多数哲学家都成了米丘林学说的拥护者,许多人参与了批判孟德尔、摩尔根学说的行列,并竭力在哲学上论证米丘林学说的正确性。

第三件事是1950年夏天关于语言学问题的讨论。斯大林亲自参加这次讨论,并且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这一著名的论著。在苏联语言学界,马尔(1864—1934)及其信徒宣传一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语言学,长期占着统治地位,被认为是真正的“唯物主义”的科学。1950年5月9日,《真理报》发表了关于语言学问题的讨论文章,开始揭开马尔语言学假科学的面纱。接着,

① 日丹诺夫:《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页。

从6月20日开始,斯大林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书信,对马尔及其信徒的错误观点进行尖锐的批判。斯大林在批判中,不仅深刻地阐明语言现象,而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

第四件事是1951年底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讨论会。1951年,苏联经济学界集体编写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未定稿。同年十一月,苏共中央组织了一个经济问题讨论会,讨论这个未定稿。当时,苏联已经医治了战争创伤,并且取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大胜利。社会主义的发展提出了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如何进一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涉及了这些问题,而“未定稿”的讨论,又促进苏联理论界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斯大林始终注意这些基本问题的讨论,他仔细阅读了讨论会的全部记录,并在总结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的基础上,回答了讨论会上争论的问题。这些回答汇集起来,形成斯大林最后一部重要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上述这几次讨论,有的对苏联哲学界产生过一定的积极影响,但同时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例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强调不够;用行政手段强制解决生物学上不同学派的争论,如此等等。这些都严重地妨碍了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二、批判混淆语言和上层建筑的错误 理论,具体论述经济基础和上层 建筑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

在批判马尔及其信徒的错误的过程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既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语言学问题的基本著作,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著作。

马尔及其信徒在语言学上的主要错误,在于他们认为语言属

于上层建筑，是有阶级性的。这种错误的理论以及他们在语言学领域的军阀式的统治，严重影响语言学的发展。斯大林在批判马尔的错误中，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社会主义社会事物发展的特点等哲学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斯大林为了说明语言不是基础的上层建筑，首先对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作了具体的解释。他指出，“基础是社会在其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设施。”^①这样就明确地把上层建筑分为观点和制度两个方面。斯大林指出，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有机的统一，构成特定的社会形态，“任何基础都有同它相适应的自己的上层建筑。”^②首先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产生。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它的上层建筑也就会或迟或早地随着发生变化或被消灭。新的经济基础一旦产生，就会随着产生同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斯大林肯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又承认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他指出，“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但这决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它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阶级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是漠不关心的。相反地，上层建筑一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和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③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它对经济基础有着巨大的能动作用，能够帮助经济基础的形成、巩固和发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更为明显。社会主义的经

①②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01页。

③ 同上，第502页。

济基础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才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必须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①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形成、巩固和发展，都离不开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但是，应该看到，上层建筑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如果夸大了上层建筑的作用，就会陷入唯心主义。斯大林总结苏维埃政权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发挥特殊作用的经验，充分肯定和具体阐明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同时又批评了有些人由于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胜利而冲昏头脑，夸大上层建筑作用的错误倾向，使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得到丰富和发展。

三、揭示社会主义制度下事物由旧质 过渡到新质的发展特点

有些人用教条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忽视事物的各自特点，把爆发性飞跃的观点生搬硬套，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造成混乱。斯大林批评了这种态度，坚持列宁的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的原则，分析了各种社会现象发展的特点。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分析了语言发展的特点，认为语言的发展不是用消灭现存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语言的方法，而是用扩大和改造现存语言的基本要素的方法。语言从一种质过渡到另一种质，不是经过爆发，而是经过语言的新质要素逐渐积累和旧质要素的逐渐衰亡来实现的。

斯大林总结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指出：“从旧质过渡到新质经过爆发的规律，不仅不适用于语言发展

①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42—543页。

的历史，而且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适用于诸如基础或上层建筑之类的其他社会现象。对于分成敌对阶级的社会，爆发是必需的。但是对于没有敌对阶级的社会，爆发就决不是必需的了。”^①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从个体农民的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制度，是通过逐渐过渡来实现的，可以实行自上而下的革命，而不必通过推翻现政权和建立新政权来实现。通过新质要素的逐渐积累和旧质要素的逐渐衰亡来实现发展，这是社会主义社会新事物变化的特点，是事物内部矛盾的特殊性及其外部条件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斯大林进一步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发展并不是以变革的方式，而是以逐渐变化的方式进行的，旧的东西并不是干脆被废除干净，而是把自己的本性改变得与新的东西相适应，仅仅保持着自己的形式；至于新的东西，也不是干脆消灭旧的东西，而是渗透到旧的东西里面去，改变旧东西的本性和职能，并不破坏它的形式，而是利用它的形式来发展新的东西。”^②例如，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的商品、货币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货币有着质的不同，这是利用旧的形式发展新的东西的表现，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事物发展的特点。

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事物发展的特点的论述，关于飞跃形式多样性的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经一般地论述过飞跃形式的多样性，在观察社会现象时，他们比较强调爆发性飞跃形式，这是当时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斯大林根据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经济以后，非对抗性的矛盾大量存在的事实，注意非爆发性飞跃形式的作用，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事物发展的新特点，给唯物辩证法理论宝库增加了新的内容。

①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19页。

②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79页。

四、阐明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探索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具体途径

1952年出版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斯大林最后的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斯大林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探索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具体途径，批判了当时社会上和理论界存在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错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要研究和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首先必须承认规律的客观性。苏联建成社会主义以后，有人夸大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作用，认为苏维埃国家及其领导人能够“废除”现在的规律，“创造”新的规律，把科学的规律和政府的法律、法令混为一谈，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规律的客观性。斯大林批判了这种错误观点，指出，无论是自然科学的规律还是社会科学的规律，都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的反映。人们能发现这些规律，认识它们，研究它们，在自己的行动中考虑到它们，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但是人们不能改变或废除这些规律，尤其不能制定或创造新的科学规律。”^①否认了客观规律，也就否认了科学，就要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

斯大林指出，^②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不能把规律偶像化，做规律的奴隶。人们可以在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自觉地运用客观规律改造自然和社会。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没有先例的，但苏维埃政权认识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40页。

和运用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客观规律，用了八年至十年的时间，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建成了社会主义经济，又运用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正确地计划社会生产，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斯大林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规律的客观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这是对恩格斯关于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的思想的具体运用和进一步发挥。

斯大林不仅重视研究普遍规律，而且重视研究各种特殊的规律。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具体分析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起作用的各种经济规律。

斯大林认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的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具有新的特点。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既有适合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新的生产关系不可能永远是新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有落后的惰性的力量。领导机关的任务在于及时地看出和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从而保证社会生产高速增长。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一般不用爆发式地变革现存制度，而是采取逐渐过渡来实现的。这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起作用的特点，也说明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完全自觉地利用这一客观规律。

斯大林还揭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就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①。它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的本质，决定着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它表明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和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斯大林还阐述了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89页。

规律,价值规律,扩大再生产的规律,等等。他对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客观规律的揭示和论述,是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结晶,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成果。

在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³⁾斯大林探索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具体途径。他在1927年9月《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中,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还只是综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一般论述,对于如何过渡到共产主义,还不可能提出具体的意见。后来,斯大林经过长期的实践,总结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进一步指出,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必须创造若干先决条件:

首先,必须保证整个社会生产的不断增长,而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要占优先地位,以便实现不断扩大再生产。

其次,必须用有利于集体农庄因而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逐渐过渡的办法,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不断提高公有化程度和生产社会化程度,并且提出了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水平的具体办法。

再者,必须把社会的文化发展到足以保证社会一切成员全面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使社会成员能自由选择职业,不再受分工的局限。

与此相联系的,斯大林还提出了逐渐消灭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问题。他认为,消灭城乡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对立的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提出的问题。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城乡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已经消灭,但是差别仍然存在。“至于城市(工业)和乡村(农业)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消失的问题,却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这个问题没有被马克思主

义的经典作家们提出过。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所提出的新问题。”^① 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公有化的程度，使工业和农业具有单一的所有制，有同样的劳动条件，这样才能消灭它们之间的本质差别。同时，要把工人的文化技术提高到技术人员的水平，才能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当然，它们之间的本质差别的消灭并不是一切差别的消灭，它们之间的非本质差别将仍然存在。消灭三大差别和向共产主义过渡都是一个逐步实现的长期的过程。

斯大林在探索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具体途径的过程中，始终强调高度发展社会生产的决定作用，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他反复说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仍然是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

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研究和论述，是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不仅给苏联人民提出了具体的奋斗目标，对于正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国家和人民，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性，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

简短的结论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斯大林是一位作出了杰出贡献和影响深远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

他毕生同形形色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作坚决的不调和

^①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58—559页。

的斗争。

他在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中，阐明了列宁主义的实质，捍卫和发展了列宁的哲学遗产。

他在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根据实际生活的逻辑，在理论上作出新的结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前进。

他总结了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经验，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状况的变化、社会发展动力问题，还探讨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具体途径。

他综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哲学思想，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系统化、条理化。他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世界观提出来；他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

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他在一系列问题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

斯大林也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他在实际工作中，在哲学上也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这些错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但同他的错误相比，其贡献是主要的。斯大林的全部实践、全部理论，包括他的错误在内，都是革命人民的宝贵财富。他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今天仍有现实意义。